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西洛可夫
愛森堡等合著

李達
雷仲堅合譯

筆耕堂書店版



版權所有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每冊實價二元整（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西洛可夫 愛森堡等

譯者 李達 雷仲堅

出版發行者 王嘯鷗

發行所 筆耕堂書店 上海白克路珊家園三十三號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六版

譯者例言

本書是六位少壯的實踐的哲學家合著的。其姓氏及其所擔任的部分，分別列舉如下
緒論——埃哥洛夫；第一章『唯物論與觀念論』——推米揚斯基；第二章『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埃哥洛夫及瑟知可夫（眞理論）；第三章『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知夫及愛森堡（否定之否定）；第四章『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愛森堡，第五章『可能性與現實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瑟知可夫；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愛森堡。

本書是集體研究的結晶，是最近哲學大論戰的總清算，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現階段，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系統的說明。

本書以馬＝伊的遺敎爲中心，統一理論與實踐，結合哲學與政治。從這個根本觀點出發，在緒論之中，從新說明了哲學的黨派性。在第一章之中，對於主觀的觀念論的巴克列學說及馬赫主義，康德主義與新康德主義，黑格爾主義與新黑格爾主義，對於十八世紀法國機械唯物論與現代機械唯物論，對於費爾巴赫的唯物論，都從新作了批判的敍述與批判的研究。依據馬克思＝恩格斯的遺敎，闡明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用新的社會的實踐，例證辯證唯物論的眞理，藉以統一新時代的新理論與新實踐，指明行動的路程。在第二章之中說明(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指明辯證法，認識論與論理學這三者是同一的東西，批評那種把這三者分離的主張的錯誤。在第三章之中，批判的採用黑格爾的哲學

上的精髓，依據馬=伊的理論，『說明了辯證法的根本法則』。在第三章之中，說明『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第四章），可能性與現實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第五章）』的許多辯證法的範疇，而歸着於革命的實踐者必須抓住社會過程中的鏈子的決定的環，藉以『維持鏈子全體，而造出推移於其次的環的條件』。最後在第六章之中，對於『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作了最新的有系統的研究，藉以指示辯證法的思惟方法，而以『科學的預見』一節終結全書，表現從必然到自由的正確的道路。

在哲學的領域中，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著作，是我們最正確的導師。至於費爾巴赫，普列哈諾夫，及德波林等的著作（其餘更不待言）都包含着眞與謬。我們對於這些著作，必須實行批判的研究，否則必會走到錯誤的方向。普列哈諾夫的著作，固然是確曾寫出了『國際文獻中馬克思主義的最好的東西』，但伊里奇對於牠是作了批判的研究的。不久以前，德波林曾被推爲伊里奇以後的哲學上的最高峯，但是他的哲學中，有不少地方『無條件的容納了黑格爾』，無批判的繼承了普列哈諾夫，終於曝露了自己的『形式主義』，黑格爾的傾向，及少數派的色彩。這些都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因此，辯證法唯物論方面的我們的研究，尤其是根據於費爾巴赫，普列哈諾夫，德波林等的著作的哲學的研究，不能不遵照本書的指示，實行清算。說句實話，我自己在最近正在實行把過去的研究清算，也曾寫下一部分的東西，可是有許多地方無批判的採用了普列哈諾夫與德波林，因而我自己的清算，又必須根據本書的指示實行再清算。一切的東西都是運動着，在哲學與政治的統一被實現着的今日，在哲學上進步的速度反映新社會經濟進步的速度的今日，我們的哲學的研究，不能不努力追隨於新

時代的新實踐與新理論的統一的發展，依據馬‖伊的哲學而不斷的被揚棄，不斷的被清算。本書的研究，就是我們的模範。

本書是我與雷仲堅君合譯的，雷君所擔任翻譯的只是三分之一。全部譯文，由我一個人對照整理過一次，（雷君翻譯的部分，我仔細校讀過）。不過錯誤的處所無論怎樣都是難免的，特別是翻譯的時候，我正在割治眼病，目力不濟，遺漏的處所和誤看的處所，恐不能免。因此我以十分的誠意，歡迎讀者指教。

李達識 一九三五年六月

目次

譯者例言……一
緒論 哲學之黨派性……一
一 馬＝伊主義哲學之任務……一
二 哲學是黨派的科學……六
三 伊里奇為黨派哲學與少數派的鬥爭……一五
四 兩個戰線上的鬥爭……二四
第一章 唯物論與觀念論……三五
一 唯物論與觀念論之本質與根源……三五
二 機械唯物論……五五
三 現代機械唯物論……六四
四 主觀的觀念論……七二
五 康德，與馬克思主義之新康德主義的修正……八五
六 新康德主義……九一

七 黑格爾主義與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一〇一
八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發展，哲學上伊里奇的階段……一一八
第二章 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一三七
一 認識與實踐，主體與客體之統一……一三七
二 認識過程的階段與動因……一四四
三 論理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一五八
四 眞理論……一六五
第三章 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一八〇
一 發展之質的規定性……一八〇
二 發展之量的規定性……一八六
三 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一九二
四 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的統一與鬥爭……一九七
五 統一物之分裂，本質的對立之曝露……二〇〇

六 對立的互相滲透……二〇五
七 矛盾的主導方面之意義……二一〇
八 自始至終的過程之矛盾的運動……二一二
九 對立之統一，同一性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二一五
一〇 均衡論……二二〇
一一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二二八

第四章 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

……二四八
一 本質與現象……二四八
二 本質之發展，經驗論及圖式主義之批判……二五九
三 形式與內容……二七三
四 過程的形式與內容之發展……二八三

第五章 可能性與現實性、偶然性與必然性

……三〇一
一 諸現象的相互作用，原因與結果……三〇一
二 根據與條件……三〇七
三 可能性與現實性……三一三

四　偶然性與必然性……………………………………………………三二五
五　必然與自由……………………………………………………………三三四
六　鏈與環…………………………………………………………………三三七

第六章　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

第六章　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三四〇
一　實踐與概念之發展……………………………………………………三四〇
二　形式論理學之根本法則………………………………………………三四五
三　普列哈諾夫的形式論理學的批判……………………………………三五一
四　形式論理學與實踐……………………………………………………三五八
五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三六一
六　當作認識的一個要素看的抽象………………………………………三六六
七　辯證唯物論的概念論…………………………………………………三七一
八　判斷與推理……………………………………………………………三八一
九　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三八九
一〇　認識中的經驗與實踐之作用………………………………………四〇〇
一一　科學的豫見…………………………………………………………四〇八

緒論　哲學的黨派性

一　馬＝伊主義哲學的任務

哲學的新社會背景

我們已經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工作將近完工。基於國內的工業化與全境集體農塲化，當作階級看的豪農正被清算，農民的小布爾喬亞的性質正被改造。卽，蘇聯在世界上已成爲最大的農業國，對於消滅都市農村間的對立，正在實行一個大飛躍。國內的工業化與全境集體農塲化，正在斬絕資本主義的根株。

社會主義貫通全線前進着。國內資本主義的要素，對於社會主義拚命抵抗着。『產業黨』事件，少數派＝干涉主義者及勞動農民黨的事件，表示了國內布爾喬亞的餘黨與國際帝國主義打成一片，密謀顚覆普羅列達里亞的狄克推多。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採取種種方向，在種種形式上實行。

現實的理解之重要性

實行理論鬥爭，理解周圍的現實上發生的事情，還是普羅列達里亞在階級鬥爭上之必要的要素。理論、只有理論，『對於運動給以確信與標定方向的力量，給以關於周圍事變之內的聯結的理解。因爲理論、只有理論，幫助實踐，不僅使我們理解階級現在必須怎樣前進並向何處前進，而且使我們能理解在近的將來必須怎樣前進並向何處前進』。

階級的敵人抵抗着社會主義的進攻，歪曲關於現實的正確理解，造出敵對普羅列達里亞的理論。

理論鬬爭的現勢

黨在最近數年間，不能不忍耐着和許多布爾喬亞的理論、少數派的理論、以及帶有少數派的色彩的理論，作頑强的鬥爭。

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階段間，資本主義的要素復活，不但是對於顯明的布爾喬亞的理論的出現，並且對於一切種類的機會主義的少數派的理論的出現，都替他們造成了很便利的地盤。許多小布爾喬亞分子，最巧妙的創造機會主義的理論，「狹隘的理論」。這些理論，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之下，用假裝出現了。機會主義的理論，鑽進黨的內部，影響於黨的最弱部分，變成了離開黨的理論的基礎。進到了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使得一切階級對立極端尖銳化，暴露了一切有害的理論、少數派的理論、反黨的理論之本體。

克魯曼、蘇哈諾夫、孔特拉基夫、查亞諾夫等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害蟲和爪牙，表面上對於現實作「客觀的」科學的分析，實際上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上的過程作了歪曲的說明。這樣的曲解，在經濟學的領域中（少數派=魯賓與「魯賓派」）、在史的唯物論領域中（少數派=渥朗斯基）、在馬克思學領域中（「馬克思學學者」=里亞扎諾夫）、及其他學等，都成爲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而出現了。

哲學上的論戰

在哲學戰線上，大論戰也展開了。

在哲學戰線上，有機械唯物論和帶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那種修正主義的流派。布爾喬亞的毒物、『右』與『左』的機會主義，在馬＝伊主義的曲解中，發現了理論的根據。所以，和機會主義、和顯明的布爾喬亞的毒物相鬥爭這件事，其所含有的必須條件，就是要和他們所發展的一切觀念相鬥爭。如果『不以馬＝伊主義的理論作基礎，毫不讓步的去與布爾喬亞的理論相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的敵人』。（斯達林）。

『在意德沃羅基戰線上，要眞正戰勝階級的敵人，我們的理論的思想必須與社會主義的實踐合着步調而進行。理論由實踐發生，由於實踐而內容豐富。實踐，為理論的結論所支持，更加確實的前進。但是現在，實踐上的進步和理論的思想發展之間，却有某種游離』（斯達林）。

實踐是理論鬥爭上的動因

在經濟學的領域，在經濟政策、哲學、及其他的領域，對於社會主義的『今日』的問題，都沒有實行必要的轉變。所謂應當克服理論的思想與實踐的發展之間『某種游離』之黨的要求，同時又要求把理論的思想提高到更高的階段。這後一種要求，只有根據社會主義建設這種社會的實踐之較高的發展形態，纔能達到。在普羅列達里亞掃清舊社會的矛盾的國家，這種矛盾的本質更加明顯。現在蘇聯中發生的事情，不是一切從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的最高階段嗎？階級社會的一切矛盾，在掃清這些矛盾的蘇聯中，不是採取很顯著、特異的形態嗎？馬克思說：『發育了的生物體的研究，比較那生物體的細胞的研究更容易』（資本論序）。比較發達了的社會關係，更完全更深刻的曝露出一切社會的矛

盾。

新時代提出新問題

新時代從新提出一切問題。社會主義的時代，產出關於現實的一切方面的別種見解。「階級的、集體農場的，過渡期經濟的問題，現在從新被提出來」。社會主義的實踐，爲着理論的思想的發展，爲着布爾喬亞社會未嘗知道的理論的躍動，造出從來未有的可能性。勤勞者全體參加於國內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件事，顯明的把他們的眼界擴大了。數百萬人的思想，把工業的發展、技術的向上、新勞動形式或新社會關係的創造這類問題，作爲中心，互相論戰。幾百萬的大衆，都是執行者，又是發明家。他們是實際家，同時也是理論家。今天在學課和研究會上所獲得的，明天就在黨及經營的工作上實行起來，在國家機關的行政上實行起來。巨大的團體，根據最科學的馬＝伊主義的理論創造出來。科學上的成果和發明，變成社會全體的財產，變成使科學更加進步的刺激。科學已經不是私有和利己主義的奴僕。社會主義建設，爲從來歷史所未曾有的理論的發展，造出了一切條件。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中全體的經濟政治生活，都是有計劃的，並且這種計劃性，爲科學的發展造出未曾有的前途。一切科學的事業，都循着有計劃的方針，向着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前進。

新問題必須用辯證唯物論去理解

進到了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對於馬＝伊主義的理論，課了很大的任務。新生產關係的特殊性在那裏？過渡期的規律性是怎樣？新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時代怎樣聯結？蘇聯進到社會主義時代在國際形勢中引起了甚麼新的事情？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世界的國際鬥爭中，誰驅逐了誰？這一切問題，都要求着我們去理解。但是，這一切問題，如果沒有馬＝伊主義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論，就不能解答。

馬＝伊主義哲學，必須為自由使用具體科學、物理學化學、全體的自然科學等而鬥爭。和宗教的偏見鬥爭、和妨礙關於現實之科學的意識態度的一切相鬥爭，也是馬＝伊主義哲學的任務。

馬＝伊主義哲學，必須研究社會主義的實踐所提出的過渡期中一切複雜的問題，必須研究蘇聯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新勞動形式的創造、及其他等等的問題。

實踐是解決新問題的關鍵

這一切問題，只有承認黨的一般方針，並且根據為牠而實行的積極的鬥爭，才能解決。對於與右翼及託羅斯基主義者的鬥爭，曝露了他們關於黨的實行方針的修正變成對於馬＝伊主義世界觀的修正。右翼和託羅斯基主義者的哲學的立場，是用某種方法和少數派的理論、布爾喬亞理論相聯繫着。

克服這些偏向、解決馬＝伊主義哲學所課的任務，只有和機械論以及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作不假借的鬥爭，纔有可能。這種鬥爭，必須根據對於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的理解去實行。

目前哲學鬥爭之重要性

在理論戰線上為眞的伊里奇的方針而鬥爭，這是黨的政治的實踐上，最重要的一個任務。鬆懈了理論戰線上的警戒，就是把武器繳給階級的敵人。今日的特別危險，就是用馬＝伊主義的文句遮掩了的一切形態的機會主義。

「曝露用馬＝伊主義的文句遮掩了的理論上的機會主義（模範的實例是機械論和德波林學派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這是目前的戰鬥任務之一」

二　哲學是黨派的科學

唯物辯證法之根本要求

辯證唯物論，給與我們以多數派的立場去研究周圍世界。即、我們通過哲學，得到關於現實的各方面的統一的理解。我的把握周圍的現實的各種各樣的部分來研究牠。

我們爲了把捉現實的一切方面——我們不是單只把捉一個一個的方面，而是在其聯結上去把捉——、現實的任意的一片作爲我們的東西而鬥爭。我們使這個鬥爭與黨的鬭爭相連繫。

「只有在客觀上考察一定社會中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的總體，因而只有考察那社會的客觀的發展階段、考察那個社會與別個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纔能夠成爲前衞階級的正確的戰術的支柱。但是一切階級、一切方面，不在靜態上被考察，而在動態上被考察」。（伊里奇）

在這片段的文字中，我們的世界觀的根本要求，已被力說出來了。第一，解決某一問題時，應當從客觀的現實出發；第二，應當在其相互聯結與發展上，把捉客觀的現實的一切方面。

辯證唯物論要求當在其發展與聯結上把捉一切，並去闡明其發展是依照什麼法則進行的。恩格斯下哲學的定義說：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與人類思惟的一般法則的學問。

辯證唯物論，從現實出發，在其發展上把捉現實，在現實當中發現某一現象的發生與死滅，所以是最澈底的唯物論。

哲學上的兩個黨派

在爲我們的哲學即辯證唯物論而實行的鬥爭上，伊里奇所發展了的重要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切哲學具有黨派性的問題，就是任何哲學（與其他一切科學同樣）表現特定階級的政治方向與利害的問題。伊里奇在其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中，說明了哲學上兩個根本的流派，即唯物論與觀念論的黨派性。

『正如政治上的黨派逐漸結集於兩個陣營一樣……科學也分成兩個根本部類，一方面是形而上學者，他方面是物理學者或唯物論者』——伊里奇引用了唯物論者狄慈根的話。

互相鬥爭的種種哲學體系的多樣性，總歸著於兩個黨派、哲學上的兩個根本流派。互相鬥爭的主要階級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實行階級鬥爭；同樣，在哲學上要逃出兩個黨派的陣營，也是不可能的。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指出了：波格達諾夫及其他哲學家想要超越於哲學的根本黨派而創造『客觀的』哲學的嘗試，把他們引到了觀念論。波格達諾夫超黨派的哲學的說法，只是欺騙，只是背叛了唯物論的黨派。『想逃出哲學上這兩個根本流派的嘗試，不外是想妥協的欺騙』。（伊里奇）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這種嘗試，實行過毫不假借的鬥爭。他們能够在一般用學者式的語句所凑合的掩護之中，在用所謂『最新的發見』作招牌的掩護之中，曝露出哲學上主要黨派的鬥爭。伊里奇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

超黨派的哲學只是欺騙和妥協

上始終一貫是黨派的。他們對於一切最新的流派，能够發見其對於唯物論的背叛及其對於觀念論和信仰主義的默認」。

兩派的鬥爭

在哲學上也和在政治上一樣，兩個黨派互相鬥爭着。特定的階級在政治鬥爭上，或爲一定世界觀的擔負者而出現，這件事是由什麼決定的呢？世界觀依存於特定階級的歷史地位與那階級在社會的發展中所演的任務。新興的革命階級普羅列達里亞，是唯物論世界觀的擔負者，布爾喬亞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時代，違背客觀的現實，墮落到觀念論或神祕主義方面。

兩個世界觀正在鬥爭着。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用自己的哲學——辯證唯物論，去對付腐化的資本主義。

在一切階級對立這樣白熱化了的現在，爲着唯物論而行的鬥爭，同時不能不變成爲着辯證唯物論即在最澈底最完全的形態上的唯物論而行的鬥爭。

想背叛辯證唯物論的一切嘗試，終究要到達於觀念論。

唯物論因歷史的社會的實踐而豐富而具體

唯物論的世界觀正發展着。唯物論在科學上的新發見出現時，不能不採取新的形態，這是恩格斯所說的。唯物辯證法領域中伊里奇的著作。對我們最鮮明的指示：辯證唯物論隨着階級鬥爭和科學全體的發展，其內容愈豐富並且具體化。

伊里奇在哲學領域中，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見解，同時把唯物辯證法提高到新而較高的階段，並

且增添了許多本質上的新的方面。

哲學上伊里奇的階段

對於在哲學上新的伊里奇的階段的理解，特別重要的就是關於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的學說。伊里奇在認識論上指明了我們的哲學是黨派的，指明了我們的哲學之能動的革命的性質。他說：只有唯物辯證法，對於理論的活動與實踐的活動之不可分的統一，建立了更高的基礎。

與現實相結合纔能認識現實

我們的認識的發展以及牠和客觀的實在之關聯，是通過社會的歷史的實踐而顯現的——伊里奇說：積極的浸入到對象中去，就是把對象的法則在意識中再現。實踐的與周圍世界相結合之時，我們在內的必然的聯結上，去把握周圍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中，纔能夠成爲普羅列達里亞的前衛戰士，造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之正確的理論。

不單是說明世界而必須改造世界

特定的階級知道在其實踐的活動上，把周圍的現實隸屬於自己，而改造周圍的現實。唯物論者費爾巴赫以及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們，只是說明了世界，但重要的事情，如馬克思所說，是變革這個世界。當作認識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要點——伊里奇說——就是革命的變革客觀的實在，把必然性轉變爲自由。用階級鬥爭的語句來翻譯這句話，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在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的伊里奇的學說中，理論與實踐不可分離的被結合起來，去征服盲目的

必然，這是唯一的任務。「理論的思想（認識）與實踐的統一——這就是認識論上的統一」——伊里奇把自己關於黑格爾辯證法的評註的中心思想之一，這樣明白的力說了。

伊里奇說明存在於馬克思階級鬥爭說的根底，而樹立社會主義之科學的基礎的東西，就是唯物辯證法——最能動的革命的哲學。

世界劃分為兩個鬥爭的陣營：社會主義的陣營與資本主義的陣營；兩個黨派：革命黨與反動黨，互相對抗着。

修正派的背叛開始於攻擊辯證法

在任何科學中，都行着兩個世界的頑强的鬥爭。特定階級的意德沃羅基的集中表現之哲學，也一樣更加顯明的反映着這個鬥爭，所以從普羅列達里亞的陣營退却這件事，總是伴隨着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背叛。第二國際所以轉到布爾喬亞方面，是從修正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從修正唯物辯證法開始的。伯倫斯泰因在前世紀九十年代，就使用這種方法，他之背叛馬克思主義，是從攻擊辯證法開始的。

伯倫斯泰因之攻擊辯證法

伯倫斯泰因，用他自已所創造的資本主義之和平的進化的發展的理論，來對抗辯證法的飛躍說、革命說。

對於唯物辯證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辯證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動性、革命性——實行的。這種修正是打破理論的活動與實踐的活動的統一之嘗試，而這兩者的統一在唯物辯證法上，正是『內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結合着。伯倫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羅列達里亞鬥爭中的能動性與熱情

，反而鼓吹變革資本主義的現實之不可能。

普列哈諸夫不能徹底擁護唯物辯證法

普列哈諸夫在當時是反對了修正辯證法唯物論的伯倫斯泰因等一流人的最初的一人。他用非常的熱情去進攻他們。他寫信給考茨基說：『是，是，我們正經歷着深刻的危機，我很爲牠所煩惱』。但是普列哈諸夫並沒有充分突進去批判伯倫斯泰因背叛唯物辯證法的一點，因而顯明的削弱了他對於敵人的鬥爭。他雖然曝露了伯倫斯泰因的觀念論，却沒有衝到修正派在辯證法問題上曲解馬克思主義的那個根基。特別是他並不曾顧慮到修正派放棄了『辯證法上決定的東西』——對立的統一。伯倫斯泰因及其一黨，建立階級協調論代替對立的統一的法則。普列哈諸夫雖然爲唯物論鬥爭過，但有時却無批判的倚賴於舊唯物論、即馬克思曾痛罵過的那種被動的『純反映的』性質的舊唯物論。普列哈諸夫自己之輕視唯物辯證法，在以上一切處所表現了。這樣的事實，在他的政治鬥爭全體上，在他對於俄國資本主義的分析上，在他對於布爾喬亞民主革命的推進力的估量上，都可以看得出來。最後，對於辯證法的本質之無理解表現得最厲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諸夫和其他少數派在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公然喊出『防禦祖國』的布爾喬亞的口號。普列哈諸夫爲辯證法唯物論而實行鬥爭，所以不能徹底，是由於他沒有理解哲學的黨派性、沒有理解伊里奇在階級鬥爭中所實現了的方向。

『黨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爲基礎，代表全體階級的一般永久的利害……體現普羅列達里亞的原理、普羅列達里亞的意志。與普羅列達里亞之革命的實踐的統一』（國際綱領）。黨以多數派的原

則卽馬‖伊主義的世界觀，觀察周圍的現實。辯證唯物論，是黨所公認的哲學。黨的綱領，建築在這個哲學的原則之上。最革命的理論，屬於最革命的黨。

機會主義者的客觀性論

辯證唯物論，是最進步的階級——黨是這個階級的前衛——的理論，是最科學最客觀的理論。各種理論的客觀性，究以什麼爲標準呢？斯特魯勃一流的少數派與布爾喬亞政治家們，相信客觀性是超階級的，他們相信應當這樣的去理解現實，如消失狹隘的階級的利害而「公平的」觀察周圍所發生的事情那樣。但是，照這樣去考察現實的結果究竟怎樣？這就是機會主義的迎合存在物，而被動的承認牠。前世紀的九十年代，「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斯特魯勃，到現在墮落到完全支持無政府主義了。就是「客觀的」說起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完全無條件的支持布爾喬亞制度，因而爲資本主義「服役了」。

伊里奇無假借的曝露了：斯特魯勃等把客觀性作爲超階級性去宣傳，是虛僞的，是粉飾的。少數派那樣愛好的客觀主義——伊里奇說——不外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完全放在布爾喬亞的影響之下。理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在于理論正確的反映現實。又，理論的客觀性，也可以用什麼階級是理論的擔負者這件事去觀測。那種理論是不是最進步的革命階級的意德沃羅基——這件事也可以觀測理論之客觀的性質。

實踐是眞理性及客觀性的標準

理論的眞理性及其客觀性的規準，是革命階級的實踐。馬‖伊主義哲學，從這一切要求出發，所以牠是最科學的理論。

辯證法唯物論，是對於一切從來的社會發展作總結算的普羅列達里亞的哲學。普羅列達里亞的意德沃羅基，把一切科學上最優良的成果都吸收在牠的當中。

伊里奇說，唯物辯證法是人智全體的總計、總和與結論。辯證唯物論屬於世界中最進步的多數派的黨，和這有關聯的事情就是牠是黨派的，這一層證明了這個理論有最高的客觀性，有最高的科學性。

黨與黨的指導部卽中央，經由伊里奇主義哲學的發展所占的位置與任務，最深刻的顯現着辯證唯物論之黨派的本質。

以斯達林爲首班的黨，曝露了曲解馬‖伊主義的兩個主要形態，卽機械論與少數派的觀念論；更指摘了離開辯證唯物論的一切嘗試，必定要引起政治的錯誤。

哲學上這兩個偏向，與離開黨的方針的偏向，密切的聯繫着。哲學上之主要的危險的機械論，同時變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險的右傾派的哲學基礎。機械論者的哲學否定了內的矛盾、飛躍、某一發展階段與另一階段間之質的差異的辯證法，牠與右傾派的見解有很多的照應。右傾派的階級協調論，豪農平和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說教、新經濟政策各個階段間的質的差異的抹煞，及其他等等，都在機械論當中找出方法論的基礎。

右翼的首領布哈林，在哲學及史的唯物論的一切根本問題上，變爲機械論者，決不是偶然的。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曲解，從別的側面、沿着別的方向實行了。

在這種情形，哲學的曲解也伴隨着離開黨的一般方針的退却。

少數派觀念論分離政治與哲學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在名詞上承認哲學的黨派性，而沒有把辯證唯物論領域中的工作和多數派的政治結合起來。所以把哲學的黨派性完全弄彎曲了。他們從社會主義建設之具體的實踐，分離哲學，在與離開黨的一般方針的偏向之鬥爭上，沒有援助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旗下雜誌的一派，從政治分離哲學，在其一切工作上沒有貫澈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黨派性，使第二國際最有害的傳統與教條之一即理論與實踐之游離復活起來，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轉入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立場』。（中央對於該雜誌的決議）

托派的反歷史主義的哲學

抽出革命的內容、從具體的現實分離了的那種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之抽象的命題，根本上是以托羅斯基主義者所說的話爲其特徵的。完全無視具體的歷史的情勢，放出與實在的現實無關的抽象口號，這正是托羅斯基主義者的特徵。由於這一點，托羅斯基在實踐上就跳過必然的發展階段（一九〇五年托羅斯基的口號『廢止俄皇、勞動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黨大會時代的過渡工業化等等），因而在理論上把馬‖伊主義原理公式化了（他們不適合于實在的現實的、機械的、全然從外面的去應用馬‖伊主義的原理）。

托羅斯基主義站在少數派獨斷論者那種抽象的立場，沿着反歷史主義的方向，與『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哲學合爲一體了。在這種情形，代表哲學上這種偏向（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一派，曾經是托羅斯基主義者，是少數派，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事情（德波林曾經是少數派，斯

典是假左派，加列夫，哥尼格曼曾經是託羅斯基主義者）。

當然，『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與託羅斯基主義者，以及機械論者與右翼派，並不是同一的東西。例如託羅斯基主義者在根本上贊助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哲學，但同時又是機械論者。和這同樣，右翼派也把機械論作基礎，在許多問題上，卻轉入了觀念論。在我們認爲重要的事情就是指摘離開馬――伊主義哲學一件事，同時卽是離開全體的黨的一般方針。多數主義是在黨的指導部設置馬――伊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中心的勞動運動中思想上和政治上之統一的流派，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派性，其必須的條件，就是爲黨的一般方針而實行革命的鬥爭。黨的中央，對於哲學的主要任務，指明了這一點。

三　爲黨派的哲學而實行的伊里奇與少數派的鬥爭

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哲學鬥爭

從前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勞動運動上兩個不同的黨派互相鬥爭着。一方面是提高勞動者到普羅列達里亞成爲獨立的階級，足與資本主義相對抗的水準的黨，他方面是要把勞動運動放在布爾喬亞的政治與指導之下的少數派的黨。在今日，後者的政黨積極支持資本主義的制度。一九一三年春，在萊布奇希舉行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是明白的暴露着今日社會法西斯蒂的背叛。

『我們必須是能够治療資本主義的醫生』――他們公然在那個大會上說明了

少數主義的進化，證實了伊里奇在與經濟主義者——少數派的前身——鬥爭時（一九〇〇）所發表的思想。他說：勞動運動上這一潮流，是完全把普羅列達里亞隸屬於布爾喬亞的理論與實踐。伊里奇對於少數主義的鬥爭，在他爲多數派而實行的鬥爭上，在他爲使普羅列達里亞脫離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的影響而實行的鬥爭上，在他爲普羅列達里亞階級的自決所必要的因素，即普羅列達里亞所獨有的世界觀即馬克思主義而實行的鬥爭上，都變成了重要的要素。所以伊里奇對於少數主義的鬥爭，必須把牠當作理論思想之發展中伊里奇的階段最重要的一環去觀察。在這裏，辯證唯物論與多數派的政治之不可分的聯結，比較伊里奇所行的鬥爭上其他任何的環，更可以明白的看出來。

與少數派鬥爭是伊里奇哲學上最重要的一環

在前世紀九十年代，俄國勞動運動上，曾有兩個不同的流派：一派在當時是由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所代表，另一派是由經濟主義者即少數派的前身所代表。經濟主義所表示的特殊性，構成第二國際的一切方向的特徵。這種顯明的特殊性，就是屈服於自然生長性之前。伊里奇嚴格的批判了機會主義之屈服於自然生長性之前的那件事，並與牠相對抗，指出了經濟鬥爭、政治鬥爭與理論鬥爭的三個階級鬥爭形態，指出了理論鬥爭的意義是勞動運動的指針。理論包含於當作計劃看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政治鬥爭之中，並隸屬於後者，構成後者的重要的因素。

前世紀末期勞動運動上的兩個派別

就勞動運動上意識的作用與獨特的科學的世界觀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所具有的意義說來。在前世紀

九十年代所實行的伊里奇與經濟主義者之間的論戰，卽是關於勞動運動採取怎樣的路線去進行的論戰。伊里奇說：『不是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就是社會主義的意德沃羅基，這裏沒有中間物』。布爾喬亞政治呢，社會主義政治呢——他又這樣說了。以後的『實驗』證明了伊里奇預言的正確。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兩派的論戰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實際上表現了指導勞動運動的兩個不同的方向。少數派主張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布爾喬亞的革命，從這個一般的命題出發，不能不支持布爾喬亞。多數派主張了在普羅列達里亞領導之下的勞動者與農民的獨立運動。少數派對於革命的一般性質，只限於作最一般的理論的分析：多數派却要求具體的考察階級的勢力。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曝露了少數派對於理論的『無知』，不過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的科學的理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證明了屈服於自然生長性之前的一件事，是怎樣產生了修正辯證唯物論的基礎的那種理論的特性。

實際上，如果主體階級和黨的一切活動，終於只是迎合現存物；那麼，對於現實的這樣的態度，能够產生出具體的理論來嗎？這不是單單自行迎合下去嗎，這是在原則上否定由於階級（當時是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之積極的獨立的鬥爭，在階級戰線上對於現存勢力關係造出別種勢力關係的可能性。

實踐者把握現實並改造現實

然則，決定階級戰線上革命的干涉之可能性及勢力配合變更的可能性的是什麼？這是一個人的希望，一個人的意志嗎？不是！這是利用現實中所有的條件，使那條件的方向合於勞動運動的終極目

的。

伊里奇把指導革命運動的任務，課於多數派的黨，提起了要求明確區別革命的發展所經由的具體的路線，並須具體的辯證法的理解現實的進行的問題。

用辯證法分析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實例

伊里奇檢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具有怎樣性質的問題，從發展着的資本主義與地主制度間的一般矛盾，證明了如次的兩個發展路線在客觀上的可能性。一個是不澈底的布爾喬亞革命，即布爾喬亞害怕革命運動的震動而與專制政治妥協。另一個是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的革命的民主專政，大胆的顚覆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礎，清除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道路。

我們爲甚麼以打開後一發展方向的策略爲利益呢？——伊里奇這樣質問着。爲甚麼這兩個發展方向對於我們沒有同等的意義呢？我們爲甚麼用全力向着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的革命的民主專政的方向進行呢？這是因爲勞動者與農民的革命，能够以最大的速度及最少的犧牲，接近於革命的下一個環——社會主義的變革。

革命的活動必須在辯證法上去理解

伊里奇明白的理解了革命動作的活動這件事，要求了關於上列幾個問題的知識：即，怎樣纔能好好利用現實中所有的條件？怎樣纔能變動階級勢力的配合？黨必須向甚麼方向領導勞動者與農民？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了在辯證法上去理解革命的行動。在其聯結上考察客觀的現實之一切方面，從這些方面找出重要方面，並立刻把這重要的方面和

終極的目的——到社會主義去的運動——相聯繫，這就是伊里奇所要求的。伊里奇在黑格爾大論理學摘要上，附註着：「現象、現實的一切方面及其相互關係的總體——，眞理正是從這個構成的」。

少數派只是機會主義的迎合現實

少數派的實踐觀，是機會主義的把實踐迎合於現實，這種實踐觀，產出和現實完全不同的現實的反映，完全不同的理論。少數派這樣說過：我們承認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和阻礙物的封建制度間一般的矛盾。我們不能不與現實合着步調而前進。你們以爲與現實合着步調前進，是障礙運動之一般的進行的，但我們在原則上排斥着那樣的障礙。少數派這樣去下論斷，終於從現實的具體形象中排除了給現實以具體性的東西。即排除了特定階級的革命行動。伊里奇估計着我們怎樣進行並向什麼方向進行，纔能夠具體的更好的推動各階級的勢力。但少數派却不這樣，他們只記述現成的東西，並沒有指摘在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的積極的革命任務之上，能夠發生甚麼事。

新火花派的錯誤

「他們不指明普羅列達里亞在一定的瞬間應當怎樣去「推動革命的發展」……只是記述過程的一般，關於我們對於現實的具體任務却不曾提起。我們看看新火花派說明自己思想的方法，使我們想起馬克思對於與辯證法的觀念無關的舊唯物論的批判。馬克思說：哲學者們，只是各色各樣的說明了世界；但緊要的事情，是變革世界，新火花派的人們，雖曾努力記述並說明在他們眼前發生着的鬥爭的過程，却完全不能定出關於這個鬥爭的正確口號，他們雜亂的進行，而指導却是拙劣；他們忽視了黨——能動的意識着指導的作用即變革的物質條

件，並站在前衛階級先鋒的黨——在歷史上所能做的並且必須做的工作，因此把唯物史觀降低了」。（伊里奇）

他們只記載現有的事情，却排除了指導行動之理論的根本作用。少數派說，理論不是鬥爭的計劃，而是事實的記錄。理論不能預測將來，只是證明現在。理論不能當作傾向去從現實中存在的東西引出結論，牠不過證明已經發生的事情。斯達林說：「少數派在一切人已經倦怠之後，證明事實，說明事實，並且證明之後就安之若素了」。

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過少數派的手，從一九〇五年俄國現實基礎上實現出來的那種具體條件被割離了。一方面原理變爲空虛的一般的命題——公式化；另一方面，離開了原理的新事實的記載，提供了迂迴的經驗論。就是提供了只記載在一般聯結之外的個個散亂的事實就覺得滿足的那種理論。

伊里奇對于普列哈諾夫的批判

伊里奇對於社會民主黨右派代表普列哈諾夫之用最一般的眞理代替戰鬥的能動的理論，會常常加以非難。從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的時候起，關於研究現實的伊里奇的立場與普列哈諾夫的立場，已經顯出了根本的差異。伊里奇依照辯證唯物論的原則，不從一般的命題出發，而從客觀的現實的運動出發，從客觀的現實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發，從各種階級的地位與任務的分析出發。至於普列哈諾夫，却站在和這相反的立場。伊里奇在對於普列哈諾夫第二次黨大會第二綱領草案的評註中，寫道：「難於承認的這個草案之最一般的最主要的缺點，據我的見解，就是這個綱領的全體精神。即，這不是實際鬥爭的黨的綱領，而是原理的宣言。這是哲學

生寫的綱領（特別是描寫資本主義特徵的主要部份），並且只說到資本主義一般，而俄國的資本主義卻沒有當作問題，這是爲初級學生寫的綱領」。

少數派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的命題出發，所以結果違背了唯物論的世界觀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對於辯證法的背叛，與對於唯物論的背叛，是怎樣聯繫着，這可以從少數派的實例看出來。少數派把離開具體發展的死的抽象作爲對象，造出了產生任意的主觀的非唯物論的解釋事實的地盤。

折衷主義的荒謬

主觀的非唯物論的立場更加是那樣，牠們偶然的從現實把事實分離出來，往往表面的機械的使牠互相統一。在這種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釋那個事實的基礎。這叫做折衷主義。在折衷主義之下，喪失一般的基礎及個個事件間的聯結。聯結個個事實，個個方面的一般基礎，這正是具體的現實，即一定的社會。如果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極抽象的理論的命題出發，在這種情形便喪失一切基礎——因爲有這個基礎，各種事實纔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統一起來。在一般的基礎喪失時，聯結就變成人工的任意的產物，重要的各種事實被放棄了。伊里奇說：「在社會現象的領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無益的方法，莫過於分離個個小事實和玩弄實例。爲要在事實上奠定基礎，就必須無例外的把捉與所考察的問題有關係的事實的總體，而不是個個的事實。否則就會任意的選擇並搜集事實，就會無視整個歷史現象之客觀的相互依存的關係，爲了注重無意義的事情，而採取「主觀的」處理方法」。

少數派的折衷主義，不過是推翻唯物論基礎的另一方面。少數主義越是發展，他們修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顯着的特殊性，就越發是強有力的被覺察了。一九一四年，勞動運動分爲兩個陣營，跟着就是第二國際運動的崩壞——伊里奇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論及的那個崩壞的發生，就是少數派完全與辯證唯物論分手的時代的事情。

第二國際擁護掠奪戰爭的詭辯論

伊里奇分析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這樣說過。一九一四年的戰爭表現最高發展階段的資本之內在的矛盾。這個戰爭，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時代的必然的產物。戰爭由於掠奪殖民地與重新分割世界而發生。我們不能擁護這個掠奪戰爭。我們要用內亂的口號對付這個戰爭。擁護祖國的人們，却向着伊里奇一派叫嚣，說這種主張錯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具有積極的方面。因爲這個戰爭引起了各國國民（巴爾幹，比利時）的民族解放。馬克思在一八五四年到七六年的戰爭時代，不是曾經表同情於交戰國的一方面嗎？——少數派這樣的把進步的布爾喬亞與地主鬥爭時代的民族戰爭的情勢，無條件的移到資本主義的腐朽時代了。

對于第二國際詭辯論的批判

伊里奇這樣寫着：「這樣的論斷是詭辯，因爲他把老遠的過去的歷史的時代，代替現在的形勢」。一切這些折衷主義，都用馬克思的名字掩護了。裝作眞理曲解事實，被粉飾了的折衷主義與詭辯論——少數派用這個代替具體的辯證法的世界觀。少數派與其他類似者爲辯護自巳的背叛而樹立的防衛祖國的有名的口號，在詭辯中使保護祖國的運動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國際主義與保護祖國運動並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國際陣營中發出了這種話。不但如此，他們又說保護祖國運動，只是聽任各

國勞動者保守自己的祖國，依照自己的志願去實行，少數派從整個歷史形勢的聯結，割取個個事實，個個方面，提供了直接擁護布爾喬亞之「理論的」辯明的斷片。

少數派的迎合性

但是少數派用一種作招牌看的理論的基礎，掩飾了自己的失節。這正是當時第二國際陣營中流行的詭辯論的顯著的特殊性之一。詭辯論——掩飾了的失節——，往往用說謊的招牌代替現實的內容。表面上好像伸縮性，實際上却從某一命題逃到別一命題。表面上好像有理論的根據，實際上却是詭辯。詭辯論是虛假，是偽善。即說話與行動完全不同，詭辯論投合於少數派的迎合性，最切合於少數派的精神。伊里奇說：一切機會主義的特徵，就在於他的迎合性。我們必須了解并考慮少數派這種特殊性。

詭辯論是社會法西斯蒂的理論

詭辯論在現在不是與社會法西斯蒂一同支持布爾喬亞的東西嗎？現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是「比較害少」的政治口實之下，擁護他們的政府，這不是詭辯論嗎？他們說：不論把獨裁叫做布爾喬亞獨裁，或叫做普羅列達里亞獨裁，隨便怎樣都可以，而獨裁總是一樣的；這不是詭辯論嗎？

服役於垂死的資本的政黨，也有與牠相照應的特別的世界觀。不想推測人類的未來，並且害怕未來，使得他們走到卑俗的觀念論、迂迴的經驗論、用主觀的詭辯論解釋現實的立場。完全背叛勞動階級就是完全背叛辯證唯物論。

四 兩個戰線上的鬥爭

前面說過，在新經濟政策最初階段的條件之下，少數派的理論復活起來了。這少數派思想的影響，也同樣表現爲曲解馬‖伊主義哲學的兩個變種——主要的危險的機械論與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

少數派思想的兩個變種

曲解馬‖伊主義哲學的這兩個方向的本質，究竟是怎樣的？

機械論的本質

機械論的本質，在於把自己理論的立場屈服於布爾喬亞科學，把漸進主義、實利主義，卑劣的實際主義、右翼機會主義的戰術，在理論上建立根株。這一切究竟在甚麼地方具體的表現出來呢？

機械論者放棄哲學

機械論者們，在現在放出了『不要』任何哲學的口號，這個口號，並不是新的東西。在一九二二年修正了我們的哲學的米寧那個人。已經喊出了『放棄哲學！』的口號。他說，普羅列達里亞早已不要哲學。

但是機械論者們，在他們放棄了哲學之後，用甚麼來代替牠呢？他們是用現代自然科學代替哲學的。現代自然科學、特殊科學，據他們的見解，完全可以代替哲學。他們以爲哲學就是擱在古文庫裏面也不要緊。並且，當他們這樣「清算」哲學時，還用恩格斯作幌子。但恩格斯怎樣說的，他們又是怎樣說的？

恩格斯在與具體的知識領域的發展（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的發展）相關聯之上，提出了舊的意義上的哲學告終的問題。究竟是怎樣的哲學告終呢？這是與實踐及具體科學有聯繫的哲學。

恩格斯說明舊哲學的告終而爲唯物辯證法所替代

說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而用抽象的構想代替具體的結論，這在具體知識比較沒有充分發達的水平之下，是當然的事情，這簡直是缺乏了關於自然與社會之歷史的發展之知識。隨着社會科學上的進步（馬克思學說），隨着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自然科學上的新發見，哲學與具體科學間的分離，即從具體科學分離了的哲學，就告終結。但是，與人類的實踐及科學全體的發展相聯繫的哲學，還是存留着。關於自然、人類社會與思惟之一般的發展法則的學問、即辯證唯物論，還是存留着。

機械論者只知在自然科學上採用布爾喬亞的思想

機械論者們，用自己的主張，曲解了馬—伊主義關於哲學與具體科學間的聯結的理解，特別的在自然科學上採用布爾喬亞的思想。大多數機械論者，曾經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作過工作。在布爾喬亞思想滲透了的自然科學領域中，對於產生上述那樣階級之敵的意德沃羅基，是很好的地盤。機械論者們放棄了辯證唯物論，而屈服於布爾喬亞世界觀。機械論者們，忘記了很重要的問題，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把握着那個問題、即一切具體科學與黨派的世界觀結合着的問題。伊里奇說：任何科學都是黨派的，任何科學都服役於特定的階級和政黨，都建築在對於現實的黨派的立場（世界觀）之上。現代自然科學以布爾喬

亞世界觀爲基礎作出結論，這種事實就產生這樣一個結果，即是把沿着自然的途徑得來的完全正確的眞理，拿來作錯誤的觀念論的解釋。例如，物理學上的物質、一切的物體，不但可以分割爲小的粒子即原子，并且可以分割爲更小的粒子即電子；根據這種及其他種種的發見，布爾喬亞的物理學，就引出了「物質消滅了」的結論。從來的物質表象消滅了這種事實，使得布爾喬亞的學者說物質也消滅了。爲甚麼？因爲他們不知道辯證法。辯證法教訓人們說，我們的認識是怎樣加深的；最正確的知識都受一定的限制，并且這種限制性在認識過程中逐漸被揚棄。伊里奇這樣寫着：「所謂物質消滅，就是說從前認識物質所達到的那個限界的消滅，而我們知識却更進了一層」。（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現代自然科學沒有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上去處理最近的發見的能力，這在他們轉入觀念論的一點上表現出來。在今日最偉大的許多物理學者的學說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紊亂，看出觀念論與神祕主義的說教。布蘭克是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他擁護觀念論者馬赫的理論；愛因斯坦——有名的學者——。他以爲科學與宗教不但可以統一，並且彼此互有必要。物理學者中，甚至有人說到世界的「始」與「終」。

機械論與一切布爾喬亞科學家一樣都不知道辯證法

一切這些事情，都是表示着布爾喬亞科學與布爾喬亞世界觀，爲牠自己的階級所限制，對於最近科學的發見所供給的龐大的資料，沒有方法處理。而這種龐大的資料，只有辯證唯物論才能說明牠。

我們的機械論者們想用這樣的自然科學去代替辯證唯物論。他們用布爾喬亞的

哲學作基礎，去說明及解釋自然科學上偉大的發見，因而忽視了從證辯唯物論的立場，把現代自然科學所引出的許多結論，再作根本研究的必要。機械論者們忘記了自然科學家必須成爲有意識的辯證唯物論者之伊里奇的遺言。伊里奇在關於戰鬥的唯物論的意義論文中說，如果不是那樣，唯物論就會「成爲被克服的唯物論，不能成爲克服的唯物論」。伊里奇又寫着：「若果不是那樣做，偉大的自然科學者們，就會和從前一樣，在許多場合，對於哲學上的結論與普遍化，不知所爲」。

機械論者結局變爲布爾喬亞哲學的俘虜

機械論者們雖然說他們自己比誰更是唯物論者，但同時（如現在所見）事實上無條件的接受了觀念論的世界觀所滲透了的布爾喬亞自然科學。他們不懂得階級的敵人，連科學上的大發見，都拿去作自私自利的曲解。例如愛因斯坦的理論，被一切種類的神祕主義者和觀念論者附和着——伊里奇在上述論文中這樣說。他又極力說道，「我們必須了解，如果沒有正確的哲學素養，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論，對於布爾喬亞思想的襲擊，與布爾喬亞世界觀的復興的戰鬥，就不能支持，爲要支持這種鬥爭，堅持到底，得到充分的成功，自然科學家必須是近代的唯物論者，必須是馬克思所代表的那種唯物論的有意識的信仰者，卽辯證唯物論者」。我們的機械論者們，與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種自然科學者陷入了同樣的命運。卽機械論者們放棄了一切哲學時，就變成了布爾喬亞哲學的俘虜。

機械論者的均衡論

機械論者們雖然看輕了辯證法，但對於運動怎樣發生，對象的本質在何處這一類問題，却不能不加以解釋。他們想用特殊科學的機械學（Mechanik 從此發生了

機械論的名稱）的法則去說明。機械學的中心點，是均衡及其破壞的法則。機械學是以作用於物體之外力的大小，說明物體的運動的。某種的力若是加大，物體就開始運動；力如果相等，這些力所作用着的物體，就處於靜止狀態。於是我們就看到機械論者說明運動的方法的兩個特性。（一）運動發生於互不聯結的物體之外的衝突；（二）運動繫於作用的物體的力之量的增減。

均衡論在經濟領域中的應用

機械論的均衡論，變成了布哈林對於俄國經濟發展與工農的相互關係等等的右翼機會主義的見解的基礎。例如，布哈林是怎樣描寫俄國經濟的發展呢？他說——

爲謀一切經濟的發展，必須保持經濟的主要的扇形、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均衡。這樣均衡，必須表現於都市與農村間之量的比例的交換中。爲要使都市更加發展，就需要一定量的農產物。農村供給這一定量的農產物於都市，其代價就是從都市接受相當的等價物。

在計算都市與農村的生產物的生產之純量的比例時，布哈林忘記了在這生產的背後有階級，忘記了實際上並沒有工業與農業的均衡，只是都市與農村之社會主義的扇形與資本主義要素的鬥爭。

忘記事實上的階級的本質，是右翼派的特徵。他們不注意階級鬥爭，他們沒有考慮到怎樣的扇形、社會主義的扇形或資本主義的扇形，能够增加生產物的量。因此，他們一方面甚至不惜任何犧牲，對階級的敵人作重大的讓步，發生要減免困難的傾向；他方面，失掉革命的遠見，傾向於吝嗇的實利主義，去粉飾弱點。

把基礎安放在量上，這也是從力學的武器庫取出的東西。質的移動，即各發展階段，具有先行階

段的發展法則所不能說明的特性，他們忽視這一點，在所謂「還元論」之中找出了那哲學的基礎。

機械論的還元論

還元論承認從某一發展階段到別種發展階段的漸變，而塗抹了變動時所發生的飛躍。某一發展階段與別一發展階段間的確實界限，被排除了。排除了這種界限這件事，在右翼派方面，表現於他們所說新經濟政策各階段的特殊性的消滅，各階段與以前各階段之區別的消滅。

這一切，都是從同一的根源發生的。機械論者們，用「互相對立的力之恢復與破壞」的法則，去代替由於對立的鬥爭之革命的發展的法則，而以由逐漸的增減所引起的量的變化作基礎，他們的一切錯誤都由此發生。

機械論在社會發展學說上的表現

這種見解，在社會發展的學說上，表現爲自由主義的階級鬥爭觀，用機會主義去塗抹階級對立。（參看布哈林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豪農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論。）述說漸次的發展，一步一步的發展的哲學，在實踐上成爲自然生長性的理論，而依賴於『客觀的』要素。當時，魯易柯夫當作五年計劃的追加案提出了的二年計劃，不過是以『客觀的』要素作基礎的修正案，是根據於社會主義在漸次發展之下可以得到勝利的信仰而作成的。

黨內的主要危險——右翼機會主義——，在機械論之中，發現其哲學的基礎。所以，黨認定了機械論是兩個戰線上的哲學鬥爭中的主要危險。以上是背叛關於哲學黨派性的伊里奇主義的原理之第一形態。

在另一方面，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對於馬‖伊主義哲學的修正，却沿着另一方向進行了。

少數派觀念論的解剖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反對機械論者否定哲學的見解，但他們自己却建立了與具體現實無關的抽象的哲學。他們雖用對立的統一法則，對抗機械論者的均衡論，但在這個法則上，並不力說對立的鬥爭，却强調了對立的和解，所以他們自己也轉入了機械論的立場。他們與機械論者對立，曾經認定了質，却用誰也沒有見過的質的一般，代替過程之具體的特性。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在牠們與機械論的鬥爭中，其立場的弱點的表現，在於他們自己沒有充分澈底，沒有繼續鬥爭到底的能力，並且在機械論與政治結合的處所——社會科學的領域，不能深刻的加以批判。這一切都是因爲他們陷入於黑格爾觀念論的影響之下，無批判的容納了黑格爾。

少數派觀念論者無條件的容納了黑格爾

實際上，機械論者與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鬥爭，比較任何實例還更明顯的暴露了下述的事實。卽，一切唯物論，只有成爲辯證法的唯物論纔能澈底；反之，辯證法是唯物論的，纔能發揮全部的力量。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批判機械論者的方法，就是上面那樣的，所以他們當然從另外一方面達到與機械論者相同的結果。兩種哲學中的任何一種，他從社會主義的實踐、黨的鬥爭、具體的科學遊離出來，曲解了伊里奇關於黨派性的見解。

中心的問題是怎樣結合我們的理論與黨的鬥爭實踐的全體這個問題。機械論者和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對有辯證唯物論的一切曲解，都由於沒有理解這個中心問題而發生的。

德波林派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德波林一派的見解中，其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在於下列幾點：（一）分離理論與實踐；（二）完全拒絕應用伊里奇所說哲學黨派性的原理，同時又曲解了這個原理。但哲學的黨派性，最確切的表現我們的哲學的階級性，這因爲最能表現勞動階級的利害的，是牠的前衛的黨。」

在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事業中，他們的謬見，表現於他們忽視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的問題那一點。解釋過渡期的規律性、解釋過渡期造成的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闡明隨着進到社會主義時代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發生的階級移動——這一切問題，德波林一派都忽視了。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不會積極的參加爲着黨的一般方針的鬥爭。他們除了對抗右傾派的兩三篇論文之外，對於黨並不會有什麼貢獻。他們對於託羅斯基主義的鬥爭，已經不實行了，而且他們中間還有一部分會經是託羅斯基主義者。他們並不具體的指示現實中發生的事情，只造出通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空虛的圖式；並且對於過渡期中主要階級的問題，還仍然犯了託羅斯基主義派的錯誤，援助了託羅斯基主義。所以在加列夫一方面，不說蘇聯有兩個主要階級——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却說只有一個階級。

完全由他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旗下哲學雜誌中，居然登載了魯賓的少數派的論文與自然科學的幾

篇觀念論的論文。

從多數黨的鬥爭分離哲學、分離理論與實踐，這是復活了第二國際的最有害的傳統與信條之一。所以黨的中央，把德波林一派的全部事業，當作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而鑑定了。

觀念論是在認識上把現實的諸特徵諸方面之一，延長幷誇大了的東西——伊里奇說。

少數派觀念論分離理論與實踐

在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手中，所謂有名的哲學的獨特性變成了與社會主義的實踐毫無關係的東西。即，哲學並沒有吸收我們之內容豐富的、充實了的、社會主義的實踐全體所供給的資料。理論被游離出來，引到了觀念論。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之分離理論與實踐，在德波林主義者對於哲學家伊里奇與普列哈諸夫的評價上，明白的表現出他們沒有理解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德波林對於伊里奇與普列哈諸夫的關係，這樣寫着：「伊里奇在哲學上當然是普列哈諸夫的「弟子」，關於這點，伊里奇自己曾經再三說明過。但是，伊里奇與我們一同學習普列哈諸夫這件事，並不會妨礙他從自己的立場解決許多問題，並在「某一點」糾正普列哈諸夫。在某種意義上，他兩人是互相補充着。普列哈諸夫主要的是理論家，而伊里奇主要的是實際家，政治家，指導者」。照這樣，伊里奇的全意義，只應用馬克思主義，並不會發展牠，他終於只盡了實際家的任務。

提高我們的哲學到更高階段的思想家、伊里奇，在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看來，值不得理論

家這個稱號。像這樣的鑑定，與託羅斯基對伊里奇的評價完全一致。

在這種鑑定之中，表現着德波林主義者沒有理解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

伊里奇曾經照馬克思恩格斯所完成的那樣，把捉辯證法唯物論，「不但是適用牠，他一面適用，一面又把牠發展，這是前面已經說過幾遍的」。

伊里奇與普列哈諸夫的相異處德波林不能理解

伊里奇留下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關於黑格爾的大論理學（伊里奇全集第九卷）。哲學史（全集第十三卷）的摘要等許多很偉大的哲學上的專門著作，使唯物辯證法更加深化、更加發展，這件事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着伊里奇的全部著作。伊里奇添加於哲學上的最重要的貢獻，是關於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的學說；普列哈諸夫却不能理解這點，他竟把辯證法還元於實例的總合。

普列哈諸夫把辯證法解釋爲「實例的總合」，這可以在他的政治的著作上明白的看出來。普列哈諸夫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理論的抽象性，他對於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的評價，是由於他沒有把唯物論辯證法當作統一的體系，貫穿於他的全部著作。

與普列哈諸夫不同，伊里奇把唯物辯證法當作統一的體系，貫穿於政治的，哲學的著作之全體中。唯物辯證法，在伊里奇一方面，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

少數派觀念論與機械論的相同處

普列哈諸夫在研究唯物論的哲學著作中，留下了許多貴重的東西。我們必須從他採出這一切貴重的東西，但不可以忽視他的重要錯誤，（像德波林一派那樣）。

這一切的錯誤是互有聯絡的，他的政治上的錯誤之哲學根據，是由於沒有理解辯證法的要點。我們必須曝露他的錯誤；批判的把握他的哲學。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對於普列哈諾夫的錯誤，採取無批判的態度，他們無力看出伊里奇添加於哲學中的一切新東西，他們更把伊里奇當作實際家而評價——這一切都是由於他們離開了伊里奇對於辯證法的理解。伊里奇關於辯證法的學說之本質的方面——認識，在理論與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之不可分的統一中深化——是德波林一派完全不知道的。關於比較任何哲學都澈底的我們的哲學的黨派性之伊里奇的思想，包含着隷屬于唯一目的的理論的活動與實踐的活動之不可分的統一——這種思想，被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所曲解了。從社會主義的實踐分離理論，這件事從另一方面到達了與機械論相同的處所。即，實踐失掉科學的基礎，變成了服役於階級的敵人的很卑俗的拜金主義。於是機械論者與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互相接合着，在這一點，再現出與第二國際的意德沃羅基之典型的特徵相結合的，即與抽出內容的空虛信條相結合的『事實』之粗雜的經驗論。只是理論上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機會主義的這方面，更加用馬＝伊主義的文句來粉飾，來掩蔽。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分離理論與實踐，這一件事在沒有實行把馬克思主義旗下雜誌作爲戰鬥的無神論的機關報之伊里奇的遺言這一點，也表現了出來。

機械論與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暴露了牠們在曲解馬＝伊主義哲學與修正黨的一般方針兩件事中，有很密切的不可分的聯結。辯證唯物論與牠們的鬥爭，證明了只有當作爲多數派的黨的方針而實行的鬥爭，纔有可能。違背黨的方針，直接間接都是服役於普羅列達里亞的敵黨。

第一章　唯物論與觀念論

一　唯物論及觀念論的本質及根源

哲學上的根本問題

哲學是黨派的，是階級鬥爭中的武器。如前所述，普羅列達里亞有他們自已的世界觀，有他們自已的馬＝伊主義哲學。馬＝伊主義哲學，在社會主義的鬥爭上，成爲他們理論的武器。然則普羅列達里亞的哲學——辯證唯物論的內容是甚麼？爲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看看一切哲學的根本問題究竟在那裏。

唯物論與觀念論之分野

一切哲學，首先解決下面一切問題。外部的世界，是當作牠的自體存在而決定我們的意識嗎？或者環繞我們的一切東西只是意識的產物嗎？像前者那樣解決這個問題，就構成唯物論哲學的根柢；像後者那樣解決這個問題，就成爲觀念論哲學的根柢。

這個問題所以成爲根本問題，是因爲祂把一切哲學家分爲兩個對立的陣營。提倡許多問題的種種哲學理論雖然是有的，而這一切哲學體系，結局都分爲兩個根本的流派——唯物論與觀念論。現代布爾喬亞哲學設法要混亂這個根本問題、要證明我們這樣區別哲學已是陳腐的見解。布爾喬亞所以要這樣做，爲的是要掩飾自已的觀念論。所以普羅列達里亞，不能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究竟爲甚麼並且怎樣才發生的？

根本問題所以發生的原因

生活於社會中的人類，與周圍的自然相聯繫，並且變化這個自然，使牠適應於自己的利益。同樣，人與人之間互生關係，互相影響，並實行階級鬥爭。

人類在勞動過程中，作用於自然，並且直接變化自然，使物質受人類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人類深信物質是客觀的存在着。

實踐使人們確信物質是客觀的實在

蘇聯勞動階級當着建設社會主義，使國內工業化、電氣化、改造農民階層、並且與豪農實行階級鬥爭時，他們不疑惑蘇聯離開他們的意識獨立的客觀的存在着。他們深信在日常的實踐上，蘇聯現實的存在着，普羅列達里亞爲社會主義而行的鬥爭現實的存在着。

勞動階級，本質上是唯物論的。在他們的實踐、階級鬥爭上，他們確信自己的認識是客觀上存在着的物質的反映。勞動階級建立計劃，考慮形勢，估定力量。在他們的鬥爭成功時，就確信自己的見解並不是幻想的產物，而是離開自己獨立的客觀的存在着的世界的反映。

人民派的見解是觀念論的

前世紀九十年代，人民派說起歷史的進行、人類社會的發展，依存於『批判的思惟着的人類的意志』這一句話時，他們並沒有想把社會當作離開人類意志而獨立的物質過程去考慮。人民派的知識分子一旦接觸於現實，接觸於農民與豪農、手工業者與商人、勞動者與工場主的現實關係時，他們就不能不覺悟到自己的理論是虛僞、是空想。

實踐教導唯物論，考慮物質的現實及其法則，無假借的打破一切觀念論的與空想的理論。

科學的歷史給我們許多實例——人類在其實踐上覺悟到觀念論的幻想之無用，而到達於唯物論的結論。

實踐引導人們到於唯物論

空想的社會主義空想過要實現社會主義，只要覺悟資本主義的罪惡而希望社會主義就夠了；但普羅列達里亞之社會的實踐，使他們理解這種空想社會主義之觀念論的性質，普羅列達里亞，在其實踐上，理解了資本主義的絕滅不只是『希望』牠就可以實現的。馬克思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與黑格爾左派分手，嘲笑了他們爲變革現存制度只要在頭腦和意識之中造出革命就充分了的那種見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證明了他們的觀念論的錯誤，顯明的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的正確。革命的實踐，展開了普羅列達里亞的眼界，使他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是客觀的物質過程，不是可以在意識中變革牠，而是要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變革牠。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缺乏實踐

人類的實踐的歷史、階級鬥爭的歷史和科學的歷史，越發證明唯物論哲學的正確。社會的生產之發展，越是進到高度，階級鬥爭的形態越是發展，科學的思想越是曝露自然的『祕密』，唯物論就越是根深蒂固。屈服於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簡單工具的原始人，不能說明周圍的事變，而求助於靈魂；但是操縱近代技術很複雜的裝置而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作用的現代普羅列達里亞，就不須求助於靈魂，而能够在科學上，在唯物論上說明一切現象了。

實踐的歷史證明唯物論之正確

當着布爾喬亞夢想資本主義是理想的社會制度時，當着普羅列達里亞方面的運

布爾喬亞也曾經是唯物論者

大危險還沒有威脅他們時，他們也曾唯物論的思惟過。當時，他們造出唯物論哲學，確信周圍的自然是物質的，不是精神的產物。

現代唯物論者只有普羅列達里亞

現代，在全世界的革命鬥爭中，大呼打倒資本主義，並且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領土中，已經完成了這個使命。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普羅列達里亞，是唯物論的。但是普羅列達里亞的唯物論，與布爾喬亞的唯物論不同，是比較更澈底的，是比較更深刻的。這個唯物論只有辯證法的性質，沒有機械論的性質。

辯證唯物論不單是主張離開我們意識而獨立的自然之客觀的存在，並且主張一切物體都是聯結着，發展着。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世界沒有永久的現象，一切事物都變化而成為別的事物，一切事物，在牠到達於因飛躍而變為別的事物的瞬間以前，牠漸漸變化牠的屬性，採取種種的形態。

辯證唯物論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理解

辯證唯物論，在運動與發展上觀察一切事物。辯證唯物論不滿足於事物之表層的知識及其記述，而努力要深入事物的根柢，認識其變化的原因，認識在事物之中發生而規定其發展的內的過程。引起事物的運動與變化的東西，是存在於過程中的內的矛盾。例如，辯證唯物論把資本主義當作有歷史的來源的、由封建社會崩壞的結果所產生的、客觀上存在着的社會制度去觀察。資本主義不是永久的東西、牠是變化的；牠的發展，把牠自己引到破滅和死亡的路上，勞動階級，在這個變革中，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使資本主義前進而又制約牠的發展的東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內的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手段私

有制間的矛盾、普羅列達里亞與布爾喬亞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越是發展，這個矛盾就越是激烈，越是尖銳，越是難於融合；這個矛盾引導到飛躍的革命的社會之變革，引導到資本主義的破滅與社會主義的建設。

辯證唯物論把捉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

這樣，辯證唯物論在內的矛盾之中，發見一切事物（資本主義也包括在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辯證唯物論在這些內的矛盾中，只探求根本的主要的矛盾，其他一切矛盾都依存於這個主要矛盾。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上述的矛盾外，還有許多矛盾。譬如，經濟與政治的矛盾，宗教與科學的矛盾，觀念論與唯物論的矛盾，都是有的；但這一切矛盾，都依存於構成布爾喬亞社會的主要階級間的矛盾的那個根本的主要矛盾。

辯證唯物論——普羅列達里亞的世界觀——是一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方法。辯證唯物論，曝露出自然與社會的物質的現實之發展法則。

辯證唯物論是普羅的武器所以布爾喬亞集矢于牠

勞動運動之發展、俄國的革命、蘇聯之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等一切事實，都證實了馬‖伊主義哲學——普羅列達里亞大衆的理論，並且是緊緊抓住了大衆的哲學——的眞理。辯證唯物論，越發變成一個革命的力 在普羅列達里亞鬥爭及其建設上，變爲他們的武器。

所以布爾喬亞集中一切攻擊於辯證唯物論，或者用直接的正面攻擊，或者用圓滑的間接的策動，想來打破牠。

布爾喬亞鼓吹觀念論來代替唯物論。如後面所見，觀念論有許多種類，他們的主要點，在於把外的世界看作精神或意識的產物。

觀念論者對客觀的認見—意決定存在

多涅波水力發電所的設計者，相信多涅波，牠的水門、堤岸、高聳的建築，都當作物體存在、相信多涅波在設計者還沒有出生時已經存在；相信那堤防是許多人的集團勞動的物質過程的結果。但觀念論者對這些都不同意。觀念論者說，我雖不否定多涅波水力發電所的存在，但發電所是人類頭腦所發生的思考的結果，所以我主張牠只存在於意識中。觀念論者無視人們在多涅波水力發電所、在他的周圍的社會所做的工作，無視人與自然的鬥爭，無視階級鬥爭，並且也不注意牠，這些工作，在他們看來，並不重要。然而，造出多涅波水力發電所、造出能力的新的物質源泉的東西，不是頭腦的思考，而正是那些工作。但觀念論者都這樣主張——社會主義革命，不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所發生的矛盾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的無價值與社會主義的好組織的這種思想在人類頭腦中成熟了的結果。例如觀念論者黑格爾，把人類全部的歷史，當作絕對精神的歷史。觀念論者們說，一切存在物都由觀念、思惟、所創造，人類的歷史，同樣是觀念變化了的結果。他們以爲社會中事物的變化，由於意識的變化，要之，不是存在決定意識，反而是意識決定存在，這是觀念論者們所說的。

觀念論主張物質是精神的產物

但是，爲要實現觀念，使現實服從於這個觀念，只要頭腦中有了觀念就够了。

如果這樣，難道不能更進一步說，我們所考察着的外的世界，一般的不是不存在於

意識之外的心或精神活動的結果嗎？難道不能說，多涅波水力發電所不單是那個設計者天才的結果，並且只是當作精神的某種東西存在，當作熟考的成果存在，當作觀念存在？

照這樣推論下去，觀念，就發展自己的命題，因而造出了一切的結論。例如，革命只是觀念、精神的衝突，——西歐許多觀念論者和歷史家都是這樣想。觀念論者們說，在意識以外，沒有物質的自然，沒有社會生產的物質過程，也沒有階級鬥爭。只有觀念存在，牠互相容納，互相鬥爭。物質只是精神的創造物。

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裂是觀念論的起源

觀念論哲學顚倒並瀰曲現實存在的世界的姿態，這種哲學的發生，用甚麼來說明呢？促起觀念論哲學發生的第一條件，就是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裂。

社會的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使社會發生分工，這個分工再發展起來，就分出了專門從事精神勞動的人們。這件事，使得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兩者之間的差異，次第加大了。但在生產力貧弱的時期，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的分裂，還沒有達到使兩者分離的程度。到了社會中階級出現，私有財產發生，剝削變爲支配階級存在的基礎時，一切都變化了。這時，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的分裂，使精神勞動成爲支配階級的特權，肉體勞動成爲被壓迫階級的運命了。從事於精神勞動的人們，就以肉體勞動爲可恥，在自己的思想中，就離開被壓迫階級的「汚穢的物質」，走到純粹觀念的領域。支配階級，開始顚倒的去考察他們自已與被壓迫階級的相互關係。奴隸的主人，掩飾了階級的分裂與壓迫的眞實原因，所以他們就這樣設想，不是奴隸供給他們以生活資料，反而是他們給與奴隸以生

活資料。

不從事於肉體勞動的支配階級，卑視肉體勞動，發展了觀念論的見解——「創造的精神」，思想和意志，是造出那本體不動的甚麼也不能作的物質並且加以組織的一種力量。

唯物論者與觀念論者相反，在物質當中看出一切存在物的根源，把意識看作由物質派生並由物質的發展所規定的東西。

唯物論的主張與觀念論完全相反

以生產力的發展與科學的進步爲利益的革命階級，在社會史上採取了這種唯物論的見地。這個階級嚴格的反對觀念論與宗教，擁護科學的唯物論的結論。

觀念論與唯物論的鬥爭，在階級社會中決不停止，在革命時代，反映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達到極端緊張的狀態。

觀念論的生育力

但是，觀念論的生育力用甚麼來說明呢？現實之觀念論的顚倒爲甚麼發生呢？

觀念論的來源與力量在甚麼地方？

觀念論的根源，根本上在於社會之階級的組織，在於觀念論表現支配的剝削階級的利害。觀念論的生育力，在一切文化領域中的牠的優越，可以從這個去說明。

觀念論在人類思惟中也有其根源

不過，觀念論爲要發達、深化而能够與唯物論鬥爭，爲要征服人類的精神，牠必須在我們的意識的性質中，有牠的根源。在人們的思惟中。如果錯誤的去理解並適用這個思惟，那末，到達觀念論的那個動因，實際上是存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唯物論，並沒有强調我們的思惟在認識上所有的能動的作用。這個唯物論，在我們的思惟的背後，只留下了受動的作用——反映自然的對象的鏡子的作用。關於我們認識作用的這種見解，當然不正確。我們的認識作用、我們的思惟，是能動的，牠在社會的實踐中發生，能動的幫助實踐。

觀念論專門誇大思惟的能動性

觀念論者不但太强調了在社會的實踐中發生的思惟的能動性，並且當作階級的本性的結果，用一切方法把這一點誇大起來，片面的發展牠。觀念論者並不指出思惟的能動性受物質的自然所限制所規定。却主張只有意識是能動的，物質不過是混沌的不動的集合體。

某一方面被誇大就變爲物神或偶像

如果我們只誇張這些方面的一個，與牠的客觀的意義不相稱，結果，牠不能變爲我們意識中的對象之現實的反映，而成爲歪曲的妄想的反映。於是這一方面，這一特徵，在心智之中發展起來，變爲支配的東西，掩蔽別一方面使牠服從，在某種自足的東西中，化爲物神或偶像。

貨幣的物神性即是貨幣被過分誇大的結果

在商品生產社會中，誇張貨幣的意義，忘記貨幣是一般的商品，反之，貨幣的購買力在意識當中占有無限大的地位。貨幣化爲物神或偶像，爲人所崇拜，爲牠貢獻一切的犧牲。貨幣，不是物質的商品。牠對某人施福，對某人降禍，變成了某種觀念的力。

觀念論者在經濟學上，從供求法則去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他們就採取資本家的交換中非本質的一方面，過度的誇大起來，把牠提高爲資本主義的根本法則。這種研究過程的結果，就變成一面的觀念論的理論。科學在社會生活上，完成一個

觀念論在經濟學的應用

能動的作用——這作用結局爲一定社會的經濟構造之生產關係所限制所規定——，觀念論者却從這一點作出科學是社會發動力的結論。像這樣，觀念論是依據於我們思惟之特殊性的。我們的思惟，不能一次反映出當作全體看的對象，而是構成「具有接近於現實的一切種類的無數色調的」生動的認識之辯證法的過程。但觀念論，不能給與過程的正確反映。牠把過程弄灣曲了，而誇張其個個方面。

伊里奇在他所著的關於辯證法的問題中，指出觀念論的上述一切根源，指出觀念論與宗教的關聯，同時指出觀念論與宗教不同的特性。機械唯物論者們對於觀念論採取橫暴的態度，以爲觀念論沒有研究的必要，只要放棄牠就够了，伊里奇對於

應當從辯證唯物論的見地去考察觀念論

這種態度，曾經提出抗議。他要求研究觀念論，知道牠的根源，要求衝破牠的根柢的能力。他這樣寫着：「哲學的觀念論，單從粗雜的、單純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見地去看，是無意義的。反之，從辯證唯物論的見地去看，哲學的觀念論是把認識的諸特徵、諸方面、諸界限之一，從物質與自然分離出來，一面的誇大的把牠發展（膨脹、擴大）爲神化了的絕對的東西。觀念論是僧侶主義，這是對的。但哲學的觀念論（更正確的說來，而且更進一層說來）是經由人類無限複雜的（辯證法的）認識之色調之一，而到達於僧侶主義的道路。人類的認識不是直線，而是無限的接近於環線的體系及螺旋線

的曲線。這個曲線的任意的斷片、碎片、小片、都能轉化（一面的轉化）為獨立的完全的直線，人們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會從此陷入於泥沼，引到僧侶主義（到這里，這根直線與支配階級的階級利害相固結）」。

觀念論採取種種複雜形態與唯物論相鬪爭

觀念論在其與唯物論的鬥爭上，所以採取許多的形態或色調，是由於在我們的認識的特殊性中存有如伊里奇所說的那種觀念論之階級的根源。觀念論在某種情形，的確直接的表現為宗教，是為宗教建立合理的基礎的一個方法；但在另一種情形卻不澈底。採取與宗教藕斷絲連的形態，想在科學中發現牠的基礎。觀念論在一切文化領域中，無論科學、藝術、或政治、都用某種形式浸透着——在任何領域，很巧妙的利用我們的認識的特性，把某一方面、某一特徵、膨漲起來，誇大起來。

在西歐階級鬥爭激化與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觀念論與唯物論的鬥爭特別尖銳，同時採取複雜的形態。觀念論現在對於普羅列達里亞的哲學——即辯證唯物論，實行着根本的鬥爭。辯證唯物論是觀念論主要的敵人。觀念論在和這個敵人的鬥爭中，集中了牠的中心的注意。

布爾喬亞理論的武器、觀念論哲學，在和馬＝伊主義論戰的一切領域中，究竟採取怎樣的形態，我們現在來考察一下。

首先，我們不能不注意觀念論哲學與宗教締結的緊密同盟。

觀念論當然常常和宗教結合着。伊里奇曾經反復說過，觀念論是僧侶主義。但伊里奇首先注意，

這兩者並不是完全同一的東西，他指出觀念論是到宗教的道路。觀念論哲學是建立宗教的合理的基礎的道路，一方面想和神的信仰與宗教團體同盟，他方面又想和科學同盟。但就歷史上看來，觀念論一方面想用理性證明信仰，被宗教當作危險物看待，因此宗教甚至和觀念論哲學鬥爭過，這是在宗教强有力的時候。另一方面，當着科學繁榮，被宗教看作危險物，而唯物論開始抓住大衆的新時代，觀念論哲學最喜歡和唯物論鬥爭，顯現得牠已經離宗教而獨立。

觀念論與宗教同盟之考察
觀念論與宗教爭時代的｜資本主義初興時代

在產業資本主義全盛的時代，觀念論哲學羞與宗教相交通而退隱了，在許多場合，觀念論哲學承認自然科學必須離宗教而自由，但在人類的社會關係或個人生活上，却承認宗教有全權。

觀念論與宗教斷絕交通的時代｜產業資本主義全盛時代

在資本主義崩潰、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激烈化、資本的破滅與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現代，布爾喬亞忘記了一切，脫下了隱蔽觀念論與宗教同盟之遮羞的外衣。布爾喬亞在革命之前恐怖起來，大聲求助於宗教，於是，觀念論與宗教結成了緊密的親睦同盟。

觀念論重與宗教同盟的時代資本主義崩潰時代

在法德等國，許多布爾喬亞哲學家坦白的聲述哲學應該再像中世紀那樣作神學的奴僕。哲學應當回到宗教，回到已被忘却的中世紀僧侶的書籍上去。革命到來，普羅列達里亞取得勝利，這件事在哲學家的意識中，喚起了復歸於宗教裁判的迷夢。這宗教裁判，在那些哲學家說來，就是判決與現代文

化不同的中世紀文化之深沉、正確而且純潔。現代英美最偉大的布爾喬亞哲學家公然說明自己的使命不但要使科學與宗教相融合，並且要使科學完全隸屬於宗教。布爾喬亞哲學家最近聚會時，屢屢發出了證明在哲學上布爾喬亞理論完全沒落的報告。於是曝露了出來的東西，就是對於科學的不信，對於人類文化的一切成果懷疑，並要求走進黑暗的神祕的僧堂——在這裏：思惟的明確沒有必要，可以只耽沉於過去的默想。加特力教會之宗教的祕密，又成爲哲學研究的對象，引起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的注目。降神論，哥可黎的神祕與其類似的欺騙者的神祕，都在哲學中正式的被研究着。西歐圖書館的哲學目錄上，神祕教的部門中加上了哲學，要發現哲學與神祕教的差異，是很費事的。宗教在資本主義各國得到了很大的意義。布爾喬亞不但考慮宗教的力量和宗教團體的威力。在與普羅列達里亞的鬥爭中求助於宗教，並且把自己的科學和哲學隸屬於宗教。布爾喬亞觀念論哲學，還幻想着自己在比較的最近可以獨立，而證實自己的立場，但卽在基於一面的誇大的科學的命題之時，哲學也不能不取媚於宗教。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哲學學派逐漸與宗教結成直接的同盟。現在、宗教不但把布爾喬亞哲學隸屬於自己，並且也把布爾喬亞科學隸屬於自己。常常把宗教當作自已所繼承的財產看的社會科學、固不待言，差不多一切布爾喬亞心理學、醫學、自然科學，也爲宗教的精神所貫徹。

宗教與哲學的融合，越發深化，布爾喬亞不能不求助於敎會，因而敎會也不能不與哲學和科學相妥協。

布爾喬亞爲對付普羅列達里亞的意德沃羅基，採用了曾經受過舊的鍛鍊的封建領主的武器——宗

教。

宗教在大衆中的影響

宗教團體的指導者們，曾經請教於加特力教會的首領即法皇，羅馬法皇是反革命鬥爭的發起者，對於蘇聯曾經鼓吹干涉。加特力教會變化多端，適應目前的形勢，以可驚的機敏向着大衆活動，迷惑他們。加特力教會，不特在布爾喬亞中間，甚至在落後的普羅列達里亞中間，也造出自己的政黨。例如，德國的加特力教中央黨、在德國政治中，演着某種政治的任務。

宗教與社會法西斯特的關係

別的教會也不落在加特力教會之後。歐洲大陸一切布爾喬亞國家，都有獨特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政黨，其指導者企圖把普羅列達里亞從階級鬥爭中分離出來，引入宗教的幻境。他們不但對於農民、小布爾喬亞大衆，甚至一部分普羅列達里亞大衆，都想使他們隸屬於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向着他們活動。當作觀念論的手段看的宗教的意義，是現代社會法西斯特所考慮的。現代的社會法西斯特不但對於他們的黨員，承認神的信仰的自由，並且與教會結成公開的關係，發行了黨的宗教機關報。社會法西斯特追隨布爾喬亞的蹤跡，完全拒絕馬克思的唯物論，在對於革命黨的共同鬥爭中，公然與教會同盟。

宗教能影響於大衆的原因

但是，宗教能夠影響大衆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宗教在現今仍然在民衆意識上有活動的能力之原因，究竟在那裏？如十八世紀啓蒙學者所見，宗教果然只是僞僧侶富豪麻醉民衆而撒下的欺騙的結果嗎？破壞教會，驅逐僧侶，這樣解決宗教，就

算充分了嗎？不是這樣的。宗教，和觀念論相同。在人類社會的生活條件中，有很深的根柢。爲要和宗教鬥爭，就必須斬絕宗教之階級的根據，使社會的生產力發展起來，在廣汎的大衆之間，實行堅忍不撓的教化事業。

宗教的根源與觀念論哲學的根源相同，都在觀念上表現了支配的剝削階級之利害。

宗教的根源

宗教的根源，首先是因爲人類的技術貧弱，自然的不可抗力壓迫着社會人，主要的是階級社會的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的不可抗力壓迫着人類。對於自然與社會的不可抗力，無力抵抗，無可奈何，因而發生這些力是不能克復的意識；這種意識造出宗教發生的條件，造出支配人類的力在人類頭腦中幻想的被反映出來的條件（恩格斯）。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與技術雖然發達，而宗教依然繼續影響於民衆。這是因爲壓迫人類的意志與意識那種資本主義的不可抗力，表現爲離開人類獨立、站在人類上面而支配着人類的難於克服的力量。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們的這種壓迫狀態，因支配階級的利害而加强。祕密領受津貼的教會與學校，把那種由於生產力狀態與經濟的自生性質而產生的、使人類覺得無力的情感，變化爲統一的世界觀。

在殖民地的民族中，勤勞者不但受資本主義各國所壓迫，而且受土著布爾喬亞所壓迫，在這種地

方，爲愚弄民衆起見，教會的煽動特別有效，資本家教會的走狗的牧師與服務於資本的僧侶的權力，特別顯露。

如何始能消滅宗教

只有普羅列達里亞能够推翻資本主義及其經濟的不可抗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這裏，實行有計畫的支配，人類社會的技術與威力就到達未曾有的規模——才能够消滅宗教。因爲只有他們才能消滅培養宗教的根原——落後的技術特別是階級的壓迫。現在蘇聯普羅列達里亞所實現着的由必然到自由的飛躍，已經造出從『精神的麻醉』解放民衆的條件。

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已沒有宗教發生的餘地，因爲產生宗教的兩個要素，即民衆的無力與支配階級對他們的剝削，已經消滅。不過，在蘇聯中，大衆所實現着的社會主義計畫，還沒有普及於經濟全體，個人資本主義的扇形現在還沒有完全被清算，農業的顯著部分，還是私人在那裏經營。

小商品經濟仍然是宗教觀念出生的培養物。當作階級而被消滅着的豪農，想用一切手段，在民衆中復活，關於奇蹟、神及其使徒的信心，實行着强烈的宗教煽動。在產業復興的五年計劃的實現過程中，我們經歷着許多困難，這件事使得對我們懷抱敵意的階級，能够在民衆中的動搖份子之間，或在態度還沒有顯明的普羅列達里亞之間，散播所謂人類無力的舊日的情感以及向彼岸的超自然力找出安慰的希望。但是，在黨的指導下以高速度前進着的社會主義建設、農業集體化、普通教育的實施、理論戰線上展開着的階級鬥爭、曝露階級性的一切宗教理論、反宗教宣傳之廣汎的展開，這一切在俄國

益發排除着宗教之任何根源。

觀念論哲學現在用比宗教還巧妙的不同的手段，和辯證唯物論鬥爭着。觀念論哲學在意德沃羅基的全領域，想操縱支配的理論上的司令壇。在西歐雖然有許多地方，他們是成功了，但在俄國却被黨所斷然實行着的掃除資本主義的政策所遮住。

觀念論在蘇聯採取新形態與唯物論相鬥爭

結果，在俄國，唯物論與觀念論的鬥爭，就採取了獨特形態。觀念論在我們之下，很少公然出現，多數還穿上假的科學的外衣，往往甚至於裝出馬克思主義的模樣。在馬克思主義的文句中，隱藏着觀念論的內容。在俄國正在準備實行設置包含全國的高壓電送網，並使全部產業，全部運輸電化的今日，電器具有怎樣大的意義，這是大家所週知的。因而研究電氣是最重要的課題。可是觀念論却相當的深入於這個領域。在西歐，觀念論公然述說電氣是非物質的精神的本質。在那里，觀念論藉口電氣具有種種性質，說物質消滅了，說萬物是電氣之精神的實體。這種思想，在蘇聯也有若干理論物理學者去提倡。他們雖然沒有那樣明顯說出同樣的思想，但是想要在我們當中說出來。據他們的意見，電氣的本質是不能認識的東西，他不是物質，而是力，因而對於這種力給與神秘的意味。在物理學的其他領域中，在化學中，也發生着同樣的事情。觀念論或者依據腐蝕的方法，或者受了小布爾喬亞層的影響，把過程的某一方面的誇張，發展為統一的觀念論的世界觀，藉以浸透於上述的領域。在生物學上，對於生物的高級組織及其各器官的作用的調和，是不能不注意的。有機體的這種屬性，在有機體的各方面之中，是以牠自己的說明、牠自己的基礎為必要的一方面。但是過度被誇張，過度被澎漲了的生

物體的這種屬性，在觀念論的自然科學者手中，就被轉化爲生命的根本原則，爲支配生物學的合目的性的原則，發展爲統一的觀念論的生命論。達爾文在科學上說明有機體活動的調和，排斥了神秘說，但在我們之下，却有柏魯格那樣的生物學者，把這合目的的活動，看作有機體的根本屬性。於是把有目的的活動，歸着於任意的有機體，而下等動物却沒有理性建立自已活動的目的，這是明白的事情。所以從此便引出了結論，說有機體實行絕對精神、神所決定的目的。這樣，有機體的構造及其反應的調和，被觀念論者轉化爲絕對物，不去說明牠　而把牠發達爲合目的性的觀念，發展爲目的論的生物學理論。

在養成着社會主義建設者幹部的蘇聯，新的幹部如果變爲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的俘虜，科學就有被觀念論閉塞的危險。與反宗教宣傳的情形同樣，在這種處所，也必須作一番曝露的事業，也必須作强烈的理論上的階級鬥爭。

蘇聯藝術領域中觀念論的影響

這件事，不但是在科學上，就是在文學和藝術上，也可以作同一程度的說明。文學和藝術，因爲那種爲廣大民衆所容易接受的藝術的形式，比較學術的書籍，更是直接的往往適切的發生影響。

賈克龍頓在其多才的創作中，曾經說起，社會也和自然一樣，只有最適者能够在生存競爭中生存，這明明是布爾喬亞的觀念論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於在社會學的問題中沒有經驗的普通讀者，是能够引起印象的。

賈克龍頓用藝術之筆，描寫在北美荒涼條件下某一黃金探求者的生活狀况，證明在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鬥爭中，最強者和最適者是怎樣的能够生存，並且得到成功。

不過爲了賈克龍頓君的名譽，不能不補說一句。他後來覺察到這種理論是布爾喬亞的，是帶有觀念論性質的；他曾在幾個創作中，指摘出這種性質，陳述那階級的意義，說明牠是不合於現實的。

他確信優者是人生的成功者；指摘着強健機敏而聰明的青年，在恐慌時期中不能找得工作，他與多數相同的勞動者，不能不趨於破滅；可是工場主——肉體及精神的殘廢者——不但能够繼續生存，並且越發變成財主。詩人把俄國家長的農村——愛色林用強烈的感動的詩歌唱着——化爲叫作豪農制度的理想社會的觀念論的反動理論，感染了許多的青年。愛色林在他的詩中，感嘆的說：「看！鋪道石的手，鎖了農村的咽喉」「都市！都市！你那樣劇烈的戰爭時，把我們舉行了洗禮，完全像尸首和穢物一樣」；他是用那種對於農村工業化懷有反感的豪農的話來說的。愛色林的豪農的意德沃羅基，不許他理解革命、弄得把酒宴和盜賊的生活理想化了，愛色林從豪農生活的理想化，轉到否定社會、使個性理想化，並承認放蕩淫逸中的生存意義的理論。「我們的生活——毛氈與牙床；我們的生活——閨房的祕密。」

背叛黨的一般方針必背叛辯證唯物論

唯物論對觀念論的鬥爭與政治鬥爭之聯結，如前章所見，在布爾喬亞的政治理論性質上，在離開黨的一般方針的右傾派與「左」傾派的政治綱領上，都明白的顯現着。離開黨的方針的偏向，或者成爲觀念論，或者成爲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常常

與離開辯證唯物論的偏向結合着。

託羅斯基世界觀的特徵

託羅斯基的世界觀，具有折衷的性質，混合觀念論與機械唯物論，根本上他站在觀念論的立場。託羅斯基的特徵，是分離理論與實踐，承認人類的意志特別是「大」人物的意志，有全能的意義，他以爲人類的意志能够變革社會，其客觀的前提存在與否不成問題。託羅斯基在一九〇五年曾經提議，跳過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階段，應該立刻用黨的意志宣言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俄皇的廢止，勞動者政府」——這是託羅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提出的口號。對於社會現象的同樣的觀念論的立場，在託羅斯基方面，無論在樸列斯特議和條約締結時，或在關於勞動組合的討論時，都可以看得出來。那時候，他同樣的不從客觀的現實的分析出發，而是從預先準備的公式，從操切從事的意志出發。同樣的事情，對於託羅斯基反對派也可以說；他們在一九二三年，提出了犧牲農民，即不但犧牲豪農並且犧牲中農，而立刻把國內工業化的普羅列達里亞的任務。在這種時候，託羅斯基也不考慮客觀的條件，而跳過革命的階段，用觀念論者的頭腦去思考，並不想到產業復興的前提是否存在與大衆的有無準備等等，而只是受自己意志與希望所支配。

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涯中。貫穿着自己是偉大的那種觀念，在這部書上，說革命的歷史帶有由個人的動機而活動的各個人和集團的鬥爭的性質。

布哈林的觀念論的色彩（圖式論）

機會主義的右傾派指導者兼理論家的機械唯物論者布哈林，在說明歷史時，結局不能不到達於觀念論的結論。布哈林的觀念論在於他的圖式論，關於社會發展的

抽象理解。例如，他爲說明革命，把革命分爲四個階段，造出了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與技術的階段的圖式。這四個階段是順次連續的，在各個階段中，革命不能不採取各別的性質。他把革命法則的意義歸着於這個圖式，並依據這圖式去觀察社會主義革命，其結果究竟怎樣了呢？當我們接近於新經濟政策的再建時，他斷定經濟革命的階段已經終結。而進到了技術革命的階段。在這技術的革命階段上，階級鬥爭已不存在，因而與豪農的鬥爭也不會發生。圖式論——即把那不從現實中取出而在「頭腦」中取出的法則搬到生活與革命上的嘗試，把機械唯物論者的布哈林引入於觀念論，引入於右翼機會主義的結論。伊里奇在關於布哈林過渡期經濟學的評註中，曾經指摘出布哈林的方法論上的特性，說他是在圖式上立論，不去研究過程中充滿了矛盾的內容，而只以一般的公式爲滿足，並批評他這件事必然導入於觀念論的主張。布哈林根本上雖是唯物論者，但不是辯證唯物論者，而是機械唯物論者。機械唯物論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或政治的問題上，必然導入於觀念論的結論。

二　機械唯物論

機械唯物論是機會主義右傾派的方法論

唯物論與觀念論的鬥爭之階級性，在哲學中明瞭的表現出來。在俄國，只有支配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所以觀念論也與牠相適應。德波林一派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是在俄國的條件之下發生的一種特殊的觀念論的形態。德波林一派受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强烈影響，把實踐從政治分離出來，走上了馬——伊主義理論的修正派的道路。

但是，在革命的現階段的條件之下，明白的表現着：對於革命的危險、不僅是從宗教方面來的，也不僅是從比宗教更巧妙的布爾喬亞的理論武器即觀念論哲學方面來的，而且是從非辯證法的機械唯物論方面來的。在現階段上，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是主要的危險，這因爲機械唯物論，根本上是黨內機會主義的右傾派的方法論；而在革命發展的現階段之上，這個右傾派成爲對於革命的主要危險。

機械唯物論在普羅列達里亞的革命條件之下，轉化於自然生長性的理論，變成黨的右傾的論據。右傾的指導者布哈林，否定了辯證法，否定了由於對立鬥爭而起的發展，這件事把布哈林導入於否定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導入於豪農向着社會主義的轉生論，導入於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之謬誤的有害的理論。

法國唯物論是現代機械唯物論之先驅

辯證唯物論對於觀念論及機械唯物論的鬥爭，現在採取着極複雜的形態。觀念論者及形而上學者的論據，常常立脚於科學的成果及人類社會的歷史之上。爲要明瞭這個論據，加以研究，暴露出牠是無價值的東西，我們不能不在先行哲學之中去觀察牠的根源。因爲這個論據不過重複說起通常已經說得很陳舊的、在階級鬥爭及科學發展史上已經被論破了的東西。機械唯物論也是如此：牠的根本問題，已爲十八世紀唯物論所豐富的提起，並經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加以評價，加以批判了。現代機械唯物論者們，雖屢屢用辯證法的用語去掩蔽牠的論據，而根本上只是反復着與法國唯物論者相同的論據。

爲要暴露現代機械論的本質，先來看看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的學說。

第十八世紀應當注意之點，是這個時代中歐洲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經濟上強化了發展了的事實。在當時法國，資本主義要求了農村關係的解放，要求了政治的保證。可是舊的封建制度束縛國內發展，阻礙商品交換，使農民橫受官吏的毒虐，奪去了農民對於都市商品的一切購買力。一方面是新興的布爾喬亞、隨他們俱來的半手工業的普羅列塔里亞、農民；他方面是封建制度的支配階級、貴族及僧侶——，其間的對立已經是非常的緊張起來。革命的雷雨彷彿就要從天空中下來了。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數十年間，布爾喬亞中生出了許多哲學家及政論家；這些人以非凡的才能及力量，成爲擁護布爾喬亞的利益的理論鬥士而奮鬥。法國的情形，與英德不同。在英國，布爾喬亞的思想家在革命勝利之後，就與封建領主締結同盟，因而在理論上也發生了與宗教相妥協相勾結的傾向。在德國，布爾喬亞的思想家是薄弱的，怯懦的，因而其意識形態也是不徹底的。可是法國布爾喬亞的思想家，却是徹底的思想家，他們不害怕任何激烈的結論，不害怕權力或神，而對宗教與觀念論哲學實行了鬥爭。當時法國哲學家中最徹底的人們，在其與宗教的鬥爭上都到達了唯物論的結論，創出了唯物論哲學之可注目的產物。徹底的思想、不懼一切的勇敢、對於封建制度特別是對於教會的鬥爭之政治的尖銳化、富於機智的敍述法以及豐富的多量的藝術價值——這一切使得這般哲學者，不僅在法國國內而且在國外，都獲得了聲譽。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們，在與宗教鬥爭時，是立脚於當時科學的成果之上的。科學，在十八世紀，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關於物體運動的科學——力學，已經特別的發展了。數學上，當時已開拓了解析幾何學及微分積分學的新領

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之時代的背景

域，給與了研究空間中物體運動的端緒。物理學上也帶來大的成果：在這裏，對於液體、氣體、及光的研究，數學與力學變成了認識的主要手段。醫學也有了進步，醫學家們反對舊醫學的一切偏見與迷信；對於人體的一切作用，不借助於支配肉體的『靈魂』之力，而想同樣的從力學與數學上去說明。這個時代以前的許多發見與發明，幫助了對自然的認識，而且資助了更大的科學發展。望遠鏡（一六〇九年）的發明，使得人們能够觀察行星的運動；顯微鏡（一五九〇年）的發明：使得人們能够看見肉眼所不能看見的物體。天文學上發見逐漸發生；地球上不被看作宇宙的中心，只是運行的太陽週圍的行星之一，這種太陽中心說加强了；又，物體的落下法則及天體的運動法則已被發見，引力的一般法則經過牛頓的手而成爲定理了。一切這些發見，要求了方法的統一，要求了能够對抗宗教世界觀的那樣世界觀的統一。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們，爲了這樣的時代，造出了最澈底的唯物論的世界觀。他們全體的一致的根本原理，就是自然是物質的，自然不是由何人創造出來的，而是永久存在的。教會的原理認爲物質是不動的，是被動的，只借助於精神的才能運動、變化，而採取種種的物體形態。與教會的原理相對抗，法國唯物論者們樹立了所謂物質不是由人所創造並且常在運動着的原理。沒有運動，也就沒有物質；沒有物質，也就沒有運動。神是全然無用的，沒有神也能說明自然：因此，他們完全排斥了神對於自然的干涉。在自然中，嚴格的因果法則支配着；一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從他種現象繼起的。法國唯物論者之一人霍爾巴哈（一七二三——一七五九）說：『宇宙——一切存在物的廣大的結合體——到處只表現爲物質與運動的這種統一體，只表現爲原因與結果之無限的連續的連鎖

。而且，這些原因中的某一原因之所以被我們知道，是因爲牠直接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又，他種原因，我們所以不能知道，是因爲只媒介與第一原因全然分離了的結果作用於我們。」

機械唯物論不能到達於辯證法的物質觀

法國唯物論者們排斥奇蹟，否定神加於自然的規律性上的干涉，承認物質的自然把運動之源作爲其自體而包含着：但是，這還不能到達於辯證法的物質觀。在他們看來，物質的自然不是由內的矛盾而發展的東西。他們認爲自然是無數的物質要素的總體，由這些要素的結合而形成一切新的事物。他們不知道，由舊物的矛盾如何發生眞正的新物那種事情。他們確認力學爲唯一的正確的科學，在力學上觀察自然的全體。但是，力學研究物體的運動，而不研究物體的變化，不能說明物質的發展。因此，法國唯物論者們只能理解物質與運動之必然的聯結，而不能說明運動的本質。

他們不把運動作爲發展去觀察，而是機械的把運動作爲由某一地點到他一地點之物體的移動去觀察。

機械的世界觀決定人們對於思惟作用的理解

這種機械的世界觀，決定了法國唯物論對於我們意識的發生、思惟的作用如何那個問題的理解。教會說：人類的意識是神靈的碎片，是一個靈魂；因爲有這個靈魂，人類才能思惟；人類與動物的不同，也就在這一點。但到了十八世紀，靈魂說不僅爲哲學家所反對，而且爲多數的學者特別是醫學者所反對了。

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英國的唯物論哲學者們，承認全世界都受機械的因果律所支配，靈魂也

不是這一般原則的例外。他們，用感官從物質的自然所受的感覺的機械聯合，去說明心的活動。這種英國唯物論者的教訓，變成了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許多思想的根柢。

機械唯物論之先驅

十七世紀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一六三二——一六七七）發展了無神論，排斥靈魂的存在，把我們一切思惟、感情及情緒，作了純機械的說明。斯賓諾莎的學說，有許多的後繼者：他的學說傳入法國，就被法國唯物論者所採取了。法國唯物

機械唯物論把人類看做機械的實例

論者同樣的否定了靈魂，把人類看作與其他一切生物、無生物同樣的物體。固然，人類是與無生物不同的，其不同之點，在法國唯物論者想來，就歸結於人類比其他物體更形複雜，更是巧妙精緻的機械的那種事實。拉梅特里（一七〇九——一七五一）把他的主著名爲人類機械論。他說：『時鐘及其他自動機的運動由於發條及齒輪的配置而起，和這完全同樣，我所歸入於這個機械的一切機能，當然也只由於這個機械的操作的配置而起。在這種場合，除了這個機械中由血液與熱而引起的血液之力以外，甚麼植物的靈魂或感受的靈魂，或生命與運動的甚麼特別原因，全然沒有作爲前提的必要』。狄德羅在他的要著達蘭倍路之夢中，顯明的述說了同樣的思想。『我們是被賦與感性及記憶的器具。……金翅雀、鶯鳥、音樂家、人類，不是這樣的器具是甚麼，閣下的意見怎樣？看見這個蛋麼？這個蛋是什麼？在孵化以前，蛋是一塊無感覺的物質。……這個物質塊如何轉移爲別的組織、感性、生命呢。這是由於熱。蛋生熱嗎？這是由於運動。運動所漸次發生的結果怎樣？首先是左右搖動。細絲延長起來

就生顏色。於是肉發生了。嘴、翅膀、眼，足趾、現了出來。一種帶黃味的物質左右扯動着而作出暢子，這就是動物了。這個動物動作、轉動、鳴唱。鳴唱的聲音透過卵殼，能到達我的耳中。羽毛全身生出，眼睛能夠看見了。頭部變重了而搖動着，在緊閉的牢獄中，用嘴不住的啄着內壁、於是蛋殼破了。牠走了出來：跳躍着，振翅而飛。牠凡事都覺得不如意，想着逃走，走近來鳴訴不平，苦呵，愛呵，慾望發生了，快感感到了，牠具有人類所具的一切愛情，所具的一切行動，牠實行着……閣下與動物之間不過組織上的差異而已。」

機械唯物論對于意識也作機械的解釋

但是，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雖然排斥了看作意識的起源之靈魂，認為人類只是物體即機械；可是，關於我們意識的發生仍然不能不加以說明。這個問題，實際上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在這裏，他們給與了唯物論的而且仍然是機械論的回答。所謂，自然在其歷史的發展中由一種形相變為他種形相，人類是在歷史中發生的，人類在其社會的實踐中發展其意識——這樣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觀，與他們沒有關係。十八世紀的全體哲學家，與他們的先驅者相同，認為人類的意識不是發生的東西，而是一定的被給與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只有關於機械——由於牠的作用而引起思想並使思想組合為判斷的連鎖的那種機械——的解釋是必要的。思惟是由物體引出的呢？或，物體依存於精神，由精神引出的呢？這個問題，在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互相論戰了。但是，兩者的任何一方面，都不知道意識是過程，是發展的東西；都不知道意識並不是由於各個的思想與感性之機械的結合而成立的那個事實。這是由於當時的唯物論者及觀念論者都不了

解辯證法的原故。法國唯物論者們，把自然加於感官的作用看作認識的源泉。在自然未作用於我們以前，我們還不能有甚麼感覺或意識。我們稟賦着等於白紙一樣的意識而出生——，法國唯物論者們把英國哲學家洛克的主張，反復的說了。人類的意識，起於其生活過程中，是感覺器官受了刺激的結果。感覺器官所受的刺激越多，人類的意識就越發豐富，越發複雜。感覺是最單純的意識要素，由感覺的聯結、組合而造出表象。表象更進一步的完成，就產生所謂概念、事物的一般觀念。這樣，對於我們意識的本質是甚麼及牠是怎樣發生的問題，法國唯物論者也澈底的貫澈了那種機械觀。

機械唯物論者沒有發展的觀念

他們雖然正當的認定我們的認識，是由於離我們而獨立存在着的物質的自然作用於我們的感官而引起的，可是他們沒有理解認識之歷史的性質。他們把認識看作某種被動的東西、不活動的東西。感覺器官是被動的、只有外界的刺激造出感覺及表象。他們不理解，所謂物質界反映於意識的事實，並不是自然而然的被給與於人類的；而是在鬥爭之中，在人類的實踐中，在社會對於自然鬥爭的全部歷史中，在階級鬥爭中，被人類獲得的東西。人類的能動性，在社會的實踐之歷史過程上，使其意識發展，這種思想，是法國唯物論者所不了解的。

機械唯物論者的社會觀批判

因為沒有發展的觀念，而把自然看作受嚴格的因果律所支配的不變化的東西，所以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的哲學，是形而上學的，而不能不陷於內的矛盾。這種內部的矛盾，在其人類行為觀及社會觀上，特別顯明的表現出來。據他們的意見，人類行為的本質，在於追求快樂，避免痛苦。所謂幸福，就是獲得更多的快樂。因此，各個人都是己利

主義者。這種利己主義的人類的聚集，形成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各人的利己主義爲其他一切人的利己主義所限制。因而在社會上，人類不僅追求各自的幸福，而且要爲他人求幸福；但是，爲完成共同的幸福，完美的社會制度，是必要的。

因此，人類爲要得到幸福，就有把好制度去替換壞制度的必要。於是，法國唯物論者的哲學就從道德論發展起來，變爲政治綱領，變爲改革封建社會制度的要求了。這個要求，正是法國唯物論者的哲學的主要點，引起了布爾喬亞對他們學說的注意，激發了當時一切進步的人們。法國唯物論者們抱着這樣的社會觀，同時變成了反對都市與農村中封建關係的勇敢戰士。他們對於封建制度的支柱即教會，特別憎惡。他們的學說變成了革命的理論。他們的這種思想，是法國小布爾喬亞想在革命中促其實現的。但是法國的唯物論者們，從其各個人看來，並不是革命家。他們不說用革命的暴力去倒壞權力，他們沒有提倡暴動。對於社會制度應當如何變革的問題，他們從容的回答，主張應當變化人類的風俗習慣，即變化造出政治制度的社會環境。對於環境應當如何變革的問題，他們的回答全然無力，這件事暴露出他們的不澈底和他們的思想之形而上學的性質。他們變革封建制度的希望，不放在大衆的身上，而求之於開明的專制君主，期待着這種專制君主出來改革：在這裏，他們之非歷史的立場全部表現出來，這種立場導入了所謂開明的立法者能行變革的信仰。社會制度，與他物相同，也是機械的一部分，所以牠可以和別的部分相替換，可以棄去，可以置換。法國唯物論者們，因其哲學之形而上學的性質，在社會觀上，終於變成了他們自身所抗戰的觀念論的俘虜。因爲所謂統治者的意識能够

變更社會制度的「意見支配世界的命題」，是觀念論的。機械唯物論之不澈底的事實，以及說明社會過程時不可避免的陷入於觀念論的事實，已被法國唯物論者們本身的經驗所證明了。

三 現代的機械唯物論

現代機械唯物論與十八世紀機械唯物論的異同

如上所述，機械唯物論已在十八世紀成爲布爾喬亞的革命理論，而結局到達了觀念論的結論。這話的大部分，也可以通用於現代的機械唯物論。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是建立在當時科學的成果之上的進步理論；牠所提供的方法論上的武器，會經體會並理解了當時的自然科學的全部發展，而且幫助了自然科學的前進，反之，在現代機械唯物論不使自然科學前進，反而拖之後退；不能幫助科學，反而妨礙了科學的發展。現在，發展的觀念滲透了一切知識部門，不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如果沒有發展，一般的任何理解就不可能；現在，各種科學上的新發見，譬如原子的複雜構造的發見，喚起了對舊機械論問題有再交付研究的必要，新的辯證法的問題正在提上議事日程——在這樣的時代，去重述十八世紀舊機械論的原理，那是反動的。

現代機械唯物論的反動性

機械唯物論在十八世紀是布爾喬亞革命的表現，是一切進步的社會勢力的旗幟；但在今日，却變成了小布爾喬亞與豪農的反動哲學。機械論者們想把機械唯物論變爲帝國主義與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時代中階級鬥爭的戰略戰術的方法論；想用布爾喬亞的古典的革命時代腐銹了的理論武器，去和資本主義相鬥爭，而建設社會主義。由此，證明了機械唯物論對於俄國

正發生着的辯證法的過程，是無力理解的。機械唯物論把俄國革命的現實一切現象，終止於與布爾喬亞革命已經歷過的階段相提並論（比較）。在布爾喬亞革命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到了某一定的瞬間，已在封建制度的胎內成長；所以就布爾喬亞說，獲得政權的事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革命完成了的瞬間。但在普羅列逵里亞革命一方面，社會主義的關係在權力獲得之後才開始生長，所以權力的獲得是轉換期的開始，社會主義通過這種轉換期，在與其他社會經濟的形式相鬥爭之中，變成强固。在這個鬥爭之中，社會主義抵抗自然的作用。克服那種使資本主義生長的小商品經濟，加以變革，對資本主義要素一步也不放鬆的行着鬥爭。但反馬——伊主義的理論，認爲俄國革命不伴着階級鬥爭，在全境集體化中不伴着當作主要階級看的豪農的淸算，這種把向社會主義的前進變爲自然的自動的運動過程的一切嘗試，是把俄國革命的規律性，還元於布爾喬亞革命的規律性。把社會與自然中一切辯證法的過程，還元於力學的過程；把社會發展的一切辯證法的矛盾，還元於量的增減；就在這一點上，存有眞正的機械唯物論的本質」。一九二一年，布哈林在所著史的唯物論的理論中，想只用一個力學的法則去代替自然與社會的規律性；他這樣寫着，生物學能還元於力學，把力學的法則與有機的法則相對置的事實，在現在已沒有意義。其他的機械論者們，都述說同樣的事情。斯侍巴諾夫說：「現代的科學，向着把世界一切發展當作比較單純的物理化學過程的發展去解釋的同一方向、着着前進」。和這一樣，亞克瑟洛德說：「機械論的世界觀——由於排斥一切種類的觀念論與神學，由於把質的多樣性越發還元於一般的物質的根源，而原則上承認認識自然法則是可能的這種世界觀——，在今日以前

成了唯物論的基礎，現在還是一樣。」

機械唯物論者把一切運動還元于力學的運動

機械唯物論們以爲科學的認識之本質，在於把自然界一切現象，不論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社會現象，都還元於一切力學的要素及其運動。從這種見地去說明十月革命，就是把那個革命還元爲物質原子的某種極複雜的力學運動。即令這種見解不能圓滑的說明時，機械論便說那是因爲科學尚未完成的原故。辯證唯物論對於這個問題，與機械唯物論根本不同。依辯證唯物論的見地去說明某種現象，不是把那個現象還元於力學的運動，而是要暴露那個現象中特殊的規律性，即把具體現象中所固有的並制約其發展的內部矛盾，明現出來。不論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社會現象、及其他任何現象，都具有其自身的規律性，都具有特殊的運動形態。這種運動形態，是從他種運動形態發生，是比較更高級的。力學的運動形態，是物質運動之最單純的最初步的形態。牠被包含於一切運動形態、即物理學的、化學的、有機的及社會的運動形態之中，但牠在這一切運動形態之中，並非基礎的形態，只是附屬的形態。在一定現象中規定其運動的規律性的，不是力學的運動形態，乃是這一定現象中所特有的運動形態。機械論者所以想把一切都還元於力學，是因爲他們把力學看做辯證法。

布哈林把辯證法與力學視爲同一，用均衡論去代替辯證法。他這樣寫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實際上當着研究自然與社會的種種領域時，由於唯物論的應用辯證法，就把辯證法從其神祕的外衣中解放了出來。現在的問題，在於把這個方法作理論的系統的記述，給牠以理論的系統的基礎。這件事

在均衡論中是容易做的」。

但是，所謂均衡論是甚麽？牠是說明力學上運動過程的理論。這個理論，主張一切物體都在均衡之中，而依從於互相平衡的種種的力的作用。如果，某種物體受了比其他的力還大的力所作用時。這物體就依着大力所作用的方向而運動。均衡論記述空間中物體的移動過程，記述受了作用於物體之力而引起的物體的運動。但是，這個均衡論，能够說明運動何以發生，事物何以變質，事物何以變化嗎？那不消說是不能的。這因爲均衡論豫想加於物體上的外部之力的作用，並不考察使物體運動的內的矛盾。譬如，當着必須說明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發展在過渡期中如何引起的問題時，如果引證的提出外部的力，那就陷於深刻的謬誤。如果以爲革命的發展是受國外的階級鬥爭所左右，這樣，就陷於託洛斯基主義，陷於永久革命的理論，陷於否定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的同盟。或者，如果把俄國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扇形與資本主義扇形，作爲求均衡的兩個外力去觀察，這樣，便陷於右翼機會主義。這個均衡論，變成對馬克思主義之右翼機會主義的修正體系，是布哈林的其他政治謬誤的基礎。

在許多專門哲學家或自然科學家、斯特巴諾夫，鐸里雅西，亞克瑟洛特，特米里雅瑟夫等的著作中，都實行着對馬＝伊主義哲學之機械論的修正。

機械論者混同哲學上的物質概念與物理學上的物質概念

這些哲學家的機械論的方法，把他們自己引到了對於唯物論的根本論點，即對物質論的錯誤的理解。機械論者們，把哲學上的物質概念與物理學上的物質概念混同着。

哲學上的物質概念，是解答認識論上的根本問題——當作我們認識之源泉看的客觀世界存在與否的問題——的東西。

哲學上的物質概念之說明

唯物論對於這問題是這樣答復的：在我們意識之外，離我們意識獨立存在而作用於我們器官的物質，是我們感覺的源泉。辯證唯物論更教給人們說：物質不是同質的，是多種多樣的，是運動的，是具形的，在其發展的各瞬間是具體的，人類的認識，在其每一發展階段上，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上，日益深刻的曝露出物質的本質。關於物質的知識，隨着我們實踐的各階段，越發加深，越發完全。

在一百五十年前，關于物質，所知道的很少。關于物質的本質，雖會有種種假說（科學上的前提），但也只是知道物質之機械的規律性。其後經過數十年，物質之化學的屬性漸被認識，這個時候，物質暴露出新的規律性，關於物質的知識更形豐富了。幾乎在最近以前，物理學還單把物質作爲有質量的物質去考察，但到現在，物質的本質更被深刻的透澈的了解。到最近爲止，物理學及化學所考量的我們關於物質的知識的限界，也只是科學的歷史上，人類實踐的歷史上的一個階段；這件事是明白了。科學，現在不僅確證出物質的原子構造，而且深入原子的內部，加以分解，曝露出從來認爲不可分的原子，是像太陽系那樣的複雜的運動着的電子的體系。原子被證明是小宇宙，牠與天文學的宇宙即大宇宙相區別，得到了小宇宙的名稱。在研究原子時、自然科學家已能够把那種使一切物質都還元於牠的終極的物質，單單作爲電氣的特別狀態去觀察。物質更顯出了深的規律性。這種新的物質屬性，給與觀念論者們以動因，他們聲述，物質消滅了，科學把唯物論的不合理暴露出來了。這樣觀念論

者的呼喊，明明是以不懂哲學的人們爲目標的。不懂哲學的人們，對於作用於我們感覺的客觀的實在存在與否的問題，和關於物質的構造及其法則的問題、或關於科學發展的各個階段上的科學之認識的問題，是不能區別的。「哲學上的」物質概念和自然科學上的物質概念之不能區別，這件事是從許多自然科學家的機械論的世界觀發生出來的。這些自然科學家，想把關於物質構造的各色各樣的科學的規定，作爲永久不變的東西去觀察；他們不知道，這樣一個個的規定，不過是科學的認識上的一個階段，不過是我們社會的實踐上的辯證法過程中的一個動因。

不理解辯證法的機械論者們，因爲不能解決由舊質發生新質的問題，從而認定物質是永久的、無發展的、無定形的東西。種種機械論者們，單單採取關於物質的某一具體的概念，作爲基礎，而認定物是物質的唯一形態。有人認不可分的原子爲不變的物質，又有人把以太的波動認爲是不變的物質。

機械論者不懂辯證法物質觀

機械論者們，明顯的把物質的具體形態的問題，與一般把物質認作感覺源泉及是否客觀的存在着的問題，混爲一談。

他們想由力學去說明一切，但對於現代科學的矛盾及現代科學發見之辯證法的本質，他們卻全然無力去理解，去把握。

現代機械論不能理解存在與意識之辯證法的關係

現代機械論者們，關于在存在與思惟的關係之哲學的根本問題，比較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們所給與的解答，一步也沒有前進。這件事，在他們處理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如何的問題中，被表現出來。機械論者們否定辯證法，不能說明如何從舊物

產生新物，因而他們不得不認定；這個世界中沒有什麼新事物，現在所有的東西一切都是曾經有過的，將來所發生的東西，一切都是已在物質中永久包含着。這樣，依他們的見地，意識也不是發生的東西，而是恆常存在着的東西。他們不能不認定意識是永劫的古時以來的物質所固有的，一切物體，甚至於無機物，甚至於我們看不見的小粒，都具有意識。在這個問題上，機械論的方法論也把機械論者們導入了觀念論的結論，即導入於所謂一切生物及無生物都具有意識的那種結論，機械論者不能理解：意識是在物質的某個發展階段上，在一定條件下發生的物質的新屬性；而在此以前，意識是不存在。固然，機械論者們也引用伊里奇所說意識的發生的話，但因他們否定物質之質的多樣性的客觀性，並不能理解伊里奇，他們把自己的粗劣思想——意識在物質的一定發展階段上，不是發生的，而只是發現的那種無意義的思想——勉强的推在伊里奇的身上。

機械論者否定哲學之原因

既沒有辯證法的思惟能力，而又把辯證法與力學視爲同一，這件事，就不能不引導機械論者們去否定哲學，實際上，如果哲學單單只是機械論的（力學的）世界觀，哲學爲什麼還有必要？於是，機械論者們就用所謂認識的一般的方法之力學及數學，去代替哲學。把一切現象還元於力學，把一切現象巧妙的用數學去說明，把一切發生的事情都用數去表現——這就是科學的任務。而且，自然科學完成這種任務，沒有哲學也可以的，自然科學本身就是哲學。機械論者的一人波里捷夫斯基，把機械論者對於哲學的態度，如次的公式化了——『科學，單只這點，就是哲學』。本來在一九二二年，米寗早已藉口哲學是布爾喬亞的古物，而放出了『放棄哲學！』的口

號。以後，有名的恩奇緬也發表了同樣的意見。固然，斯特巴諸夫及其他現代機械論者們（窪里雅西、亞克瑟洛特、莎拉比雅諾夫）雖沒有率直的說，哲學是不必要的：但由於把哲學與自然科學視爲同一，便使哲學等於零了。

無哲學的自然科學是盲目的

然而，沒有哲學的自然科學是盲目的，自然科學如果沒有哲學就不能前進。這一層，恩格斯早已指摘出來了。

自然科學本身，不能造出科學的哲學。自然科學利用哲學所教給的已成概念，去實行發見，去探究自然。失掉了哲學指導的自然科學者，盲目的從事工作，在結論上往往陷於反動的觀念論的世界觀。曾經有過貴重的發見，有過豐富的偉大學識的自然科學者，在其結論上，也是反動者，也是觀念論者。

機械論造作自然生長性的哲學

自然生長性，在自然科學上，也是有害的。自然生長性的結論，使自然科學陷於布爾喬亞觀念的影響之下，變成帶有觀念論的非科學的性質。普羅列達里亞的哲學，是科學的全部歷史的結果，基於科學的成果，而變成了自然科學的方法論。

機械論者們，因爲否定哲學，所以信奉科學上的自然生長性及自然作用，不能理解辯證法唯物論對於自然科學及階級鬥爭所具有的指導的性質。他們，對於階級鬥爭上馬‖伊主義哲學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把哲學解消於科學之中，從哲學割去了理論上的根據及指導，暴露出經驗論的粗惡的本體。他們，否定哲學的意義，排斥辯證唯物論，造出他們自身的機械論的自然生長性的

哲學，自然作用的哲學，去代替辯證唯物論；因而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修正的道路；在客觀上，他們與機會主義的伯倫斯泰因，考茨基及其他哲學的否定者同流合汚。

四 主觀的觀念論

觀念論的新出現的時代背景

在前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開始深深的滲透於大衆之中，歐洲許多國家，特別是德國的普羅列達里亞，越發浸潤于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公認理論，因而成了一個力。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由於成爲普羅列達里亞大衆理論，而獲得了的這樣的政治意義的成長，與帝國主義時代即獨占資本時代的發端及其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攻擊的開始是同時並行的。布爾喬亞爲要妨害基於統一的革命理論上的普羅列達里亞的結合，不能不以自己的理論去對抗馬克思主義。

馬赫派哲學即新的觀念論

在當時布爾喬亞各國所產生的哲學體系，幾乎全部執行着對抗馬克思主義的那樣理論的任務。馬赫哲學，是這樣哲學中的一種；他裝做人類思想的最新發見而出現，自以爲根據科學解決了從來哲學體系的一切「可咀咒的問題」馬赫哲學，與當時其他的體系同樣，在客觀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物。

馬赫派對于唯物論的攻擊

波格諸夫和一般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們——巴查洛夫，尤休客非奇，倖爾曼及其他——，企圖把馬赫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

首先，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拿在他們手中，使牠轉變爲觀念論那樣的「深化」，而對馬克思的唯物論實行鬥爭。馬赫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唯物論所加的主要反對，在於說唯物論不是科學的，不根據於經驗而無批判的承認了物質的事物存在着的那個前提。依馬赫主義的意見，在經驗上所獲得的我們的認識，沒有給與我們以任何理由，使我們可以承認在意識的「限界的彼方」，在「意識之外」，還有某物的存在。馬赫主義者說，承認物質存在於意識之外的唯物論者，容認某種經驗以外的決然不能被認識的某物。因而如巴查洛夫所說，唯物論者造出了某種物神和偶像，某種「神聖的物質」！

馬赫哲學脫胎于主觀觀念論

一切這樣的哲學，都被牠的創始者及後繼者，作爲科學思想最新的言詞，科學的最後成果而宣傳了。但是伊里奇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中，證明了這一切『最新』的見解，實是二百年前英國哲學家巴克列和休謨所已述過的東西。馬赫的『最新』哲學，不過是巴克列和休謨的古舊哲學的新粧。馬赫主義者使用着曾經被巴克列在其與唯物論鬥爭中所使用過的相同的武器，來與馬克思主義相鬥爭。

巴克列的主觀觀念之本質

巴克列哲學的本質，在於下述一點。卽，他認爲，我們所認識的一切事物，不是在我們的感覺的組合以外的任何東西。

巴克列主張物卽是感覺

巴克列這樣寫着：「查考人類思惟的對象的人們，誰都明白：這些對象或是現實的被印刻於感官之上的觀念。或是由於注意於感情與心的作用而被知覺的觀念，最後，或是依記憶及想像力的幫助而被形成的觀念。由於視覺，我得到具有種種程度和差別的光和色

的觀念。由於觸覺，我知覺軟硬、冷熱、運動及抵抗，……嗅覺給我以香，味覺給我以味，而聽覺……傳送聲音於中心。而且，因爲這些觀念的幾個互相伴合而被觀察，牠們就變得可用一個名詞去概說，因而可被想像爲一個物。譬如，把某種一定的色、味、香、形態與硬度等集合在一塊兒去觀察，牠們就被看做用蘋果的名詞去表現的一個特殊的物。同樣，別的觀念的集合，各自的構成一個石、一株樹、一本書及其牠被感覺的物……』。

這樣，依着巴克列，所謂物就是感覺。但是，這裏發生了問題，即這個物是否存在於我們之外呢？這問題，在巴克列看來，是無意義的。若果物就是感覺，這感覺如沒有意識就不能存在，他的這樣的結論，是自明的事情。所謂『存在』這名詞，意味着什麼？『現在我在牠上面寫着字的桌子，我說是存在的。即是說我看見牠，並且感覺牠，並且，即令我走出了這屋子，但如果我曾在這屋子住過，我曾知覺那桌子，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桌子是存在的……』。但是物離開了感覺爲什麼也存在着呢？這在巴克列，是全然不可解的。他說；『存在就是被知覺』。巴克列斷然否定唯物論的主張——我們的感覺是由於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物質的自然所喚起的主張。他斷然否定任何物質的存在。在他看來，所謂物質就是無，就是空虛的抽象。他譏諷唯物論者說：『諸君如以爲這樣想是可以的，諸君就不妨在他人使用『無』這個字眼的相同意義上，去使用「物質」的字眼』。

這樣，依着巴克列，只有主觀的感覺存在，只有個個的知覺存在。物質的事物之世界全體，只是人類的心或精神的創造物。於是巴克列便在我們面前出現爲主觀的觀念論者。因爲他認爲一切存在物

都依存於主觀，依存於「人類」的知覺，依存於各個人的意識。

巴克列的主要目的——救神

巴克列所課於自己的目的，是打破唯物論，證明無神論的破產。他說：「在所謂物質或有形的實體的學說之同一基礎上，建築了無神論及否定宗教的一切無信心的組織……一切無神論的奇怪體系，都依賴着物質。這個無神論的土基一經掘去，他們的建築物就全體崩壞了」。巴克列把他的哲學所自課的任務，竟這樣公然的宣布了。但是，當他實現這個任務時，他陷入了很深的矛盾。當他設想物質不是實在的，而只是一般概念時，那就不能不說，神也同樣不是在感覺上被給與的，神也是一般概念，因而神也不是實在的。這個結論，在對抗唯物論而擁護神及宗教之利益的哲學家巴克列說來，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固然，他自己當然沒有作出這樣結論。巴克列與他自己的哲學之當然的歸結相反，而承認了神，他用他那一派的老腔調和坦白，提起他與唯物論分離的根本問題。他說：「我與諸君（唯物論者）同樣的主張着：由于某種東西從外界作用于我們這一點，不能不容許在（我們的）外部的力的存在，容許屬於與我們相異的存在者之力的存在。但是，在這個有威力的存在者是什麼種類的問題上，我們分開了。我主張牠是心靈，而諸君主張牠是物質……」。

巴克列的哲學，如果一貫的引伸到最後，就導入於不合理的結論。實際上，如果一切事物只在被個個人的意識所知覺的範圍內才存在，那麼，沒有意識，世界即失其存在了。如果一切事物只在我的意識所知覺的範圍內才存在，那麼，就會變成在我生以前沒有自然，在我死以後也沒有自然了。這種

結論之不合理，是一目了然的。固然，巴克列自「没有作出這樣的結論，正如他没有作出神是不存在的那種結論一樣。他所以建立這樣的哲學，是因為要救出神，要對抗唯物論及無神論的攻擊，來防衛神。

休謨的懷疑論

巴克列率直的否定了感覺以外有物質世界的存在，否定了心靈以外有物質的存在，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這里又有一個巴克列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休謨（一七一一——一七六六），也得提出來說說。休謨的哲學，也是觀念論的，他的觀念論的思想，雖不像巴克列的那樣決定，而大致却是相同。他用新的『論證』，加强了對於唯物論的批判。休謨從與巴克列相同的立場出發，完全懷疑基於承認物質世界及因果關係的存在而成立的科學的結論。休謨知道，如果没有物質、時間、空間、因果性等類的概念，科學便不能進行；他又知道科學的論證及其發見，以承認物質的存在及物的因果關係的存在為基礎。如果對於世界中因果關係的存在的確信一旦動搖時，科學建築物的全體就要開始崩壞，科學所依據的基礎就會不穩。於是休謨就企圖把懷疑物質、時間、空間、因果性的存在的那種任務，使自己的讀者接受。休謨的哲學所以說是懷疑論，即在於此。

休謨的經驗論

休謨認為我們在經驗上只得到感覺，由感覺造出物的表象。這些表象互相聯結，就造出空間或因果關係那樣的概念。但是，在這些概念的彼方，實際上有沒有實在物存在呢？固然，如果信賴經驗，經驗就證明外界的存在；但是，經驗既是由感覺和表象所造成，那就如何能够信賴經驗呢？在這裏成為問題的，就在於說明能否由經驗上所獲得的感覺去推論物質及

因果關係的存在。經驗給與甚麼？依據休謨，經驗譬如給我們以電光的表象，但是關於電光的原因及其規律性，經驗能够給與我們嗎？我們看見石塊下落，但經驗能够給我們以關於石塊下落的原因的知識嗎？休謨說：當然，那是不能够，經驗只給與一種現象從他種現象繼起的知識，而不能給與這些現象間的內的聯結或因果關係。照這樣，物與物之間，不是就沒有因果關係嗎？休謨并沒有這樣說——如果這樣，就是顯明的否定科學。他只是對科學的意義懷疑。他想，科學當然是必要的。沒有因果關係，科學固然不能進行；但並沒有設想因果關係是離我們獨立的客觀存在的實在物之必要。因果關係是我們習性，我們的本能，我們有把各種事情相互結合的習慣，因而可把某種現象看作他種現象的原因。我們重複的觀察各現象的聯結及相互作用時，就可以從其中引出因果關係，探求這因果關係的法則。然而，原因並不是客觀的。原因只是我們精神作用的結果，依休謨的見地，我們相信空間及因果性的存在，是有純粹心理的根據的。

馬赫主義是巴克列及休謨的哲學的新粧

前面說過，巴克列及休謨的思想，在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開始，又復活了。巴克列及休謨的哲學，是當作對抗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武器，當作與封建制度締結同盟的布爾喬亞之理論，而成長起來的。但是現代主觀觀念論者們的哲學，却是對抗普羅列達里亞的意德沃羅基的理論的武器。晚近的馬赫主義，求媚於科學，自稱是依據無任何偏見的，只基於經驗的原理，把科學的命題設置公平的基礎，藉以博得小布爾喬亞思想家的歡心。這些小布爾喬亞的理論家們，欣然採用馬赫哲學之『實務的』而且經濟的地方，不知不覺的懷

牲唯物論，不知不覺墮入羅網，而傾向于不可知論，即傾向於所謂客觀世界不能認識的命題。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反動時代，曾經是多數黨而且的機械唯物論者的波格達諾夫，也陷入了這個羅網。他受了巴克列和休謨的强烈影響，變更唯物論，站在主觀觀念論的立場。在這個轉變以前，波格達諾夫曾認定感覺是外界物質加於我們感官的作用，但在這個轉變以後，他用馬赫的言詞說話了。馬赫否定物質及物質的自然之存在。馬赫說，唯物論是拜物教，因爲牠容認在我們的經驗之外，還有某種外的物質世界的存在。又據波格達諾夫看來，一切我們所知道的事物，只是在經驗上知道牠，我們不能超出於經驗的限界之上。波格達諾夫對唯物論實行公然的鬥爭；他以爲馬赫的『最新』哲學，完全打破了所謂物質是離意識而獨立的客觀的實在那種『陳腐的』主張，馬赫及其後繼者（包括波格達諾夫在內），都認爲自然科學對於物質是存在的那主張，並沒有給與根據。他們說，在自然科學上，只有感覺與感覺的聯合，在這感覺以外，並沒有什麼物質，伊里奇說：『馬赫自稱「發見了」所謂紅、綠、硬、軟、音、長及其他等等的「世界要素」，於是我要問：當人看見紅色、感覺硬度時，客觀的實在是不是對那人給與着呢？這個非常陳舊的哲學問題，竟被馬赫所瞞混了。如果說客觀的實在沒有被給與着，你與馬赫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主觀論及不可知論，如果說客觀的實在是被給與着，那末，爲這個客觀的實在的哲學概念就有必要，而且這個概念在古昔就巳作成了。這個概念，就是物質，物質是表示在感覺上被給與於人類的，離我們感覺獨立存在而又爲我們感覺所複寫所撮影所映像的那個客觀的實在之哲學的範疇。所以，如說這樣的概念是「陳腐的」，那便是小孩的胡說，是流行的反動哲學的

議論之無意義的反復。」

馬赫以克服那支配着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爲自己的任務。他誇張的說：唯物論與觀念論的論爭一般的已經陳舊了，兩個流派都在認識過程外承認某物的存在，而超出於我們的感覺的界限以上，依馬赫的意見，僅僅應當從經驗的『要素』出發。這所謂『要素』一語，在許多幼稚的『哲學家』看來，好像是解決唯物論與觀念論之永久論爭的新發見。但是，伊里奇明白的證明了，馬赫對於那個分哲學爲兩個陣營的哲學上的根本問題，一點也沒有排除。馬赫所說的『要素』，是與感覺相同的東西。馬赫說一切存在物都是『要素的複合』，因此認定一切存在物都是感覺。這只是重述二百年前巴克列的話而已。馬赫以爲物的要素與心的要素之區別是假定的，因爲一方如沒有他方亦不存在。換言之，馬赫所叫做物的東西，是與感覺相同的東西。所謂物的要素與心的要素之不可分的連結那種觀念，是哲學家阿芬那留斯——馬赫舉爲引證的阿芬那留斯，所開始說明並建立基礎的。阿芬那留斯造出了所謂『原理的同格』的學說。『這個學說的纂要，是『我與環境之不可分的同格（即相關的聯結）』的命題』。換言之，在『原理的同格』學說上，阿芬那留斯是這樣主張的：我—我們的意識—與環境隨時都相互的關連着，因此，無論任何一物，如果不與關于這個物的意識在一塊，或不通過那個意識，就不能表現出來。一切這些理論，如後所述，並不含有對於唯物論的任何克服。因爲馬赫主張人類不能與意識斷絕關係，而一切客觀都與意識一同被給與着，所以他是觀念論者。馬赫雖想避免唯物論與觀念論的『一面性』，而實際上却宣傳着主觀觀念論。馬赫雖以爲自

馬赫哲學的內容

已是素樸實在論者，而其實他不過把哲學的根本問題弄得混亂罷了。

馬赫哲學的混亂

伊里奇暴露了馬赫的混亂。他說：「這種哲學名爲根據並且擁護素樸實在論，實在是非常粗劣性質的詭辯。沒有走進瘋人院、沒有做觀念論哲學家的弟子的，一切健全者的「素樸實在論」，就在於承認物與環境與世界，是離開我們的感覺、離開意識、離開我們的自我及人類一般而獨立存在的。我們的經驗（不是馬赫主義意義上的經驗，而是這句話的常識的意義上的經驗），使我們懷抱堅固的確信：卽，他人是離我們而獨立存在的，並不單單是所謂高、低、黃、硬等我的感覺複合獨立存在。那同樣的經驗，又使我們懷抱物與世界及環境離開我們獨立存在的確信，我們的感覺，意識，不過爲外界的肖象。肖象沒有被模寫的東西，不能存在，然而被模寫的東西却離開模寫者獨立存在，那是自明的事實」。（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恰如一切主觀觀念論者那樣，馬赫也害怕從自己的哲學引出一貫的結論——全世界只存在於我的頭腦中的那種唯我論的結論，而不能不陷於混亂。伊里奇說：「用要素一語作出來的技巧，不消說，是非常可憐的詭辯……如馬赫，阿芬那留斯、及其他一切經驗批判論者所主張的那樣，要素是感覺嗎？——如果是的，那麼，紳士諸君！你們的哲學只是想用比較客觀的術語所做成的衣服去隱蔽裸體的觀念論。或者，要素不是感覺嗎？——如果那樣，你們的一個新名詞，就完全沒有意義，因而只是用空洞無聊的東西，妄自誇大而已」。（同上書）

波格達諾夫也抓住了這空洞無聊的東西。自稱馬克思主義者而站在馬赫的立場的其他許多人。也

被這種東西所迷惑。不過波格達諾夫没有全然重複馬赫的語句。他不單是馬赫主義者，並且是依據馬赫去補助馬克思的哲學家，所以他造出了他自己的理論，要建立物與心的區別。他雖贊成所謂物與心是和感覺相同的馬赫的意見，却排斥『形而上學的』物的要素觀，即排斥對於物質的事物的容認。波格達諾夫所從新添加的東西，就是主張社會的實踐——他把牠解作社會的集合意識——是物質的，是客觀的。這樣，我們的意識——經驗的要素，在這一點，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的，不是主觀的也不是客觀的。當經驗的要素出現於各個人的意識中之時。牠只有主觀的意義、牠是心理的。反之，當經驗的要素出現於多數人或集團的意識中而一致之時，牠是物理的。因此，波格達諾夫當作物理的東西解釋的，並不是在我們意識之外離我們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乃是與意識相同，與『感覺複合』相同的東西，並且牠不是出現於一個個人的意識中是這樣，乃是只在集團意識中出現時才是這樣的。所謂物理的東西，是與集團意識相同的，或用波格達諾夫的表現來說，是與人類社會的組織相同的。波格達諾夫、把在這種意義上的物理的東西，稱之爲客觀的。

馬赫派波格達諾夫的哲學及其批判

波格達諾夫說：『物的世界之客觀性，在於那個世界不是對我一個人存在，而是對一切人存在；並且據我的確信，對於一切人也和對於我一個人一樣，都有一定的意義』。所謂物的世界之客觀性，就是牠的普通妥當性。但是宗教的主張，或農民以及落後的人民相信有樹妖家鬼的迷信，也具有過普遍妥當性，現在也還是有的。照波格諸達夫的意見，這一切東西都是存在的嗎？波格達諾夫自己覺悟

到這樣結論的不合理，想要證明樹妖那東西，並包含於社會的組織了的經驗、即客觀的經驗之中，所以牠不是客觀的存在的東西。但是，樹妖一類東西却爲一般人所承認，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也都認定牠，爲甚麼牠不被包含於客觀的經驗之中呢？加特力教會的寓言，在有些地方，現在還爲一般人所承認，爲什麼牠不被包含於客觀的經驗之中呢？波格達諾夫雖然想要和宗教鬥爭，而實際上却爲宗教大開門戶。因爲他的關於眞理客觀性之觀念論的學說，承認了宗教的故事和傳說的客觀性。

如果自然離意識而獨立存在，科學的任務就被限定，這是十分明白的——即科學不須說明各種現象何以發生的理由，也沒有暴露現象的內的規律性之必要，只要把這些過程解消於「社會的組織了的經驗」之中，或者儘可能的簡單的並且便利的把這些的過程加以記述就够了。從這里出發，那歸結於所謂『思惟經濟的原理』的馬赫和波格達諾夫的全哲學的方法論上的提綱，就發生了，這種原理的歸結，就是：科學不從存在的東西出發，而從那種互相調和的思惟體系所構成的基礎上最經濟的東西出發。阿芬那留斯就用這種思惟經濟的原理，建立了他的『要素』論的基礎。

據波格達諾夫的見解，與其承認自然及反映自然的意識之客觀的存在，不如把世界當作主觀的感覺即當作要素的總體去思惟，比較是經濟的。馬克思主義主張我們認識的根柢中，存有實踐；而波格達諾夫却承認我們的承認根柢中，必須有『經濟』的原理，即某種主觀的東西。馬克思主義與波格達諾夫哲學之間，有原則上的不可融合的差異。伊里奇指摘這一點說：『把原子當作不可劃分的東西去思惟。與把原子當作陰陽的電子所構成的東西去思惟，究竟那一方面是「經濟的」？把俄國布爾喬亞

革命當作自由主義者所實行的去考察，和把他當作對抗自由主義者所實行的去考察，究竟那一方面是「經濟的」？只要提出上面的問題，就可以充分看出：把「思惟經濟」的範疇，應用用於這樣的場合，是愚笨、是主觀論。人類的思惟，只在正確的反映客觀的眞理時，才是經濟的，而可以供作這種正確的規準之用的，是實踐，是實驗和實務。只有否定了客觀的實在時，即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時，才能够率直的說起認識論上的思惟經濟」。

波格達諾夫未嘗不想把思惟經濟的原理和實踐結合起來。他說：『思惟經濟的原理，在牠不與眞理的客觀性相矛盾，不與集合的經驗，實踐上的眞理的一致相矛盾之時，才有意義』。但是我們看到，他所說的實踐與馬克思和伊里奇所說的實踐，內容不同。在他說來，實踐和意識相同，和『感覺的複合』相同，他對於在觀念論上解釋了的實踐，給與以社會發展過程上的根本意義。依波格達諾夫的意見，社會的實踐與諸要素的混沌相對立。這種社會的要素，是由社會的實踐，社會的動作所構成的物質。他說：『社會的實踐是克服物質的抵抗，克服「世界」要素的抵抗的東西』。經驗要素或實踐的動作，克服物質要素的動作。但社會的實踐的動作，克服與牠相對立的要素的混沌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呢？波格達諾夫在觀念論上解決這問題。據他的見解，實踐不外是組織我們意識的活動。他以爲改造了的物質，也是感覺的總體，所以實踐的動作全體都發生於意識之中。

波格達諾夫從思惟經濟的原理出發，探求了組織我們意識的最經濟的形式，探求了對全部知識領域都一樣有用的形式。

波格達諾夫建設一種具有支配全部知識領域的原理的科學，去代替認識物質的自然之各種特殊領域的運動法則的多數科學。爲解決自然與社會的一切問題，只要知道『一般組織學』的原理就充分了。在他看來，自然及社會的一切現象，都包含在分離與結合、均衡與擾亂等形式上一般的圖式之中，於是，圖式論就具有眞正的普遍的性質。

那樣的圖式論與辯證法不相容，是十分明白的。波格達諾夫口頭上雖然稱讚辯證法，但他却把辯證法放棄，而用後來布哈林及其他機械唯物論者以迷戀的那種機械論的理論，來代替辯證法。

馬赫主義的哲學，尤其是波格達諾夫的哲學，在俄國曾經生了顯著的影響，是使得牠的信徒們冒犯許多政治錯誤之理論的根據。伊里奇爲『奇望絕滅』這種理論，和牠戰鬥過。伊里奇暴露了這種哲學之觀念論的性質及折衷主義，暴露了牠的不徹底及其用響亮的『左翼的』的語句所隱蔽了的反動性。波格達諾夫之反動的觀念論哲學，使得他在理解階級鬥爭的戰術時，犯了許多錯誤；那些錯誤終於使得他被排除於黨外了。他在反動時代曾經與別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一個團體，那個團體爲了要求撤回第三次國會的議員，被稱爲『撤回派』；又因爲他們所發行的論文集的書名，得到了『前進派』的名稱。他們在政治上，要求把與革命時代相同的戰術，應用於反動時代，以爲在合法的勞動團體中活動，就是背叛革命。波格達諾夫的觀念論、把意識的組織當作唯一能動力看的他的學說，在這一點間接的表現出來。他以爲黨應該應用革命期中相同的方法，組織大衆的意識。誠然，客觀的條件變了，革命失敗一，黨被破壞了；至於客觀的現實，波格達諾夫却以爲只是『組織了的經驗』。『左翼的

』言辭、機械的思惟，觀念論——這是撤回派戰術基礎的原理。

這同一觀念論的機械論的原理，變成了波格達諾夫在十月革命後高唱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建設那種思想的根柢。據他說，所謂文化是『組織了的經驗』，普羅列達里亞與布爾喬亞的方法不同，要自己去組織經驗，所以普羅列達里亞在革命以後，應該立刻完全拋棄布爾喬亞的經驗，而着手創造普羅列達里亞獨特的文化。他對於這問題的見解的錯誤，是直接從他的觀念論和相對眞理論發生的。普羅列達里亞放棄布爾喬亞的眞理，建設自己的眞理——這是何等革命的！但是布爾喬亞的文化，不單是他的『意德沃羅基』，並且是技術與科學的全部成果——沒有牠，普羅列達里亞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這種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據波格達諾夫的意見，這是『陳腐的唯物論的文化論，因而又是拜物致的文化觀』，伊里奇在CY同盟第三次大會的演說中，曾指出了波格論諾夫的普羅列達里亞文化觀是觀念論的，是小布爾喬亞性質的。普羅列達里亞所建設的文化，是從來人類實踐全體的結果；這種文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的理論，利用布爾喬亞文化中一切有價値的東西。

五　康德及馬克思主義之新康德主義的修正

新康德派的企圖

馬赫主義雖說是觀念論哲學之『最新的成果』，但如上所述，牠與十八世紀主觀觀念論並無不同之點。除了波格達諾夫用馬赫主義去補足並修正馬克思之外，同時，又有一種修正馬克思——伊主義的更巧妙的形態，即想用最新觀念論的理論去補足馬克思的那種更加巧

妙的形態。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形態，就是幾乎支配着全部社會法西斯特理論家的新康德主義的修正。新康德主義修正的主要點，在於否定物質界的存在，並從一種與馬赫派不同的根據出發。這種哲學，把歷史過程看作是永久不變的道德原理滲透大衆之中而抓住了大衆的結果。據新康德派的意見，勞動階級從這種道德原理出發，逐漸實現新的「公正的」社會秩序。這種「甜密的理論」，其目的在於藉口革命的方法是不道德的，因而要阻礙普羅列達里亞用革命的方法去變革社會制度。新康德主義，與建立革命必然性的辯證唯物論，拚命的鬥爭。新康德派的哲學，是近代自由主義的理論，是妥協的哲學。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藉口擁護高尙的超階級的道德原理和普羅列達里亞的利益，掩護自己去提倡這種哲學，但事實上，却把一切陣地獻給教會與托拉斯資本的富豪們。

德國古典哲學

新康德主義者，與隱蔽自己哲學系統的馬赫和波格達諾夫不同，並不掩飾他們的「最新哲學」是澈底根據於十八世紀末葉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康德，是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德國觀念論哲學家各明星中之最初的哲學家。這些德國哲學家的功績，在於處理了觀念辯證法的諸問題。黑格爾是他們當中之最後的最大的代表，在觀念論的基礎上，創造了辯證法的體系。「古典的」德國觀念論哲學，是被當時德國的經濟政治狀態所決定的。德國布爾喬亞的發達之比較落後，以及他們之依存於封建制度，規定了他們對於布爾喬亞革命的態度之二重性。德國布爾喬亞，一方面夢想革命，夢想廢除封建的桎梏；他方面害怕革命，投靠於封建領主，而與他們妥協。

當法國革命勃發時，德國的布爾喬亞最初起而仿傚，但到了法國恐怖政治出現，革命大衆開始自

己的革命之消息傳到德國時，他們就開始退縮，要和反動派妥協了。

康德哲學的時代背景

想和封建制度及教會相妥協的傾向，成爲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的折衷哲學，而特別強有力的表現了出來。康德的根本特徵，是「使唯物論與觀念論融合，使二者相妥協，使形形色色相反的哲學流派，結合爲一個體系」。——伊里奇。

康德的物本體與先驗主義

康德與休謨一樣，以爲我們的感覺，沒有普遍的性質，並不包含一切物的內的必然性與其關聯，所以單只感覺還不能給我們以確實的知識。但康德並不停止於這種懷疑的結論，還希望把科學的可能性建立基礎，探求認識之普遍的關聯及其內的必然性之源泉。他在悟性的能力中，發現了這種泉源。依康德，所謂「物本體」的某一世界是存在着。「物本體」用某種方法，作用於我們意識，但對於「物本體」的世界，我們甚麼也不知道，並且不能知道。「物本體」是不能認識的。只有現象，只有在我們的感官上給與我們的經驗，是能够認識的。但我們的認識形式，不依存於經驗，反而經驗依存於認識形式。我們的認識形式，在經驗以前存在，或如康德所說，牠是先驗的；我們的知識就依存於牠的活動，牠的動作。照這樣，我們的知識可以說是感覺與構成感覺的認識形式的結合。時間與空間，都是一切感性的知覺之先驗的形式。因爲據康德說來，時間空間不依存於經驗，而是一切感性的知覺之必須條件。論理學的範疇、質、量、因果性、目的等等，在康德看來，都是構成科學的認識之必須條件的那種論理的認識之先驗的形式。

康德的折衷主義

康德的折衷主義，他的不澈底以及混合觀念論與唯物論，正在於此。「康德，

當承認在我們之外的某種東西、某種物本體照應於我們的表象之時，他是唯物論者。在宣言這種「物本體」是不能認識的、是超越的、彼岸的東西之時，康德表現爲觀念論者」。

康德的先驗的時空論

康德的關於物本體及先驗的認識形式的學說，在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上，發生了不少的影響。時間空間及因果性，認爲是不依存於經驗的先驗的認識形式這種學說，被許多物理學者所採取了。在他們看來，時間空間不是與意識相分離並從意識獨立存在着的物質的自然之實在的存在形式，而只是認識的形式、認識活動的結果。幾何學者們把空間看作不依存於經驗的純粹的先驗的形式而觀察了。這種時空論，其目的在於懷疑物質界之存在的確實性，懷疑物質界被認識的可能性。至於唯物論在根本上却與這種時空論相決裂。把環繞我們的世界，作爲我們直觀的形式——時間空間之活動的結果：這種觀念論的主張，唯物論是不能同意的。唯物論承認物質不是由意識發生的，物質是作用於我們感官的客觀的實在；因而承認空間時間也不是認識的形式，而是客觀的存在着的自然之實在的形式。伊里奇說：「在世界中，運動的物質以外，甚麽也沒有。而運動的物質，是空間及時間以外，不能運動」。恩格斯也同樣的說過：「一切存在的根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外的存在，與空間外的存在，同樣是極不合理的。」

幾何學不是關於認識之純粹形式的學問，乃是爲面積及物體測定之必要上而發生的關於客觀的空間的學問。只有在布爾喬亞所顚倒了的意識上，幾何學才能變成沒有實體的、失却了實在性的純粹思惟的抽象。

時間空間并不是認識之永久不變的形式。人類關於時間空間的表象，爲社會的實踐的發展所決定。古代印度人的空間表象把宇宙看作是騎在龜上的三頭象所支持的巨大的物體；和這不同，德謨克里特的空間表象，却把宇宙在空間中區分爲『上部』和『下部』。牛頓的空間表象，把空間看作靜止的絕對的空箱；和這不同，愛因斯坦的空間表象，却把空間看作依存於運動的物體的速度的某種東西。

康德哲學的缺陷

康德哲學的缺陷在那里呢？所謂『物本體』是不能認識的那種思想的錯誤之點，在那里呢？這，主要的由於康德在認識過程上把主體（意識）從客體（物本體）割斷；其次，由於他斷定物本體是不能認識的。然而，意識是不能從其對象割離的。對象作用於意識：意識用意識能動的『把握』對象。在對象作用於意識時，對象自身含有本質，而不能不把自己曝露出來。此外，康德把認識作用當作一時的行爲去觀察，而不把牠當作歷史的過程——物，逐漸被認識，逐漸暴露其本質——去觀察。人類在社會的實踐中，變更物質，同時認識物質。昨日是『物本體』的東西，今日在社會的實踐過程上，變成被認識了的東西，揮發油在最近以前，還是不能認識的『物本體』，然而現在已成爲被認識了的東西。這因爲技術和化學的發達，不但明晰了石油的化學成分，並且能够用人工從石炭中把石油再造出來。阿里查林在最近以前，還是不能認識的物本體，然在現在已成爲我們之物了，這因爲人類已經學得了用化學的再製方法，把牠造出。從前許多人雖說認知了物質的原子構造，但那只是假說或前提，所以在最近以前，原子還是『物本體』，直到現在，牠就變爲我們之物了。現在，人們已能把原子照像，把原子分解，研究牠的內部構造及其運動法則等等。

康德的折衷主義，在他的人類道德論之中，最明瞭的表現着。康德對於自然的認識雖然是觀念論的，但他還承認科學的意義；至於在人類的行爲上，康德却以爲人類必須絕對服從於神，服從於永久不變的道德律——一切人所應遵守的定言的命令。在人類的行爲上，因果律的原理失掉了作用，而道德律開始生作用了。

少數派觀念論者接近康德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雖然批判了康德哲學，而他們本身却沒有脫離康德主義的影響，這是明顯的。

譬如，他們一面辯明論理的範疇之先驗主義是相對的，而一面又力說這範疇的先驗主義。

德波林主義者，主張論理的範疇是指導實踐的東西，是相對的先驗的東西，因而落入了康德的哲學立場。德波林寫着：「唯物辯證法引入內的聯結於具體的內容之中」；這與康德主張論理的範疇引入秩序于感性的經驗的混沌之中，沒有多大的區別。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對於認識上的感性的東西與合理的東西之關係如何的問題，也同樣接近於康德。德波林主義者割裂感性的東西與合理的東西，他們認爲人類只受論理範疇的作用而發展爲論理的認識的那種純感性的認識，纔是可能的。在這種場合，他們與康德合流了，因爲康德是把認識分爲感性的東西與合理的東西兩個原則上不同的領域的。依照辯證唯物論，感性的認識是在牠與合理的認識之統一上，而被觀察的。即一方面不基於感性的經驗，不爲感性的經驗所貫通的論理的思惟，是沒有的；他方面，不具有論理的要素之人類的感性的經驗，也是沒有的。在人類實踐的發展中，感性的東西與合理的東西之間的統一顯現出來，二

者之分離就被論破了。

德波林主義者沒有理解伊里奇的反映論。他們批評了普列哈諾夫的象形論，但在這個問題上，却沒有拋却普列哈諾夫的傳統。

他們不把認識論和辯證法相聯結，而獨立的去研究，因此，他們把主體與客體、思惟與存在之關係如何的問題，在形而上學的精神上解決了。對於這個問題，他們中有些人落入於照應論，有些人甚至於到達了含有不可知論的要素的結論。

在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特別是德波林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們在對康德的批判上，想力說他的辯證法。其結果，不是批判康德，而是替康德辯護。德波林在康德的初期著作中去探求辯證法；但在這些著作中，康德沒有跳出機械論的限界以外一步，實際上只展開了與辯證法無關的兩極論或相反之力的衝突論。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對於康德作了那樣辯護的檢討，其結果，所謂康德哲學的批判，借伊里奇的話來表示，不是從左方去批判的，而是從右方去批判的。亞斯姆斯對於主觀觀念論者費希特所加於康德的批判，完全贊同並且採用牠。費希特對康德感到不滿的地方，就是嫌康德是不澈底的觀念論者，並爲唯物論留下了某種去路。

六　新康德主義

新康德主義是社會法西斯特的理論的武器

現代的社會法西斯特們，追隨於康德的定言的命令和他的倫理論。他們創造了修正主義的一個特別變種，即勞動階級的新康德主義的背叛論。康德的哲學是二元論的，是二重性的，他把統一的世界分裂爲兩個不統一的世界，即物本體與現象、存在與意識、合法則的自然與對於神的義務所支配着的世界。康德哲學是很適宜於作爲布爾喬亞和封建領主相妥協的武器。牠在現在，對於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家或領袖們，也是便利的武器。

新康德主義發展了康德的實踐理性

康德在他的哲學上，劃，宗教與科學的活動範圍，以融合兩者爲任務，他把自然科學的領域，委之於科學；把一切人類的活動，人類的實踐之全領域，委之於信仰。康德在自然科學上雖然逐出了神，而在社會科學方面却完全崇奉了神。康德哲學中這種二重性，因新康德德主義而深化。新康主義發展了康德哲學的第二部分，即用信心貫澈了的實踐理性。

新康德派把康德的物本體變爲神祕物

新康德派，站在康德的觀念論的立場，爲着和馬克思主義作更有效的鬥爭，把康德越發向着觀念論發展。康德的『物本體』，在他的時代，是當作物質界看的；而新康德派却放棄了這種見解，因爲這種見解，阻礙康德主義成爲在觀念論上欺騙大衆的武器。新康德派的『物本體』，變成了論理的『限界概念』，變成了認識雖然向着牠却決不能到達牠的東西，即不受自然法則所支配的神祕的東西。照這樣去把康德變爲宗教與蒙昧論的公然的奴隸，是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特別熱心的工作。在這方面特別顯著的，是亞德勒。他說：『形而上學不

是僞造物理學，而是承認物理學。牠替沒有靈魂的東西加上靈魂，牠通過物理學，而看到物理學所不能看見的遠方的某種東西』。這樣，物本體就變爲在遠方的某種神祕物了。

新康德派也否認哲學上的根本問題

在康德本人，物本體世界與現象世界，表現了他的二元論，他的不澈底的觀念論；而新康德派却要把康德變爲十足澈底了的觀念論者，去修正他。這種修正，和機械論者的情形完全相同，是藉口我劃分哲學爲唯物論與觀念論是已經陳腐了的這種見解來實行的。例如佛倫達以爲思惟與實在之相互關係的問題，不是如恩格斯所提起的那樣，即不是一般的「一切哲學上的大的根本問題」而只是『中世紀的議論紛紛的遺產』。亞德勒更巧妙的說，「通過存在而規定思惟，只是研究的方法。老叛徒伯倫斯泰因這樣說：『在社會民主主義者方面，攻擊唯物論的新康德是必要的』。新康德派全體方面的創始者柯亨，在其哲學上，把康德的觀念論充分發展起來，不僅包括了道德世界，並且包括了自然全體；這自然全體，通過柯亨，就變成數學關係的世界了。柯亨的許多後輩，都想把這種思想，貫澈於各種科學中。

新康德派主張神支配着社會

新康德派自鳴得意的地方，是社會關係的方面。他們的使命，即在於證明：社會關係不是物質的；社會關係不像自然現象那樣，受客觀的法則所支配；在社會方面，神與神的意思是支配者。柯亨的弟子們，企圖證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自相矛盾。他們不斷的攻擊史的唯物論，因爲史的唯物論主張社會受嚴格的規律性所支配。譬如，資本主義從封建制度的矛盾中必然的發生出來，又因其內的矛盾的結果，同樣要必然的沒落。因此，新康德派大叫道，如果社

會受那樣嚴格的規律性所支配，如果社會中的一切都是必然發生的，那麼共產主義者爲甚麼去造黨，去運動，去組織呢？共產主義者，儘可坐着不動，等待資本主義命運告終，反正——必然要消滅的。人們沒有組織月蝕促進黨的必要。接着，他們作出了結論說，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實際上支配社會的，是理想與觀念，不是像自然科學的法則那樣的法則。

新康德派否認社會的規律性

新康德派把馬克思，恩格斯所發展的歷史過程之辯證法的規律性，當作機械的規律性，甚至當作宿命論——所謂運命之不可避免性——同樣看待；這一點在這裏毋須證明。他們對於社會的規律性的批判，不是反駁辯證法的唯物論，倒是反駁他們自已在事實上固執着的機械論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不但不否定人類的活動，反之，人類之社會的活動，社會的實踐：構成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柢——歷史過程的規律性，是通過社會的實踐，即通過人類爲達到自課的目的所實行的活動，而實現的。

人類是一種特別生物，他與自然相鬥爭，他加入階級鬥爭，他在社會生活上作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但人類的意識，受社會的規律性所支配。人類的意識不是他們的自由意思的結果，而是受一定經濟構造的發展法則所支配的。然而新康德派，硬說馬克思主義者把人類看作失掉了動作的機械人：而在他們對馬克思學說的曲解與普羅列達里亞所實行的階級鬥爭的戰術之間，去發現矛盾。他們說，規律性與活動是互相矛盾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你們不澈底。你們要作「澈底的哲學家」，要回到康德，你們要知道理想與道德原理支配着社會。

社會法西斯特也追隨康德

我們不要以爲只有布爾喬亞的新康德派，公然這樣的下論斷。社會法西斯特的修正主義者們，都忠實的追隨於自己的主人。他們同樣主張，觀念或意思或倫理的理想支配着社會；而把馬克思所說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那個命題，看作是陳腐而不正確的東西，伯倫斯泰因以爲；倫理的要素就是在資本主義的界限之內，對於社會過程，仍舊有大的作用。他說，意德沃羅基是離開物質利害與階級鬥爭而獨立發展的。希爾佛丁也說：『資本主義體系的衰滅，並不是由於那體系之內的法則發生，而必須是勞動階級之有意識的工作』。希爾佛丁從資本主義的矛盾、從階級鬥爭，分離出勞動階級的意思和他們的有意識的活動。我國馬克思主義的變節者布爾加柯夫和斯特魯勃也重說了同樣的話。布爾加柯夫說：『依據馬克思主義，個性是由經濟利害的線，所織造出來的傀儡。明白的，在這種構想之下，沒有容許自由的餘地。也沒有容許創造力的餘地，也沒有任何人類的實用主義，而只有機械作用支配着一切』。斯特魯勃同樣的歎惜馬克思主義否定自由；他用那主張經濟要素的影響漸次消失、『全體利害』的意義擴大的新康德主義的甜蜜學說，去代替馬克思主義。亞德勒也把規定社會運動的倫理的原理，作出如次的公式：『依照人類對於表現爲道德法的意欲之規律性所實現的程度，人類成爲地球的創造者，成爲地球的改造者』。歷史既然受『意欲的規律性』所支配，那麼，爲甚麼去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爲甚麼去實行激烈的階級鬥爭呢？要改造社會制度，不是只希望一下，夢想一下，就够了嗎？

不說階級鬥爭，而說全人類的理想與道德的目的之理論，在社會法西斯特公開的黨的文件上，也

反映了出來。一九二一年，社會民主黨的邱里希綱領中，這樣寫着：『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都市與農村的勤勞大衆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依照戰取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目的的共通性，去結合他們，以期統一用自己勞動生產物生活着的一切肉體勞動者與精神勞動者』。

社會民主黨鼓吹道德與理想的理論

社會法西斯特的一般指導者們，公然說出用康德的倫理學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例如，他們的一人克拉諾德說：『社會主義，無論對於企業家甚至對壓迫者，都宣傳同胞之愛』。『提倡階級鬥爭，就是障礙創造社會主義的車輪』。

新康德派的倫理的社會主義

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代、在革命的時代，社會法西斯特們，却鼓吹道德律，甚至對於壓迫者也提倡同胞之愛，藉以蒙蔽普羅列達里亞大衆的意識。修正主義的無恥，到這裏已經達於極點。並且這一切背叛的理論，都假裝爲科學的外貌。最有趣的，就是伯倫斯泰因式的修正派，站在倫理的新康德主義的立場，大胆非難馬克思主義是非科學的，是空想的。伯倫斯泰因在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嗎的演說中，宣言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所謂馬克思主義，是先在頭腦中描寫將來的制度，然後把一切的活動隸屬於自己所建立的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是某種程度的空想』。這篇演說的意思，在新康德派看來，就是要說明只有普遍的道德法支配着的觀念體系，才是社會科學，主張社會過程之規律性的唯物史觀。在他們就變成烏托邦。伯倫斯泰因的這種主張，我們不要把牠看作是單純觀念論的愚頑。牠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鬥爭

的一個方向。其他新康德主義者。如佛倫達，魯德曼，都重複的作過同樣的非難。關於這點，斯特魯勃也說：『社會主義是社會的理想，牠有要求分佔空想的獅子的不變的神權』。新康德派的倫理的社會主義，如後面所見，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的正面攻擊。並且牠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意德沃羅基的攻擊，是用已經試驗過的觀念論的宗教的方法實行的。

新康德主義與宗教的聯絡

新康德派的倫理主義與宗教的聯絡，全然帶有公開的性質。新康德派不否定這聯絡，也不隱蔽這個聯絡。他們個個把對無神論的鬥爭，把對神的信仰作成哲學的前提，認爲是他們自己的功績。他們說：神是建立全人類永久不變的道德律之超自然的本體。特別在大戰後，當社會法西斯特公然叫喚了對布爾喬亞的恭順及基督教之愛時，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們，也宣言追隨新康德派之後，復歸於宗教了。在以前，這些修正主義者們認爲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現在，他們以爲宗教是必要的了。他們說：黨，必須『把從新復活着的宗教的風氣的勢力，灌入於』國民的某階層之中。爲着與教會及中央派的加特力教社會主義者締結同盟之必要，社會法西斯特們作出他們自己的理論。新康德主義者亞德勒這樣寫着：『神與靈魂不滅，不外是實際的知識……：沒有牠，我們就不堪于生活』。這不消說，因爲持着這樣的態度，在亞德勒及社會法西斯特們的方面，關於階級鬥爭及革命理論，甚至於一鱗片爪也看不見了。另一位社會法西斯特的理論家，解釋亞德勒的話，努力想緩和他的語氣，說：『亞德勒所思考着的神，與舊教會的神完全不同。那只是道德秩序的觀念，是人類社會的支配，是被革命化了的神』。這位社會法西斯特的『理論家』，

很笨拙的去改革神，甚至於想把神化爲革命家。然而，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會成功，這位理論家終於擔了極老練的僧侶的任務，這是十分明白的。可是，亞德勒對於這樣對他自己的擁護，一點也不滿足。他是更澈底的，他知道新康德主義之認識論上的神與教會的神是相同的，把教會的神化爲革命家，是「一點希望也沒有」。社會法西斯特，絕不懷疑社會主義之宗教的性質，甚至開始議論什麼宗教纔是很完全的東西，這眞是奇談！例如社會法西斯特的塞里格曼，在黨的公開機關報上寫道：「宗教永久存在，爲什麼？因爲只有在宗教上所解決的社會與個人的矛盾是永久的」。而且他還認爲猶太教是最完成的宗教形態。其他的社會法西斯特們，只要各自遵守各自的宗教就行；——於是，中世紀的宗教之爭，又在開始。眞的，爲引開對於階級鬥爭的注意，這不是再好沒有的方法嗎？這樣，社會法西斯特們，就與法西斯特黨徒的『思想家』，結成爲不可分離的弟兄了。

亞克瑟洛特也感染了新康德主義

有趣的是，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機械論的修正之最有名的代表者之一，亞克瑟洛特，也重複的陳述那種永久道德法的主張。在其對於託爾斯泰創作的批評中，在其對於斯賓諾莎哲學的分析中，她是從永久不變的道德法出發。這位普列哈諾夫的女弟子，亞克瑟洛特，曾經對新康德派作過許多的論戰；但是，因爲她輕視辯證法，因爲她的思惟是機械的，結局。她陷入了敵人的陣營中，陷入了她畢生所與鬥爭的敵人的陣營中。在這一點上，她與普列哈諾夫走了一條路。普列哈諾夫本人雖曾與康德主義相戰鬥，但是他仍吸取了康德的若干思想，譬如所謂象形論或不可知論，道德及法的普遍法則。

新康德派哲學及基於新康德主義而作出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在新康德主義者里喀爾特的學說中，表現爲另一形態。里喀爾特的學說，本質上和康德主義之二分的二元論哲學相同，但具有若干特殊性。

里喀爾特的新康德主義

與其他新康德主義者同樣，里喀爾特也是從對置自然與社會出發。自然界受機械的因果律所支配，而社會受目的活動所支配。其他的新康德主義者，在存在與當爲之間，在機械的規律性與倫理的理想或道德的義務之間，看出兩者的分裂。里喀爾特雖在社會生活方面，也看出了規律性；但依他的意見，社會的規律性與支配自然的那種機械的規律性，是原則上不相同的。里喀爾特說：自然法則定立普遍的、永存的、反復的過程；和這相反，歷史法則不能不採取個別的、不能反復的、特殊的現象。因而自然法則不能適用於歷史法則。那麼，社會生活受什麼所支配呢？正是對於這問題的回答，表現着里喀爾特的觀念論哲學的特性。在社會中，價值支配着。這個價值，並不是人類在其實踐的活動中用作估評種種事件及現象那樣的規準。里喀爾特說，這個價值是主觀的並且相對的，牠依存於各個人的意識。支配社會的價值，不依存於各個人，在這種意義上，牠是「客觀的」。里喀爾特隨後行着極端混亂的論述，表現出他不能給與價值的定義。結局，他所說的價值，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同一道德的原理或『文化的』原理。價值的客觀性，結局，存於那同樣的意識。即歷史的道德原理之中。里喀爾特的議論儘管如何的『深刻』卻並不能很好的塗抹他的哲學之根本特性——事實上。是否定社會科學的價值之觀念論的性質。里喀爾特的哲學，不但沒有爲社會的學問或歷史樹立基礎，不過只把現代「最新

的」觀念論的理論的那內容空虛的絕無科學價值的東西，再度加以力說而已。新康德主義者，在其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上，以武斷馬克思主義是機械唯物論爲前提，熱烈的批評着物理學上的機械的因果律及機械的原理。他們不知道機械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之間的差異，有時，甚至於把兩者間的差異完全抹殺了。他們攻擊唯物論，同樣，他們也憎惡辯證法。他們知道辯證法是革命的普羅列達里亞之可怕的理論的武器，因此，這般資本的奴隸使用一切的方法，去毀傷辯證法。伯倫斯泰因說，在辯證法的庇蔭之下，「一切很便利的東西。都能由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去證明」。伯倫斯泰因把辯證法稱爲「在十分澈底的觀察現象的路上，所造成的陷阱」。亞德勒不否定辯證法，但是他和康德同樣，認爲辯證法只能適用於思惟，不能適用於現實。斯特魯勃沒有看到黑格爾的觀念辯證法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之間的區別，以爲二者是相同的。新康德派的修正主義者們，把辯證法看作最危險的形而上學。但是，修正主義者們企圖用甚麼方法去代替辯證法呢？他們最喜歡的方法，就是折衷的方法。這就是他們所任意容許混亂的調和的不澈底的方法。不過，這裏最值得注意的，即他們對此一點也不隱諱。伯倫斯泰因寫道：「折衷主義，是選擇現象的種種說明及評價方式的方法，牠對于那種在許多塲合由一個命題引出一切事情、又要依着同一方法去判斷一切事情之空論的傾向，是當然的反動」。據伯倫斯泰因的意見，應用多種方法，是可以的。他以爲，這種折衷的方法能產生好的結果，他可以免除一面性的狹隘的弊病。這種認識方法，是小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的表現；小布爾喬亞逃避現實，不願認識現實，而只夢想美好的在遠的將來的社會主義。而且，依他們的意見，這種社會主義是在布

爾喬亞社會的範圍內徐徐成長的。但是社會法西斯特的領袖們，並不想眞正的就迷於夢想之中。他們所以這樣吹擂，不過要使大衆在成爲大衆目標的理論上，不去注意于可怕的階級鬥爭，不去注意于革命。社會法西斯特的理論家們，本身都牢守着『二重哲學』，言行是不一致的。他們，在行動上，都是擁護布爾喬亞利益的養尊處優的政治家。

七 黑格爾主義和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

在俄國階級鬥爭之理論戰線上，成爲主要危險的機械唯物論，和基於新康德主義或馬赫主義而作出的修正一樣、根本上是從形而上學的、反伊里奇主義的立場出發。扼要的說，這一切理論都否定辯證法，用別的種種方法來對抗牠。

少數派觀念論的本質

但是，如現在我們目前所見，德波林一派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却在馬=伊主義理論之中，加入了極巧妙的修正。這種修正的本質，主要的在於他們把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從社會的實踐割離，從黨的政治割離，因而作出那種消失了內容的空虛的概念或空虛的範疇之辯證法，陷入於思想之觀念論的遊戲。德波林派之觀念論的性質，正在這點。他們的修正，是造出物質、運動、自己發展、階級等空虛的抽象，不用西歐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及階級鬥爭政治內容去充實牠們，反而使普羅列達里亞大衆不注意於革命所提出的現在的任務。這樣，德波林派的修正，在客觀上援助了少數派——即以建立對於革命的某種程度的有害戰術爲任務的少數派。

少數派觀念論與新社會經濟的關係

與機械唯物論同樣，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也是以俄國階級鬥爭的激化爲基礎而發生的。在俄國經濟復興期中，商品資本主義的諸關係能够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這個經濟復興期，造成了使小布爾喬亞氣質成長的土台，而這種小布爾喬亞的氣質，就影響了黨內的薄弱分子。這些關係變成一塊地盤，在那地盤之上，成長了離開馬||伊主義理論及黨的方針之偏向。自進入再建期以來。以全境集體農場化爲基礎，絕滅當作階級看的豪農，絕滅產生資本主義的小布爾喬亞的基礎，一切階級關係都在激化之中。進入了這樣的時期中，各種偏向特別尖銳的呈現出來，這些偏向危險性，也明白的暴露了。

少數派觀念論淵源於黑格爾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其理論上的基礎，是採取替黑格爾辯證法辯護的立場。其結果，在他們哲學之中，黑格爾的意義，看得太重大了。甚至於馬克思，在黑格爾的面前，也暗然無光。至於提及伊里奇時，他們一般的忽視了伊里奇的理論著作之意義。他們對於伊里奇，只承認其革命實際家的作用。這樣把黑格爾哲學對於馬||伊主義的意義看得太重，便使得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犯了對辯證法本身的錯誤理解。

少數派觀念論之理論的根源是黑格爾的辯證法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對於馬||伊主義所加的修正，其理論的根源在那裏呢？爲要檢討這問題，我們須先把黑格爾辯證法的本質，作一簡單敘述。

黑格爾的觀念論之要點

黑格爾批判了康德的『物本體』的學說。他反把世界劃分爲兩個相異的部分。依據康德的『物本體』的學說，物質世界雖然是不能認識，但也不至不主張『物本

體」仍然是存在的。至於黑格爾却是完全澈底了的觀念論者。他認定只有認識是存在，即認定只有那創造爲自己的「外現」的自然之絕對精神的精神是存在的。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不是個人的意識，也不是主觀的意識，而是夢幻的「客觀的精神」。不只個人的意識，乃至人類思想的一切創造物，一切社會形態，一切種類的國家——總而言之，一切的存在物，都是構成絕對精神的契機的東西。黑格爾不把世界劃分爲外界的客體及我們認識的形式。在黑格爾看來，存在的東西，只有他所當作客觀的存在的，在其發展過程上創造一切自然及一切社會的，那個絕對精神的自己認識。但是，黑格爾的觀念論，因其辯證的方法而與形而上學的觀念論有區別。黑格爾的哲學因其辯證的方法而聞名於世界，這辯證的方法。借黑爾滋因的話來說，使黑格爾的哲學變爲「革命的代數學」，變爲影響於辯證唯物論創造者馬克思的源泉之一。

黑格爾的辯證法

黑格爾辯證的方法的本質，要之在於發展了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所說的如次的命題：「萬物流轉，萬物變化。任何人不能兩次插足同一的河流，也不能兩次接觸人生之性」。但是黑格爾把這個命題作爲新論理學的原理，把牠完成，並且說明絕對精神是怎樣具體的發展，怎樣變化其內容和形態。他建立了整個的哲學體系，在這個哲學體系之中，他說明了絕對精神的發展過程；即，絕對精神，客觀意識，從其自身是無，是空虛的概念那一瞬間起，如何發展到創造萬物，包攝萬物，含育萬物的絕對理念那一瞬間止，無疑的，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與精神同樣的東西。他說這同樣的神的理性，是在人類歷史之中，在哲學藝術及法律之中，在

社會制度之中，體現出來。不過，黑格爾使神脫出了不動的狀態，使神進到自己與自己鬬爭，依着新的內容而變化自己，日形豐富，因而使神不能不通過長遠的發展路程。那末，據黑格爾的意見，絕對精神是怎樣的開鑿自己之辯證法的路徑而前進呢？辯證法的發展路徑是怎樣發生的呢？黑格爾是在對立的鬬爭中去觀察這發展的本質的。卽，他認爲：發展的本質，在於各種現象都有內的矛盾，這種內的矛盾推動現象前進，結局，把牠引入於死滅。而且，某現象的死滅，同時就是新現象的發生；這個新現象否定舊現象，同時又把舊現象包含於自己之中。黑格爾把這個命題，根據哲學及藝術的歷史去證明，根據人類史的資料去證明。某種哲學體系把別種哲學體系取而代之。黑格爾以前的一切哲學家，都以爲只有自己的體系是絕對眞理，而把在自己以前的一切體系，看作只是愚妄而已。可是，黑格爾證明了這樣的見解是幼稚的。證明了各種哲學體系都是絕對精神之發展的一階段。絕對的眞理，存在於歷史的各時期中，表現於與絕對精神之發展相照應的一定形態。及到了另一時代，這個形態陳腐了，就讓位於牠的後繼者。「從時代上看來，後起的哲學，是在牠以前一切哲學的成果，因而又必須包含以前一切哲學的原理」。對於宗教法律與藝術，以及對於社會，也可以同樣的說。黑格爾把一切這些絕對精神的領域，都在其聯結上去研究。這一切領域，都存有相互密切的交互關係，他說：「一定的國家組織形態，只能在一定的宗教之下存在；又，只在一定的國家組織之下，一定的哲學及一定的藝術之存在，才是可能的，」但是黑格爾並不像其他某種俗流學者——折衷主義者所想解釋的那樣，他沒有抱着那樣見解，以爲一切歷史過程的「要因」單只演着交互作用。黑格爾並不會認爲，一

切『要因』都同樣重要，都互相影響。辯證法論者的黑格爾這樣說過：『深入的去洞察事物，不滿足於宗教與國家組織之間僅有交互作用，而必須努力去曝露國家組織與宗教所依據的一般基礎』。

黑格爾的唯心史觀

黑格爾探求過規定歷史過程之基本的根源的原因，規定自然及社會的發展之辯證法的基礎。馬克思把這個根本原因，在自然界方面，從物質過程的矛盾之中去觀察；在社會方面，卻從一定社會的構成的生產力與那個社會的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之中，從階級鬥爭之中去觀察。反之，黑格爾卻從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矛盾的發展，去觀察這個原因。

黑格爾，在他製作辯證的方法之青年時代，同情於法國革命，他把拿破崙軍隊之侵入耶拿，當作新形態的絕對精神在歷史中的體現去歡迎。當時他稱拿破崙爲『騎白馬的絕對精神』。

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論理學

但是，黑格爾到了老年期，喪失了那樣革命的思想，以後變成了普魯士王國的公認哲學家。黑格爾之辯證的方法，使得他在青年期中，能夠把當時一切的科學經驗及歷史過程的全進行普遍化，能夠從觀念論的顛倒了的立場，去批判當時科學所使用的一面的機械論的方法。他把以前具有支配勢力的形式論理學。嚴格的加以批判，曝露出形式論理學無力認識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實是在觀念論的形式上，規定一般的發展法則及某種現象轉變爲他種現象的公式的最初的一人。

從黑格爾看來，一種現象到他種現象的推移，是依着『否定之否定』的法則顯現的。

『絕對精神的各階段，是某種肯定的東西、某種的「是」，分裂爲進入於相互鬥爭的兩個命題的

某種正命題。與這正命題對立的命題，是牠的反命題——某種的「否」。正命題與反命題，「是」與「否」這兩個命題的鬥爭，形成辯證法的運動。是轉化爲否，否轉化爲是，是同時爲是爲否，否同時爲否爲是。這樣，對立互相平衡，相殺，相痲痺。互相矛盾的這兩個思想的合一，形成新思想——合命題。這新思想，又再分裂爲兩個對立的思想；這兩個對立的思想，又統一於新思想。這生成過程，生出思想的集合，這思想的集合，依從於與單純範疇相同的辯證法的運動，把與牠對立的別的集合，當作牠的合命題含有着。這兩個思想的集合，發生新思想的集合——兩者的合命題。

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從單純範疇的辯證法的運動，生出集合；同樣，從集合之辯證法的運動，發生連續；這連續之辯證法的運動，生出體系的總體……」——馬克思。

黑格爾哲學的根本矛盾

絕對精神，依其內的矛盾，這樣的發展着；所以，絕對精神的各階段上的東西，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從先行的全部歷史發生，並且在自己之中包含着以前的歷史全體。黑格爾說：『一切實在的東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東西都是實在的』。在這句話中，黑格爾所欲表示的是，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及意德沃羅基形態，都受絕對精神之發展所規定，都是理性運動上的一階段。在這裏，黑格爾把所謂理性的發展就是實在的發展的辯證法之觀念論的矛盾公式化了。這個命題，成爲非難黑格爾的根據，即非難他的反動性，非難他把任何醜惡的東西、壓迫者的國家制度，都看作正當的。因爲他說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老年期的黑格爾，實際上有

把自己的辯證法作如此解釋的傾向，但是他的辯證的方法也給與了作出別種社會的結論之根據。因爲實在的東西既然是合理的，那末，存在的東西如果不合理，牠就是陳腐了的，在命運上是應該死滅的。君主是不合理的，因而君主不是實在的，君主是存在的，但是既然是不合理的了，所以君主國在生活之中早已沒有根源，牠早已不與社會的新發展階段相符合。所以牠不能不死滅。黑格爾學派的左派，在與宗社黨及宗教的鬥爭中，這樣去解釋黑格爾的上述命題。他們證明出基督教是不合理的，因而牠不能不死滅，因而對宗教的鬥爭是必要的。在俄國，與沙皇主義相鬥爭的俄國黑格爾主義者，也下過同樣的論斷。他們證明沙皇政治是不合理的，是落後的，是野蠻的，是必然要死滅的；因而鼓吹對沙皇的鬥爭。

黑格爾哲學之進步的方面與反動的方面

上述黑格爾的命題，表現出黑格爾哲學的根本矛盾。在黑格爾哲學中，存在着兩個互相角逐的動因，進步的東西和反動的東西。進步的方面這樣主張——一切都變化；陳腐了的、不合理的、運命上應該死滅的東西，必須被那在舊胎內成長了的一切新東西所取而代之。和這相反，反動的方面這樣主張——與黑格爾同時代的實在性，無論到何時都不能不是一樣，牠是不受變化的。那末，黑格爾怎樣能够把這兩個相矛盾的主張，互相融合呢？黑格爾如次的說明了，絕對精神在國民的歷史之中發現，在宗教、藝術及哲學之中發現，在人類的制度，家族及法律之中發現；最後，在國家中實現最後的最高的目的。絕對精神，到達於自己發展的最高階段，以後就停止了發展。這樣的國家，在黑格爾看來，就是他那時代的普魯士立憲君主國。黑格爾

把這個普魯士立憲君主國，稱之爲精神到達了的、與絕對永久的眞理相符合的、絕對永久的國家制度。黑格爾這個最後的主張，十分明顯的與他的辯證法斷然不能融合。辯證法是革命的。辯證法在一切事物之中，看出變化的過程，現象的轉變；所以，所謂絕對的靜止或永久的不變性那類的主張，完全與辯證法相矛盾。

黑格爾哲學的自相矛盾是他的觀念論的結果

黑格爾哲學的自相矛盾，是他的觀念論的結果。觀念論者不能成爲澈底的辯證法論者。觀念論者否定那離開意識而獨立的、又是意識之源泉的物質世界之存在，因此，結局成爲自己的思惟之俘虜。觀念論者的思惟。不反映自然及社會中現實的過程，而遲早要作出並組成與現實相衝突的自己的圖式。儘管黑格爾往往站在當時科學發展的先頭而前進，然而他並不會減少與現實的衝突。黑格爾注意了他的主張與事實相矛盾的時候，他回答說，事實的方面是壞的。

黑格爾哲學的分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以後的發展中，黑格爾的觀念論及其辯證法，都被當作理論的武器使用過。德國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企圖把黑格爾哲學用作布爾喬亞革命的理論。但是，他們的經驗不久就發現了如次的事實——黑格爾哲學要就是成爲布爾喬亞中保守分子之反動的意德沃羅基，而帶有理性宗教的性質；否則，他的哲學就要變成革命階級之革命的意德沃羅基即辯證法唯物論；二者必居其一。

成爲反動理論之根據的新黑格爾主義，現在，在英國成爲英國觀念論學派。牠最著名的代表者是

布拉德雷，在意國，成爲法西斯主義的哲學，代表者是金提雷，在德國，爲許多社會法西斯特理論家所使用。

新黑格爾主義者英國布拉德雷的觀念論

布拉德雷的哲學，是在黑格爾主義中。混合康德的不可知論、休謨的懷疑論以及陳腐的神祕主義的混合物。布拉德雷和康德同樣，否認物質能够完全認識。他說，我們所能認識的，只是現象。現象不是物質也不是觀念，不是「心靈」也不是「物體」——牠是兩方面的統一。這兩個方面是在互相矛盾之中；而且這互相矛盾，可在經驗上被解決。被給與於我們的一切經驗，是向着完成了的經驗之發展上的一階段；在這完成了的經驗之上，物質的東西和精神的東西，互相完全的調和。這樣，布拉德雷認爲，我們在我們的認識上向着完成了的經驗前進；但是，他之所謂完成了的經驗，就是神。布拉德雷的辯證法是相對的，事實上，他否定時間上的運動。「所謂進步或退步，只能够對限定了的未完成的現實去說。絕對的東西，縱然包含着無數的歷史過程，但是牠不能有甚麼歷史。即，絕對的東西，沒有所謂年月時間。一切完成了的東西，一切眞的現實，都是不變的」。英國的保守主義者們所喜歡引用的黑格爾，是那個說起發展而同時只在過去承認發展的黑格爾。完成了的社會即布爾喬亞社會，不能有任何發展。任何運動。資本主義是無窮的！

新黑格爾主義者意大利金提雷的法西斯主義哲學

至於金提雷，他的哲學是應用黑格爾去替法西斯特黨服務的東西。他的哲學的根本觀念，是所謂活動的觀念——那通過全世界而支配着、發展着、並在其發展過

程上採取種種形態的活動之觀念。但是，金提雷所認定的活動，不是物質之實體的活動，也不是社會中生產的活動及階級鬥爭。這種精神的活動，其矛盾及鬥爭，是在意識之中發生的。金提雷是忠實的服務於布爾喬亞的尋常的觀念論者，他恰好在布爾喬亞壓迫革命，撲滅勞動運動所必要的程度上承認活動性。

俄國的新黑格爾主義者羅色夫

即在俄國，辯證觀念論之鮮明的哲學，用辯證法裝扮起來，企圖掠過普羅列達里亞獨裁的警戒而出現。曾經出版過浩瀚的哲學書籍的哲學家、羅色夫教授，截至一九二九年，還在莫斯科教授音樂理論。在他的書籍中，有『宇宙』的問題、有古代希臘哲學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布羅洛的辯證法，也有音樂問題的理論，甚至處理了象徵論及神話學的問題。羅色夫教授，在其全體著作中，不僅攻擊唯物論特別是辯證唯物論；而且直接對於蘇維埃的權力，對於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也一貫的施行了攻擊。他把自己的觀念辯證法，認為是宗教及神秘主義之理論的武器，使之對抗唯物辯證法，他不停止於單純的理論上的神秘主義，並且作成神秘主義的宗派，他自己作了首領。

羅色夫教授神秘的去解釋辯證法，使希臘的神秘論者復活了。他對辯證法下了如次的定義：『所謂辯證法，是自己制約自己的、不依存於任何物之內容的、物之思辯的骨格，牠只是自己依存於自己……』他還有一個定義：『諸君想思惟什麼，這並不重要；關于怎樣去思惟這一點，辯證法却給以極正確的規準；要違犯這規準，如不違犯思惟的原理本身，就不可能』。羅色夫教授，排除階級鬥爭及

活動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辯證法」，而提倡了那一點也不接觸於物之內容的。只滿足於自己「思辯之影象」的，形式化了的，死了的，神祕的觀念辯證法。羅色夫事實上否定了辯證法，他不過在辯證法的旗幟之下，引入所有一切神祕思想及反動思想而已。

羅色夫不單是從階級鬥爭退却而已。他的退却，還是爲了反革命，用神祕主義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又使自己的戰友同化。

少數派觀念論者魯賓的哲學及其批判

少數派——魯賓或埃諾達埃夫斯基及其他，在他們的工作中，也實行了緊閉於抽象觀念世界中而離開關於現實的具體任務的戰術。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使理論脫離革命的鬥爭，以空虛的煩瑣哲學之概念的遊戲，去訓練新的幹部；表面上好像是辯證法，實際上却擁護黑格爾的觀念論及康德的觀念論。

魯賓主張，單純商品生產，在現實上不存在，牠只是思想上的圖式。他這樣把資本主義的先行的生產方法，看作觀念的構想，因此，至於否定資本主義是從單純的商品生產發生的事實。在他看來，資本主義不從何處發生，因而是決不會消滅的社會制度。這樣，魯賓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到達於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是無窮的。

魯賓，用表面上形式上理解了的黑格爾辯證法裝扮起來，而與西歐社會法西斯主義之新康德主義的理論家，互相提携。他與馬克思相反，以爲價值不是由於抽象的物質的勞動所造出的。他說：「造出價值的抽象的勞動，應當作爲其中一點兒物質的分子也不能看出的社會的範疇去理解」。這樣，價

値被變爲某種觀念的東西，被變爲心的關係。照這樣，價値的發生，就不像馬克思所說那樣，是在生產過程中，而是在交換過程中。因而，剩餘價値也變成爲在交換過程中發生的。但是，這樣一來，馬克思及伊里奇的階級鬥爭，就變成全然無意義了。

如少數派＝魯賓的實例所證明，在普羅列達里亞獨裁的國家，卽魯賓那樣的馬克思及伊里奇之新康德主義修正者，也不能不披上辯證法的外衣。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辯證唯物論是普羅列達里亞的哲學。而且，普羅列達里亞已經完成社會的革命，正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域中，建設社會主義。於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抱着反感的、反抗的、有時爲革命的心理所驅迫的小布爾喬亞的代表者們，也企圖如何去應用辯證法。但是，因爲他們的小布爾喬亞的性質，因爲他們從普羅列達里亞游離的結果，他們的革命理論和他們的辯證法，總帶有虛妄的性質，而變爲觀念辯證法，變爲新黑格爾主義，變爲有名無實的革命論。

少數派觀念論的新黑格爾主義

在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之下，最重大的危險物，就是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對於馬＝伊主義所加入的巧妙的、隱蔽了形態的觀念論的修正。他們表現出站在戰鬥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他們對於羅色夫及哥爾休式的鮮明的觀念論，也往往行着鬥爭。他們也用砲火對着機械唯物論，但是，他們把理論從實踐割離，把哲學從政治、從階級鬥爭之戰鬥的任務割離；他們無視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把伊里奇的辯證法理論歪曲了。這些事實，使得他們幻化爲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理論者，幻化爲批判黨的一般方針的國內小布爾

喬亞的留聲機。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所加於馬＝伊主義的理論的修正，首先在於次點。即，他們在根本上無批判的接受了黑格爾哲學，并機械的把黑格爾哲學與唯物論相結合，其結果，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化」。

新黑格爾主義者怎樣處理黑格爾的呢

黑格爾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源泉之一：我們研究黑格爾哲學、對於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大有意義，這是無疑的。但在這裏不能忘記：黑格爾哲學是被馬克思主義所克服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黑格爾學派；爲要把黑格爾顛倒過來，單用物質去代替絕對精神是不够的。

對於黑格爾的無批判的態度

德波林說：『所謂辯證唯物論，是黑格爾辯證的方法和唯物論的自然觀及歷史觀的綜合』。所謂綜合的名詞，自然是很精巧的；但是，這個名詞在這裏，甚麼也沒有說明，却引到觀念論的結論。這裏的要點，不在於黑格爾的觀念論與馬克思唯物論的綜合，而是用唯物論克服黑格爾之觀念論的方法。

無條件說起黑格爾的方法完全闖進了馬克思主義之中，這種主張掩蔽了一種事實——黑格爾的方法，雖爲辯證法的性質，但是觀念論的，所以牠不能是完全正確的那種事實。德波林自己把黑格爾的方法看作是完全可以容認的東西，結局，他自己的哲學被黑格爾的觀念論所貫串了。德波林對於黑格爾之無批判的態度，使得他把辯證唯物論從自然、從物質的現實割離，而且把辯證唯物論變成了支配

一切科學的、『搬進內的聯結于具體內容之中』的觀念體系。所謂哲學，在德波林看來，是從事於研究橫亘於一切知識的一般根柢上的範疇』的東西。德波林在下辯證法的對象之定義中，對於辯證法的法則是反映客觀的現實而使我們深入於物質的自然的認識的階段這一層，一點也沒有說及。然則，對於伊里奇所盡力強調了的、在他與觀念論者波格達諸夫的鬥爭中所發展了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默不作聲，這不是支持觀念論麼？

德波林派踏襲了普哈諸夫的錯誤

在這些問題上，德波林及其一派追隨於普列哈諸夫的後塵。他們沒有曝露普列哈諸夫在認識論上的謬誤的本質及其象形論的本質；沒有曝露普列哈諸夫根本上不理解反映論，他從普列哈諸夫所採用了的東西，不是伊里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最好的東西』，而是普列哈諸夫理論的缺點及謬誤。普列哈諸夫的特徵，就是；他不理解辯證法的要點即統一的分裂；他無力發見引導到矛盾的根本的東西；他試圖把矛盾和解；他不理解辯證法與認識論之辯證法的同一性。一切這些錯誤了的動因，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都從普列哈諸夫採用了。

德波林派之忽視伊里奇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忽視了伊里奇，不理解伊里奇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著作並且往往加以曲解，這一點，使得他們走入了觀念論。他們對伊里奇著作的曲解，在他們完全棄置了伊里奇的辯證法與認識論之統一的命題這一點上，表現了出來。伊里奇寫道；從辯證法分離了的獨立的認識論是沒有的，辯證法就是認識論。自然及社會中所

發生的物質的過程，反映於我們意識之中，同時、我們在我們的的實踐過程上，日益深刻的認識自然和社會的辯證法。我們之認識客觀的物質的現實辯證法，是在生產及階級鬥爭上，在我們的實踐的活動上。但是，德波林却把當作方法論看的辯證法與認識論相分離，甚至於把兩者互相對立。他說：「與認識論相對立的，當作方法論看的辯證法，被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及其最偉大的代表者們所充分認識了」。據德波林的考慮，在馬克思主義上，我們認識之物質源泉如何的問題、物質的自然在我們意識上反映之問題，是與認識樣式，認識路程及方法的問題相對立的。這樣，辯證法從其物質的內容割離，辯證法成爲抽象的觀念論的形態，幻化爲純黑格爾主義的圖式了。但是，黑格爾本人並不會把辯證法從認識論區別出來。不過在馬克思及伊里奇的方面，二者的統一是以物質的自然及社會的實踐爲基礎而實現的；在黑格爾方面，這個統一是基於絕對精神的發展而完成的。這是兩方面的不同之點。

德波林不理解對立的統一

對伊里奇的忽視、從現實游離、逃入『純方法論』之中，使哲學缺乏政治的緊張——這種事情，引到了對辯證法根本法則之無理解。德波林一派在說明辯證法的要點即對立之統一的法則時，好像忘記了伊里奇所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那個命題。一切過程，由內的矛盾而發展。一切過程是對立的鬥爭；在這鬥爭中，互相鬥爭的諸方面結合於統一之中；某物轉變爲他物，在一定階段上，變爲同一。這個同一性——伊里奇力說着——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反之，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對立的鬥爭使過程前進，規定統一的形態變化及其向他種形態的轉變，但是，德波林不力說對立鬥爭的絕對性，反而力說對立

統一的動因。在許多地方，德波林陳說着對立的統一是辯證法的要點，却并不指出這個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是，這樣去力說統一的動因，實際上是拒絕辯證法，拒絕辯證法之革命的內容，而轉化爲所謂辯證法是統一的和解的那種少數派的理論。

德波林的對立和解的理論

對立和解的理論，在德波林對於發展過程的理解中，表現出來。依着德波林，發展通過所謂同一性、單純的差異及矛盾的階段。由此，生出了在一定階段上的過程沒有內的矛盾而發展的那種結論。過程怎樣發展呢？在德波林主義者的場合，承認無矛盾的過程的階段，同時就表現出是接近於託羅斯基構想中的矛盾。卽，矛盾單只作爲頡抗去解釋。由此發生的結論是——一切矛盾如果都是頡抗的，那麽，在過渡期中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之間的矛盾也是頡抗的，所以在一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可能的。

盧波爾的錯誤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在對立的統一的法則上，沒有力說矛盾的動因中之根本的東西、主導的東西。因此，他們轉入了俗流的相互作用的理論之中。盧波爾主張，辯證唯物論是『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的方法論』，他方又是『以知識爲基礎的行動的方法論』。在這裏，行動與知識，實踐與理論，被置於同等的地位，互相發生作用。但是，在這相互作用中，那方面是主導的呢？這相互作用，在甚麼基礎上實行呢？這點却沒有說明。

這樣，不過只在純粹形式的言辭之上，去承認實踐對於理論的意義。馬克思和伊里奇所力說的命題——在認識論上實踐之主導的、根本的意義；人類只在其實踐上認識周圍世界——，沒有說明，而

且被拋棄了。

盧波爾對於相互作用之折衷主義的理解，表現出全體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對於對立之統一的法則之折衷主義的理解。

在哲學史上，德波林批判了唯物論及經驗論，把二者的綜合，當作辯證唯物論定義着。正是這樣的『綜合化』，暴露出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對於對立之統一的法則之機械的理解；暴露出他們轉入了均衡論，那個他們曾經批判了的布哈林的同樣的均衡論。他們不去論證，辯證唯物論怎樣根據於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具體材料去完成辯證法，藉以克服了唯物論及經驗論；他們只擁護了那種所謂唯物論與經驗論在辯證唯物論內部有同等權利的見解。說辯證唯物論是德國古典觀念論及法國唯物論的綜合，這種主張不是折衷主義嗎？這種見地，不是那種所謂把唯物論與觀念論對置，已是時代落後，在現時已經『棄去』了的、依着少數派而實行的，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新康德主義的而且是馬赫主義的修正嗎？

從實踐分離理論的結果，在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的場合，理論就變成消失了生活力的抽象物、變成圖式、變成詭辯的概念的游戲。於是，概念不反映物質的現實，而開始其獨立的生活。這種觀念論的理論，把他們引到了如次的命題。即，辯證法是『完成了的範疇之體系』。於是，範疇完全被用黑格爾式去發展；一個範疇從別個範疇發生；從「物質一般的概念」與物質的自己運動，構成辯證法的論理學之全體系；等等。

從實踐分離理論的結果，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不能適應於黨及第三國際所碰到的政治上的事件。無論在哲學雜誌上，或在德波林一派的著作中，對於多年與黨行著鬥爭的託羅斯基反對派，沒有加以研究，也不會加以反駁。他們雖曾批判過右翼反對派，但他們的批判是落後的、并且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至對於羅色夫哲學那樣的反革命的觀念論的理論，他們并沒有指摘過，他們甚至於支持了魯賓及培雷衛爾捷夫（文學理論）的少數派的理論。

從生活、從政治游離了的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在哲學上與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原理相背馳，而復歸於帶有觀照之性質的、與現實不關聯的、馬克思以前的費爾巴赫的哲學。這樣，他們在認識論上及辯證法觀上，結局都同樣的與機械論者合流了。

八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

費爾巴赫哲學的缺陷

在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批判了宗教上的黑格爾觀念論之費爾巴赫的唯物論哲學，當時曾強烈的影響了馬克思及恩格斯。但是，馬克思及恩格斯不久就覺察了費爾巴赫主義的缺點。他們在討論哲學的初期著作中，早已指摘了費爾巴赫唯物論之直觀的性質。費爾巴赫把物質的自然認爲第一次的東西，以爲意識依存於物質，如果沒有腦髓，也就沒有思惟。費爾巴赫說：不是神或絕對精神造出了人類，而是人類造出了神。在費爾巴赫看來，哲學的基礎不是意識也不是理念，而是具有肉體的，雜居於他人之間而生活於自然之中的人類。但是

，費爾巴赫把人類作抽象的考察，在全體社會之外去把捉人類。究竟甚麼使人類『思惟』，使人類造出理論並發達其理論呢？對於這種事實，費爾巴赫是不會理解的。

爲要解決這個問題，費爾巴赫自己到達了觀念論的結論。他斷定使社會前進的力，是愛、宗教、慾望、即結局是那相同的意識，他和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們同樣，在說明歷史之時，也到達了觀念論。

這些沒有辯證法思惟能力的一切唯物論者所同樣陷入的命運，只有馬克思及恩格斯，能够給與對於歷史過程之正確的科學的唯物論的說明。這因爲他們的唯物論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建立自己的哲學，不從孤立的抽象的人類出發，而從生活于社會之中、並且在社會的勞動中造出自己生活資料的人類出發。他在現實的實踐、即生產及階級鬥爭中，認定了包含哲學在內的社會意識之源泉。哲學，是依存於社會的存在、依存於一定的生活樣式，依存於一定社會的階級鬥爭之意識形態。

馬克思學說之形成

馬克思的理論，曝露了社會發展的根本法則，把自然及社會中一切現象之辯證法的發展的一般法則，定式化了。馬克思所以能够有此成就，是因爲他把一切從來人類歷史的經驗，統一於自己理論中，因爲他表現了以廢止社會中一切階級的分裂爲使命的，歷史上最後的階級的意德沃羅基。馬克思主義之最初創造者、馬克思及恩格斯，深入的研究了先行時代一切科學的知識，體會了人類階級鬥爭的經驗，所以他們纔能够曝露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社會的發展法則，造出普羅列達里亞的哲學即辯證唯物論。

伊里奇說：「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造成的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之最好的東西的正當的後繼者」。與此相關聯，伊里奇舉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源泉及三個構成部分。

馬克思學說的三個源泉及其三個成份

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源泉，是哲學史全體，特別是黑格爾的哲學。馬克思在青年時代，不但學習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且學習了黑格爾的觀念論，醉心於黑格爾哲學。但是在德國的階級鬥爭中，在布爾喬亞對於普魯士王國革命的準備中，馬克思參加了政治生活，受了費爾巴赫哲學的影響——這一切，使得馬克思不久就轉入了唯物論的方向。

第一源泉及第一成份

馬克思把唯物論哲學，當作對於教會及布爾喬亞觀念論之政治的武器而把握着，不消說，馬克思並沒有放棄黑格爾的辯證法。費爾巴赫斥駁黑格爾的辯證法也是觀念論；而馬克思卻並不採取形而上學的直觀的唯物論的途徑，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觀念辯證法變爲唯物辯證法，把費爾巴赫之直觀的唯物論變爲辯證唯物論。馬克思的唯物論，是「最完全的、最深刻的，從一面性解放了的、關於發展的理論；是關於那把永久發展着的物質的反映給我們的人類知識之相對性的理論」——（伊里奇）。

馬克思把他所發見的物質的一般發展法則，擴大於人類社會的認識之上。他作成了最偉大的社會發展論——史的唯物論。我們說，在馬克思以前，關於社會規律性的說法都只是臆測，也不爲過。布爾喬亞的學者們，沒有說明社會現象的能力，並且不知道怎樣去行研究，他們在社會現象之前，茫然自失了。他們所作出的理論不過是可憐的嘗試，即企圖把力學的方法，適用於那實際上循着獨特的法

則而發展的社會。布爾喬亞對於社會的發展的規律性之認識，不感興趣、這如我們所知，不足爲奇。認識社會的規律性這件事，就是認識布爾喬亞的榨取法則，就是曝露出他們所唱自由平等博愛之說，都是僞善的。因此，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論，就變成了那以曝露出資本主義及一切社會構成之本質爲利益的階級即普羅列達里亞的意德沃羅基。普羅列達里亞，體會了關於社會的發展，一種社會構成轉變爲他種社會構成之唯物論的辯證法的說明。普羅列達里亞完全理解了馬克思的法則——生產過程是社會過程的根柢，階級鬥爭存在着的社會的經濟全體，規定社會制度及國家制度的性質。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論，又曝露了人類思想領域中的規律性。「人類的認識，反映離開他而獨立存在着的自然、即發展着的物質」，同樣，「人類之社會的認識（即種種見解及學說——哲學上、宗教上、政治上、其他等等），也反映社會的經濟制度。國家制度以及一切學說，都是聳立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辯證唯物論及史的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構成部分。

第二源泉及第二成分

辯證唯物論及其在社會過程中的具體適用之史的唯物論，依着馬克思的勞作，不但被定式化，而且在他的主著即曝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的資本論之中，被展開了。就資本論說來，馬克思是英國經濟學者——斯密斯及李嘉圖——的著書的繼承者。布爾喬亞的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源泉。這些在馬克思以前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們，把經濟法則的說明，當作自身的任務。他們作出了勞動價值論；依據這學說，人類的勞動成爲經濟的基礎。馬克思不滿足這個學說。他繼承這個學說，並指摘了價值是受在商品生產中被支出了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

間之量所決定。馬克思的功績，在於曝露了商品生產社會到達一定發展階段時，勞動力怎樣變成爲商品的事實。雇傭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於資本家。而造出爲資本家所占有的剩餘價值。伊里奇說：剩餘價值說是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構成部分。

資本越發增大，資本就越發集中，資本家及勞動者的對立就越發尖銳化，勞動之社會的性質和生產手段私有之間的矛盾，就越發明白的表現出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狂暴的市場爭奪、人口大部分的生活不安增大」。隨着資本主義的成長，普羅列達里亞的威力及團結，也增大了。資本主義自己絕滅自己，產出建設新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的、自己的掘墓人。

第三源泉及第三成分

資本與勞動間的對立，在法國大革命後，充分明瞭的显現出來。極端尖銳的暴露出來。在法國革命時代，很多人已經知道布爾喬亞社會制度，與布爾喬亞自身所描出的理想，似是而非的東西。不久，對於革命的結果不滿的當時的知識分子的代表者們，遂對資本主義社會，加以嚴格的批判。

他們中的某一部分人，想要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被當作沒有人對人的壓迫的理想社會而描畫了。但這在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性質的東西。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批判，很機敏的，不假借的暴露了富者的不仁、欺騙及僞善。但是，在指示資本主義下普羅列達里亞的困苦狀態如何脫出的路線時，卻表現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全然無能力。空想社會主義只能空想，夢想，紙上空談，確信「强有力的現世」，卻不能指示出資本主義的法則，不能發見

爲新社會制度有鬥爭能力的社會勢力及階級。這種空想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源泉。馬克思的天才，在於從這種空想社會主義學取了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而用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性及階級鬥爭的認識，把這個批判深化了。在馬克思以前，雖然也有關於階級的議論；但是，只有馬克思才指出階級的本質，顯示了資本主義中階級鬥爭的必然性以及當作爲社會主義的戰士看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意義。社會主義不是夢想，也不是烏托邦，而是資本主義中階級鬥爭的結果，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結果所實現的現實——這種事實，馬克思把牠證明了。階級鬥爭的學說，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構成部分。

蘇聯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以最偉大的實踐，證明馬克思的理論是萬古不磨的，是社會發展之現實過程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通過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歷史全體，得着了完全的確證。這是甚至於布爾喬亞的學者也不能不承認的當然的事實。

馬克思所實行的理論鬥爭與黑格爾左派的鬥爭

馬克思爲確證自己的理論、特別是他的哲學，曾經堅持了許多的理論鬥爭。首先，馬克思離開了他以前青年時代的朋友們——黑格爾左派，與他們在理論上分手了。馬克思開始前進，就能作好他的基礎圖構，形成自己哲學的中心思想——辯證唯物論，並發表史的唯物論之根本觀念。反之，黑格爾左派卻停止於他們的老地方，在意識之中，繼續的反復革命之觀念論的理論。他們不去實行政治鬥爭，不去曝露那社會的基礎之經濟的矛盾，卻依舊繼續的去反駁宗教的謊言，繼續的去批判舊約及新約聖經中的故事。馬克思及恩格斯在所著德意志

觀念形態之中。早就清算了他們，從頭到尾的嘲笑了他們，並且完全曝露了他們的鬥爭之不徹底及理論之觀念論的性質。

與蒲魯東的鬥爭

對於勞動運動有過很重大的危險的東西，是勞動者出身的移住民、有才能的並且富於著述的著作家蒲魯東的學說。蒲魯東熱中於黑格爾哲學，感知黑格爾的方法之革命的意義。但是，他對黑格爾的研究是道聽塗說的，他對黑格爾哲學的把握方法，也是錯誤的。他不理解辯證法的根本法則——對立的鬥爭，統一的分裂。他把這個方法，在折衷主義上，在和解的意義上去解釋。蒲魯東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矛盾時，他不理解這個矛盾是必然的，不理解這個矛盾是使資本主義前進的東西，他又沒有在普羅列達里亞中看出未來革命的推進力；他卻把矛盾看作是某種不好的東西，某種破壞社會調和的東西，某種必須改善的東西。蒲魯東這樣想着：資本主義，聽其存在，我們可以從牠當中取出好的東西，捨去壞的東西。他認定資本主義中的壞的東西，正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的要素，他並未懷疑到資本主義由繁榮到死滅。

蒲魯東沒有達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依然是個空想家。他的理論，是小布爾喬亞的觀念論的烏托邦。蒲魯東反對財產，卻不知道怎樣去和牠鬥爭。他把一切的財產都叫作竊盜，卻不理解各種社會組織各有其特殊的財產形態。生產手段的私有，是資本主義的條件；單只把牠叫作竊盜那是不够的。我們必要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的源泉及其意義，當作主要矛盾的一方面去理解。私有財產，是與資本主義同時死滅的，應當被新的財產形態即集合的形態所代替的、一種歷史的財產形態。馬克思，

與蒲魯東及其他空想家不同，他不空想社會主義，而是為社會主義建立科學的基礎，曝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及其死亡之必然性。馬克思在其主著資本論之中，完成了這種工作；並且把當作世界觀及科學方法看的辯證唯物論的意義，也在同書中闡明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證明了資本主義之歷史的性質，批判了那種把資本主義看作永久的社會制度的俗流經濟學的理論。馬克思指示出：資本主義怎樣歷史的發生出來，封建制度的矛盾怎樣生根於封建制度中，使封建制度解體，以至於引到那布爾喬亞革命的新經濟關係的出現。布爾喬亞的理論，以為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社會的胎內平和的、漸漸的成熟出來；馬克思對此加以反駁。他證明了，以沒落的農民為犧牲的資本主義關係的誕生是有革命性的。他曝露出，布爾喬亞為着蓄積資本、並造出於自己有必要的『自由』勞動者，所曾使用的殘酷的方法。馬克思與蒲魯東不同，他證明了：對於自由勞動力的需用，怎樣引起革命，怎樣引起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增大，尤其是普羅列達里亞——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的成長。

馬克思指示了：在資本主義之最單純的細胞的商品中，已經含着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從商品開始，這個矛盾在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展過程上，怎樣激化，採取新的形態，怎樣複雜化，導入於恐慌及階級鬥爭的新形態。

與巴枯甯杜林的鬥爭
拉沙爾及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在生產過程之中，在剩餘價值的產出和剩餘價值的私的佔有形態之中，曝露出來。他并指明這個主要矛盾，不但在狹義的生產上，而且在與生產相聯繫的流通及分配上，貫穿於一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更完全曝

露出資本主義社會之複雜的現實；顯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同時，還保留着封建關係的遺物（土地所有及地租），這些遺物依存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矛盾。馬克思在其全部著作中，又論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即資本主義的基礎，怎樣規定階級鬥爭的形態，怎樣在這個基礎之上，生長出政治的及意德沃羅基的上層建築。在那對於社會的矛盾之辯證法的發展，提供了光輝樣本的歷史著作之中，馬克思指示了辯證唯物論怎樣的體會階級鬥爭的經驗，以及普羅列達里亞怎樣的把這個理論作為武器去使用。馬克思及恩格斯深刻研究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他們因此明白了普羅列達里亞運動之革命的意義，明白了當作革命之主要的主力軍看的普羅列達里亞的任務，以及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及小布爾喬亞聯盟的作用。巴黎公社的經驗，使得馬克思能够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獨裁性，作成定式，他們指導勞動運動，使這個運動向着革命的變革；他們很嚴愼的堵止了在革命運動中引入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切嘗試。他們對於想站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運動前面的自由主義者，宣布了殘酷的戰爭，他們和巴枯寧決裂了，因為他呼引普羅列達里亞去行無政府主義的行動；他們批判了拉沙爾，因為他正想實行與封建領主俾斯麥同盟的機會主義戰術。他們警戒了一切想用觀念論的及形而上學的哲學去束縛普羅列達里亞的嘗試。恩格斯用其論爭之才的全力，襲擊了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杜林，杜林想要把他從黑格爾抄襲來的而且自己經手弄歪曲了的圖式，去壓住德國的勞動者。恩格斯在其攻擊杜林的著作反杜林論中，把馬克思及他自己關於哲學、經濟學及科學社會主義的見解，精博的說明了。

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們，不僅對於當時政治的事件，並且對於一切科學的發見及理論，都精深的研求了。馬克思及恩格斯，不單只從事於社會科學，並且研究了數學及自然科學，在各種科學領域中，曝露牠的辯證法的性質。他們很喜躍的歡迎達爾文學說：看出達爾文學說對於有機界發展過程的解明，根本上是辯證法的。

馬克斯理論的正確之證明

最近我們所發表的恩格斯關於自然辯證法的覺書，顯示出恩格斯何等精深的研究了自然科學，他是怎樣普遍化的使用辯證法的方法，以及他能夠預見今日自然科學所艱辛到達的發見。

馬克思及恩格斯都死於前世紀的末葉，這時，恰好是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上，開始採取所謂獨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新形態之時代。馬克思的理論，從前世紀七十年代起，即已征取歐洲許多國家的普羅列達里亞大衆。馬克思的理論，變

修正主義之腐化

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公認理論。不但社會主義的政黨以及一切名爲小布爾喬亞的政黨（俄國的民粹主義、英國的費賓派、種種無政府主義團體），不能忽視馬克思主義；就是布爾喬亞本身，也不能不適應於馬克思主義對普羅列達里亞廣汎大衆之影響的增大，而實行種種對策。布爾喬亞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味』之顯明的增高，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事實——在這時代中，金融資本爲達自身的侵略目的，有在普羅列達里亞大衆之中，爭取支柱的必要。所以自進到帝國主義時代以來，布爾喬亞企圖使普羅列達里亞解體，買收普羅列達里亞的落後分子，開始從內部來攻擊馬克思主義，把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理論家勾引爲自己的黨羽。於是，用馬克思自己的言辭掩護身子而來攻擊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發生

了•修正主義者們集中其主要砲火，轟擊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即他的辯證法，那個『革命以及普羅列達里亞的革命論』•

在修正主義者的手中，馬克思主義被惡俗化了；由勞動階級的革命理論，變成了『布爾喬亞的普羅列達里亞』及小布爾喬亞的理論，變成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的理論。

於是修正主義和布爾喬亞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結合過程發生了，隨着在政治上的結合過程也發生了。『內部腐敗了的自由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而更生了』。——伊里奇。

修正主義，逐漸腐蝕社會民主黨的公機關，變成採用『瑣屑事情』的理論的黨職員的意德沃羅基•把革命看成前途遼遠的東西，喜歡附和於伯倫斯泰因的『運動是一切，目的沒有』的口號。修正主義的危險，竟到這樣的程度。

但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引起了階級對立之極端的尖銳化，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能不去研究資本主義及勞動運動中所發生的新過程及其轉變。我們要求對於修正主義作不假借的鬥爭，要求必須去曝露修正主義的背叛及其機會主義的性質。因此，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具體化，以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內容去充實牠，這種工作是必要的。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代的當前任務，就是根據帝國主義時代階級對立的材料，去完成修正主義想要『忘掉』的馬克思的命題。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具體問題，即普羅列達里亞的專政、與農民層的聯盟、民族問題，殖民地問題等一類問題，不能不列入議事日程了。

對於這一切問題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解決，都和伊里奇的名字聯結着。

伊里奇不但對修正主義實行了無忌憚的鬥爭，把修正主義不留餘地的盡情的加以批判，不但使馬克思的眞的學說復活起來，他還更進一步，他把馬克思的學說發展了。『伊里奇主義，是帝國主義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正確的說，伊里奇主義一般的是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特殊的是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理論與策略』。在這個伊里奇主義的定義之中，把伊里奇主義之歷史的根源力說了。由於把伊里奇主義的特徵看作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指明了伊里奇主義之革命的性質，指明了伊里奇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右或左派都無視伊里奇的哲學

但是，這個伊里奇主義的定義，不僅受了社會法西斯特方面的反駁，而且受了右傾及『左』傾派理論家方面的反駁。季諾維埃夫，布哈林及普雷奧布拉純斯基，也都反對這個定義。最顯著的特徵是背叛者里亞乍諸夫對於伊里奇主義之敵對的立場。里亞乍諸夫這樣說：『我不是多數派，也不是少數派，也不是伊里奇主義者。我只是馬克思主義者，我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主義者』。

對於伊里奇主義，不能理解其爲馬克思主義之更進步的發展，這在機械論者以及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場合，是特別明顯的。機械論者及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也都贊成伊里奇在馬克思主義中添加了許多新的東西，但他們堅決的主張，在哲學領域中，伊里奇主義不過是單純的復歸於馬克思主義而已。列如普雷奧布拉純斯基在馬克思主義者，及理論家的伊里奇論文中，把馬克思主

義全然機械的分成爲『具有壽命的種種階段的』種種要素。他以爲在馬克思主義之中，有些是應當完全照原樣保存的要素，有些是應當補足的要素。有些是應當用新東西去代替的要素。據他的意見，伊里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把牠補充了；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伊里奇却未加以變更，也沒有補充。在他看來，伊里奇在哲學上，沒有給與任何一點新的東西。布哈林也說過和這相同的事情。布哈林說：『但，馬克思主義，如果不在馬克思的場合所有的思想總和的意義上去解釋，而在構成馬克思主義根柢的方法論的意義去解釋，那麼，伊里奇主義，並不是什麼不同的、變更或修正了馬克思方法論的學說，這是不待言的。反之，在這種意義上，伊里奇主義，是由馬克思及恩格斯造成定式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還原』。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對於機械唯物論者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給與了滿腔的同情。他們兩方面，都完全無視了哲學上之伊里奇的階段。加列夫甚至於這樣說，那主張馬克思主義上有新『時代』的說法，在意德沃羅基上，在政治上，都是有害的。

右或左派對于伊里奇主義派曲解

斯太林在一九二四年，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正確的提起了。卽，他這樣寫着：『在伊里奇方法中被給與的東西，根本上是在馬克思學說中所已經有了的東西；借馬克思的話來說，「在其本質上是批判的，是革命的」。正是這種批判的而且革命的精神，自始至終的貫澈於伊里奇的方法。所以，那把伊里奇的方法認爲是馬克思所給與的東西之單純的復活等等主張，是錯誤的。事實上，伊里奇的方法，不是馬克思之單純的復活，而是馬克思那種

批判的革命的方法即他的唯物辯證法之具體化，並且是馬克思方法之進步的發展』。

實際上，一方面既然同意伊里奇主義是帝國主義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既然是認定伊里奇把馬克思主義具體化了並且充實了新的內容；同時，他方面却又否定哲學上的伊里奇的階段，這眞是不可思議的矛盾。馬克思的方法不是敎條，他是行動的指針，並不屑矜誇其永久性及完全無缺。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隨着社會之實踐的發展。而具體化、而發展。那說馬克思主義的某部分是永久不變的，某部分是相對的，是可以掉換的主張，乃是切斷馬克思主義活生生的肉體的東西，乃是把理論從實踐割離的東西。這樣看來，德波林把馬克思看作理論家，把伊里奇看作單純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實際家，決不是偶然的。

伊里奇暴露了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的規律性。伊里奇和修正主義者相反，他指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尖銳化，並且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列上日程。一切流派的修正主義者們，都想證明資本主義具有依據改革而消除其矛盾的力量；反之，伊里奇却證明了這樣的命題是不可能的，是烏托邦的，是機會主義性的，他并且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必然性力說了。機會主義者們忘記巴黎公社的經驗，努力想去歪曲馬克思及恩格斯關於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主張；反之，伊里奇却澈底的闡明了並且發展了所謂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關之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及所謂在革命之際必須推翻布爾喬亞的統治機關及樹立普羅列達里亞政權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伊里奇與左右翼機會主義者不同之點

右翼機會主義者，採取與布爾喬亞自由主義聯合的方向，左翼機會主義者，在革命一切階段中，拒絕與小布爾喬亞同盟。反之，伊里奇在辯證法上研究這問題，學習從來的革命的經驗，依據馬克思及恩格斯來研究這問題，提供了普羅列達里亞獨裁政治的輝煌的範本。伊里奇嚴格的嘲笑了並判定了機會主義者們，說他們或是不想革命，或是沒有辯證法的思惟能力，忘掉整個的過程，用死板的圖式代替生動的鬥爭，只使階級鬥爭的某一方面發展。伊里奇對於階級鬥爭的一切問題，不使用從外部引來湊合事實的圖式，而要求很深刻的注意的研究。伊里奇闡明一切規律性的辯證法、內的矛盾、在全部具體性上研究其規律性、在其中發見了主要的東西、本質的東西、構成鏈子上的主要的環的東西。伊里奇反對那種是客觀論的而又是直觀的歷史觀，指出了爲勞動階級的前衛的黨的意義，指出了理論在階級鬥爭的意識性發展上所有的大作用。他澈底批判了漸進主義、自然生長性、及尾巴主義的理論，還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哈諾夫，是望塵莫及的。借伊里奇的話說，普列哈諾夫是寫出了『馬克思主義中某種最好的部分』的優秀哲學家。但普列哈諾夫不能澈底應用辯證法，轉入於費爾巴赫的直觀的唯物論的立場。普列哈諾夫所以這樣，是因爲他在前世紀九十年代，毫無定見，有時和伊里奇一同反對經濟主義，有時又採取經濟主義的立場。他所以沒有理解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規律性，而採取少數派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起因於此。爲要正確的曝露出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自由主義布爾喬亞的戰術，爲要能够在反動的風暴中維持明晰的頭腦，而指導勞動運動向着勝利，就必須和伊里奇同樣是辯證唯物論者纔行。

這種辯證法的思惟能力，理論與實踐之深刻的辯證法的結合——在這里，理論常出現爲由實踐的內容而充實的具體的東西，實踐出現爲在理論上被闡明被理解的東西——，是伊里奇的實踐的及理論的活動之全部之特徵。伊里奇首先是革命家。

伊里奇應用辯證法研究新現象之實例

他最關心的是普羅列達里亞革命。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的新現象，一切都對伊里奇提供了哲學的思惟的材料。辯證法，在伊里奇方面，貫串着階級鬥爭的一切問題。關於蘇維埃應當採取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在二月革命的種種動因中，被解決着——伊里奇對於黨給與了在辯證法上處理這問題的教程。蘇維埃不是形而上學的永久的實體——牠是一種革命的制度，黨對於牠的態度要看牠的內容怎樣，要看牠歸什麼人所把持——歸多數派或歸少數派——，是可以變更的。

布列斯特講和的問題，也是很好的範本。許多同志們，都是形而上學的、一面的解決了這問題。有的人說這是戰爭的繼續，有的人採取折衷主義，說戰爭與講和是有區別的。伊里奇對黨指示着，布列斯特講和，應當作爲一個歷史現象去看待。即是說，必須放棄公式，要把布列斯特講和，在其具體性上去考察牠，即在其一切聯結上去考察牠；還要研究其一切矛盾，並在這些矛盾中找出主要的東西。那些動因中的主要東西，在當時就是休養的必要。因爲當時國內的對立，比較俄國與法國的對立，更爲重要。在伴隨着一切矛盾的複雜過程中，伊里奇發見主要的環，憑藉這個環，引出了全體的鏈。

此外，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專政時代的勞動組合的本質的問題，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又關於合作社計劃的問題，關於革命的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用上述的同樣的方法去研究。

伊里奇不僅是革命家並且是哲學家

伊里奇不但在政治上的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的方法，並且在哲學上的專門著作中也發展了牠。一九〇八年，伊里奇發表了一部專門處理哲學的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在那部書當中，把馬克思恩格斯以後自然科學發達的成果普遍化了，他對於馬赫、亞芬納流斯、俄國馬赫主義者、及主觀觀念論者們想在觀念論上解釋那些成果的嘗試作了嚴厲的批判。

從前世紀末葉到本世紀的初期，自然科學成就了一大進步，到達了顯然與機械論的世界觀相矛盾的結論。但觀念論却不但利用牠來攻擊機械唯物論，並且利用牠來攻擊唯物論一般。伊里奇在上述著作上，論證了觀念論的主張，是欺騙的，是虛偽的。伊里奇對於物質、時空、運動、經驗等自然科學上的概念，給了唯物論的說明。他在上述著作中，以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的研究為基礎，對於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問題之解決，給與了辯證法的無比的標本。還有，最近由『伊里奇研究所』發表出來的他的信札、讀書的批評、以及雜記之中，從新說明着馬克思的許多命題，並且曝露着普列哈諾夫的一面性；他的辯證法的思想，其內容實在是非常豐富。

伊里奇發展了對立的統一的法則

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法則，即對立的鬥爭的法則，經伊里奇異常深刻的曝露了出來。許多的哲學家，連普列哈諾夫也在內，都把這個法則解釋為兩個力的矛盾，對立的和解；而伊里奇却力說了這個法則的要點，同時是構成統一的內的對立。這些對立，在鬥爭上形成同一性，兩者互相推移，於是這些對立間的鬥爭，採取種種色色的形態。對立的

同一性是相對的，而對立的鬥爭却是絕對的。

普羅列達里亞與布爾喬亞之間的鬥爭，是絕對的；這個鬥爭，決不停止。這兩個階級的對立，不能融合，但兩者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的一定發展階段上，同時是這兩階級的相對的有條件的互相滲透。一切現象都是發展的——這就是說，在那個現象中，發生着統一物的分裂過程，發生着內的矛盾的激化的過程。伊里奇依據關於革命的種種問題的研究，論證了這個矛盾怎樣具體的被實現出來。他不以知道現象的本質爲滿足，他還在一切形態上、在一切發現上、在與牠實現的一切條件的聯結上，去研究那個現象。伊里奇要求從一切方面去研究一切現象，研究那些現象的一切複雜的交互作用的過程；要求在那些現象中發見根本的主要方面的能力；要求考察過程的一切實在的可能性，考察這些可能性之一成爲現實性的條件。並且，他力說了；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這種推移，不是自發的任意的過程，而是以能動的作用爲前提的。

伊里奇對於哲學上的認識論之深刻的理解

在認識論的問題上，伊里奇批判了普列哈諾夫和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等把辯證法和認識論對置的一切人們。伊里奇主張辯證法、認識論與論理學是同樣的東西，他說『三個名詞是沒有必要的』。實際上，只有在社會的實踐之歷史中，人類纔曝露出自然及社會的辯證法，而人類的認識，也只有在實踐過程中。其內容纔能豐富。伊里奇所以批判普列哈諾夫，是因爲普列哈諾夫在論及哲學的一切著作中，離開了辯證法去考察認識論。關於認識論的這樣的態度之所以發生，是普列哈諾夫的形式論、象徵論當中的他的謬誤。把認識論與辯證法

對置，結局便弄到不能理解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即不能理解對立的統一的法則。普列哈諾夫站在皮相的非辯證法的立場，去批判馬赫與波格達諾夫，批判康德與法國唯物論者，也是由於他把認識論與辯證法對置，普列哈諾夫，一點也沒有闡明馬赫主義哲學的基礎的自然科學的意義，也不會想把自然科學上的發展的經驗實行普遍化。普列哈諾夫只從俗流唯物論的立場批判了康德，並且對於機械唯物論，是無批判的一概排斥，既不曝露這種唯物論的謬誤的根柢，也不用辯證法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去對付牠。

在辯證法的問題上，普列哈諾夫往往只記述辯證法為止。既不曝露各種現象的充滿矛盾的發展，也不聯結個個現象於全體的過程。

伊里奇完成了哲學的黨派性的問題，並且使牠深化，喚起了黨對於這問題的注意。因為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時代，辯證唯物論，不能不發揮其一切活動的性質，而和黨的政治保持不可分離的聯繫。伊里奇在共著作中，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輝煌的範本，提供了從黨派的立場去考察理論上任何問題的輝煌的範本。

伊里奇的研究之重要

伊里奇的世界觀與伊里奇的方法論的上述一切特性，使得伊里奇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的事業的唯一徹底的繼承者，使得他把包括哲學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提昇到未曾有的高處，使得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化為普羅列達里亞專政之革命的實踐。現在，伊里奇的世界觀及其方法論的上述一切特性，把一種任務課責我們，去研究這種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上的新階段的伊里奇的理論的遺產。

第二章　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

一　認識與實踐，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辯證法在事物的聯結運動與發展上把捉事物

如前章所說，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中，是決定的要素，據恩格斯的定義，辯證法是關於自然、社會、及思惟的一般發展法則的學問。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不同。形而上學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當作不變的東西，凝固了的東西去觀察，而辯證法卻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運動上、在其發生與消滅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辯證法教給我們，不但客觀的現實是發展的，並且認識也是發展的。

就政治口號舉例

一九一七年七月革命以後，討論『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這個口號的問題時，伊里奇這樣寫着：『在歷史成就急速轉換時，就是前衞黨，在多少長期內，也不能通曉於新的形勢；一個口號，在昨日是正確的，到今日就失卻了一切意義——正如歷史的急速轉換是「突然」一樣，牠也同樣失却了意義——；這樣口號的重複，是很常有的事情。對於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也做了和這相似的重複。這個口號，譬如說，在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即我們的革命永久過去了的期間，牠是正確的。但到今日，這個口號，卻明明不正確了』。

認識隨現實變化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應當理解變化了的現實怎樣使人們認識新的矛盾，新的聯結。他指出了『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到七月革命止，牠正確的反映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的階級勢力和黨的相互關係。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一定階段上，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這個口號『是向着和平發展的道路前進一步的、能夠直接實現的第一步的口號，牠是革命的和平發展的口號，從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爲止，是可能的，當然又是最有望的東西。但在今日，卻無條件的變爲不可能了』。——伊里奇指出階級勢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變化，並且這樣寫着。這過口號，在今日已不正確了。因爲在新的情勢之下轉移權力，只有依據公然的革命纔是可能的。

認識的動性

現實變化着、發展着。我們關於現實的認識，也隨着現實一同變化。但是，我們不要以爲我們的認識是受動的反映現實，不要以爲我們的認識像照相鏡那樣，無條件的撮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對象。人類的認識，是當作一個動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會的實踐之中的能動的過程。在生產和階級鬥爭中，人類的認識，表現爲能動的起作用的動因，參加於世界的改造。

新認識能動的反映新現實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權力都歸蘇維埃這口號怎樣變化了的問題，不把這個口號當作受動的反映革命的現實的東西去觀察，而把牠當作在革命的實踐上決定大衆可以前進的方向，並團結他們的力量去觀察。他證明了：這個口號，在七月革命以後，不但不正確的反映現實，並且在階級鬥爭上會迷惑大衆。他這樣寫着——『把權力移歸蘇維埃這個

口號，在現時恐怕只能鼓起不合時宜的勇氣或鬧出笑話。這個口號客觀上欺瞞民衆，向民衆鼓吹如次的幻想。這個幻想就是：在今天蘇維埃還想取得權力，爲取得權力只要喊出這個口號就行：又蘇維『之中沒有輔助反動分子的惡名的政黨是存在着；過去的事情可以不把牠當作過去』。如伊里奇所說，變化了的現實，如何的引導到新的口號、新的認識；並且這新的認識，能動的反映出現實的新矛盾，牠本身是向着現實的變革的一條道路，『看前面勿看後面。勿用陳舊的階級和政黨的範疇，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後的範疇』。

新認識的內容比較豐富

從七月到九月這個階段上變化了的階級關係，變化了的革命的實踐，使伊里奇能够再度提出蘇維埃的問題，作爲在階級鬥爭中奪取國家權力的手段。在革命的實踐過程中造成的這個新口號，自己變成了引導普羅列達里亞推倒布爾喬亞的革命的實踐之能動的動因。這個新口號，並不是重複着與七月革命以前所定出的東西相同的口號，牠是由於革命的實踐之新內容而被弄得豐富了的東西。新的階段上的蘇維埃，不論從階級的構成上看，或從革命的變革中牠的作用看，都與以前的蘇維埃不同。

正確的認識是變革現實的指針

對於現實的認識過程，是充滿矛盾的過程。我們的認識上這種充滿矛盾的運動，顯現於社會的實踐中，而這種社會的實踐，表明我們的認識在反映現實之辯證法的過程時，指示變革那現實的具體的道路。

闡明了這種認識過程中的辯證法，闡明了現實與認識的充滿矛盾的運動的人，首先是馬克思。馬

克思指示了：現實與認識——客體與主體——之辯證法的統一，實現於社會的實踐之歷史的發展中。不只認識客體，並且認識主體，也在社會的實踐過程中起變化。人類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變革牠，同時又變革自已的性質——馬克思說。馬克思

認識主體在社會的實踐過程中起變化

對於現實與認識，客體與主體的相互關係如何的問題上。追隨於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費爾巴赫的哲學。會加以嚴格的批判。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一樣，費爾巴赫也不把認識看做歷史的過程。在費爾巴赫說來，認識是不變的自然之不變的反映。在他說來，認識主體，也和認識客體相同，是不變的，不發展的東西，而是在實踐過程之外被把握的。他以爲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不是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上發生的東西。他沒有看到社會的實踐變化了認識的客體。馬克思批評費爾巴赫說——費爾巴赫，『譬如在百年前的曼徹斯特，他只看到手紡車與手織機，所以現在他在那裏只看到工場與機械；又如在羅馬的漢巴尼亞平原，他只能看到與古司脫時代羅馬資本家的青茂的葡萄園與莊園，所以現在他在那裏只看到牧場與沼澤』。在費爾巴赫說來，爲認識主體的人類，也和這一樣，是不變的，在歷史上不發展的東西。他把人類看做是具有感官並藉感官而知覺環境的物質的實體。他並不理解；物質的＝感性的人類，連同他的五官，都是世界史的產物。他不知道：人類的感官，在人類的勞動過程中，在人類的實踐之歷史的發展中，都不是不變的東西而是發展的分化的東西。至於馬克思，和費爾巴赫不同，他說明人類的社會性，說明人類是在社會的實踐中發展的。費爾巴赫把人類當作離社會關係孤立了的個人去觀察了。費爾巴赫心目中的人類，不是由於社會的活動而能動的改造世界的

主體，而是直觀的實體。馬克思批評他說：「他不離開抽象的理論之範圍，他不在使人類變成現在這樣的一定社會關係中、不在周圍的生活環境中去考察人類，所以他決不能到達於現實的存在着活動的人類，而停止於所謂「人類」的抽象物的境界，只能感覺上稍微認識「實在的，個別的，肉體的人類」。馬克思指示了，認識的主體，是出現爲社會的人類，爲階級的代表，爲階級鬥爭的參加者。馬克思說明了，就是費爾巴赫所特別注意的人類的感性，也只有當作感性的活動。只有當作實踐纔能理解。

馬克思說過，認識的主體與客體的變化，在革命期中顯現得强烈而明瞭。這一層，可以用革命的實例表示出來。普羅列達里亞，在俄國革命過程中，一面變革現實，同時在根本上變革着他們自己的性質。普羅列達里亞，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奪了生產手段，大多數都被奪去了學習科學與文化的成果的可能性，現在他們從被壓迫階級轉變爲支配階級，他們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學習了科學和文化的一切成果，並且使其長足發展，他們變成生產的組織者。普羅列達里亞，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的變革社會關係，使俄國的形相一變，造出了新的大產業，並使農業集體化。這樣做去，他們在革命的實踐的過程中，已不是雇傭勞動者，而漸漸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他們在革命的過程中，逐漸脫離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逐漸脫離與他們無緣的思想、見解、氣習、感情的遺物。

黑格爾對於認識的能動性之觀念論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了，認識是實踐的動因，牠有能動性。力說了認識的能動性的人，在馬克思以前，還有黑格爾。不過黑格爾是觀念論者，他不承認離意識獨立的客觀世界之實在性。所以主張認識的能動性，首先是在於思惟或絕對精神能動

的創造出爲這種精神的「他在」的自然。能够成就獨自的發展的東西，據黑格爾說來，只是能動的思惟。自然界一切種類的發展階段，都被給與於精神之中。思惟，「主觀精神」對於自然之能動的認識，雖是發展的，而自然本身却不發展。能動的精神，據黑格爾說來，在認識自然，即認識客觀世界時，就是認識牠自身的「他在」，即認識自己，照這樣說，認識之能動的主體，與其客體，在絕對精神上變爲一致的東西，同一的東西。黑格爾不用這個來解決認識上主客關係如何的問題，却把客體解消於觀念的主體中，離這個問題的解決愈遠了。

費爾巴赫對於認識的主體與客體的見解

費爾巴赫曝露了把主客看作同一的見解之觀念論的性質。他說，把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視爲同一，弄到使任何認識都成爲不可能；因爲認識不是與現實同一的東西，而是現實在人類的感官及思惟上反映了的東西。費爾巴赫主張，認識客體與主體不同，牠是離人類意識獨立的自然。不過費爾巴赫未會理解主客統一之辯證法的性質，這是在前面說過的。

蒲列哈諾夫在認識論上的反歷史主義

蒲列哈諾夫對於認識論的理解，並不會注意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費爾巴赫所下的深刻的批判，仍沒有超出費爾巴赫的範圍，蒲列哈諾夫，與費爾巴赫一樣，沒有理解辯證法的本質、對立的統一的法則，所以他沒有在辯證法上考察認識論。他不能闡明認識的充滿矛盾的性質，不能闡明認識與社會的實踐之結合，關於主客統一問題，仍舊站在費爾巴赫的立場，他與費爾巴赫一樣，雖然表示了主客統一的物質，而這種統一，在他說來，帶有與

實踐的活動無關的直觀性。他與費爾巴赫一樣，主張主客的統一，被給與於在自己爲主體同時在他人爲客體的個人之中。他不但沒有批判過費爾巴赫，並且追隨於費爾巴赫之後，重說人類的本質是他的肉體，沒有見到人類的本質並不是肉體的東西，而是社會的性質。認識論中蒲列哈諾夫的反歷史主義，是從這種地方發生的。

亞克瑟洛特在認識論上的錯誤——機械的考察主客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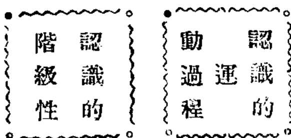
蒲列哈諾夫的弟子亞克瑟洛特，以及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德波林，根本上都站在和這相同的立場。亞克瑟洛特，繼承蒲列哈諾夫的衣鉢，對於主客關係如何的問題，採取了直觀的、無辯證法的解決。她在人類這個客體的物質性中，認出主客的統一，因而把斯賓諾莎哲學中的物心的統一，看做是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眞正的主客的統一完全一致。機械論者亞克瑟洛特不能理解對立的統一之辯證法的本質，機械的考察了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即在這種關係中，只看到相互的關係，沒有看到歷史的實踐過程中兩者的相互滲透之辯證法的統一。

德波林對于主客關係的不理解

德波林雖曾和機械唯物論鬥爭過，而在主客關係如何的問題上，却仍然站在同一的立場。德波林雖曾力說過對立統一的辯證法的法則的意義，却沒有理解主體與客體之辯證法的矛盾的能力。他沒有理解這種統一是在歷史的實踐過程中實現的，所以把費爾巴赫的見解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見解，看做同一。他在專門研究費爾巴赫的著作中，這樣寫着——「費爾巴赫的唯物論哲學。不從抽象的主體出發，也不從無生命的抽象出發，而是從那個同

時爲客體的具體的主體出發的」。費爾巴赫的『具體的』主體，是在社會關係以外的某種抽象的物質的人類，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可是德波林却把這樣抽象的人，誤認爲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具體的認識主體。德波林常常說起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說起兩者的相互滲透，却不曾理解這種相互滲透是在實踐上實現的，因而在事實上證明了他沒有理解這辯證法的能力。對立的相互滲透，在德波林之下，沒有辯證法的性質，只有外的性質，而終結於主體與客體之單純的移動。他說，主體變爲客體，客體變爲主體。於是我們依據蒲列哈諾夫及其門徒的謬誤的實例，看到如下的事實。即，從實踐分離認識，不理解認識上的辯證法的作用，到了解決主客統一的問題時，必然要走到直觀的立場，走到費爾巴赫主義。

二　認識過程的階段與動因



前面說過：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以實踐的發展爲基礎而實現：人類如何認識周圍世界的問題，在實踐以外是不能解決的。現在我們來詳細研究認識的運動的路程；說明認識的運動在其發展上通過什麼樣的階段，說明這種運動是由什麼動因構成的。

當作認識物質的現實之主體而出現的東西，如前節所說，不是從社會游離了的個人，而是社會的人類、社會的階級。在階級社會中，周圍世界的認識，帶有階級

的性質。在階級鬥爭上，從『自在的階級』轉化爲『自爲的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的認識之發展，成爲階級的認識之運動的標本。馬克思和伊里奇，在許多古典的著作上，把普羅列達里亞的認識的這種運動的姿態，指示給我們了。

普羅列達里亞認識的發展階段

然則普羅列達里亞的認識，是怎樣發展，並通過怎樣的階段呢？

普羅列達里亞，在其發展的最初期，還不曾完全意識到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實。這一層，在英國的產業革命時代，就可以明瞭看出來。當時，普羅列達里亞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解，非常淺薄，勞動者們雖然隨着機械的採用而成爲產業豫備軍而被拋棄於街頭，但他們却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看出自己的貧困的原因，而只是在機械當中去尋找那原因。他們不對布爾喬亞作意識的階級鬥爭，而做出了反抗機械的暴動。（這是普羅列達里亞最初發展階段上的顯著特徵）。然而這並不是說，對於成爲階級的布爾喬亞的普羅列達里亞的運動，是在勞動者完全理解並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自覺到自己是與敵對的布爾喬亞相鬥爭的階級的那一瞬間開始的。普羅列達里亞，由於抵抗機械的運動，就已經是和成爲階級的資本家或布爾喬亞鬥爭過了，只因他們不會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所以纔做出了錯誤的鬥爭方法。那時普羅列達里亞，雖不會理解資本主義的剝削的本質，而對於自身所受的一切壓迫和剝削，却已經是感覺到意識到了。他們爲飢餓所苦，又不能滿足迫切的生活的必要，他們被放置在今日或明日就要和家屬一同挨餓的運命之下，因爲這樣，所以勞動者們只知道懊恨自己所屬的企業家，還不知道那企業家卽是剝削者階級的代表。普羅列達里亞是

自然的起來反抗的；他們的鬥爭，不是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之科學的理解，而是基於在奴隸生活條件下得到的體驗與知覺。然而他們與企業家作日常的鬥爭，與其他企業中的勞動者相接觸，以及資本家們互相支持的事實的反覆等——這一切事情，就弄到使勞動者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雇傭勞動與資本間的鬥爭），教訓他們在自己的主人一個人物之中，去看出一個剝削者階級、布爾喬亞的階級。階級鬥爭的日常的實踐，使得普羅列達里亞對於周圍現實的認識，從自然的感覺和體驗的階段，提高到革命的變革現實的水平。於是說明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沒落的必然性的馬克思學說，在勞動大衆方面，就能夠依據他們自己的階級鬥爭的實踐去理解了。革命的普羅列達里亞，已經不是盲目的了。於是階級對階級的戰爭，就以現在世界爲舞台而開演。

普羅列達里亞對於資本主義的現實之認識的路程，最初從感覺、表象、與對象的直覺的階段，進到對於現實的較高度的理解的階段，其次再從這高度的階段，進到革命的實踐，進到要實現從前只蘊藏在頭腦中的東西的階段，『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惟，從抽象的思惟到實踐，這是認識眞理的辯證法的路程，是到達於客觀的實在之認識的路程』。（伊里奇）

認識的終極的是曝露現實的法則而達到論理的理解

這一段話，包含着說明我們的認識發展之辯證法的路程的很深的思想。認識的要點，認識的終極目的，在於發見周圍的現實之法則，而把我們在感覺、知覺、和表象上所領受的材料，作論理的理解。但我們的認識之到達於論理的理解，是認識過程全體的結果。何種動因占優勝的那種差異，也決定認識本身的發展階段的差異

。因而認識過程的階段，是不能被用不可踰越的界限去互相區別的。

感性的認識之階段

在普羅列達里亞對資本主義的現實的個別現象做自發的鬥爭時的發展階段上，普羅列達里亞也會企圖用一種方法去認識并理解那些現象。普羅列達里亞自身的發展階段還在低級狀態，他們還沒有曝露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能力——這也是因爲現實自身在某種程度上還沒有充分展開牠內在的矛盾，——這種種事實的結果，使得普羅列達里亞對於現實的一切認識，只在理解現實的各個方面或現象的感性的認識形式上表現出來。

論理的認識之階段

但是，資本主義的現實以及階級鬥爭的發展，使得普羅列達里亞感到有在其內的聯結上，在其全體性上去認識各個現象的必要，使得他們把資本主義當作特定的社會制度，當作基於剝削的生產方法去理解。感性的理解，對於普羅列達里亞，不表明資本主義的矛盾，不發露那矛盾的「內容」。因爲勞動者沒有理解資本主義之內的矛盾（剝削關係），所以他們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現實之一切方面，是怎麼樣並爲什麼去互相結合的。例如勞動者一經爲資本家的工場所雇傭，就常常隨着受壓迫，正如勤勞大衆的營養不足，睡眠不足，及貧困化一樣，失業也成爲勞動階級的永久不變的附屬物——這些現象，勞動者雖然看得到，却是說不出理由來。資本主義的個個現象，在他們的認識上，只單是外的聯結的東西。但是階級鬥爭一進到較高的發展階段而轉化於「自爲的階級」時，普羅列達里亞就開始把從前個個散亂的資本主義諸現象的總體，當作內的聯結的東西去把握了。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爲牠先曝露周圍世界之內的矛

盾，而能在其總體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聯結上去把握現實。

感性的認識與論理的認識之相互關係

伊里奇發展了感性的認識與論理的認識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並說明我們在物質世界的認識過程中所領會的概念，比較感覺和表象，更爲深刻。他說：「每秒有三十萬基米的速度的運動，我們固難表象出來，至於光用那樣快的速度而運動這件事，我們却能理解」。爲要理解諸現象之內的聯結，單靠感覺是不够的。和這同樣的思想，馬克思在論價值時，也曾說起過價值是表現各商品所有者間的關係的範疇。這種關係，是不能靠感覺去把握的。能够看，能够觸的東西，只是個個的商品，而不是價值，不是商品所有者的關係，也不是當作全體看的資本主義。這些東西，是不反映「於肉眼」之上的。關於這點，馬克思曾經爽直的說過：「商品價值的實體，在不知道牠的所在這一點上，與胡爾斯達夫的情婦郭克里寡婦不同……各個商品，無論怎樣把牠反覆舞弄，依然不能抓住牠的價值」。

從感性的認識到論理的認識之推移

從感性的認識推移到論理的認識，就是從個個的方面和現象的理解推移到法則，即現實之內的聯結的理解。感性的認識，不從論理的認識分離。牠在已經萌芽的形態上，包含着我們後來藉概念之力所實行的普遍化。

費爾巴赫所謂某種普遍化已被給與於現實之感性的知覺的那個思想，伊里奇是表示贊同的。伊里奇引用過費赫巴爾所說的「只看見樹葉不看見樹麼？」這一句話。不過費爾巴赫雖然述說過人的感官常與思想相聯結這句深刻的話，却不會力說到這種聯結只是外的順列的聯結；現實的法則，只有依據

以實踐爲基礎的思惟纔能發見。費爾巴赫把在直觀和表象上被給與着的聯結，當作論理的認識。反之，伊里奇却力說到認識之深化的運動，力說到從感性的認識到論理的認識之推移。他這樣寫着：「物質的抽象、自然的法則、價値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重要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比較深刻，比較正確，比較完全的反映自然」。

兩種認識是認識過程中不同的階段

伊里奇把感性的認識與論理的認識，當作人類認識周圍世界過程中兩個不同的階段，又說明了把握實在過程時的感性的知覺與思惟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顯現爲感性的東西；在高級階段，認識顯現爲論理的東西。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各階段，不是被用不可踰越的界限互相分離的。依實踐所證明：並不是我們感覺到什麼東西，就立刻開始理解牠；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麼東西，就不感覺到牠；只有在理解了什麼東西時，纔更正確，更深刻的感覺到。我們與曲解黨的一般方針的人們鬥爭時，不一定是在最初就把握着那事實的本質的。最初我們只感到有些地方不對，往往不能澈底證實牠，這只有在實踐的過程中，纔開始理解到反對者的錯誤的體系。雖然那樣，但我們在最初仍然理解着，關於某一問題，左翼或右翼是怎樣離開黨的一般方針的。以伊里奇的中委爲首班的黨，當着和託羅斯基派及右派相鬥爭時，多數的黨員雖知道兩派的個個的錯誤，却沒有知道兩派錯誤的全體系。只有在實踐的過程中，即託派和右派的曲解到最後完全結晶時，我們纔能在其全體上，在其內的聯結上理解了託派與右派的反黨的見解。

當我們理解某件事之時，我們當然不僅是說明牠，而且還悲歎，還發怒，還憤慨。當我們和世界

資本主義鬥爭而爲階級的敵人所乘時，我們就首先舉行抗議的集會，用演說和印刷品來把我們的憤慨憎恨的力量，表示於階級的敵人。

認識與情感之關係

多數派黨員的顯著的特徵，就是：在他們底下，思想感情與興趣，并不牴觸，如激流一般向着階級的敵人鬥爭，去實現社會革命所課責於我們的偉大的任務。

兩種認識互爲條件—實例

感性的認識與論理的認識，互相發展，互相豐富其內容，這一層，可舉實例來說明。我們就一個到都市進工場作工的中農來設想一下。他是帶着小布爾喬亞的意識走進工場的，他發于那企業中發生的新奇事情，抱着疑心，有時存着反感。他直接加入於工場時，就生出新的感覺和體驗。他參加於社會主義建設，沾染着工作夥件中通行的風氣。這種風氣，生出新的思想，使他漸漸理解普羅列達里亞所創造着的大事業。於是從小布爾喬亞意識到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意識之急速轉變，就在農民之中發生了。可是隨着對於現實的新理解，隨着普羅列達里亞意識的成熟，又現出新的感覺。從前偉大建設的歡喜，在他是一場空。於是勞動變成於他不適宜的東西了，在他看來，勞動只是「絞汗」，只是壓迫。於是，就怎麼樣呢？對於現實的這樣的理解與感覺，就發生出與之相當的行動，即盡可能的怠工，務求早早停止工作，如有可能就去賺錢。他從工場生活得到的新感覺，常因對於現實之小布爾喬亞的理解所壓倒了。但是做了工場勞動者以後，就和以前不同的去把握現實，因而開始發生與以前不同的感覺了。於是不同的習氣，不同的體驗，以及對於現實的不同的知覺，就在他身上發生了。一旦上進到有意識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水平，就已經感到

生活的充實，感到自己所創造的事業的偉大了。於是勞動對於他已不但不是壓迫自己的負担，而漸漸變爲「名譽，勇氣，與光榮事業」了。

由感覺到概念

感性的認識與論理的認識，只是反映了離我們意識獨立存在的客觀的實在的不同階段。感覺是當作外界作用於感官的結果而發生的。至於概念，就是從感性的經驗發生的。概念是把認識主體在感覺或知覺現實的過程上所得的材料，加以改造，加以普遍化的東西。

感覺和概念，都是對象的肖像，即離開我們意識獨立顯現的過程的模寫。

我們的感覺和概念，是客觀的現實之正確的反映麼？答覆這個問題的，就是實踐。「對象的眞理到達於人們的思惟與否的問題，不是什麼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們必須在其實踐上去證明眞理，即證明其思惟之現實性與力，證明其此岸性。從實踐遊離了的思惟之爲現實的與否之論爭，是一個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馬克思）

實踐是認識運動的基礎。實踐正是眞理的標準（尺度）。當作總體看的社會之發展，尤其資本主義之發展，產出了馬＝伊主義的理論。普羅列達里亞與布爾喬亞的階級鬥爭的一切歷史，以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證實了馬＝伊主義理論的正確。

實踐貫串於全認識過程

在實際上實行理論，也就是試驗理論，爲眞理之標準的實踐，並不是眞理向牠前進，停在那裏試驗牠的努力而又進行的那樣的階段。實踐並不是一種「裝飾」，

一切社會生活，並不是像墊子那樣用理論與實踐的布片縫合了的東西。爲眞理之標準的實踐，貫串着我們的認識的全路程。整個的革命，實行了馬‖伊主義，即只有革命，糾正了並論破了馬‖伊主義的曲解。

爲眞理標準的實踐之完成認識的路程，這是在理論被實現於實踐之中的意義上說的。但在實踐上能够實現的理論，必須是從現在之社會的實踐產生，而正確反映自然及社會的現實之發展路程的那種理論。

照上面所說，唯物辯證法，是認定『生活的見地，實踐的見地爲認識論的第一而且根本的見地』的。

反唯物辯證法的實踐觀

然而反馬‖伊主義的理論，也是依賴於實踐的。牠們究竟是怎樣解釋實踐的呢？

實用主義的實踐觀

就資本主義美國『流行的』布爾喬亞的實用主義，舉例來說。實用主義這個潮流，借伊里奇的話來說，牠是『認實踐爲唯一的標準的。……從這一切事實的當中，把形而上學所要的、只便于實踐的、實際的東西，當作目的，而其實很便利的把神引出來』。實用主義的實踐觀，是逃回過去的階級的、具有利己主義與私有財產的階級的，適合於布爾喬亞狀態的布爾喬亞的見解。資本家是所見不遠的。對於利潤的渴望，使他們不能洞察將來。『捉住這一剎那呵！』——這是美國『實業家』的口號。這就是典型的實利主義的實踐觀。

少數派的實踐觀

實際上，少數派也附合這樣的實踐觀。『運動即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柏倫斯泰因這個有名的公式，表明了同樣粗陋的實際主義，盲目的實利主義，與對於被限制了的資本主義的現在之投降。

托派和右派的實踐觀

布爾喬亞的‖少數派的實踐觀，我們的托派和右派，也是有的。埋沒弱點；不把握整個發展而盲目的屈服於個個事實之前；沒有看穿現實的矛盾的深處之能力——這些，便是機會主義的實踐觀的特徵。對於實踐作這樣的解釋，就是從科學的理解——只有科學的理解，纔能使人們把握並理解整個的現實與整個過程的運動——分離出行動。

馬‖伊主義的實踐觀，和牠完全相反。馬‖伊主義的所說的實踐，是伴隨着洞察和究極目的之理解的實踐，是當作展開了的階級鬥爭看的實踐。

經驗論與唯理論的認識論

在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的認識論，也和觀念論的認識論一樣，想在物質的實踐，在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之外，去解決認識的路程如何的問題。因而在認識的種種階段與要素（感官與思惟）之間，就缺乏了聯結。這種分離，就進到了從論理的認識分離感性的認識之方向。哲學家之中，有認定感性的經驗爲認識的眞實源泉而輕視思惟的意義的人；反之，也有只認定思惟爲眞實的東西而懷疑的去處理感性的經驗的哲學家。前者是從含有『經驗』意義的希臘語的『Empiria』採取的，被稱爲經驗論；後者是從含有『理性』意義的拉丁語『Ratio』採取的，被稱爲唯理論。

經驗論者和唯理論者，都不能從感覺過渡到思惟，不能聯結這兩者。感覺以實踐爲基礎而發生，那感覺更以實踐爲基礎而被改變爲概念，——這個問題的解決，是辯證法的，是唯物論的。經驗論者與唯理論者，對於這件事，都不了解。

經驗論注重感性的東西否定論理的東西

經驗論的創始者，是英國哲學家培根。但他的學說，沒有如後起的洛克的學說，以及主觀觀念論代表巴克列與休謨的學說中那種粗笨的一面性，也沒有使感性的東西與論理的東西相分離。至於巴克列和休謨的哲學，是從極端的經驗論出發，從事承認知覺一事出發的，他們否定論理的概念對於認識所具有的意義，把論理的概念，看做是由悟性引入於我們的認識中的製造品。

唯理論重視論理的東西輕視感性的東西

近世哲學中唯理論一派的代表，是笛卡兒，斯賓諾莎，與萊布尼茲。十七世紀的唯理論者們，否定感覺背後有眞實的東西，即正確的知識的可能性，因此把感覺的作用減低了。據他們的意見，感性的東西，只是混雜淆亂的東西，只有思惟纔能給與明瞭而顯著的知識。但這種明確的知識，從什麼地方發生呢？這個問題，唯理論者們是不能解釋的，結局，他們就達到了這樣的結論：理念在我們是與生俱來的東西。

唯理論有兩個重要的缺點。第一是否定概念由經驗而生，所以最初的概念，從他出發而到達於眞理概念，究竟是從什麼處所發生的問題，他們是不能說明的。第二，唯理論是同樣從否定經驗的認識的眞理一事出發的，所以不能從抽象的思惟過渡到個個感性的事物之認識。唯理論的這些缺點，在他

的發展中顯現了出來。

唯理論的矛盾，使萊布尼茲不能不在與唯理論見地一致的『理性的眞理』之外，去承認事實的眞理，即承認觀察及經驗的眞理。因而唯理論，在萊布尼茲的階段上，已告破產。

康德的先驗論批判

康德想克服經驗論的一面性，而建立感性的概念與論理的概念之聯結。但他不能好好的解決這問題。他說，概念不是從感性的經驗造成的東西，而是在一切感性的經驗以前已被給了的悟性之先驗的範疇。

康德主義與馬赫主義

伊里奇對於近時康德主義者與馬赫主義者分離感性的東西與論理的東西這一點，曾經加以批判，並曝露了他們所以把這兩者分離的階級的基礎。伊里奇批判他們分離感性的東西與論理的東西這件事實時，常是訴諸實踐，訴諸社會發展的進行全體。伊里奇說：『馬赫很知道：在實踐上，人們不可避免的就變爲唯物論者。人們在社會的活動上，直接與自然聯結着，因爲要做出某種事物，人們必須從自然所供給的材料出發，即在實踐上承認物質的第一次的性質，而變爲唯物論者。來以馬赫應用觀念論者的全氣力，要從認識論排除實踐。因爲這件事是把認識論變爲觀念論的東西的唯一手段』。實踐的標準『被馬赫排除於科學的界限之外，於認識的界限之外，這種處所，正是那種假造的大學教授的觀念論』。——伊里奇這樣去責問馬赫。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據伊里奇的意見，其中必含有實踐。『在馬赫一方面，實踐與認識論是完全不同，前者不規定後者，可以把兩者並列』。伊里奇批判着康德主義者與馬赫主義者，並把這種批判與布

爾喬亞科學的危機狀態聯繫着，與布爾喬亞科學因拒斥辯證法而陷於末路的狀態聯繫着，這布爾喬亞科學的末路，又表現出資本主義體系全部的一般的末路。

蒲列哈諾夫的反歷史主義與象形論

對於蒲列哈諾夫的認識論的批判，與對於康德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的認識論的批判不同。蒲列哈諾夫超出論理的證明之界限以外的事是很稀少的，但他對於實踐卻看得很輕。譬如，一切觀念論對於現實的曲解，其本質與根源，是在於從認識過程分離實踐，是在於放棄爲眞理之標準的實踐，這種地方，蒲列哈諾夫並不會用力說來。蒲列哈諾夫輕視了實踐在認識發展上所占的任務，因而就走到了反歷史主義的方向。蒲列哈諾夫的反歷史主義，是他不理解對立統一的法則的結果，而這種反歷史主義，形成他的錯誤的象形論的基礎。依據象形論說來，我們的感覺和概念，只是象徵，只是條件的記號，並不是存在於我們的外部的對象之反映。

象形論與反映論的區別

伊里奇也同意於恩格斯，主張了反映論。據反映論說來，我們的感覺和概念，是對象的像，肖象或映像。而蒲列哈諾夫的象形論，卻從正面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相對立。象形論必然轉向於不可知論，轉向於康德所謂「物本體」不能認識的學說。如以爲牠們的概念只是象徵，當然就不能借象徵之力去認識自然及社會中的現實的聯結。

在伊里奇嚴格的批判了這種象形論之後，蒲列哈諾夫也不能承認自己的理論的謬誤，但他把這種錯誤委諸無意思的語法，不會理解這種錯誤是含有康德主義的本質。

阿克瑟洛特擁護象徵論

反對伊里奇的批判而擁護象形論的人，是今日機械論者阿克瑟洛特。她批評伊里奇的見解說：「批評蒲列哈諸夫，排斥象徵，而把感覺看成物的肖像或「不正確的」肖像的人，是站在二元論的立場，從反面去宣傳柏拉圖主義，斷然不是說明從統一的端緒出發的唯物論哲學的。如果感覺是物的肖像或模寫，我就要問：物究竟爲什麼是必要的呢？物在這種情形，就會變爲絕對意義上的物本體。把感覺看作是對象的肖像或模寫，那就是再度在主體與客體間設立不可踰越的深淵」。亞克瑟洛特這樣批評伊里奇，并說明象徵論是「現代科學的同調」。亞克瑟洛特曲解伊里奇的反映論，以爲我們只認識物的肖像或模寫，而不能認識物的自身。她這樣去擁護康德主義的象徵論，而巧妙的要把康德派分離現象與「物本體」的事實，硬加在伊里奇身上。

機械論者亞克瑟洛特所以蹈襲蒲列哈諸夫的錯誤，並特別採取他的象形論，這不是沒有理由的。這種象形論，與蒲列哈諸夫接近於迂迴的經驗論那件事，是有關聯的，迂迴的觀念論，輕視實踐之歷史的發展，因而又輕視思惟的能動作用，而象形論那東西，就含有與之相似的性質。這一點，正是機械論者認識論的特徵，他們分離感性的東西與論理的東西。又從科學的理論分離實踐，這樣的實踐觀，是和右翼機會主義的賺錢主義相接近的。兩者不同的地方，只是：蒲列哈諸夫的機械論，還不是展開了的世界觀的體系。然而蒲列哈諸夫的機械論中的萌芽，往後卻發展起來，並推進到極處，展開了今日機械論的謬誤的全系列。

還有一個蒲列哈諸夫的弟子，是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德波林。他這樣寫着：『伊里奇反對象徵論或象形論，是完全正確的。一般的說來，蒲列哈諸夫，不會站在象形論的見地上；並且，他承認了自己的用語的不正確，這是讀者所知道的。在蒲列哈諸夫一方面，問題只是用語，而不是問題的本質』。

像德波林這種說法，他雖然沒有直接擁護象形論，但他也和蒲列哈諸夫同樣，只把象形論歸着於用語上的錯誤，而以爲象形論是和蒲列哈諸夫認識論的本質可與他的反歷史主義無關。

三　論理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

認識隨社會實踐之發展而發展

隨着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之發展，我們的認識也發展。所謂認識階段之發展，就是說，我們的認識逐漸深化，而現實的眞實聯結及其規律性，就反映於我們的認識之上。對於現實的認識之深化，及其內容之更趨豐富，這一層，可以就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理論之發展，即就馬＝伊主義引例來探求牠。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出發，造出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理論，證實了資本主義的崩潰與普羅列達里亞政權確立之必然性。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着的時代之實踐，還沒有給他們以可能性，去完全展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之具體的形象，去設計普羅列達里亞的國家具體形態。

伊里奇學說與當時社會的實踐

到了後來，社會的歷史的實踐進到新階段，即帝國主義代產業資本主義而出現了。帝國主義，給伊里奇以一種可能性，去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到比較高級的新發展階段。帝國主義階段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暴露出新的規律性，更深刻的暴露出資本主義之本質的矛盾，更明瞭的表現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於是伊里奇就能够根據這些新材料，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理論加深，並且使牠具體化了。伊里奇從這方面出發，對我們指明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是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前夜；而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的發展，最初在一個或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得到勝利。新時代給伊里奇以可能性，去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論，并設計那革命之具體的形態（蘇維埃）。過渡期的規律性的研究，給伊里奇以可能性，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階級及階級鬥爭形態的學說具體化。

斯大林主義與現時社會的實踐

進到了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又表現出社會發展的新規律，表現出這新規律與舊規律遺物的錯綜。現實，要求着在其全體性上，在其矛盾上，去把握新的聯結。於是伊里奇主義，在斯大林的著作上，內容更加豐富，更成就新的發展。斯大林現時又把社會主義建設條件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問題、伊里奇的合作社論與工農聯盟論等等，發展起來，并使其具體化。

照這樣，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之發展，使得我們對於現實的認識，越發上進到高級的階段，越發變爲完全的東西。越發反映出現實之合法則的聯結。

伊里奇發展了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問題，并且明瞭的分明的力說了人類的思惟越發上進到高級階段去的過程。思惟從外的聯結之理解而更趨深化，進向於過程的『本質』，越發曝露出新的方面，從那樣不深刻的聯結轉到更深的聯結。我們的認識的這樣式的深化，在概念之中被表現出來。概念在意識之中發生、發展；在意識之中，表現出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之特定階段，更因其實踐而加强。

認識的深化表現于概念中

我們用概念和論理的範疇，去表現物質世界的認識階段。如前所述，概念表現內的聯結，表現物質世界所由發展的法則。例如，把人類社會看成生產關係總體的馬克思主義社會觀，表現着人類社會的本質及其發展法則。價值這概念，表現着商品所有者間之本質的聯結。伊里奇說，範疇是世界認識的階段，是『幫助認識世界並抓住世界的網的結孔』。範疇和概念，並不是凝固了的，死板的東西。牠隨着現實的發展而發展，而豐富其內容。例如，進到了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就把社會主義的概念弄得豐富，弄得具體化了。隨着社會的活動之發展，不但舊的概念變得內容豐富，並且許多新概念也顯現出來。歷史上也會有過那樣的時代，在那時代的社會中，我們今日所使用的諸概念，幾乎一個也不會有過。

概念的發展依存於現實的發展

我們的認識依從怎樣的法則發展？人類對於現實的理解通過怎樣的階段？從某一認識階段到別一認識階段的推移是怎樣顯現？研究這些問題的科學，叫做辯證法的論理學。辯證法的論理學，指示範疇的聯結及發展。牠指示物質世界與我們認識

辯證法的論理學是什麼

之發展是如何進行，指示論理的範疇怎樣隨着現實的法則的發展而發展。牠指出論理的範疇在根本上反映現實與認識之歷史的發展及路程。伊里奇說：『論理學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及精神的東西」之發展法則、即關於世界及世界認識的具體內容之發展法則的學問。總之，牠是世界認識的歷史之總計、總和與結論』。

辯證法的論理學之內容

辯證法的論理學，把在社會發展過程上所得的科學的知識之總和做基礎。論理學的內容，隨着具體科學的發展而更趨豐富。新的法則與新的聯結，是具體科學在實踐過程上深深透入於周圍的現實時纔發生的東西，伊里奇說：『論理學是貫通於發展的全體的知識』。裝載於蓄積的知識總體所招致的具體內容中的東西，並不是已經完結的東西。正因爲這樣，所以伊里奇力說了全體的知識的發展、歷史的動因。在今後應如何研究辯證法的他的遺言之中，他暗示着許多具體科學的歷史。就是，他暗示着哲學史，個個科學的歷史，兒童的知識的發展及言語等等的歷史。他說：『認識論和辯證法，必須從這些知識領域去構成』。這樣，唯物辯證法，把具體的知識的全內容都包含着。辯證法的論理學，包含着人智全體的歷史。因爲牠放棄一切非科學的東西，採取人智最良的科學成果，採取人智的過程、結果及結論，即採取最接近於現實之正確的反映的東西。辯證法的論理學，純化了不照應於現實的一切之後，在其前進的與總和的形態上，去採取知識的歷史。

當作論理學看的唯物辯證法

過渡期的社會，是以前一切社會的發展之結果：同樣，當作論理學看的唯物辯證法，是『世界認識的歷史』之總計、總和、與結論。在比較高級的社會發展的階段上，有比較高級型式的科學—唯物辯證法與之相照應。這件事表示着：與某些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主張相反，唯物辯證法或論理學，不單是認識的歷史之結論，並且是現實之歷史的發展過程之結論。因爲唯物辯證法，是在從偶然性純化了的形態上，再現着現實的發展過程。

論理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之統一的範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與了論理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之統一的輝煌的範例，即對象的理論與其歷史的發展之照應。他論證了：資本主義，內包着以前一切的發展史、單純商品經濟及貨幣經濟等等。反映比較初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的概念（價值、貨幣、地租），在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中，也同樣的被發見出來。伊里奇力說到這一點，對於資本論這樣說着。「在資本論之中，資本主義的歷史及要約那歷史的概念之分析」。都被給與着。換句話說，反映那發展造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的諸方面諸階段的概念之分析，是被給與着。馬克思所把握了的東西，簡直是「要約」資本主義歷史的概念。但是，馬克思爲什麼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順序（價值、貨幣、剩餘價值等等）上給與這些概念，而不在和這不同的順序上給與這些概念呢？這不只是由於價值、貨幣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演的意義、位置、及其任務，纔配置那些概念的。他那樣的描出資本主義，就是在根本上照應於資本主義的現實上的歷史發展過程。所以，對象的理論，對象的論理，在其根本上，也反映着對象的現實上的歷史。

兩者的統一由實踐而發見

那樣的一致，是怎樣發生的呢？例如說，馬克思從當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看的價值開始，反映了資本主義歷史的現實上的端初，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因爲馬克思不在頭腦當中去描畫資本主義的理論，而完全是從實踐出發，並依據實踐，而在實踐上建立自己的資本論的。但實踐究竟指示了什麼？實踐指示了：商品經濟的初期的當初的階段，再行發展，也包含着當作商品經濟的最高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而變成了商品經濟的較高階段的基礎。照這樣，論理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之統一，對象的理論與對象的歷史之統一，就由實踐而發見。

辯證法的論理學，在概念和範疇中，反映認識自身與對象之發展的法則與階段及歷史，並曝露這兩者的統一、即存在與思惟的聯結。恩格斯說過：「……牠（辯證法）依着從種種知識部門採取的許多實例，證明了思惟過程與自然及歷史的過程之間，存有類似之點：反之，——又證明了在這一切過程中，有同一的法則支配着」。（反杜林論）

辯證法的論理學又是辯證法的認識論

照那樣，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存在的論理學，同時又是思惟的論理學：是對象的理論，同時又是認識的理論。辯證法的論理學，是把思惟當作依從同一法則發展的統一的物質世界之一方面暴露的，所以牠又是辯證法的認識論。伊里奇指出這一點說：「辯證法正是（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忽視事實的這一「方面」（牠在這裏，不是事實的「方面」，而是牠的本質）的人，是普列哈諾夫，即令不說別的馬克思主義者」。

辯證法的論理學，論證思惟與存在的統一，以我們的認識能反映在周圍世界中發生的東西一事爲基礎。如果我們的認識不從物質世界的發展而發生，也不依從於與周圍世界相同的法則而發展，那麼，我們怎能夠深深的反映周圍的世界呢？伊里奇深深的理解了存在與思惟的法則的統一，所以他能夠理解論理學、與辯證法及認識論的統一。他對於論理學與辯證法及認識論的相互關係，這樣寫着——『三個名詞是不必要的，牠們同是一個東西』。

辯證法論理學認識論三者的相互關係

這一層的正確，普列哈諾夫未曾理解。

普列哈諾夫忽視了現實的認識具有歷史的性質的問題，忽視了現實的認識與社會=歷史的實踐之聯結的問題，因此在認識論的問題上，曝露了他離背了唯物辯證法。這種錯處，在他無批判的容納了費爾巴赫的認識論一點上，也表現了出來。普列哈諾夫把費爾巴赫的認識論與馬克思的認識論，視爲同一。他說『還有，如下的一件事，也不能不承認。即，馬克思的認識論，是從費爾巴赫的認識論一直線出來的麼？或者如不願那樣說，那麼，馬克思的認識論，本來是費爾巴赫的認識論，只因爲馬克思對牠所加的天才的修正而深化了』。但是，在實際上，馬克思的辯證法的認識論，與費爾巴赫的形而上學的認識論，根本不同！

普列哈諾夫不懂得辯證法與認識論的關係

普列哈諾夫，由於把馬克思與費爾巴赫視爲同一，證明了他不懂得當作認識論看的唯物辯證法。

德波林也不理解認識論與辯證法的關係

不理解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一件事，是普列哈諾夫弟子。帶有少數派色彩的

觀念論者德波林的特徵。德波林深化普列哈諸夫的謬誤，至於把辯證法和認識論對置。他在某一著作中這樣寫着——『當作與認識論對立了的方法論看的辯證法之意義，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們，其最偉大的代表們，都充分認定着』。

德波林硬說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們把辯證法與認識論對置，事實上轉入了普列哈諸夫與費爾巴赫的立場。在他看來，一方面有當作方法論看的辯證法，別方面有無辯證法的唯物認識論。

唯物辯證法，曝露出思惟與存在之統一。牠證明現實的發展法則與思惟的發展法則是同一的東西。這件事情，通過我們一切的活動，演出極重要的作用。因爲我們的思惟的法則，不與對象自身的發展法則相矛盾。在思惟中再現出對象之眞實發展的形像時，我們就可以引出實踐的結論；豫見事件，並知道那些事件以後是怎樣的，並且循着怎樣的道路而進行。照這樣，唯物辯證法，對於爲行動的指導的理論，就給與了堅固的基礎。

四　眞理論

只有辯證法作認識論能立認識的客觀眞理之基礎

承認在我們意識之外的，離我們意識獨立存在的客觀的實在。這是一切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從這個命題出發，唯物論的認識論，認定客觀世界爲認識的對象。

一切唯物論都認定客觀世界有認識的可能，但能够說明物質世界的法則與人類認識的法則之統一的，却只有當作認識論看的唯物辯證法——只有牠能够眞實的建

立人類認識的客觀眞理性的基礎。

唯物論所說的客觀眞理，就是牠的內容「不依存於主體、不依存於各個人、也不依存於一般人的」那樣的我們的表象。但在認定客觀眞理上成爲決定的論據的東西是什麼？如前面幾節所述，馬克思主義認定爲「決定的論據」、眞理的標準的東西，是社會的＝歷史的實踐。馬克思主義，把我們在實踐外能認識客觀眞理與否的問題，看做是煩瑣哲學的問題。

實踐是承認客觀眞理的決定的論據

恩格斯當證明人類認識的客觀眞理時，引用了如下的實例。某種植物根中所含有的染料——阿里査林，到一定時期爲止，牠依然是「物本體」。後來，有機化學與化學工業，就能够更簡單的更廉價的從柯爾達爾當中採取這種染料了。這樣，阿里查林就從「物本體」轉化爲「我們的東西」了。哥白尼的理論，在長期間內，依然是臆測，是假說。但到十九世紀中葉，天文學家盧維里，就從這理論所給與的東西出發，證明了太陽系中還有未經發見的第八大行星存在着，並且算定了這些行星在空間中所占的位置。還有一個天文學者，根據這個計算，在一定時期中，適宜的用望遠鏡去觀測，就發見了這些行星之一的海王星。於是哥白尼的理論之客觀眞理性被證明了。

實踐證明眞理消滅幻想

社會的人類之歷史的實踐全體證明着人類認識之客觀的眞理性。雖然這樣，我們當然還不能說：我們的感覺和思想常是眞理，沒有幻想，也沒有謬誤。幻想和謬誤是存在的。只有實踐，才是人類認識的眞理性之決定的實驗，是眞理的標準。在

社會的歷史的實踐過程中，錯誤的見解被捨棄，『幻想消失，事實存留着』。例如實踐證明宗教是迷誤，證明科學之到達於眞理。生產上的實踐，證明自然科學的客觀眞理。勞動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證明科學社會主義的客觀眞理。

照上面所說，客觀的眞理是存在的。但客觀眞理之承認，還沒有解決『表現客觀眞理的人類的表象，能夠一次的、完全的、無條件的，絕對的表現牠麼？或者只能近似的相對的表現牠麼？』這個問題。乍看起來，好像這個問題，只能有兩個解答：第一，絕對的眞理之承認；第二，絕對眞理之否認，認識的相對性之承認。但實際上，這個問題，除以上兩種解答之外，還有第三個解答。形而上學者是承認絕對眞理的。他們承認一切存在物的不變性，主張人類的知識是不變的，是絕對的。一切相對論，都否定絕對眞理，只承認知識的相對性。至於辯證唯物論的見解，是與形而上學及相對論的見解相對立的。辯證唯物論，對於上述客觀眞理如何顯現的問題，可用伊里奇下述的話來答覆——『人類的思惟，在本質上能夠把那由相對眞理總體而構成的絕對眞理，給與於我們，并且正在給與着。科學的發展上的各個階段，添加新的顆粒於絕對眞理的這個總和，而各個科學的命題之眞理的界限，都是相對的，由於知識的漸進的增加而伸縮』。

形而上學的眞理觀批判

現在我們來批判形而上學者及相對論者的眞理觀，並闡明辯證唯物論的見解。

上面說過，哥白尼關於太陽系學說，是客觀的眞理。但這學說究竟是絕對的眞理嗎？決不是的！證明哥白尼學說的客觀眞理的那個發見——海王星的發見，同時

證明了哥白尼學說的相對性。因爲那個發見，說明了在海王星發見以前，太陽系之科學的形像中，缺乏了實際存在的第八大行星。不過，就是在海王星發見以後，太陽系的形像，還不是絕對的東西，還是第九大行星的最近的發見（一九三〇年）所證明的。不待說，就是在這個發見之後，太陽系的形像，也還不是絕對的東西。天文學者們，有時會發見今日所不知道的別的行星的。還有，太陽系認識的問題，只是歸結於太陽系中所有的行星的發見的。天文學不能不更深入的去研究已經發見的天體。並且我們知道，天體也和世間一切東西同樣，不是永久不變的，而是繼續發展的。即令今日得到了客觀世界之絕對的形像，而這個形像，到了明日就不會表現牠的原型。宇宙，無論就其廣大之點去看，或就其質的多樣性去看，都是無限。各個有限的對象，從其聯結的多面性去看，是無限。人類的認識，在各個被給與的歷史的瞬間，不能完全究明無限的這些聯結。所以各個一定歷史的瞬間中所得到的知識，是被限制着。絕對的知識固是不可能的，而知識之漸趨於完全和深刻，却是可能的。

相對論的眞理觀批判

形而上學的絕對眞理說，是錯誤的。和這個學說相反的相對論，爲什麼也不是眞理呢？相對論之所以不是眞理，是因爲牠在其必然的歸結上，要與不可知論相結合。實際上，單只認定人類認識的相對性，還不能區別眞理與謬誤，怎樣的科學的理論纔是眞理呢？相對論者當然不能不這樣說——是「然」又是「否」，是「對的」又是「不對」：因爲一切科學的理論都含有謬誤的要素。從相對論的見解說，一切科學的理論，都只是相對的眞理，因而又只是相對的謬誤。我們現在來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怎樣的宗教學說纔是謬誤呢？相對論者對於

這問題就不能不這樣答覆——是「然」又是「否」，是「對的」又是「不對」，因為一切宗教學說，都含有眞理的要素。從相對論的見解說，一切宗教學說，都只是相對的謬誤，因而又是相對的眞理。在科學與宗教、眞理與謬誤之間設立區別，這在相對論的見解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從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說來，設立這種區別，是有可能的，並且是必要的。成為設立這種區別的手段的東西，是由我們的實踐所研究的知識的客觀性的命題。宗教是迷誤，科學是客觀的眞理。伊里奇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無條件的含有相對論，但不歸着於相對論。即，雖然認定我們的知識的相對性，但承認這種相對性，並不是在否定客觀眞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接近於客觀眞理的界限為歷史所規定的意義上』。

不可知論的古典的代表，是康德和休謨。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在布爾喬亞社會腐爛的前後，不可知論與相對論合為一體，流行一時。不可知論與相對論的代表，是馬赫與阿芬那流斯。相對論很普及於科學——物理學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相對論便發展為所謂物理學的觀念論。現世紀初期成就的電子的發見，證明了機械的物質論的無能。物理學不理解客觀的認識之發展，因而開始了物質『已經消滅』的主張。

波格達諾夫相對論之批判

現世紀開始以來，不可知論和相對論，不但流行於布爾喬亞哲學與布爾喬亞科學之間，並且傳染於勞動運動之中，造出了哲學上的修正主義。

哲學上的修正主義者的代表之一，是波格達諾夫。波格達諾夫造作眞理的『普

遍妥當性』的理論，去代替眞理的客觀性的學說。他那種理論，埋沒了眞理與謬誤的界限。因爲，科學的眞理，沒有絕對普遍妥當性；反之，種種的謬誤，往往也有很廣的『普遍妥當性』。波格達諾夫感到了自己的缺點，特別附了一個條件說，樹妖家鬼是不被當作客觀存在的東西看的。但這個條件，斷然不能夠從波洛達諾夫的理論發生。伊里奇這樣寫着——『波格達諾夫不把樹妖家鬼等社會的經驗「包含」在客觀的經驗之中，這在我當然是很愉快的。不過，否定信仰主義的精神上這種小訂正，一點也不矯正波格達諾夫全部立場上的根本謬誤，波格達諾夫的客觀性和物質世界的定義，無條件的發生了破綻。因爲宗教的教誨比較科學的教誨，在廣大程度上是「普遍妥當的」。因爲人類的大部份，現在還固執着前者的教誨』。

布哈林的相對論批判

相對論又從波格達諾夫傳染到布哈林。布哈林的相對論和不可知論的表現，是在於他把一些思想認爲『見解』，並且不問那些思想的客觀眞理性如何，而認定牠們是多少便利的認識方法。布哈林特別在其所著過渡期經濟學中，犯了這種錯誤。例如他說：『當着分析社會層的移動以地理學的類型所不能有的速度進行的時代之際，注重諸形態的連續變化性的原理，即注重過程認識的原理的辯證法的＝歷史的見解，不能不力說出來，這是完全明白的事情』，伊里奇讀到布哈林這部書，就上述處所這樣附註著——『從這一句話就可以顯明的看出：在感染了波格達諾夫的折衷主義的著者說來，辯證法的『見解』，只是許多同等的見解之一』。錯了！』在別的處所，布哈林還這樣寫着：『個個的要素，即令在脫離社會的生產過程時，也是在連續的

影響圈之內，牠自身是被從社會的生產體系的立場所觀察的。這些要素，卽令在極端遊離的時機，當作社會的引力的對象看，當作新社會體系的潛伏的構成分看，在理論上是有興趣的」。（傍點是伊里奇所加的）。關於傍點的字句，伊里奇附記着說：「這種的字句不對。波格達諾夫的謬誤，在表面上顯現着——是主觀主義，唯我論。重要點並不是誰去「觀察」。誰「有興趣」，而是離人類意識獨立的這一層」。

伊里奇的眞理論

相對論者不能夠批判形而上學者的絕對眞理論。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學的絕對眞理論之時，不曾陷入相對論。恩格斯不是擁護人類認識之絕對的相對性的人。他說：「人類的思惟，是至高的，又不是至高的；人類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又是有限的。從其本質、本分、可能性、及歷史的最終目標說來，牠是至高的，並是無限的。從個個的現實及各種情形的現實說來，牠不是至高的，並是有限的」。恩格斯擁護辯證法而不擁護相對論，這是很明顯的。但相對論者波格達諾夫却責難了恩格斯的折衷主義。伊里奇起來，反對波格達諾夫及其他相對論者的見解。他把恩格斯說明了的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之辯證法的關聯的教示，發展為全體的理論。他說：「在辯證唯物論說來，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境界。……從近代唯物論卽馬克思主義的見地說來，我們的知識接近於客觀的、絕對眞理的界限，在歷史上雖被附上條件，但這種眞理之存在，却是無條件的，我們逐漸接近於這種眞理，也是無條件的。繪畫的輪廓，在歷史上雖被附上條件，而這繪畫之模寫客觀存在的模特兒，却是無條件的。我們認識物的本質，究竟在

什麼時候，在怎樣條件之下纔到達於發見柯爾達爾中的阿里查林，發見原子中的電子，這件事在歷史上是被附上條件的；但這些發見之「無條件的向着客觀的認識」前進一步，這件事却是無條件的。做一句話說，一切意識形態，雖在歷史上被附着條件，而對於一切科學的意識形態，有與宗教不同的客觀的眞理及絕對的自然去照應牠，這是無條件的。你也許會說，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之區別是不確定的。我的答覆是，這種區別在足以防止科學變成壞意思的信條，即變爲死板的、凝固的、化石的東西的那種程度上，牠是「不確定的」。但同時這種區別，在足以使我們最堅決而勇往直前的脫離休謨和康德的信徒的信仰主義和不可知論，脫離哲學的觀念論和詭辯論的那種程度上，牠是「確定的」。在這種處所，有你所不注意的境界。因爲你不注意這一點，所以你陷入了反動哲學的無底的泥沼。這正是辯證唯物論與相對論的境界線」。(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伊里奇所說的這個境界線，就是承認客觀的眞理。辯證唯物論承認客觀的眞理；相對論者追從於休謨與康德，否認客觀的眞理。依據辯證唯物論的見解，隨着認識的發展，我們就接近絕對眞理，所以絕對眞理由相對眞理構成。依據相對論的見解，認識只是相對的，並沒有眞理的任何客觀的標準。人類認識之歷史的進行全部，證明辯證唯物論的正確，而排斥相對論。從前人們以爲地球是平面的，後來却到達了地球是圓球的思想。從相對論者們的見解說，這些表象中那一個是對的，那一個是不對的，他們就不能解釋。辯證唯物論，把實踐的標準，引入於認識論之中，這樣去區別眞理與謬誤，世界一周的實踐，明白的證實了上述關於地球形態的表象中的後一種表象之客觀的眞理性，並沒有爭論的餘地。但這種表象也不是絕對的。更精

密的研究，又證明了地球並不是圓球形，而是向着兩極變爲扁平的橢圓迴轉體。這橢圓迴轉體的形狀，不充分照應於地球的眞正的形狀，這一層又被更精密的研究闡明了。人類知識的發達，是這樣式進行的。絕對的眞理是許多相對的眞理所構成的。只有辯證唯物論，在相對的東西中認定絕對的東西，相對論在相對的東西中，只認定相對而排除絕對。因爲相對論反對絕對的東西，所以乍看起來，牠好像是與形而上學相對立，而實際上牠是形而上學的一個變種。因爲，牠把相對提高到絕對的階段。眞正與形而上學對立的東西，只有辯證唯物論。只有辯證唯物論，把相對與絕對的差異，當作相對的差異去理解。

眞理論與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命題一致

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的學說，伊里奇在其所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當中。使其發展了。（上面引用文，出自那部著作）。這個學說，與伊里奇關於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那個命題，完全一致，這是不難理解的。這個命題，如前所說，就是說明，只有辯證法，只有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纔是澈底承認人類認識的客觀眞理性的唯一條件。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的學說，主張我們隨着認識的發展，就逐漸接近於客觀眞理之認識。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指示出進向於物質世界過程的深處的我們的認識之運動，把這種運動當作我們關於現實的理解去闡明，並且愈加正確的在思惟中再現出這個現實。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這個命題，和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當中所展開的眞理論之間，明明沒有矛盾；這兩者是互相補足，互相發展。

爲組合辯證唯物論關於眞理的說明，我們不能不考察眞理的具體性問題。形而上學的特徵，是承

認抽象的眞理。反之，辯證唯物論，承認具體的眞理。爲什麼一切形而上學都承認抽象的眞理呢？因爲形而上學，如前面所說，是一個抽象，是忽視一切現象的普遍聯結的結果。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不同，牠是關於具體的東西的科學，是關於世界過程的普遍聯結的科學。認識過程，從直觀開始，這種直觀雖是具體的東西，但牠只把捉現實的外面，表面的聯結，這是已經說過的。認識過程中第二個動因，是抽象的思惟。爲這抽象的思惟加上特徵的東西，是分解對象之具體的全面性，考察並研究其個個的聯結。形而上學不能超出這個動因以上。因而形而上學是使現實的諸方面互相分離的。在這樣處理之下，對象的全體性及其具體性，就被忽視了。由此可知形而上學只是抽象的知識，只到達於抽象的眞理。但思惟並不停止於抽象的概念的階段。由於辯證法的思惟，我們在認識過程中，再現出具體的東西，到達於具體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多少比較深刻的、全面的、客觀的現實之反映。唯物辯證法就把牠看做眞理。這眞理是盡可能的考察對象的聯結的具體的眞理。因而牠變爲實踐的活動之眞實的武器。

哲學的具體性問題

具體的客觀主義與抽象的客觀主義

我們前面從認識的客觀性的基礎開始了辯證唯物論的說明。現在，與眞理的具體性問題相關聯，不能不區別具體的客觀主義與抽象的客觀主義。黑格爾是擁護客觀的知識的人。但他是觀念論者。因而黑格爾的客觀主義，是抽象的。馬克思說：「黑格爾的哲學上的工作，不向着用政治上法令的內容充滿抽象的思惟這個方面，而是向着發散現存政治上法令的內容而把牠作爲抽象的思惟那個方面」。從前的斯特魯勃，也是表現爲用馬克思的衣裳

掩蔽了的客觀主義的代表。斯特魯勃，對於人民派害怕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而期待俄國以特別非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經濟的見解，曾經加以批判。他證明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資本主義比較落後的農民經濟前進了一步。斯特魯勃的這些主張，在客觀上是正確的。但他的客觀主義，却是抽象的。他忽視了隨資本主義發生的各種矛盾，忽視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固有的階級對立，忽視了勞動運動發展的必然性。因此，他在事實上，變爲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變爲布爾喬亞的思想家，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至於曝露斯特魯勃的本體這種工作，是伊里奇所實行的。伊里奇說：「客觀論者只說及一定歷史的過程之必然性，而唯物論者却正確的確定一定社會的經濟構造及其所產生的各種對立關係。客觀論者證明一定的一系列的事實之必然性時，常迷入於辯護這些事實的見地；唯物論者却說起由一定經濟秩序「所支配」、而造出對於他階級的種種反作用形態的階級。所以，唯物論者一方面是比較更徹底的客觀論者，更深刻更完全的貫徹自己的客觀主義。唯物論者不單是指出過程的必然性，還進而說明怎樣的社會經濟構造給這過程以內容，怎樣的階級規定這個必然性。……在另一方面，唯物論把黨派性包藏於自身當中，估評事實時，總是負有直接的公然的站在特定社會集團的見地。」

抽象的客觀論者｜黑格爾與斯特魯勃

抽象的客觀論者｜少數派與普列哈諾夫

斯特魯勃是抬頭起來的、進步的布爾喬亞的思想家，所以他是客觀論者。同樣，少數派，在事實上也是布爾喬亞的思想家。所以，他們也同樣的往往表現爲客觀論者。例如，少數派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估評，就是抽象的客觀的。少數派在一

九〇五年當時說過，在俄國，只有布爾喬亞革命是可能的。他們在當時說這樣的話，本是正確的。但是不正確的地方，就是忽視了一九〇五年布爾喬亞革命的特殊性。他們忽視了：一九〇五年當時，俄國勞動階級的發達，比較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或十九世紀的德國的勞動階級，都達到了爲他們所不能比擬的程度。他們忽視了俄國資本主義發達的特殊性，和俄國布爾喬亞的特殊狀態——他們膽小，容易被收買，並且隨時想和沙皇主義妥協。因爲忽視了這些特殊性，所以少數派沒有看到能够做俄國布爾喬亞革命的盟主的，只是普羅列達里亞。他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只是說起布爾喬亞的領導；到了勞動運動發達了的情勢之下，即到了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不能理解布爾喬亞已不能做布爾喬亞革命的盟主。一九〇五年當時，普列哈諾夫這樣寫着——『社會主義和政治的關係如何這個問題，被萬國空想社會主義者錯誤的解決了。俄國的情形，也不在一般原則的例外。我們的人民派和人民意志派，很拙劣的處理了這個問題。不單是他們，就是在今日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關於勞動階級之政治的任務，也流行了相當奇怪的見解。那種奇怪見解，在今日我們當着布爾喬亞革命的時期，只要想起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奪取權力的事實，就充分了。那些相信奪取權力的人們，都忘記了這個事實；即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成爲問題時，勞動階級的獨裁纔有可能。伊里奇與其徒黨，以及馬赫主義派，應當留心考察這一點』。普列哈諾夫在這些語句中，極明瞭的表現了他的抽象的立場以及缺乏具體的思惟的能力。他斷定多數派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見解是空想的，他用所謂「實際的」即所謂客觀的革命觀去與多數派的見解相對立。實際上普列哈諾夫的見解，是最壞的客觀主義，

是抽象的客觀主義。普列哈諾夫，從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這個前提出發，對於勞動階級之政治的任務，引出了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結論。他不能理解：在帝國主義形勢之下，布爾喬亞革命能夠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代，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之革命的民主獨裁的伊里奇這個口號，是唯一正確的口號。

詭辯論的客觀論者普列哈諾夫與考次基

抽象的客觀主義，背叛唯物辯證法，拒絕具體的眞理。對於認識作抽象的考察的另一種表現，是詭辯論。詭辯論是分離整個發展過程而採取其個個方面的，多半是採取其外面的方面的。詭辯論把這個外面的方面，表現爲本質的東西。他把客觀現實的內部矛盾之分析，置之度外。因此，詭辯論變成主觀的，對立於是消失了。在某種情形出現爲抽象的客觀論者的那些同樣的哲學者或政治家，在別種情形又出現爲詭辯論者的名角。普列哈諾夫的抽象的客觀論，我們剛纔已經指摘過。借伊里奇的話來說，普列哈諾夫『在以詭辯論代替辯證法的那種有名譽的工作上，打破了記錄』。他的打破了『記錄』的事實，是他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企圖爲社會排外主義造出正當理論的當時做成的。他唱導了所謂戰爭『發起人』的理論那種愚劣的理論。他說，開始戰爭的是德國人，所以俄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都不能不擁護自己的『祖國』。伊里奇反對這種背叛的社會主義理論，這樣寫着：『詭辯論者雖然抓住一個「根據」，但如黑格爾所正當的說過那樣，「根據」可以爲着世界中的一切東西而去正確的探求出來。辯證法要求把一定的社會現象，在其發展上作全面的研究，而應當把外部的東西把外見的東西歸着於根本的推動力，歸着於生產力的發展

及階級鬥爭、普列哈諾夫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引出了所謂德國人自己在戰前也認定與國和德國是發起人的引用文——這已經很多了。俄國社會主義者們，曾經好幾次曝露了沙皇主義關於加里西里和亞米尼亞之侵略的計劃的，但普列哈諾夫對於這一層，却沉默不語』。用社會排外主義，用『發起人』的理論做辯護，實是拙劣的粗惡的詭辯論。還有更奸巧的詭辯論，就是普列哈諾夫和考茨基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主義勞動者在特定情形參加某一類戰爭的理論，去辯護第二國際對於國際勞動運動的背叛。例如，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曾經主張西歐國民參加於對俄戰爭。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也會表同意於德國對法國的戰爭。但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什麼在當時陳述那樣的意見呢？這是因爲在一八四八年當時，封建的俄國演着國際的憲兵之任務，演着撲滅波蘭及匈牙利的革命之任務；在一八七〇年當時，德國對法國的戰爭，含有對拿破崙三世的世界帝國的戰爭的意思，含有德意志國民的統一的意思。伊里奇說：『一切詭辯論者的方法，就是隨時採取明明在原則上已經錯誤的實例』。普列哈諾夫和考茨基，雖然引證馬克思與恩格斯，却完全不考察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殊性。社會愛國主義之詭辯論的辯明，伴隨着用抽象的客觀論代替辯證法的事實。伊里奇說：『偉大的布爾喬亞革命家，有可以說起與封建制度鬥爭而把數千萬新民族提高到文明生活的布爾喬亞「祖國」這個名稱的、世界史的權利。對於他（偉大的布爾喬亞革命家）如不懷抱極深的敬意，就不能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普列哈諾夫和考茨基的詭辯論，關於德帝國主義者在比利時的蹂躪，關於法俄意諸帝國主義者在奧地利及土耳其的掠奪協定，提倡了「擁護祖國」，對於牠（那種詭辯論）如不懷抱輕蔑之意，就不能成爲馬克思主

義者」。如前面所說明，只有具體的眞理，纔成爲實踐的活動之眞實武器。抽象的眞理，無補於實踐的活動。例如，單只知道建設社會主義所必要的東西，社會主義是不會建設起來的。爲着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知道社會主義是怎樣被顯現的。這在種種的動因中，在種種條件下。有種種不同的顯現。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具體的學說，例如在某種情形，必須集中鬥爭於託羅斯基主義，在別種情形，必須集中鬥爭於右翼派；又在某種情形，必須限制豪農之剝削傾向，在別種情形，必須淸算當作階級看的豪農。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也是抽象的客觀論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不能理解眞理的具體性。他們之理解辯證法，沒有超出黑格爾。他們雖曾幾次說起眞理的具體性，而他們的哲學的活動，却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這種錯誤，是因爲他們脫離了社會主義建設與革命鬥爭的實踐。能够成爲實踐的活動的武器的東西，只是具體的眞理。只有爲認識論的唯物辯證法，給我們建立具體的眞理之基礎。只有唯物辯證法，是眞正革命的理論。

第三章 辯證法的根本法則

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

一 發展之質的規定性

如前章所述，在離開人類及其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現實之中，沒有甚麼不運動的東西。一切東西，由於矛盾的運動，互相排除的對立之鬥爭而發展。科學的認識之任務，在於滲入過程的深處，曝露過程之發展的原因，認識過程的根本矛盾及內的規律性，並由此去闡明多種多樣的現象與現象間的相互聯結。但，我們並不是一次就認識現象的法則，而是經過許多的階段才認識牠。我們在社會的實踐上，首先碰到相互聯結的極複雜的種種現象。我們的思惟集中注意於這些現象時，首先要確定一種現象和他種現象的差異，這個事物和別個事物的差異。

科學的認識首先要曝露過程的質

我們當觀察在與他種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某種事物、某種現象之時，首先不能不確定這種事物和他種事物不同的所在，這一過程和另一過程不同的所在。

蘇維埃經濟，究竟和資本主義經濟有怎樣不同的處所？蘇聯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的階段，和新經濟

政策最初的階段、究有怎樣不同的處所？認識任何過程時的第一任務，就是確定那過程的特性。這即是暴露那過程的『質』。所謂『質』的範疇，自古以來，就已知道了。古代希臘哲學者們，譬如說亞里士多德，首先就要求了研究任何過程的質。

質是一定過程之最單純最根本的範疇

所謂暴露過程的質，就是指示過程之最單純的、最根本的規定性。我們暴露出過程的質，就踏上認識的第一階段。在認識了過程之質的特性後，我們就更進到過程的深處。

質、是唯物辯證法最初的範疇。過程的質，不是如機械論者莎拉比雅諾夫所主張的那樣，也不是如一切主觀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牠不單是我們思惟能力的產物，牠是在實在的現實中存在着而被人類意識所反映的東西。進到社會主義時代那個階段的特殊性，不是人類頭腦所規定的東西；不論人類意識牠與否，牠現實的存在着。

就資本主義社會的質舉例說明

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存在着，具有使牠和以前的社會形態相區別的許多特殊性。即，發達了的商品交換，剩餘價值的占有，產業預備軍。資本家的企業，利潤，商業的利益，利息，貨幣地租，加特爾，托拉斯，金融公司，產業恐慌等等。我們仔細去考察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就看到這些現象是貫串於自由競爭時代及帝國主義時代的各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同時具有自由競爭及獨占，同時具有個人企業及托拉斯，加特爾，金融公司，同時具有商品輸出及資本輸出，等等。

於是，我們要問，資本主義的質究竟在那裏？為確定牠的質，單只是數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標幟，就充分了嗎？

前面說過，質就是一定過程之根本的最初的規定性。我們要確定資本主義的質。不可以單只數出資本主義的全部特殊性就算了，還有闡明牠的最初的規定性之必要。資本主義之最初的規定性，是當作商品交換的發展及生產手段從生產者分離了的過程之結果看的、所謂勞動力那種特殊商品的發現及存在。資本主義的其他特性，完全受這個根本的特性所規定。如果只把一定過程的標幟一齊數出來，那還不能探出那個過程的發展法則。例如培根那樣的經驗論者，他分析某種事物、某種過程時，是數出那過程的一切標幟的。固然，這種工作是必要的；但只是這樣，還不能認識一定過程的運動法則。反之，暴露出最單純的規定性時，我們就能夠確定運動法則。因為，法則的本身是被包含在這樣最初的最單純的規定性之矛盾的發展中。

適應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那個最單純的規定性也隨之而發展，愈益獲得新的方面，并豐富其內容。商品交換越發發展、擴大，勞動力出賣者的質，就越發增加。不論資本主義通過如何的階段，這個資本主義發展之最單純的規定性，就在每一階段獲得特殊性而被保存着。在一定的過程存在而沒有消滅的限度內，那個過程的質是被保存的。

帝國主義時代，雖說由於許多特殊性而與自由競爭時代有區別；但是，整個資本主義的質，在帝國主義時代，仍然保存着，發展着。

對於任何過程之具體的研究，不僅要求研究整個過程之質，並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質的差異上，去研究這個過程的種種發展階段。

一定過程中各種發展階段上的質的差異

例如，蘇維埃經濟，在其發展中，經過了兩三個階段。即，經過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的復興期、再建期，現在進入於社會主義的時代。每一階段都把全體的蘇維埃制度的根本特性發展了，並且加强了；同時，各個階段又各自具有相異的質。

就蘇維埃經濟舉例說明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特徵，是企圖立刻一氣完成社會主義，其特徵即是：自由買賣的廢止，包含最小產業在內的產業國有化，食糧徵發及極端的集中化，貨幣消滅政策，及其他等等。到了新經濟政策的第一期即所謂復興期，其特徵就是：自由買賣，限制資本主義要素發展的政策，食糧稅，私人農業的發展，新十盧布紙幣之發行，等等。

再建期和復興期相異之點，在於重整產業，採行從商工業驅逐資本主義要素的政策，加强對於豪農的限制，增加集體農場的運動，及轉移於當作階級看的豪農之撲滅。

我們經過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這，從國內勢力關係的見地看來，就是『蘇聯中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獲得確實保障』，社會主義的關係已經佔取支配的地位了。同時，我們確定貨幣制度，節約浪費及蘇維埃買賣，並經由這些中間形態，確保社會主義關係的成長：在這個範圍內，我們並使亞爾特爾集體農場發展。

固然。各個發展階段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先行的階段是以後各階段的準備，但各個階

段，都獨特的發展了整個蘇維埃制度之規定的特殊性，卽『質』；我們必要記住這一層，去考察各階段之質的特殊性。

過程的質在許多特性上顯現

發展的各過程各階段之質，顯現於許多特性之中。

進到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的質，顯現於種種特性之中，卽顯現於失業者的絕跡、社會主義的勞動形式、社會主義的浪費節約、勇敢的勞動恣態的樣本、蘇維埃買賣的發展等種種特性之中：這時代的質，以蘇聯中社會主義關係在根本上的勝利爲特徵。

不單是社會過程如此，卽客觀世界的任何過程，也都具有爲其固有的質之發展所規定的許多特性，都具有許多的固有性。

過程的質規定過程的固有性

我們知道，所謂孤立的過程是沒有的，一切過程都依一定方面互相聯結着。例如，蘇聯卽處於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結之中。這個聯結，顯現於許多固有性之中，這些固有性，如以對外貿易的獨占及蘇聯之强化爲目的的許多條約關係，以及鞏衛蘇聯之必要的軍備等卽是。

各過程相互間的聯結，顯現於在根本上爲那過程的質所規定的許多固有性之中。

過程的質之發展，規定過程的固有性之發展。例如，隨着資本主義的根本特性的發展，恐慌也發展起來，尖銳化起來；產業循環期，每次都呈現爲新的獨特的形態。譬如，在戰後帝國主義時代中，恐慌及不景氣的期間延長了，好景氣的時候非常的縮短了。

固有性有本質的及非本質的。例如，產業循環期之週期的交替，對於資本主義是本質的東西；但

在好景氣之時，某部分的恐慌高漲起來，那是非本質的。就運動過程的各階段說來，某種固有性雖是本性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在以前的發展階段上雖不是本質的東西，而在特定階段上卻變成本質的東西。這在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樣。例如，獨占在自由競爭時代不是本質的；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卻變成了本質的。反之，商品交易所對於自由競爭時代，完全是本質的；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卻變成了非本質的。

固有性有本的與非本質的區別

對於固有性之本質的東西及非本質的東西，如沒有區別的能力，就要引到錯誤的結論。例如，許多布爾喬亞的理論家及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看見帝國主義前期有非本質的部分的獨佔，就認為獨佔在以前即已存在，因此，他們以為資本主義並沒有進入甚麼新的發展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埃諾達埃埃夫斯基）。

我們的敵人，常常拉出蘇維埃經濟之非本質的固有性，硬說是俄國制度之根本的特性，從而對於蘇維埃的現實，作出不正確的描寫。

過程的質通過各階段的固有性而發展

任何過程之根本的規定的特性、即牠的質，只有通過各階段的固有性之發展而發展。

例如，浪費節約的發展，浪費節約的組織之出現，貨幣制度之確立，按出品給工資的制度之發展，這些都促進了有計劃的社會主義關係的發展。在一定的階段之上，後者只在前者的形態上，才能發展。

保存整個過程的質的固有性之變動，促進那過程的發展，招致由一發展階段到他發展階段之過程的轉變。

各過程互有質的區別，同時，又具有被一個規律性所連繫的多數方面。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分配、消費，表現爲一個生產方法之質的差異的方面。

辯證法要求研究各過程各方面的質

「唯物辯證法，要求儘可能的研究許多過程之各方面的質」——伊里奇。

要處理現實的任何方面，要把捉任何問題，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牠的特性，牠的質。暴露出整個過程的質及其各種固有性，研究那過程的方面、形相、階段之質的特性，儘可能的研究多種的質——這是處理任何過程時的辯證法的根本要求之一。

質的規定性，只給與我們以過程的一方面的認識。在確定了過程的質及其固有性之後，我們的認識更加前進，進到下面的階段——過程的量的規定性之認識。

二 發展之量的規定性

認識之第二任務是了解過程的量

任何過程，不僅具有發展之質的特性，並且還具有發展之量的規定性。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有商品交換的發達，勞動階級的成長、榨取率的增大，恐慌及不景氣期間的延長，經常的失業的增加，及其他種種現象。在蘇聯，如私人農民之量減少，集體農場之量增加，社會主義的工業成長着，社會主義的關係全體成長着，等等。

我們在一切過程上，都與量的規定相接觸。過程之量的規定性，不是我們頭腦的創造物。牠不像懷疑論者及主觀主義者所想的那樣，牠不單是我們的表象，而是存在於客觀的現實之中。不具有量的規定性的事物，一個也沒有；又，不依一定方法使其自身的要素、自身的方面成就量的發展的過程，一個也沒有。

量與質，不是各自獨立的存在着的東西。

量與質的統一

所謂發展，不是抽象的事物一般之發展，而是被規定了的事物或物質上被規定了的過程之發展。但，過程之質的方面，不能離開量的方面。過程漸次發展，過程的要素及方面，或增加，或減少，於是整個被給與了的過程自生變化。在客觀的現實上。質的方面及量的方面都是在統一之中，質和量的統一，名爲質量。不同的過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規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公升）去測量，人的壽命不能用啟羅格蘭姆（瓩）去測量。資本主義，描畫着腐朽的曲線而發展；蘇維埃制度，描畫着成長的曲綫而發展。過程之量的規定性，其發展的期間及速度，依存於過程之根本的特性，爲過程之質所規定——這一層，從前面關於質的陳述看來，是不難理解的。

量受質所規定

實際上，布匹所以要用米突去測量，是受布匹的性質所規定；液體所以要用里特去測量，是受液體的性質所規定。各種社會組織之質的特性，規定生產力及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發展速度。例如，封建制度的特性——自然經濟，基于手工技術的

都市的行會風習——，規定了很貧弱的社會的發展水準。自從脫出封建的軌道以後，生產力的發展速度變化了：但那個速度，隨着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不同，採取了種種形態。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其速度還是不足道的，但轉到機械技術時，却大見增加了。

無論考察甚麼現象，牠都具有自身之特殊的量的規定性。各種植物，具有不同的生命期間，具有不同長短的枝葉。動植物和人類之各不相同的生命期間，是受有機體的構造即特性所規定。

腐爛着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線，為資本主義的質所規定。無政府狀態的增大，生產之社會性及私有制度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形成週期的產業恐慌，使得一部分生產裝置不能不停止大部分時期的活動，而且在今日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的時代，不能不停止全部時間的活動），勞動力那種主要生產力的浪費，週期的失業乃至今日經常的失業，市場的狹小，寄生生活，金利生活者等等——這一切，形成全部資本主義之腐爛着的發展曲線。

反之，在蘇聯，計劃性的任務不絕的增大，金利生活者及資本家消滅，勞動的社會主義關係得着保證：這普羅列達里亞的國家，即原則上和資本主義不同的社會構造，確保着蘇維埃經濟的成長及發展。

任何事物，任何過程之特殊的量的規定性，都為那事物的質所規定。

特殊的被規定了的量之變動，起於過程之各階段的發展之中。

蘇維埃經濟各發展階段之質的特性，又規定了那增大的種種量的指數。例如，在復興期中，經濟

的增加率每年爲百分之四十——五十。在再建期的最初數年中，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累量發展的結果，其發展率雖是必然的低於戰前的水準；但再建期的百分之二十的增加率，無論在質的方面及量的方面，都比復興期的百分之五十的增加率，大的很多。

量在過程的各階段中起變化——量的方面之特殊的規定性

計劃經濟的發展及强化，社會主義關係的優勢，農業的半數以上引入了社會主義關係，這些事，使得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的速度顯著的增高，超越再建期及復興期的速度，而使經濟上發生質的變化，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工事的完成。這樣沿着加速曲線的成長，變成蘇維埃經濟之規律的發展現象。

確定量與質之不可分的聯結，確定過程之量的方面之特殊的規定性，是唯物辯證法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左右翼的理論的基礎在於不能理解量的特殊規定性

右翼，左翼以及一般害虫們的見解之理論的基礎之一，即在於他們不能理解量之特殊規定性。

孔德拉捷夫，克魯曼，查亞諾夫及其他害虫們，都以爲蘇維埃經濟不能成就在資本主義經濟以上的發展速度。他們以爲，前者和後者一樣，也是沿着腐朽的曲線發展。這種速度論是從那裏發生的呢？這種速度論，是由於把蘇維埃經濟看成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至關於對競爭的有害的壓迫，不實現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之資本主義要素，以及對於高的工錢之行政的策略等，作爲別論。這種速度論，是由於他們沒有理解資本主義體系及社會主義體系在原則上是兩個相異的體系。右翼機會主義者們，也宣傳了同樣的腐朽曲綫的

理論。在路易柯夫指導之下所起草的五年計劃案，是從主要生產部門的生產總量每年減少的增進率出發。託羅斯基主義者。在觀察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時，也支持了腐朽曲綫的理論。他們的任何一方面，都不理解蘇維埃制度的特性，開拓着生產力之未會有的新的發展速度之可能性。他們的任何一方面，都把資本主義的產業發展速度，機械的轉用於異質的俄國的條件之上。

右翼之機械論的立場，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當布哈林、路易柯夫、特姆斯基等主張要減低黨所公布的速度時，特別明顯的表現出來。他們以爲俄國經濟的發展，應當按照與復興期最後數年間相同的速度進行。他們不能理解新的質給與了發展之新的量的規定性，不能理解進到再建期就是意味着新的發展速度——這種無理解，是他們那種見解之方法論上的基礎，在蘇聯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的今日，右翼及左右兩派反對黨所採納的發展速度；其反對的論據，也是這個同樣的方法論上的特徵。

機械論者不理解質與量之辯證法的關係

對於過程及其各個階段上量的發展之特殊的規定性，沒有理解，這在託羅斯基的場合，特別顯明。託羅斯基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以前，就已要求國內之過度工業化。但是，在俄國進入社會主義時代，用非常的速度向前發展之時，託羅斯基卻不能攫住這一時代之特殊的特性，卻反對這個速度，以爲過於極端。

對於辯證法的量與質的聯結，不能理解，這不僅在一切機會主義對於政治經濟過程的分析中，表現出來；同時，在機械論者及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哲學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來。

機械論者們不以暴露過程的質爲任務，他們以爲科學之唯一的任務只在作出現象之純量的說明。

近代俄國的馬赫主義思想的指導者波格達諾夫，以機械論爲基礎，建立了統一的哲學體系。波格達諾夫認爲所謂『質』這個名詞是卑俗的用語。斯特巴諾夫＝斯克窩爾左夫及亞克瑟洛特，窩爾德克斯，明說『質』的探究是形而上學的，他們以爲，生物學的現象能夠單把牠還元爲物理化學的現象而實行研究，波瑟把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曾經斷然反駁過的波格達諾夫及巴查洛夫之俗流的定言，反覆陳說，明說社會現象可以只用物理化學的方法去研究。布哈林在史的唯物論中，大聲疾呼把力學的現象和『有機的現象對立起來……是沒有意義的』。機械論者們，要求只研究過程之量的方面。斯特巴諾夫＝斯克窩爾左夫說：『存在在現時對於我們的認識（我不是說知覺。因爲在知覺說來，沒有多質性，就是意味着死滅）依然這是多質的那種事實，種種的質之量的研究還沒有充分進步的那種事實，我所仰慕的批判者諸君，如諸君所想像的一樣，這不是證明科學的進步，而只是證明科學還在極幼稚的時代』。

這樣，依機械論者的見地，我們所以把存在認爲是多質的，不過是因爲我們的無知；所謂認識的發展，就是存在之質的多樣性的消滅。質，不存在於現實之中，只存在於我們感覺之中。

機械論者莎拉比雅諾夫率直的寫出，質是主觀的範疇，牠不存在於現實之中，存在着的東西只是種種量的關係的組合。於此，機械論者的意想走入於觀念論。

恩格斯批評那否定質與量之聯結的機械論的思想、他說：『機械論的意想，在從地點的移動去說明一切變化，從量的差異去說明一切質的差異；至於質量相互之間所有的關係，質到量的轉變，量到

質的轉變，其中的相互作用，是沒有注意的。如果一切質的差異及變化，不能不歸約於量的差異及變化，不能不歸約於機械的轉動，那末，我們就必然的到達於如次的命題。即，一切物質都由同一的極微體構成；物質的化學要素之一切質的差異，都起於這些極微體在原子中被統一時之數量的差異及空間的集結。」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一般代表者們，在他們的著作上，幾乎全然沒有注意到『質』的研究及質的見地之必要。實際上，在他們的方面，這個辯證法的要求只是虛懸空中的抽象的要求。他們無論在甚麼地方也沒有提出：採取承認過程之差別的立場的問題，研究過程一切方面之質的特性的問題。他們對於政治現象及經濟現象的說明，只是抽象的一般的去研究，而不能暴露這些現象的根本特性。例如，德波林對於根本的過程，隻字都未涉及；他關於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之對立的消滅過程，結局，照下面那樣寫道；突擊主義及社會主義競爭的成長，工藝教育制度，高等工業學校，數百萬人參加國家行政等等。一面大聲疾呼的要求質的認識，而在事實上，當着分析具體問題時，却把質忘記了——德波林一派所展開的理論之危險性，正在於此。

三　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

如上所述，沒有無量的質，也沒有無質的量，——質量這兩個方面，在客觀的現實上，是在統一之中被給與着。質在量之中發展，即一定的，特別的，被規定了的過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

或要素發展。量，特別的被規定着。過程發展其一切方面而轉化爲其對立物。過程之量的增大引導其自身轉化爲新質。——量轉變爲質。

量到質及質到量的轉變

另一方面，新質的生成，同時就是新量的發生。——質轉變爲量。

恩格斯把由量到質的轉變及由質到量的轉變，認作辯證法的三個根本法則之一。他說：『這個法則，爲着我們的目的，可以這樣表示出來。即，在自然界中，質的變化，只有依着各個場合中正確的被規定了的方法——物質之量的增減及運動，才能發生』。

質量的轉變是辯證法根本法則之一

無論觀察任何過程，過程之量的增大都引到新質。在氣壓不變的情形下，温度降至攝氏零度，水變成冰；温度昇至攝氏百度，水變成蒸氣。

量的增大引起新質的發生

如達爾文所證明，有機體中漸次的量的變化，引起有機體種之質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獨占之量的增大及擴張，和資本主義的現實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並行，導入了資本主義之新階段的發展，即帝國主義。在蘇聯，貫通於國民經濟全綫之社會主義要素的成長，引起了由復興期到再建期的轉化。

都市及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扇形的成長，基於全境集體農場化而實行的對豪農階級的撲滅，形成了蘇聯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的條件。

各過程之量的增大，受那過程的構造所規定。各以獨特的方法顯現。蘇聯向社會主義的推移，向

過渡期的社會主義時代的轉化，也各以獨特的方法顯現着。

所謂量到質的轉變，就是一定的質及其量的規定性，同時轉變爲具有別種量的規定性之別種質。

過程間的轉變的方法

把一種過程到他種過程的轉變和過程內部的轉變相區別，把一種質量到他種質量的轉變和質量內部的轉變相區別，這是必要的。

過程間的轉變與過程中的轉變之區別

一種質量到他種質量的轉變，例如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就是到新型式的規律性的轉變。反之，質量內部的轉變，例如由單純的資本主義協業轉變到工場手工場，更進而轉變到機械的生產方法，乃是質量之特性的發展，乃是質量由一階段到他階段的轉變。各階段，使從前階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發展着，並且添加幾多新的方面和屬性，而與從前的階段有質的區別；但是，截止某一定的瞬間，還沒有引導到全體的質量向新的質量之轉變。

一切質量，到達某一發展階段時，就中斷其一定的發展過程，而轉化爲別種質量。

飛躍的發展說是辯證唯物論的中心

一種質到他種質的轉變。一種質量到他種質量的轉變，通過飛躍而顯現。例如，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是通過革命而顯現的。

承認飛躍的發展的道路，乃是辯證唯物論之中心的特性之一。

飛躍的發展之界限

不論在客觀的現實之一切領域中，或在思惟之中，都發生飛躍。一種質到他種質的轉變，完全是飛躍。這因爲在那一瞬間即轉變的瞬間，舊質失去了作用，以舊

質爲基礎而生長了的新質開始發展。一切飛躍，都是「連續性的中斷」。這因爲在那一瞬間，舊物之量的發展被中斷，而新物的發展即新質量及新質的規定性開始發展。

新質不是一時突然出現的。舊質之一切從來的發展，是新質的準備。機械的生產方法是由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所準備的；手工業之部分作業的細分，準備了向着機械的推移。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進行，資本的聚積及集中，普羅列達里亞的成長等等，所準備了的。

新質從舊質生長出來，而且在長時間還保存着若干舊來的特徵及方面。資本主義，在長久期間，還保存着單純商品關係及若干封建的遺物。

過程內部的轉變也是飛躍

我們不僅要考察一種過程到他種過程的飛躍，一種質量到他種質量的飛躍，例如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飛躍；並且還要考察過程內部或質量內部的飛躍。在資本主義以及蘇維埃經濟中，由一發展階段到他發展階段的轉變，是一個飛躍。這因爲牠在質的方面轉變到新階段。

這種飛躍是與一種質量到他種質量的飛躍有區別的，因爲牠是在當作全體看的過程之一定規律性的範圍內所發生的飛躍。

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及蘇維埃經濟的種種方面，一面在量的方面發展，同時通過種種新質的狀態即通過飛躍而發展。

質量內部的飛躍、種種方面的飛躍的發展路程，是客觀現實的一切過程之發展中所固有的。在動

物及人類的有機體中，顯現着萬千的飛躍的變化；生物學上的種，通過若干的飛躍而變化；化學上的原素，其形成及分散，都是飛躍的。

各種質量，以其獨特的方法，轉化爲他種質量。唯物辯證法要求認識特殊性及規定性，要求認識轉變及飛躍。

由新經濟政策的再建期到社會主義時代的飛躍，和那到資本主義過渡期的轉變，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飛躍的特殊性及型式、期間、速度及强度，都受舊質的特殊性——牠的構造及新生長的質的特性所規定。由水到冰的飛躍，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但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飛躍，却必須伴着資本主義內部的發展的若干飛躍的方面所經歷的長時間。唯物辯證法要求認識過程之質，要求摘出飛躍的特殊性。

德波林派不能具體的說明飛躍

德波林一派，對於飛躍的特殊性雖曾給以一瞥，但他們之中，誰也不能用具體的實例去指示這種特殊性。德波林一派，更沒有提出質量內部的飛躍的問題。

不能理解飛躍的本質及其特殊性，這是把不同時代不同過程的飛躍作同視的託羅斯基的特徵。

機械論者否定飛躍

對於飛躍的發展方法之否定，是機械論者的特徵。機械論者否定質，只承認量的發展，因此，他們當然也否定飛躍。

波格達諾夫肆口嘲笑了辯證法之神祕的飛躍。有些現代機械論者，以爲飛躍只存在於我們頭腦之

修正派及改良派的漸進主義

中。現實中存在的東西，只是不斷的量的發展。機械論者，是站在所謂漸次的發展，過程的漸次的增減之見地上的。這種漸進主義的見地，正是一切修正主義的基礎。在前世紀九十年代，伯倫斯泰因高唱反對飛躍；在今日，考茨基也同樣反對。漸進主義，是所謂資本主義不經革命而轉生爲社會主義的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之根柢。漸進主義的見地，又是那不理解蘇聯發展的速度而脚踏兩邊的一切右翼機會主義的基礎。

布哈林等否定飛躍之證據

在布哈林看來，十月革命及內亂以後，甚麼飛躍也沒有了。進化的發展時代到來了。社會主義關係之漸次的强化的時代到來了。豪農平和的轉生於社會主義，小商品關係沒有資本主義的成長而成就和平的成長——布哈林這種右翼機會主義的思想，簡直就是漸進主義的見地。

孔特拉陡夫、克魯曼、巴查洛夫等，不注意蘇聯經濟之飛躍的發展路程及基因於這個路程上的蘇聯的發展速度，其一切有害的理論，都以漸進主義的見地爲基礎。漸進主義的見地，陷入於鄙薄的經驗論及拜金主義，忘記階級之根本的利害，導入於基爾特氣習的遊戲。

四 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之統一及鬬爭

發展的規律性之考察

以上、我們確定了過程的特殊性、其質的特性及量的特性，現在、要進而考察過程的發展之內的規律性。

關於發展的兩種見解

在人類思想的歷史上，有關於發展的兩種根本的見解。依照第一種見解，所謂發展，是存在物之單純的增減。這種見解，現在還流行於許多領域中。例如，有人主張生動的有機體之發展，只是牠的細胞之量的增大；又，金融資本主義之單純的量的增大，使得金融資本主義和平的轉化爲社會主義。又如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們那樣，主張單只由於社會主義工業之單純的量的增大及私人農業之商品性的成長，我們就可進入社會主義。

第二種見解，以爲一切事物都由於對立的鬥爭、由於統一物的分裂而發展。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互相對立的階級即布爾喬亞和普羅列達里亞的鬥爭。

第一種見解是機械的

第一種見解是機械的。這種見解，從現象的表面出發，只能從外面去記載過程的增減，而不能說明過程的運動之內的原因，不能指示出一定的過程怎樣發展並爲什麼發展。例如，如果抱着這種見解，就不能夠指明爲甚麼資本主義由於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及普羅列達里亞獨裁的樹立，不可避免的轉化於社會主義。這種見解，不能說明一切事物怎樣轉化爲其自身的對立物，不能說明飛躍即舊事物之破壞及新事物的發生。這種見解，不能曝露一定過程之發展的內的根據，而從一定過程之限界外，去探求運動的原因。

第二種見解是唯物辯證法

第二種見解，不停留於現象的表面，而深入於過程的底奧，曝露過程的發展之內的法則，確定一定過程之發展的原因。在這種場合，不在過程的外部而在過程的內部去發見發展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在於曝露過程的「自己運動」的源泉。依照這

種見解，所謂認識過程就是曝露出過程之充滿了矛盾的各方面，確定這些方面的相互關係，追求過程之矛盾的運動。這種見解，給與着到達「飛躍」的鑰匙，論證過程轉化爲其對立物，說明舊事物的破壞及新事物的發生。例如，在暴露了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指摘了這個矛盾的發展以後，我們就能够闡明資本主義爲什麽以內的必然性爲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所推翻，就能够曝露社會主義出現的原因。

第二種見解，是辯證唯物論的主張。

伊里奇說，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之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這是說，把過程在其分裂上去認識，考察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相互關係時，我們就能認識過程由發生到消滅的發展。這個法則，貫穿於客觀的現實及我們的思惟之一切方面。

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成分之認識

曝露出質、量及質量這件事，使我們明白各個過程具有互相區別的，互相對立的許多方面。各個過程，具有內的聯結着的，互相依存的種種對立方面。但是，爲解答一切事物爲甚麽發展這問題，單只確定過程之若干方面與屬性以及這些方面與屬性之單純的結合，那是不够的。我們必須在任何現象之中，曝露出規定其發展之進行的根本的矛盾。

但是，普列哈諾夫只停留於對立的方面之單純的確定，並沒有曝露過程的自己運動的源泉。關於普列哈諾夫，伊里奇寫道：「對於辯證法的這個方面，普通在普列哈諾夫的場合，都沒有加以注意。對立之同一性，被解釋爲實例的總合……不被解釋爲認識的法則（而且是客觀的世界之法則）」。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在普列哈諾夫方面，對立之單純的結合，極明瞭的表現於他的政治的著作之中，德波林也站在這樣的普列哈諾夫的立場。德波林在所著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入門中，單只設定所謂對立的規定之結合那問題，並不曾要求曝露『自己運動的源泉』。自從伊里奇的哲學筆記印行以來，德波林也說應當去曝露『自己運動的源泉』，然而他那種說明，也終止於抽象的空論。這因爲在分析政治及經濟上的問題時，德波林本身的嘗試，並不曾指摘出這些問題的根本矛盾。

五　統一物的分裂，本質的對立之暴露

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

馬克思前後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認爲布爾喬亞制度不但現在存在着，今後也將永久存在；那種經濟學不理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性，不認識資本主義走到死滅的內的矛盾。甚至於亞丹斯密，李嘉圖一流的進步學者，雖承認價值是體現於商品中的人類勞動，却仍不能曝露資本主義之根本的發展法則。這是由於他們沒有看見資本主義的矛盾。馬克思以資本主義之現實的辯證法，去對抗布爾喬亞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他說：『不要矛盾的獨斷，而代置以構成那獨斷所掩蔽了的基礎的矛盾的事實及實在的矛盾，才能使經濟學成爲實證科學』。

馬克思曝露了布爾喬亞生產方法的主要矛盾，由此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

馬克思在資本論之中，指摘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其『自己運動』的主要源泉，論證了資本主

義的生產力及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規定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矛盾，在於：生產力之發展，在剩餘價値生產的名義上顯現，而又成爲產生剩餘價值的手段。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發展，陷入於和那狹隘的目的即剩餘價值的產生之間的日益不能相容的矛盾。

馬克思在那順次的週期的反復的恐慌所表現的、生產之社會性及私有形式間的、日益尖銳化的矛盾之中，看出了布爾喬亞制度的這個主要矛盾。在今日，這個主要矛盾惹起了資本主義現時所經歷的一般的危機。馬克思論證了這個矛盾不可避免的引入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引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他並論證了布爾喬亞社會之其他一切矛盾，都由這個根本的矛盾發生出來。

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

伊里奇指示了資本主義在其最後的發展階段，轉化爲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矛盾極度激化的帝國主義。從分析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矛盾出發，從各國的帝國主義之不均等的發展法則出發，伊里奇論證了帝國主義的鎖鍊中最弱的一環被衝破的現實性，科學的證明了一國中革命的勝利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

過渡期的主要矛盾及其解決

伊里奇和斯達林，在其著作中，指摘出過渡期之根本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證明使這個矛盾不斷的再生產的根柢，是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和分散的小布爾喬亞農業之間的矛盾，是主要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之間的矛盾，——這農民層中的勤勞者是普羅列達里亞的同盟者，但農民層中的小所有者，却時時刻刻產出資本主義。他們指示了蘇聯普羅列達里亞和資本主義要素之間的對立（不能相容的矛盾），是怎樣產生並怎樣成長

的。

過渡的制度之全部發展中的其他一切矛盾，就受以上的主要矛盾所規定；但是，由於現今蘇聯的工業化，基於全境集體農場化而對富農階級的淸算，以及國營農場建設的成長，這個主要矛盾正在被解決之中。

他們暴露了過渡的經濟之主要矛盾，證明了蘇聯具有站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用內部之力去解決這個矛盾的完全可能性。即，證明了，蘇聯中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的可能。

內的矛盾促進事物的發展

內部矛盾，不但使社會現象發展，並且使客觀現實的一切現象發展。

現代科學早已不把原子看作物理學上的物質被分解的最後界限，現代科學發見了原子是陰陽電子的統一，並且闡明了這陰陽兩電子的交互滲透規定原子之物理的及化學的性質。不僅如此！在二三十年前，物理學及化學尙被認爲絕對不變的東西。基於歷史的見地，去考察化學原素的性質。還是最近的事情。化學原素在發展着。化學原素之發展的內的根據，就是原素的內的矛盾之運動。

生命現象的自然過程之辯證法的性質，特別明瞭的表現着。不論在有機體的生命中，或在各個細胞的生命中，生和死、發生和消滅、同化和異化（物質和能力的新陳代謝），都是被給與的內的統一。

在生存競爭中的變異性及遺傳性之充滿了矛盾的統一，是有機體發展的主要原動力。

對立的統一和統一物的分裂，是我們思惟的普遍的發展法則。如前所述，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運動於相對眞理及絕對眞理的矛盾中，我們雖認識絕對眞理，但在各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我們的認識是相對的。

統一物的分裂是思惟的普遍法則

我們的認識，受我們的實踐狀態及一切從來社會的歷史所規定。

統一物的分裂，是客觀現實及一切思惟過程之普遍的發展法則。辯證唯物論——伊里奇說——「是把發展當作對立之統一（統一物分裂爲互相排除的對立以及這些對立間的相互關係）』去觀察，因此，主要的注意在於認識自己運動的源泉』。統一物的分裂，正確的摘發出過程的本身、過程的內容、過程的矛盾、過程之自己運動的源泉的主要矛盾。

各過程之內的矛盾之特性

一種過程之內的矛盾，和他種過程之內的矛盾，是不同質的。那只有依靠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矛盾，和過渡的經濟之矛盾，各不相同。

託羅斯基主義的特徵，就是不理解各過程之內的矛盾的特殊性。託羅斯基不知道帝國主義時代中資本主義之主要矛盾的發展的特性，不知道不均等的發展法則。

託派不理解各過程之內的矛盾之特性

他之反對一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之可能性，其第一論據就是從此產生。在託羅斯基看來，蘇聯中普羅列達里亞及農民層的矛盾，和資本主義經濟中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的矛盾，是同型的矛盾；後一矛盾和前一矛盾同樣，只有由於國際革命才能解決。他反對一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之第二論據，就是由此發生。實踐，反駁了託羅斯基的理論，證明了不同質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

去解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矛盾，被革命所解決，被普羅列達里亞的社會主義革命所解決；而在蘇聯條件下的普羅列達里亞及農民層的矛盾，却由國內的工業化及農業的集體化所解決。實踐，把一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理論，精當的確證了。

在另一方面，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不理解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之矛盾的特殊性，而到達於一種結論，以爲這個矛盾可以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用和解的方法去解決。

右翼把各過程之內的矛盾視爲同一

右翼機會主義者們，不論對於蘇聯中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的矛盾之特殊性，或對於蘇聯中普羅列達里亞和資本主義要素的矛盾之特殊性，都沒有加以注意，他們把兩者看作同型的東西。由此，他們產生了豪農和平的向着社會主義成長的理論。

與託羅斯基主義及與右翼機會主義相鬥爭的課題，教給他們有曝露任何過程之內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時，認識那爲全體過程的矛盾所規定的過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這樣說過：

『普羅列達里亞和財富，是互相制約的對立。並且兩者形成一個總體。兩者都是私有財產的世界產生出來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對立，在矛盾之中，各各占着怎樣的特定的地位呢？單只說明統一物的、整體物的這兩個方面，那是不够的』。

爲理解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必須認識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的特殊性，必須認識兩者相互的

關係及其具體的依存關係，必須認識被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規定的兩階級的相互制約性。

六 對立的相互滲透

內的對立互相結合

內的對立互相結合，對立的一方面如沒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新經濟政策，內部存有矛盾。斯丹林說：「在新經濟政策中，必須保存兩個方面——一方面與戰時共產主義相對抗，以買賣之一定自由的保證爲目的；他方面與買賣之完全自由相對抗，以國家的市場統制的任務爲目的。這兩個方面中，去掉一個方面——那樣，在我們之下，就沒有新經濟政策了」。

正因如此，所以黨反對那想廢止新經濟政策這兩個方面的任何一方面之一切嘗試，與之鬥爭。

充滿了矛盾的方面這樣不可分的聯結，在客觀現實的一切過程中，也可以看見。

對立的互相結合及其轉變即是相互滲透

對立，不僅處於不可分的聯結中；並且一個對立轉變爲別一對立，相互的滲透着。

矛盾的一方面以他一方面爲前提，向着他一方面轉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變動並制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發展；但是，後者又在其本身上變動並制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發展。資本家的工場之生產過程，表現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總體；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同時，又表現爲生產力的總體（勞動力，生產手段）。由工廠手工業到機械的生產方法之發展，同時是生產力的發展，又是新生產關係的發生。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統一，同

時是生產力的聯結，又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聯結即生產關係。工廠手工業中的分業，是生產關係，又表現爲生產力。以此爲基礎，即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交互滲透爲基礎，展開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間之激化的矛盾的過程。

對立的相互滲透，一個對立向他一對立的轉變，存在於一切過程之中。爲要曝露及指摘這種相互滲透的性質，必須具體的分析過程。

對立的相互滲透存在于一切過程中

我們進到了社會主義時代，但又經歷着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這是一個矛盾。我們鞏固貨幣制度及信用組織，實行節約冗費及統制盧布，以節約冗費爲基礎發展着蘇聯的商業。貨幣制度及銀行的强化，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會計、計畫訓練的造出及强化；冗費節約的實施，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的計畫化，伸張到作業場、工作組及集體商場。蘇維埃商業的發展，同時又是作出生產物之社會主義分配的要素的路程。集體農場是在內部分配利益的亞爾特爾，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的企業之一種模型，並且這種企業不久就會變成澈底的社會主義的企業。在國家問題之中，也有與此同樣的對立之滲透。社會主義是以國家之消滅爲目標的制度。但是，我們正在策進普羅列達里亞獨裁的强化。我們所以使國家發展，因爲要造出把國家引到死滅的條件。「國家權力之最高的發展，是以準備消滅國家權力的條件爲目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牠「矛盾着」嗎？是的，牠「矛盾着」。但是，這個矛盾正在生動着，牠完全反映着馬克思的辯證法」。（斯太林）

在民族文化和國際關係的交互關係的問題中，也有與此同樣的相互滲透。我們使民族文化發展，

但是那種發達，同時是使民族文化死滅，是準備融合民族文化為一個共同的國際社會主義文化的條件。對立的統一及互相滲透，『使得多數派能够在民族問題的領域中，建立堅固不拔的要塞，反映着生動的眞理』。

正是這個對立的相互滲透，伊里奇名之為對立的同一性。曝露任何過程中對立的相互滲透及同一性，是我們的認識論，我們的辯證法之中心任務。

對立物的互相滲透即是對立物的同一性

伊里奇說：『辯證法，是關於對立怎樣能是同一性？又怎樣是同一性（怎樣變成同一性）？在怎樣條件之下，對立變成同一性而互相轉化？為什麼人的悟性不把這些對立當作死的、凝固了的東西去觀察，却當作生動的、附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觀察？等問題的學說』。

對立的互相滲透也是認識過程的特徵

對立的互相滲透，同一性，又是我們的認識過程的特徵。人類認識的主要矛盾之一，如前所述，是相對眞理和絕對眞理的矛盾。相對眞理在種種形態上欠缺絕對眞理；絕對眞理由順次的相對眞理所組成。

對立的同一性及其相互滲透之曝露，要在過程之具體的研究以後，即在過程之充滿了矛盾的方面，這些方面的聯結及相互制約性的特殊性之具體的研究以後，才有可能。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們雖則紛紛的主張了對立的相互滲透，而實際上，他們並不能把牠指示出來。這是因為他們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沒有具體的研究的緣故。抽象的見地、沒有具體的分析之一般見地、對於對立的同一性之

無理解等，使得德波林一派，不能曝露出認識上歷史的東西及論理的東西之辯證法的統一，不能把握伊里奇所說相對眞理及絕對眞理之統一的問題。

在這裏，我們不能像許多德波林主義者所做的那樣，單只附上一個對立以他一對立爲前提的條件。我們不能不深入的加以洞察，曝露運動的根柢，並具體的研究過程。

研究對立的相互滲透、同一性，就是認識過程之充滿了矛盾的方面的運動、發展、被制約性、及其一切限界的可動件、與這些限界的互相轉化。

機械論者不理解對立的互相滲透

機械論者，不理解由矛盾而生的運動。布哈林用其所著史的唯物論中，澈底的直截明瞭的表現了機械論的見地。

「世界之中，存有作用不同的，互相反撥的諸種之力。這些力在極短時間的相互抵消，只是例外的場合。那時，處於「靜止」的狀態之中，即力之實際的「鬬爭」被隱藏着。但是，諸力之一發生變化時，立即現出力之「內的矛盾」，發生均衡的擾亂。一會兒，新的均衡發生；牠是在新的基礎之上，即力之相異的結合之下發生的。這是怎麼一樣事呢？「鬬爭」，「矛盾」，即不同方向的力之顚頏，形成運動」（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依照布哈林的意見，互相獨立的力存在着，牠們互相作用。而且，運動之引起，由於不同方向之力的外的衝突。伊里奇要求首先要認識過程之內的矛盾，發見自己運動的源泉；但布哈林却要求去確定互相衝突的外力。伊里奇要求論證統一物的分裂，曝露對立的同一性，即確定對立的諸方面之不可

分的聯結；但布哈林卻要求只去考察互相獨立的力。各自能夠個別存在的那樣的力。布哈林把對立之統一的法則，機械的去理解。這是出於他從力學的概念，互相獨立的力之單純的衝突出發的緣故。

從對立的互相滲透之機械的解釋出發，對於現時帝國主義的研究，就會產生這樣一種理論，即不把各國之內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場中各國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根本東西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

布哈林和一切機械論者同樣。把矛盾和頡抗看做同一的東西，這是不正確的。頡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決的對立之鬬爭。例如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矛盾，帶着頡抗的性質，但，一切矛盾並非都是頡抗。例如，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之中，沒有互相反撥的兩力。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的關係，不帶有頡抗的性質。這兩個階級之中，存有許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頡抗視為同一，這件事在一方面，變成和託羅斯基主義者一樣，認為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之間既有矛盾，這個矛盾就帶有和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的矛盾相同性質，即認為這個矛盾帶有階級的頡抗關係；在他方面，變成和右翼機會主義者一樣，認為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既有許多的共通利害，這兩個階級之間就不存有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矛盾沒有鬬爭和頡抗

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中，沒有階級鬬爭也沒有階級的頡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頡抗看做同一，以為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任何矛盾也沒有了。伊里奇回答這種主張，這樣說着：

『這是極端不正確的。頡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之下，前者消滅了，後者殘留着』。（

七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的意義

〔矛盾的主導方面之認識〕

在確定了過程之內的矛盾。過程之對立的諸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以後，必須去發見這個矛盾之主導的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摘出在商品的價值及使用價值那種對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中，價值具有主導的作用；指摘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具有主導的作用。

唯物辯證法對於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兩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認實踐到底是這個矛盾的主導方面為出發點。

曝露矛盾的主導方面的能力，是黨的政治及戰術的基礎。

〔新經濟政策中矛盾之主導的方面〕

在轉向新經濟政策之時，黨把右翼之主導的作用放在面前，容許了社會主義要素和資本主義要素的鬪爭。這是把矛盾的主導方面的勝利考慮過了的政治。『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季諾維夫說，新經濟政策無論如何是退却的。這不消說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關於新經濟政策，黨的政治容許了社會主義要素和資本主義要素的鬥爭，並且考量了社會主義要素對於資本主義要素的勝利』。

『實際上，現在在我們之前發生的事情，不是資本主義復活之一方面的過程，而是資本主義的發

展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兩方面的過程，是由社會主義要素去克服資本主義要素的過程」。（伊里奇主義的諸問題）

季諾維夫沒有理解這兩個對立的方面，資本主義要素和社會主義要素，在社會主義要素之主導的作用之下，怎樣很快的發展起來。因此，他把新經濟政策當作資本主義要素之單獨的發展、卽退却評價了。

普列哈諾夫沒有提出過曝露過程的主要矛盾之問題，至於矛盾的主導方面，更是一回也不會論及過。普列哈諾夫沒有離開所謂對立的屬性之結合那種立場。一切修正主義者們，也同樣的否定了對立的鬥爭中之主導方面的作用。社會法西斯特們，否定生產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優越地位，而承認流通盡着和生產同一的任務、連奈、希爾佛丁，考茨基等，以此爲基礎，建立了他們的理論，以爲資本主義經過流通的漸次社會化，將和平的轉生爲社會主義。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在社會＝經濟的問題上，不曝露主要的決定的矛盾以及各矛盾的主導方面，而採取着所謂對立的方面之單純的結合那種見地。

過去現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曾理解矛盾的主導方面的作用

德波林一派表面上雖然承認對立之統一的法則，實際上，他們轉入了少數派那樣的對立方面之客觀主義的結合之立場。

德波林主義者們，用任何的論文中，一點也沒有述及應當曝露主導的對立之必要。他們不但沒有把對立統一之法則這一方面作出定式，並且無視了這一方面；這在他們的全體著作中，明白的表現出

來。至於盧波爾，則以為理論決定實踐，實踐決定理論。他沒有闡明實踐之主導的作用。以為兩者單只存有交互的作用。德波林把新經濟政策只當作資本主義要素和社會主義要素的鬥爭去下定義，並沒有闡明社會主義關係之主導的作用，也沒有指摘新經濟政策向着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前進的事實。

八　自始至終的過程的矛盾的運動

伊里奇對於馬克思的資本論，這樣說道——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布爾喬亞社會（商品社會）之最單純的、最普遍的、最根本的、最經常的、最日常的、數十億萬回被目擊的關係——商品交換。那種分析，在這最單純的現象之中（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之中）曝露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從那裏開始的敘述，把這個矛盾的發展（成長及運動），這個社會的發展，在其個個部分的總和上，自始至終的指示於我們。」

資本論的方法論指明資本的自始到終的過程之運動的範例

伊里奇接着說：『這正是辯證法的一般的敘述方法或研究方法』（、伊里奇文集第十二卷）。發見過程之最單純的最根本的關係；在那種關係之中，曝露主要矛盾；探求主要矛盾的發展、鬥爭、及以主要矛盾為基礎而出現的全體矛盾、充滿了矛盾的方面、發展的傾向——過程之自始至終的發展；探求發展中的過程各階段的質的變化，充滿了矛盾的各方面的運動之相對的特殊性、充滿了矛盾的各方面之相互聯結及相互推移——這是必須研究任何過程的路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之最單純的，最根本的關係開始。他首先指示出商品的二重性及其矛盾性，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曝露出商品之內的矛盾以及造出商品的勞動之二重性、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和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

更進一步，馬克思證明：隱藏於商品中的內的矛盾，是在那種顯現為相對的價值形態和等價形態的關係的兩個商品之外的矛盾的形式上發現出來的。這個矛盾向前運動，出現為單純價值形態、擴大的價值形態、以及一般的價值形態、一般的價值形態向着貨幣形態的轉化，遂使商品分裂為商品及貨幣。貨幣的發展，貨幣的新機能之出現，遂又給與商品交換之展開的可能，作成商品交換的基本矛盾之發展形態。

更進一步，馬克思指明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指明這個過程之內的矛盾及資本的運動形態；證明這個矛盾隨着勞動力那種特殊商品的出現一同被解決。商品生產變成商品資本主義的生產，表現為新社會的構成基礎、即生產方法。貨幣到資本的轉化，是價值法則在新質的基礎之上的發展，是價值法則轉化為新質的特殊的規律性——轉化為資本的「自己運動的源泉」之剩餘價值法則。

馬克思探求剩餘價值的增高率，證明生產之社會性質和私有制度的矛盾之成長與激化。他曝露了：搾取率之增大以生產之不斷的强化為必要，資本的再生產引起資本的集積及集中，而且這種事實招致小中資本家的沒落。另一方面，這個再生產過程作出產業預備軍，使階級的對立日益尖銳化。馬克思於是曝露了資本主義的蓄積之一般法則及勞動階級革命的必然性，證明了資本主義死滅之不可避性。

在曝露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深刻的發動的矛盾之後，馬克思進而證明在這個矛盾的基礎上所發生的充滿了矛盾的現象，即證明這些深刻的矛盾之發現形態。

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着這些問題，在那裏，馬克思指示資本的流通過程及再生產過程，論證剩餘價值分化爲企業所得、利息、商業利潤及地租。於是，馬克思證明價值法則怎樣憑藉外的形態之力而發展及怎樣轉化爲生產價格的法則；證明生產怎樣增大，資本的有機構成怎樣成長，利潤率怎樣受資本有機構成增高的影響而減低，以及資本家在利率的名義下所發展的生產力怎樣減低。更進一步，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的矛盾怎樣日益激化，怎樣在恐慌、不景氣、好景氣、繁榮等等的運動之中得到暫時的解決；證明生產力和其自身之發展的社會法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怎樣陷入日益不能相容的衝突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終於日益變成橫在生產力的發展途上的桎梏。阻害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形態，必然的要被革命。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出的，伊里奇在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所完成的形像。

資本論的方法是研究任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應用的方法，是在研究任何過程時所必須應用的方法。伊里奇貫澈其全部著作，都正確的應用了這個方法。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一派，修正了這個方法。德波林派的一切代表者們的意見，以爲過程之發展由同一性進於差別，由差別移於對立，由對立移于矛盾，這樣，在德波林及其徒黨看來，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發現的，而是過程的運動到達某一階段才出現

的；在那一瞬間以前，過程絕然不是由於內的矛盾而發展。這種見地，不但修正辯證法的中心點，并且和機械論者相通。爲甚麽，因爲任何過程在共發展的開始，並在共發展的進行中，於到達某一定的瞬間以前，既不是由於內的矛盾，由於過程的分裂而發展；那末，在那個時間中的過程，就變成由於受到外的原因而發展的了。然而，這正是機械論者的立場，極端與極端，是相通的。

德波林派對於這個方法的曲解

德波林和盧波爾，應用了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問題，所以他們主張蘇聯的條件下的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的關係，不過是差別的關係。即，他們和右翼機會主義一樣，把這兩個階級間的矛盾塗抹了。加列夫也從這相同的見解出發，斷定了在布爾喬亞革命前的法國，由布爾喬亞與普羅列達里亞及農民所組成的第三身分的內部，沒有內的矛盾，單只有差別。但是，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利害，從兩階級發生的瞬間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不過在起初的時候，這個矛盾還沒有激化而已。德波林的見解是危險的，因爲他塗抹并且歪曲了矛盾的發展過程，從而變成爲對於辯證法之少數派的曲解。

九　對立的統一、同一性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

鬥爭的絕對性與統一性的相對性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馬克思寫道：

『辯證法，因其合理的形態，使得布爾喬亞及其空論的代辯者們，感到苦悶和恐怖。因爲辯證法，在現存事物之肯定的理解中，同時還含有共否定、其必然死滅

的理解：牠把一切現實的形態，在其運動上因而是從其暫時的方面去考察；牠不屈服於任何東西之前，在其本質上是批判的是革命的」。

永久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隨時隨地，一種形態轉變爲他種形態；一切過程，都有始與終。一切過程，轉化爲其自身的對立物。任何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變爲他種過程是絕對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伊里奇力說了這鬥爭的絕對性及統一的相對性，並且作出極明確的定式。他說：

「『對立的統一（合致、同一、均勢），是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除的對立之鬥爭，是絕對的，發展、運動是絕對的』」（『關於辯證法的問題』）

就普羅列達里亞與布爾喬亞之對立的發展說明其同一與鬬爭

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之中，普羅列達里亞與那包含農村布爾喬亞在內的全體農民，一起反對農奴的關係。這種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村布爾喬亞之活動的合致以及兩者之利害的同一性，帶有相對的、一時的、有條件的性質。兩者之間的鬥爭是絕對的，把同一性作爲其動因而包含着。在法國大革命時，發達的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利害，彼此合致，形成了統一、同一性。但是，這種統一，帶有相對的、一時的、有條件的性質；這種性質，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久就出現於表面，暴露了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間的階級鬥爭之絕對性及不聯合性。兩者的這種同一性，不過是包含於兩者之絕對的鬬爭中的一個動因。

客觀的現實之一切過程，也和這相同，只是在各個過程上，對立的鬥爭之絕對性與統一，各以其獨特的方法顯現，由過程的質及其內的構造所規定。

社會民主主義者及社會法西斯特只主張對立的和解

馬‖伊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同之點，在於理解對立的鬥爭的絕對性，及其統一的相對性。社會民主黨的任何一個理論家，考茨基也好，普列哈諾夫也好，雖然他們反對伯倫斯泰因對於馬克思的辯證法的修正，承認矛盾引起運動，可是他們畢竟沒有認知統一物的分裂引起運動，沒有認知對立的鬥爭的絕對性及其統一的相對性。考茨基所以只在形式上承認辯證法，而不會理解辯證法，那是甚麼意味呢？那是因為：考茨基主張矛盾引起運動，是革命的形而上學；事實上，他拒絕了辯證法。

現代社會法西斯特們的政治上的總戰術，都以對立的和解為基礎。他們棄去馬克思所說階級鬥爭不能和解的命題，而宣傳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之利害的調和，兩個階級的妥協，援助資本家的產業合理化，援助民族布爾喬亞之奪取市場的鬥爭，誘引普羅列達里亞去參加布爾喬亞的國家。

多數派與少數派對立的主張之由來

多數派理解對立的鬥爭之絕對性，及其統一、同一性的相對性；少數派卻高唱統一之永久化的理論；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是兩者在階級鬥爭上種種不同的戰略戰術之理論的基礎。

多數派對於自由主義布爾喬亞的戰術，在賛姆斯特瓦選舉戰時代的「分開前進，共同攻擊！」的口號中，表現了出來。在一定階段上的，與一定形態中的自由主義布爾喬亞的這種共同動作，乃是社

會民主主義的戰術之相對的、一時的、有條件的動因。少數派對於這種相對的動因，附與絕對的意義，以之爲自己的全部戰術的基礎；其結果，少數派轉入了布爾喬亞的奴僕的任務。一九一七年，以普列哈諾夫爲首領的少數派，支持了取得勝利的布爾喬亞，宣傳利害的調和，高唱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對於妨阻資本主義强化的一切，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却傾注全力加以反對。十月革命以後，他們直接支持白黨了。蘇聯中資本主義要素的驅逐，使得少數派和妨害革命的布爾喬亞政黨締結同盟；貫通全線的廣汎的社會主義的進攻，使得少數派去援助那準備干涉蘇聯的國際布爾喬亞。

右翼派的對立的和解論

在主張對立的統一之時，而不理解鬥爭的絕對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對立物的和解。對立物的和解論，是右翼派的立場之特徵。右翼派，拋棄馬克思＝伊里奇所說階級鬥爭是不和解的那命題，而建立所謂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理論，主張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可被取去而移至外部的鬥爭場中——世界市場之中。在蘇聯中，他們建立了所謂豪農向着社會主義和平的成長之理論。他們以階級鬥爭之自然的消滅，和平的死滅之理論，去代替伊里奇所說階級只有依著激烈的社會革命才能消滅的理論。右翼派忘記農民層內部的矛盾，在他們看來，農民是塗上了灰色的集合體。他們不會注意：我們和農民的同盟，是把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不能相容的利害考慮過了的同盟，因而是和農民之資本主義要素相鬥爭的同盟。『沒有辯證法的理論家，煩瑣哲學的理論家布哈林』，不理解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對立的統一是相對的學說。

對立的和解論，是形而上學的理論。因爲這種理論，沒有發見從一種狀態到他種狀態的出路。對

立的和解論，沒有注意新事物的發生，沒有注意新現象，新過程的前提、可能性、條件及其發生，乃是以一定過程的發展爲基礎而作出的。這種理論不注意一定過程之矛盾的發展，不考察一定狀態怎樣轉變爲其他狀態。對於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過，完全沒有加以考察的俄國少數派，正是如此。對於布爾喬亞經濟的矛盾怎樣白熱化的事實，沒有注意的現代社會法西斯特們，正是如此。又在對於貫通全線的社會主義的進攻所引起的階級鬪爭的激化，沒有考察的右翼派的場合中，也可以看見同樣的事情。

德波林派的對立和解論

對立的和解之見地，變成了德波林一派對於馬克思的辯證法所加入的少數派的觀念論的修正之基礎。他們的代表者中，沒有一個曾經考慮過主張對立的鬪爭的絕對性及其統一的相對性之必要。——雖然他們對於伊里奇異常簡明的把統一物的分裂法則的這一方面作成定式的論文即關于辯證法問題，曾經寫過無數著作。在他們的任何著作中，對於對立的和解論從沒有加過批判。反之毋寧說他們簡直是從這樣理論出發。德波林不在對立的鬪爭中而在對立的同一性中，去發見辯證法的本質；因而在德波林的場合中，無上明瞭的顯現出那樣事實，即對立的和解論是和對於伊里奇的命題——統一或同一是相對的，鬪爭是絕對的——之無理解密切相聯繫的德波林的特徵，在於不理解伊里奇的思想——伊里奇所說對立的同一性不過是充滿了矛盾的對立的統一中之一動因。德波林下辯證法的定義，不說是關於對立之鬪爭的學說，而說是『關於對立之融合的學說』。

一〇　均衡論

均衡論之內容

以上，我們把辯證法的根本法則，對立之統一的法則，照馬＝伊主義的建設者們所發展的那樣，加以說明了。布哈林不理解這個法則。布哈林在所著史的唯物論之理論中所引爲任務的，是把黑格爾之觀念論的神祕的矛盾論，變作唯物論的腔調。在布哈林看來，把黑格爾的辯證法翻譯爲現代力學的言詞，是必要的。布哈林忠實於自己所提起的問題，認爲黑格爾和馬克思所說的矛盾引起運動，實際是兩個反撥的力之衝突。外部之力互相衝突，暫時形成可動的均衡，這均衡以後被擾亂，再在新的基礎上恢復均衡。布哈林倣效黑格爾，把這樣的均衡的最初狀態名爲正命題，把均衡的擾亂名爲反命題，把對立和解後在新的基礎上的均衡的恢復，名爲合命題。布哈林這樣寫着；一切事物是某種總體的東西，由互相聯結的一羣要素所組成，即成爲某種體系。一切這樣的『體系』，和那構成其本身的環境的其他體系，互相結合。環境和體系互相矛盾。這種體系和環境的矛盾，在布哈林說來，是一切發展的基礎。

布哈林不否定內的矛盾。譬如，他承認社會中的許多內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諸階級的矛盾等等的存在。但是，依據布哈林，這些內的矛盾是環境和體系的外的矛盾之結果，是受那種外的矛盾所決定。這樣，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依據布哈林，是受社會與自然間的矛盾所決定的。布哈林說：

『內的（構造的）均衡，依存於外的均衡（這種外的均衡的機能）。』——布哈林：史的唯物論，一九二五年版。

這就是布哈林所稱之爲馬‖伊主義的建設者們的辯證法之均衡論。這種回避內的矛盾之決定的主導作用，由解統一的分裂之法則的理論，與馬‖伊主義沒有任何共通的東西——從上述看來是明顯的。

均衡論的根源

布哈林所亂說是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均衡論，並不是新的東西。這種均衡論，在布爾喬亞的社會學及經濟學上，廣汎的一般的被應用着。布爾喬亞的哲學者及社會學者的斯賓塞，在這種均衡論之上，構築了他的機械論的進化論。依斯賓塞的意見，引到均衡之建立的互相反撥的力之對立，存在於自然界中。運動的方面，由各種反撥的力之量的優越而定。例如，在他看來，暴政和自由兩個獨立的力，在社會中，不斷的要形成平衡。隨着兩者中任何一方面之量的優越，社會就走向暴政的方面或自由的方面。在斯賓塞之前，已直接反對黑格爾及馬克思之辯證法的謝林格，這樣說過——

『在反對的方向中互相抗爭的力之對立，也是自然及其發現體的一切作用的根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嚴格的批判了這種見解。把均衡作成了極完全的定式之人，是波格達諾夫。波格達諾夫在布哈林以前，就把辯證法翻譯爲『力學的言詞』了。和謝林格及斯賓塞同樣，波格達諾夫把矛盾引起的運動看作『兩個反撥的作用』之鬥爭。他率直承認：他對於充滿了矛盾的發展法則的這種理解，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建設者們的理解不相同的；他並且以爲馬克思主義的建設者們的理解沒有

到達他的見地，所以不能說明由量到質的轉變。波格達諾夫把辯證法定義爲：「由對立的力之鬥爭而顯現的組織過程」。在他看來，運動從沒有任何矛盾的均衡發生，其後，這個均衡爲兩個對立的力之鬥爭所攪亂，然後再在新的基礎之上恢復。波格達諾夫所認爲根本的東西，規定的東西，是制約內的矛盾之外物。他以爲，主要矛盾是環境和體系間的矛盾。這樣，我們看出布哈林之大智的源泉，就是布爾喬亞的社會學，和他受過強烈影響的觀念論者，折衷主義者波格達諾夫的哲學。

均衡論是右翼機械論和少數派觀念論的方法論之基礎

均衡論在一切有害的團體中受非常的歡迎，牠成爲他們的理論的見解之方法論的基礎。勞動農民黨的指導者孔特拉捷夫，不論在其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及蘇維埃經濟情勢的一切著作中，或在發展速度的問題中，都是從均衡論出發。孔特拉捷夫的戰友，寥農的思想家窩加諾夫斯基說：「在具有創造性質的一切很複雜的工作中，那可爲「調味劑」的，爲其他一切部分的思想中心點的基礎之一般思想，是不能不有的。當建立洞察過的國民經濟計劃之際，這種「調味劑」。……在我看來，正是均衡的原理。」（經濟評論，一九二七年第六號，第二一頁）

少數派‖魯賓編著馬克思的價值概論，硬把均衡的原理推在馬克思身上；在同書中，他把馬克思在構成資本論時，當作從均衡的原理出發的機械論者描寫着。

在與伊里奇鬥爭時的波格達諾夫的戰友，少數派的巴查洛夫，在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中，尤其是在研究蘇聯的計劃化之問題中，應用了均衡論。

少數派的克魯晷及孔特拉捷夫主義者的優羅夫斯基，稱讚布哈林的均衡論，第一，在他們編造國民經濟發展統制數字時，其次，在他們討論財政問題時，都是從均衡論出發。一切有害的團體都採取布哈林的均衡論，把牠放在他們本身的理論的見解的基礎之上。

不論在史的唯物論的領域，在政治經濟的問題中，均衡論都是成爲布哈林的見解的基礎。如前所說，布哈林主張社會的發展，其內的矛盾之發展，爲社會及其外的環境即和自然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社會和自然間的均衡與矛盾，決定社會內部的均衡與矛盾。依照這種見地，階級的矛盾就是社會與自然的矛盾之結果。布哈林在過渡期的經濟學中，說——

『一切構造的均衡，即種種社會的人類的團體及社會體系之人的要素間的均衡之安定，基於社會和外的環境間的一定的均衡』。(八七—八八頁)。可是，布哈林想把這種理論和馬＝伊主義的理論——由於內的矛盾的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死滅之不可避性——相結合；但，布哈林既抹殺內的矛盾，否認內的矛盾之決定的作用，從而不能說明資本主義之必然的死滅，那是很明顯的。正因如此，社會法西斯主義所以那樣的喜歡接受這種理論。蘇維埃權力的一切經濟政策，在布哈林看來，應當從設置均衡之必要出發，不可容認均衡之攪亂場合；因此，必須去構成從均衡原理出發的國民經濟的平衡。

既，內的矛盾，譬如階級鬥爭的激化爲社會和自然之均衡的攪亂所規定，那末，在構成平衡之時，就不能不從在最短期間內應當設置均衡的必要出發，這是因爲平衡的構成乃是抹殺包含階級鬥爭在內的內的矛盾。平衡，不能不考慮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應當從速設置均衡的必要。這是因爲只有這

種均衡能保證社會和自然的根本的均衡。如均衡論把牠當作必要的一樣，在最短期間內去設置均衡這件事，只有在塡補最弱的地方，最弱的環子時，纔是可能的。

均衡論在蘇聯經濟中的應用的實例

『在由相互間必要不可缺少的一聯環子所組成的全部體系中，具有決定的意義的，是最弱的環。例如，鐵對於社會經濟中的一切部門都是必要的，如果鐵的生產低降至標準以下，那末，只好停止一切部門，專事採掘鐵量到够用的程度，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波洛達諸夫：一般組織學，二七四頁）

均衡論的一切黨徒，一切機械論者，都宣傳補救弱點，孔特拉捷夫做效布哈林的經濟學者的摘要，重複着相同的口號，他在財政人民委員會的廓淸會中說：

『如果沒有磚，房子就不能建築，在這一點上，我和布哈林同意，是的，應當補救弱點。在我看來，除此以外，再沒有方法』。

從均衡論從補救弱點的思想，生出一切右翼機會主義的問題。例如說，在建築材料的生產比較其他生產部門落後時不去克服這種落後的狀態，却以爲應當減低資本的建設。

蘇維埃經濟的發展中最弱的環，是小商品農業的分散性，均衡論的黨徒們。認爲這個矛盾的克服，不是由於把農業的發展引上大產業的水準一事——這要靠把農業轉移爲社會主義的形態才有可能——所能做到：反之，他們以爲要由於縮小產業的發展速度才能做到。均衡論的黨徒們，以爲上述矛盾的解決，其可能性在於保持這兩個對立的方面，即社會主義的大產業和小商品農業，在於利用這兩

個方面之機械的相互關係去補救弱的方面，而在兩者之間設置均衡。

從這種處所，便發生他們的鬥爭，即反對產業的發展速度及工業化而贊成輕工業及個人農業的發展的鬥爭。依他們的意見，後者的發展，在農業及工業之間，立即保證均衡之設置，并且是減弱階級鬥爭的東西。右翼派不能解明蘇聯經濟的主要矛盾，抹殺階級鬥爭，不注意那引起階級鬥爭激化的導線或源泉。

外的矛盾通過內的矛盾而起作用並受內的矛盾所決定

馬克思及伊里奇的辯證法並不否定外的矛盾的作用、即某種過程對於其他過程的作用，反之，毋寧說是從現實的一切過程之不可分的聯結那種觀念出發，而要求認識過程之相互的作用、過程之相互的影響及其相互的滲透。馬克思及伊里奇的辯證法，其主要的注意在於曝露內的矛盾，確定對立的同一性，認識過程之自己運動的源泉。外的矛盾，只有通過過程之發展的內的規律性，才影響於過程的發展，馬克思和伊里奇的辯證法，不否定社會和自然的矛盾，但不承認外的矛盾是主要的東西，決定的東西。在歷史的研究中、我們看到許多國家的地理條件、氣候條件、地形、動植物、天然富源，在長期間內沒有變化，而社會關係却變化了，即封建制度變為資本主義了。

在社會構成的發展中，譬如說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辯證法所看作主要的東西、決定的東西的，是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社會和自然的矛盾，不消說，也作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過資本主義之主要矛盾的發展才起作用，地理環境成為社會發展的障害時，社

會依其內的規律性，發展社會的生產力，變化地理環境。如果森林稀少時，就斟酌森林的採伐，計畫森林的成長。如果石炭不足時，就改用木炭。天然的皮革、羊毛、生絲不足時，就造出人造的皮革、羊毛、生絲。土地的面積狹隘時，就實施灌溉設備。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人類變革動植物，造出新的動物及植物的種類，並為本身的必要而利用牠。

資本主義體系和蘇維埃體系之間的矛盾，當然對於蘇聯社會主義關係的發展，發生影響。經濟的財政的封鎖，信用貸款的拒絕，對於蘇聯『傾銷』的鬥爭，直接的反動攻擊，干涉的準備等等——這一切，雖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反映出來，然而是通過蘇聯社會主義之內的規律性，曲折的反映出來。國際資本阻害社會主義發展的程度，依存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及其強化的程度。蘇聯的社會主義愈益強化，國內的工業化及集體農場化愈益增高，我們對於資本主義要素的進攻愈益展開，社會主義的司令塔愈益鞏固，豪農，新興資本家、害虫、以及官僚主義、尤其是我們陣營中機會主義的影響愈益減少，那末，國際資本阻害我們的運動之可能性，也就愈益薄弱。國際資本企圖實行要粉碎蘇聯之絕望的嘗試。這個嘗試成功嗎？成終於不成功嗎？——其程度，完全繫於蘇聯的強度如何。國際資本依其內的矛盾而發展。這些矛盾怎樣急劇的激化起來，在某種程度上，也依存於蘇聯。蘇聯社會主義的成長，使得資本主義體系之內部的矛盾激化起來，因而促進普羅列達里亞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對於社會主義之究極的勝利，具有絕大意義。

這樣，我們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過過程之內的規律性的發展，才在過程的發展之上，曲折的發生影響。我們只有具體的分析兩個互相作用的過程，才能把其影響的性質、程度及力量，暴露出來。

均衡論與唯理論及經驗論之關係

均衡論，忽視了暴露過程之具體的內容及『自己運動的源泉』之必要，因此，在一方面，對於哲學問題像抽象的唯理論那樣去處理，從所謂『一般』的見地去處理，因而到達於空洞的圖式主義；在他方面，到達於忽視根本的東西及具體的東西之經驗論。這種二重性，也就是右翼派的特徵。他們對蘇維埃經濟的問題，一方面，抽象的去處理；不分析其發展之具體的條件，局面及階段；無力暴露那新轉化向着新局面出現的條件及可能性是怎樣造成的；不注意新的發展階段從新提出了問題，從新解決其矛盾。他方面，他們從補救弱點的均衡設置論出發，因而到達於拜金主義。例如，他們的困難打開策——在社會主義的大產業及小商品農業之間從速設置均衡——，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時，這只有基於個人農業的成長才是可能的。由此，生出了使提供大部分穀物商品的個人經濟（主要的是富農經濟）發展的政策，而回避了那打開困難的根本的決定的路線——農民經濟之轉變爲社會主義的農業形態。

均衡論，不承認過程的發展是始終都依存於在發展中的矛盾而進行。從這種理論的見地說來，所謂均衡乃是過程中沒有矛盾的瞬間之東西，因而過程的運動，在矛盾發現的瞬間以前，只有由於外的原因才有可能。

均衡論，與社會民主主義對於馬克思辯證法的修正相一致，隱蔽過程之內的矛盾，所以從其階級的本質看來，牠是資本主義理論的復活。

德波林一派對於均衡論加以時代落後的批判，不能給與這種理論以決定的打擊。德波林派的那種

德波林與均衡論者相通

批判是極一般的，極抽象的，他們不能抓住均衡論的最主要點——均衡論不承認過程是自始至終依着矛盾，依着統一物之分裂而發展，即均衡論使對立和解之點——，去加以批判。這是因爲他們本身對於對立之統一的法則的理解，是與均衡論合體的。他們也和均衡論同樣，認爲矛盾不是從過程發生的瞬間就在過程中固有的，而是在過程發展爲某階段上才出現的——這樣，他們作出了他們自己所恐怖的結論，即所謂過程在矛盾發生的瞬間以前，由於外的原因而發展的結論。而且，和均衡論的黨徒們同樣，他們也支持着社會民主主義的對立和解的理論。極端和極端，是相通的。

二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之要點

從上面所述看來，當作通過質與量的發展而進行的、基於對立的運動之飛躍的轉變的過程看的辯證法的過程，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現實以及我們認識的發展之辯證法的過程，不止是量到質及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和對立之統一的法則。與以上兩個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相並行，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立了辯證法的第三個根本法則——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基礎。

這個法則的要點在那裏呢？

本論中這個法則的實例

在資本論第一卷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傾向那章中，馬克思逐一指示了勞動手段的私有，從其最初的瞬間起到歷史上必然的廢絕爲止，即到轉變爲其對立物的社會公有爲止的發展的過程。

『私有，和社會的集團的所有不同，只存立於勞動手段及外的勞動條件屬於各個人的場合。勞動者私有生產手段，是小生產的基礎；小生產成爲社會的生產及勞動者自由的個性之發展的必要條件，：：這種生產方法，以土地及其生產手段的分散爲前提。這種生產方法，和這些生產手段的集積，和協業，和同一生產過程之內部的分業：：社會的統制：：社會的生產力之自由發展，都不能相容。牠只與生產及社會之狹隘的傳統的限界並存：：：

：：到了一定的發達水準時，這種生產方法自己造出破壞自己的物質的手段；：：這種破壞，即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手段轉變爲社會的被集積了的生產手段，因而多數的細民之所有轉變爲少數的巨人之所有，從廣大的民衆收奪土地與生產手段與勞動要具，對於民衆之可怖的苛酷的收奪；正是資本之歷史的序幕。：：：

那種由自己的勞動獲得的、基於各個獨立勞動者及其勞動條件之融合的私有，被那種基於對形式上自由的他人的勞動之搾取的資本主義的私有所驅逐』。

馬克思指示否定小私有的資本主義的私有之發生的經過，曝露資本主義的私有之發展的傾向。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到自立之時，勞動之更進的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之社會的被利

用因而向着共同的生產手段之更進的轉化，以及相隨而來的私有者之更進的收奪，就採取新的形態。被收奪的人，這時，不是從事於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搾取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

這種收奪，依着資本主義生產之內在的法則的作用，資本的集中而實現。……掠奪並獨占這變革過程之一切利益的大富豪的數目漸次減少，同時，貧困、壓迫、隸屬、廢頹、搾取之量就越發增大；隨着，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機構，而繼續被擴大的、被訓練的、被統一的、被組織的勞動階級之反抗，也增進了。資本的獨占，隨着變成會在其庇蔭下繁榮了的生產方法之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及勞動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的外殼，到達於勢不兩立之境。資本主義的外殼破裂。資本家的私有之喪鐘響了。收奪者被收奪了』。

馬克思指示私有的發展之歷史的全體路程，於是給與如次的總決算，在其中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則造成定式。他寫着——

『……資本家的私有，對於那以生產者自身的勞動爲基礎的個人的私有，是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的生產以自然過程的必然性，作出自己對自己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這個否定，不是使勞動者的私有復興，而是造出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果爲基礎，即以協業、土地、及其他由勞動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之公有爲基礎的個人的所有，這是明白的』

要究明這個法則之具體的內容，我們從那種把一些不相干的意義加在這個法則上的見解之批判開始。

批判者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時，非難馬克思主義主張發展是照黑格爾的三段法而進行的。依據黑格爾的三段法，發展照下面那樣進行着。

黑格爾的三段法及其批判

任意過程之發展的開始，過程表現爲正命題即定立。這個物作出其自身的對立物即反命題。更進的發展，統一正命題及反命題，即表現爲合命題。這樣，任何對象的發展，都通過形成正命題，反命題、合命題那種『三段法』的三個階段。由於這些命題，黑格爾想通過對立之鬥爭而確證發展的法則。即，通過由一種現象轉變爲和牠對立的其他現象，並且後者又轉變爲那包含這兩個先行發展階段在內的對立，去確認發展的法則。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所接受的並加以發展的深刻的思想。恩格斯說：否定之否定，『實際上是極單純的隨時隨地進行着的程序。這個程序，只要把舊觀念論哲學掩蔽着牠的祕密的破衣取去，就是三歲的兒童也能理解』。但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在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中，除了祕密的破衣以外，甚麼也沒有看見。形而上學者們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當作圖式的『三段法』描寫出來，而說馬克思主義者們無理的把具體的現實之發展嵌入三段法之中。但是，這里不能不聲明一句，黑格爾自身，特別在所著法律哲學之中給與了一個根據：即不把『三段法』的性質解釋爲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一個方面，而是可以把牠解釋爲發展法則本身。例如，黑格爾把犯罪當作法律的否定去觀察，把刑罰當作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去觀察。在這裏，實際上，三段法成爲把現實的現象嵌入於其中的外的圖式。就是說有機界中的生存競爭也是依照三段法進行，同樣不爲過言。例如，昆蟲爲鳥所食（正命題及合命題），鳥爲猛獸所食（合命題）。猛獸的胃中，顯現着所

謂昆蟲的世界和鳥類的世界之統一。

像這樣在圖式上把現象嵌入三段法之中，不能說明發展，這是不待言的。

馬克思及恩格斯在說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則時所力說了的，不是這個法則之『三段法的性質』，而只是互相發展並且互相推移的現象之內在的聯結。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傾向之分析，上面已經引用過了；在那引用文中，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這種本質，被力說着。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之證明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麥粒爲例。落在地中的麥粒，置於適當的條件之下，發出芽來。『麥粒被消滅，被否定，而從麥粒生出來的植物，出現爲麥粒的否定。究竟，這種植物之正常的生涯是怎樣的呢？牠成長，開花，結實，最後再生出麥粒，而且麥粒成熟時，麥莖枯死，輪流的被否定。當作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我們再獲得最初的麥粒，然而這不是一個麥粒，而是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的麥粒』。

恩格斯並且事先指出，這裏的問題不單只是發展之量的方面。『穀物的種類僅是極緩慢的變化。所以，今日的大麥和一百年前的大麥，幾乎完全一樣。但是，試考察粘質的觀賞植物；例如牡丹或蘭花罷。如果我們把種子及由種子生出的植物加以人工，這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我們不但得到更多量的種子，又得到生出更美麗的花的、質的方面被改良了的種子；並且，這種過程的每次的反復，每次的新的否定之否定，這個改良是被促進了』。

在這裏，恩格斯力說着由同一的規律性所發生的現象之內的聯結，把捉着由植物的萌芽狀態（粒

）到新果實的成熟爲止的植物的生涯。辯證法的敵人正是不能理解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本質，把牠化作空虛的概念之游戲，爲着這個目的而訴之於欺騙。

民粹派的密海洛夫斯基，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釋恩格斯的麥粒之例。他說：莖否定粒，花否定莖，果實否定花。這樣，三段法在那裏呢？在這裏，不只兩個否定，而有三個否定。恩格斯恰好像預知這樣的『反駁』一樣，他在反杜林論中寫道：『

密海洛夫斯基的謬見及其批判

和麥粒的場合同樣，這種過程在許多昆虫的場合，譬如蝶的場合，也顯現着。蝶由於卵的否定，由卵生出，通過到性的成熟爲止的種種變異階段，交尾，於是再被否定。即，雌蝶完成種屬的持續過程而在生下多數的卵時就死滅。

在其他植物及動物的場合中，這種經過不是那樣簡單的被解決。在其死滅之前，不只一次而是多次的產生種子、卵或幼兒，這種事實在這里與我們沒有關係。在這裏，只是證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現實的顯現於有機界的兩個領域中，就够了』。

這樣，重要的事情不是否定之量，而是發展的全生涯，把其自身的否定當作向新的規律性之轉變——否定之否定——，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過程之發展中的現象及階段，並不是一切都表現爲否定之否定。

『花是植物的一機關。並且，當作這樣東西看的花之不否定植物，恰如密海洛夫斯基的頭之不否定密海洛夫斯基本人一樣。但是，果實，正確的說來，受胎了的卵，實際上當作新生命的發展之出發

點看，是一定的有機體之否定。恩格斯從那由受胎了的卵生出的植物之發展的開始，到植物把受胎了的卵再現為止，觀察植物的生涯。（普列哈諾夫，史的一元論）。這樣，普列哈諾夫把那企圖反駁否定之否定的密海洛夫斯基的嘗試，加以還擊了。密海洛夫斯基不但把三段法偷換為多數的否定，並且把否定變為現象之外的交替。因此，密海洛夫斯基終于不理解辯證法的否定之本質和否定之否定的本質。這否定之否定，正存於通過過程之矛盾的發展而發生着的規律性的問題中。

否定之本質

首先，我們試究明辯證法的否定之本質罷。辯證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學的論理學的否定，在那一點不同呢？

辯證法的否定與形式論理學的否定不同

在形式論理學，所謂否定是絕對的否定。形式論理學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動物界中某種動物為他種動物所滅亡，這是否定。形而上學的論理學，沒有看見過程之內部的矛盾的發展，過程之自己的否定；認為否定性不是發展着的矛盾之內部的起動的動因，而是外的動力，機械論者恰好把這樣對於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論的基礎。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觀之中，攻擊基於物質的自己運動之辯證法的否定。他說，在物質之中，沒有任何的自己運動。這完全是從那說精神的自己運動的黑格爾那裏借來的神祕主義，自己運動，甚麼也沒有說明。反之，運動的源泉，乃是兩個外力的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環境否定有機體——這是反命題。有機體征服環境的抵抗——這是合命題。在這裏，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互相作用的外的東西。考茨基對於辯證法的否定觀——正命題之中已經包含矛盾

或反命題，反命題之中包含正命題——，加以批判。考茨基簡直不理解，對立的統一正是過程的發展之起動的源泉。他說：『運動，起於相反的要素之對立或衝突』。這樣，考茨基所以攻擊恩格斯所舉麥粒之例，以為其中沒有何等否定，單只是有機體的變化，其理由充分的明瞭了。

所以，和一切的機械論者同樣，構成考茨基的特徵的東西，就是在其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次的動因一件事：（一）當作對於過程的發展之外的動因看的否定，（二）絕對的否定，當作破壞看的否定。

伊里奇對於否定之解釋

但是，辯證論者的特徵，對於否定有與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說：『把否定的要素當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辯證法中，其特徵的東西，重要的東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亂的否定，也不是懷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當作聯結的動因看的否定，當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懷疑的發展的一個動因看的否定』。

所謂否定，不能不是過程之發展中的聯結之一動因。單純商品經濟變為資本主義經濟時，前者不是被後者絕對的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是從商品經濟成長的。在商品經濟之中，其內的矛盾、私有的發展已被包含着。生產手段之私有的發展，生產手段及資本之集中於特定階級的手中，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否定的動因。但是，這否定的動因，又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起動的動因。沒有否定的運動，也就沒有肯定的運動。沒有否定，也就沒有肯定。『辯證唯物論即科學的考察，要求去指明差別，聯結及轉變。如果不這樣做，只有單純的肯定的主張，是不完全的，無生命的，死板的』。（伊里奇）

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曝露牠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自己運動之源泉的『否定性』。資本家的私有之對立物，是普羅列達里亞之不保持任何生產手段的私有之事實。但是，這『否定性』和肯定物密切的結合着。這兩個對立，彼此相互作爲對方的前提。資本家的私有，包含其本身的『否定性』、對勞動者之私有的否定；又，反之，勞動者之不保持任何生產手段的私有，以生產手段之集中於資本家的手中爲前提。

伊里奇說：『辯證法的動因，要求指摘否定的東西及肯定的東西之「統一」，即兩者的聯結，發見否定的東西中之肯定的東西。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包含肯定的「統一」——沒有牠，辯證法就變成完全的否定、游戲或懷疑論』。所謂否定，不能不是爲表現過程之發展中的聯結之特定的否定。『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單純的說「否」，或宣佈事物不復存在，或隨便的把事物取消：……在這裏，否定的方法，第一，由一定過程的一般性來決定，第二，由那過程的特殊性來決定。所以，我不能不使第二個否定是可能或成爲可能的那樣去建立第一個否定。但這事怎能做到呢？這是依從於各個場合之特殊的性質。如果，我把麥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誠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個行爲，但第二個行爲却成爲不可能。因此，對象的各範疇之中，具有着發展由否定造成的、特殊的，其自身所固有的否定的方式』。

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的麥粒之例中，植物不是麥粒之完全的否定，而是麥粒之更向上的發展。麥粒之單純的死滅，昆虫之被鳥所破壞，不表現這樣的聯結，不是辯證法的否定。反之，麥粒的死滅，

在植物出生的場合，同時又在一定發展階段上，被保存於再生產其他麥粒的植物之中。否定同時是肯定，『死滅』同時是保存。辯證法的否定是過程的發展中之一動因，一方面表現爲『揚棄』，即表現爲舊事物的克服，他方面，把舊事物當作附屬的動因而保存着。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私有制中，小私有當作獨立的規律性被克服着，當作資本主義規律性之附屬的，『被揚棄了的』形態，被保存着。

否定不能不把現階段和過程之發展中的從前階段的聯結表現出來，恰好與此同樣，否定之否定不能不是過程的矛盾之解决的結果，即一定的規律性向他一規律性的轉變。

否定之否定的本質

在否定之否定中，也不能不力說新階段和從前階段的聯結、即發展的過程。恩格斯，對於那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則歸着於現象之外的交替的見解，曾經加以批判。那種見解，是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則，歸着於那構成辯證法的過程之『外部的表面的一方面』(伊里奇)的『三段法』，歸着於『三段法』的兒戲——『交錯的寫上A字又塗滅A字，或關於薔薇，交錯的主張是薔薇又主張不是薔薇的兒戲』。

恩格斯這樣寫了以後，指摘出如次的事實，即；『這樣的否定之否定，除了那種無聊的作者之愚魯以外，再也找不出甚麼東西來。可是，形而上學者們，却要說服我們，以爲如果我們要行否定之否定，就一定要遵循上述的方法』。特定的方向中的發展——正是在這點上，存有否定之否定的本質。

在植物的發展中，果實即種子的出生，是植物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但是，種子是植物的發展所

生出的，構成植物的一動因，并且是意味着植物發展的終結的動因。植物死滅，種子存留。發展的一個循環就終結。

在同時是植物（種子的否定）又是種子（否定之否定）的場合中，這否定之否定究竟是甚麼東西呢？這是考茨基所不能理解的。和機械論者同樣，考茨基也切斷了這兩個階段，全然使得以後任何的發展都不能發生。

可是，否定的本質，否定之否定的本質，都在於牠是過程之充滿了矛盾的發展中的動因。這是和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完全的否定絕不相同的辯證法的否定觀。

形而上學者和機械論把一切發展還元於三段法

現在，如我們所能指摘的一樣，對於否定之否定的以上兩個相反的見解之異點，在於對新事物的發生之問題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黑格爾設置了正命題及反命題在合命題中揚棄的問題，曝露了引起新規律性發現的發展之辯證法的路線。歷史的合命題這問題，正是新事物之發生的問題。我們要闡明這個問題，來證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本質是在這點上表現出來的。

實際上，形而上學的否定，能說明新事物的發生嗎？我們在機械論者的批判數節中，已經看到：機械論者們不能解決發展的問題，這和他們不能理解對立之統一的法則，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那件事，是相關聯的。機械論者們把一切質的特性還元於量的關係，把一切發展還元於機械的運動即分子的移動。所謂新東西，是分子在要素之新組合中被結合的東西。新東西，由於分解爲最單純

的要素，常常還元於舊東西。所以，新東西卽合命題，從牠的質牠的規律性看來，與所謂舊東西無異

●持着這樣的方法論，是不能說明新事物的發生及發展的。

這種見地，是那名爲庸俗進化論的發展概念之特徵，這是十分明顯的。依照這種見地，新事物完全在舊事物之中，完全在顯微鏡下的大小之中，被包含着。發展，不過是單純的量之增減。新事物遵循力學的法則從舊事物中發生。舊事物減少，新事物增大。社會主義，成長於資本主義的胎中。資本主義減少。普羅列達里亞的勢力成長，資本家的勢力不發展，反而減弱。最後，資本主義不經過猛烈的革命就讓位於社會主義。庸俗的進化論因爲否認連續的中斷，否認飛躍，所以不能曝露新事物的本質及其出現的原因。

機械論的方法論，不能提出也不能解決歷史的合命題之問題，因而不能曝露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本質，而把牠還元於『三段法』。把否定之否定還元于三段法，這是不同意於辯證法的人所特有的。考茨基在這樣處理了之後，看到『全世界的發展、有機界及無機界的發展，巧妙的嵌入於這個圖式』，就感到奇怪。這種處所，就是　的特徵。

布哈林對三段法的拘泥

反之，布哈林以其特有的圖式論，把一切發展嵌入於『三段法』之中。他在史的唯物論之理論中，想要證明發展是怎樣引起的。他把對立的鬥爭還元於相反之力的鬥爭，以對立的鬭爭爲基礎，不用對立的統一，在我們之中建立均衡。於是，他主張辯證法可完全還元於均衡論。他說：『黑格爾理會運動的性質，把牠在如次的形式中表示了。他把均衡的最初狀態

名爲正命題，把均衡的擾亂名爲反命題，把在新基礎之上的均衡之恢復名爲合命題（矛盾被和解的統一的命題）。嵌入於這三段法中的一切存在物的運動的這種性質，黑格爾名之爲辯證法的性質」。

這樣，一切發展都被還元於「三段法」，三段法被還元於均衡與均衡的擾亂及恢復，合命題被還元於對立物的和解。布哈林所以不能解決新事物之發生的問題，實是明白的。我們已經知道，布哈林的均衡論及對立的和解論，把他引到怎樣的政治的結論。以蝸牛蠕動那樣的速度進向社會主義大道的理論，豪農的協作組合轉生於社會主義，蘇聯中兩個畸形之鬥爭的均衡，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在階級鬥爭上的和解——這就是布哈林所謂可以指示發展之新基礎的歷史的合命題。

在社會主義建設開始成功而惹起階級的敵人之拚命的抵抗時，右翼派就狂呼：均衡擾亂了，均衡之恢復是必要的，應當把合命題在新基礎上建立起來。所謂「新」基礎，照右翼派的意見，就是向一九二三年的新經濟政策之復歸。但是，實際上，這種合命題，是替那種無論如何應當停止於舊事物的範圍內之主張給以反動的基礎，是拾取舊事物的東西。

所以，用機械論的方法論爲基礎的庸俗進化論，不能說明新事物的發生，不能曝露歷史的合命題之本質，即否定之否定的本質。

否定之否定、合命題、新事物，不是只把對立單純的合一、一致、和解、結合就發生的。對於合命題的這種機械論的解釋，不外是折衷主義。伊里奇在陳述關於勞動組合的討論而引用兩個相反的根本的見地時，他明白的力說着布哈林的折衷主義，因爲布哈林把中央所承認的命題和托羅斯基的命題

一起提案了。伊里奇指明問題的本質，不是在於把兩個見地結合起來。一切的對象，一切的現象，都具有許多對立的方面及規定。但是，在具體的情形之下，重要的事情是在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中，去發見那當作主導的東西出現的新事物。折衷主義者無力暴露這種新的、主導的端緒。

德波林派不理解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一派，在合命題的問題上，轉入機械論的立場。這只要舉出把合命題解作對立方面之合一的意味的德波林，就充分了。德波林把辯證唯物論當作經驗論和唯理論、法國唯物論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之綜合法說明。為要理解馬‖伊主義中的新事物及其本質在這樣提起的問題之下被隱蔽着的事實，單只這點就充分了。

所謂合命題，是指歷史的合命題。只有具體的分析，能夠指示出在合命題之中，對立是怎樣被克服又怎樣『被保存』的。把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分析起來，使我們確信那種認識論斷乎不是經驗論和唯理論的綜合。唯理論及經驗論切斷統一的認識過程中之感性的動因及論理的動因；這種一面性，被辯證唯物論克服了。辯證唯物論雖不否定認識上之經驗的動因及合理的動因，但卻不把經驗論及唯理論當作一個流派去保存。

合命題的本質之說明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之特徵，就是他們雖然批判那把『三段法』看做是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人們，而自己卻又不能正確的提起合命題之問題。

合命題的本質，在於牠表現新事物的發生。新事物通過飛躍而發生。否定之否定，就是連續性的中斷，就是那揚棄舊形態之矛盾的新規律性的發現。舊矛盾被揚棄於合命題之中。

新經濟政策是戰時共產主義的否定。但新經濟政策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否定，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發展形態。展開了社會主義，揚棄矛盾，意味着否定之否定。如果否定是以過渡期的規律性爲基礎而引起的，那末，否定之否定就意味着向新規律性即社會主義規律性之轉變。

對立的統一之法則在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中具體化

當作對立的鬥爭及其矛盾的解決之法則看的對立的統一之法則，在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中，被具體化。恩格斯還在這一點中，看出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本質。恩格斯寫道『眞的，自然的歷史的以及辯證法的否定，是一切發展之（形式的）起動的端緖——向着對立的分裂、對立的鬥爭及解決，那時，基於完成了的經驗（在歷史上是部分的，在思惟上是全部的），再到達於出發點；可是，這是，在更高度的階段之上』。這樣，否定之否定的本質，就是在統一物的分裂，對立的鬥爭及其矛盾之解決，即新規律性的發生中之正命題反命題以及合命題的本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在其本性上是對立的過程，包含着矛盾，某種極端到其對立物之轉化；最後，包含着當作一切事物之基礎看的否定之否定』。

現在再來討論那區別兩個相反的發展概念的解釋之一動因——向着始點的復歸的問題。

否定之否定不復歸于原來的肯定

伊里奇在黑格爾的大論理學的摘要中，列舉辯證法的諸要素，舉出其特徵：關於發展，他如次的寫着：『在更高度的階段中，有下級的某種特徵、屬性等等的：：反復』以及『乍看起來，向着舊事物的復歸(否定之否定)』。在這裏力說着種種發展階段之內的聯結、下級發展階段在高級發展階段中的『揚棄』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在闡明否定之

辯證法的性質時，已經陳述了。但是，同時，伊里奇在這裏提出了『乍看起來，向着舊事物』的復歸，向着過程之始點復歸的問題，提出了合命題與正命題怎樣互相類似的問題。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之中。敍述我們的認識之發展，列舉其主要階段。起初、恩格斯舉出希臘哲學者之自發的辯證法；其次舉出其否定的時代，長時期中的形而上學之支配；最後，舉出當作否定之否定即形而上學的克服着的辯證的方法。并且，這種形而上學的克服，是由於其內的矛盾之成長及形而上學自身之無力所發生的，是由於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對所蓄積的材料在論理上沒有完成的能力所發生的。這種矛盾，要求『在某種形態上，從形而上學的思惟到辯證法的思惟之復歸』。

恩格斯說：『於此，我們再度回到希臘哲學之偉大的創始者們的構想——自然全體，從其最小的部分到最大的物體，從砂粒到太陽：：：處於永久的發生及消滅的不斷之流中，處於不絕的運動與變化之中』。

但是，希臘的辯證論者們的發展觀和現代的辯證法，有無不同呢？兩者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在希臘人之下是天才的臆測的東西，在我們之下却是嚴密的科學上經驗上之研究的結果，因而更具有特別確定的、顯明的形態』，（恩格斯）。在希臘人的方面，辯證法不是由於科學全體的發展而發展了的東西，也不是以科學全體的發展為基礎的東西。向着辯證法的復歸，却是在新的基礎之上，即以經驗的知識、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之豐富的發展為基礎而發生的。那末，合命題和從前階段的相互關係是甚麼呢？關於正命題和反命題、希臘哲學及形而上學的關係，恩格斯說：『在詳細的節目上，形

而上學的方面比希臘人正確；當作全體看來，希臘人的方面比形而上學正確」。所謂合命題，就是向着那在科學全體的發展上弄豐富了的被分化了的全體的東西之復歸。

這樣，合命題在自己之中揚棄從前的階段；乍看起來，好像是到正命題的復歸；實際上，正命題由於反命題的發展而豐富了。辯證法的發展論這樣的理解到始點之復歸，這是和機械論的循環論不同的。機械論的循環論主張在自然及社會中，不絕的顯現着到出發點的復歸，顯現着始點之單純的反覆。例如，這種理論如次的主張着：一切社會從原始野蠻時代上進到現代文化，但到達其發展的最高點，便又開始向下。並且，下一個循環再從下級階段、從野蠻開始。在動物界中，也顯現着似乎發展的東西。動物盡了受胎作用及生殖作用就死滅。而且下一代的動物，仍重演同樣的循環。機械論的循環論沒有注意發展不是單純的反復。循環，包含着到更高度的階段的向上。形成生動的有機體之生死的循環之條件，是動物界的發展。以許多古代文化之滅亡與沒落爲基礎，社會轉到了較高級的階段、較進步的發展形態。

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的發展不是循環的發展

機械論的循環論恰恰不了解這一點——那種好像使我們復歸於發展之出發點的合命題，乃是豐富了的發展之產物。黑格爾論述概念的合命題，曾這樣說過：在合命題中，『具有從來的內容之一切質量，通過牠的辯證法的路途而前進，不但甚麼也沒有失掉，甚麼也沒有遺落於自己的後面；並且把一切克服了的東西收入於自己之中，自己充實自己，並且加以凝結』在黑格爾那裏所見概念之自己發展，實際上，不過是隨着新發展階段而充實內容的物質之反映。辯證法的循環論，證明過程在其發展上

怎樣的由一階段上進到他階段。辯證法，拋棄機械論的循環論，爲螺旋式進行的發展理論，建立基礎。發展，描畫着圓形而進行，但是圓之究極點並不與所謂最初點合致，而位於循環過程的出發點之上。所以，合命題是未來的發展之出發點，從而表現爲新的循環過程上的正命題。

合命題是新運動的出發點

但是，合命題怎樣成爲新運動的出發點呢？譬如馬克思的學說爲什麼成爲普羅列達里亞之階級的自已認識，變爲他們的科學及文化的發展中的出發點呢？伊里奇解釋這問題的理由，這樣說着：『馬克思根據了在資本主義之下，得到的人類知識之確乎不拔的基礎……馬克思把以前科學所提供的東西完全作爲自己的東西……理解了向着社會主義前進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必然性。

馬克思把人類社會所造出的一切東西，絲毫也不忽略，批判的加以改作了。馬克思把人類思想所作出的一切東西，加以改作，加以批判，在勞動運動上加以檢討，因而引出了那局促於布爾喬亞的限界以內的、或沒有脫離布爾喬亞偏見的人們所不能成就的結論』。

發展，描畫螺旋而進行。到出發點的復歸，如果從外的形式看來，是復歸；如果從其被豐富了的內容、從其內的構成看來，是與所謂單純的復歸不同。

就黨史舉例說明合命題

伊里奇在進一步退兩步之中，把第二回黨大會時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間之黨的鬥爭之辯證法的性質，明瞭的暴露出來。伊里奇分析這個大會中的主要團體、火花社多數派、火花社少數派、中央派以及反火花派；指出因爲原則上的意見的不同的激化及增大，大

會中的多數派及少數派的構成也發生變化。大會中的最初的多數派，是火花派全體及中央派的大部分，在非原則的問題上，對於反火花派投反對的票。在組織問題上，火花派全體對於中央派及反火花派，投反對的票。又，在種種問題上，火花社多數派的一部分、或少數派的一部分，都開始轉向反火花派及中央派方面（在所謂盲語的同等權之問題上），多數派變爲少數派了。在關於規約第一條的投票中，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的分裂，早就明白的表現出來了。反火花派、中央派的大部分、火花社少數派的幾乎全部以及火花社多數派的動搖份子，都投反對革命派的票。多數派變成少數。少數派變成多數了。最後，反火花派脫離大會，關於黨的中央機關報、中央委員會以及蘇維埃的選舉問題的投票，歸結於火花社多數派對於火花社少數派及中央派全體的勝利；這，使得大會結局分裂爲多數派及少數派了。

伊里奇給與這個黨大會以總決算，這樣寫着：「發展，實際上進行辯證法的路程，矛盾的路程。少數派變爲多數派，多數派變爲少數派。各黨派由防禦轉向攻擊，由攻擊轉向防禦。理論鬪爭的出發點（規約第一條）「被否定」，讓席於黨黨的爭論，其後「否定之否定」接着開始，於是我們回到純理論的出發點。但是，這個正命題由於「反命題」的一切結果而充實其內容；並且在關於規約第一條的問題之種種偶然謬誤，成長爲機會主義的見解對於組織問題之假體系之時，又在這些現象和黨內的革命派及機會主義之根本分裂兩者間的聯繫，爲任何人所越發明白了解之時，這個正命題轉化爲最高的合命題了。要之，不但大麥循着黑格爾的方式而成長，而且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們也同樣的循着黑格爾的方式互相鬪爭着」。

出發點是多數派，究極點也是多數派。但是，最初的多數派，含有現在的少數派。其次，少數派變成多數派，表現爲最初的多數派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在於這點——火花社多數派，對於以前變成多數派的火花社少數派，成爲大會的多數派。多數派，從其構成看來，從其內容看來，早已不是從前的東西了。

黨之分裂爲多數派及少數派兩派，這件事成爲俄國勞動階級之黨的發展中的出發點。這件事把勞動運動引上了更高度的階段。

伊里奇這樣的表露着應當把捉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的本質的這件事。這個法則的本質，在於解決矛盾，在於把合命題或新事物表現爲以後的發展之出發點。

合命題。表現爲一切從來的發展之充實了內容的結果。因此，合命題，從其形式說來，好像是到正命題的復歸。然而，當作以後的發展之出發點的合命題，是到新階段的向上，是螺旋式的發展。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是把對立之統一的法則更加具體化了的東西。牠在實際上，是自然、社會及我們思惟之過程的發展之普遍的法則。

第四章　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

一　本質與現象

統一物之分裂，對立物之鬬爭及其互相滲透，是對立物的統一的法則之根本動因。對立物之統一，是存在與思惟的辯證法之根本法則。由於發見這法則，唯物辯證法，纔能把捉自然及社會的矛盾的發展過程之精髓，纔能排擊布爾喬亞機會主義的進化論。

認識是一個過程就社會之認識舉例

人類的認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確立現實之更深刻的諸法則，並發見自己運動之物質的源泉。例如，決定近代社會中社會羣的運動的根本法則即階級鬥爭，並不是一下子就被社會科學發見出來的。為要理解社會之分裂為敵對的諸階級這件事實，就必需曝露出這敵對關係之推進的根據，即曝露出社會的生產方法之矛盾的性質。在到達這種境地以前，社會的自身與社會的意識，不能不通過長期歷史的發展之路程。

認識社會的最初階段

實際上，乍然一看，社會是具有無限複雜的利害、願望、意見等等的人類之單純的堆積。我們在這個堆積之中，看到人們的利害是怎樣互相衝突；他們是怎樣互相結成一定關係，并交換商品，成立結社，互相攻擊，而又共同與自然鬥爭。在這種場合，社會在我們面前，顯現為個個要素之無限的相互作用，顯現為這些要素及其諸關係之關聯的無限的體制。社會

的認識，在其最初的發展階段上，只能確立外的因果的關聯，承認互相作用的諸要素之機械的平等，而不能從外的關聯透入於其內的根據，於社會的自己運動之源泉。

觀念論對于社會的認識

但是，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社會科學就逐漸更深刻的洞察社會的運動的本質了。社會科學，開始在社會現象的全部複雜性之中，去探求本質的關聯，探求那種比較物質運動的其他諸形態對於社會最爲特殊的關聯了。在社會科學上，在選擇關聯、確立社會之推進的根據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兩個根本的哲學傾向間的論戰被反覆着。推進社會的東西是什麼？是物質抑是精神？觀念論的社會論，說推進社會的東西，是神或人的思想。說神是推進社會的這種見解，表示了露骨的宗教的見地之特徵；至於說人的思想推進社會的這種見解，不僅是觀念論者所固有的，

機械唯物論對于社會的認識

並且也是那些想要發見社會的運動法則的一切機械唯物論者所固有的，排斥了史的觀念論說明的十七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及其他一列的唯物論者們，都未能發見社會的發展之原因。這是因爲他們不知道把人類的經濟關係看做社會之物質的基礎，而只知道把感動着、苦悶着、歡喜着、鬥爭着的個個人看做社會之物質的基礎，他們不能夠超出社會中個個互相作用的諸要素之外的諸關係、外的諸關聯之界限以上。但要說明這種相互作用，無論立脚於理性或立脚於感情，都是不可能的。結局，唯理論的社會論（理性），感覺的社會論（感情），都不可避免的到達於觀念論。

在想要超出外的諸關係的界限以外的嘗試中，不能不列舉那些在所謂政治的上部構造（國家或法律）中探求社會發展的原因的種種社會論。在這些理論之中，我們仍然看到了牠們企圖從人類的一切

關係中，分離出本質的諸關係，分離出那些顯現爲社會的關聯之支柱與基礎的諸關係。我們立時明白：這些理論仍不能踏出外的相互作用之限界以外，在大多數的場合，仍舊轉回到史的觀念論的說明。

從上層建築出發的社會學及其缺點

這些理論的缺點，就在於從社會諸關係的其餘的體系，尤其是從經濟諸關係的體系，分離出政治的上部構造。然而還不止此。這些理論的又一缺點，就是把全體社會中的僅僅一方面之政治的及法律的諸關係，拿來與社會諸關係的全體系同一看待，與社會的自身同一看待。社會與國家的混同，在長期間內，障礙了社會科學的發展。社會科學，因爲把這兩者同一看待的結果，在長久的期間內，不能發見兩者的矛盾。

從外的關聯到內的關聯——階級論之誕生

在一定發展階段上，不能發見當作階級矛盾看的社會矛盾的科學，當然不能一舉而發見這些矛盾的眞實根柢。單只把諸階級的存在當作現象指摘出來，還是不充分的。於是社會科學就提起了下述的諸問題：即構成階級的是什麼？牠的內的本性是什麼東西？牠的本質怎樣？

古典經濟學的階級論

在階級論上，科學的認識，由外的關聯進到了內的關聯。例如，布爾喬亞俗流的思想家，想在生活的水準中，即在純粹消費的要素中，去看出社會中各階級的差別的根據。所謂俗流經濟學者，大體上也站在這種立場。古典經濟學者，曾經要在經濟諸關係的總體(即生產、分配、交換及消費)之間，探求比較的本質的關聯。所以他們在所謂收入源泉的分配中，探

求了階級的差別的根據。

科學的社會觀之出現

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派不同。他證明了：成爲社會的分裂之根柢的東西，不是社會的財富源泉的分配，而是有產諸階級間生產手段之獨占與直接生產者間生產手段之缺乏，他指示了：社會所以分裂爲階級的根源，不是消費，不是交換，也不是分配諸關係，而是生產諸關係；生產手段的分配，成爲生產諸關係的一個要素而被包含於其中。在立脚於生產手段之獨占的所有而以剝削無產者爲目的的生產方法存在的限度內，社會就會不可避的分裂爲諸階級，只有變化生產方法及與之相適應的分配與消費的諸關係，纔能廢除社會中的諸階級。

科學的認識之任務在于從現象中求本質

照上面那樣，馬克思不僅暴露了階級社會之本質的矛盾、推進的根據，同時又從社會諸關係的一切相互作用中，引出了最本質的諸關係即生產諸關係。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爲要發見社會的相互作用，只到達於社會的經濟構造之記述爲止。到了馬克思，纔開始指示這經濟的構造分裂爲生產、分配、交換及消費的諸關係，更在這相互作用中，引出了中樞的生產的諸方面。他指示了，生產方法，是物質的生產諸力及其相應的生產諸關係之運動的充滿矛盾的統一。

照上述那樣，科學的認識，在其發展上，從外的關聯推進到內的關聯。牠不斷的越發突入於相互作用的過程之深處，並在其中取出本質的諸矛盾、本質的諸關係。本質的諸關係的這種分離、其內的諸關係的這種分析，同時決定了具體過程的自己運動的源泉，發見了這過程的規律性。

科學的認識之任務，正確的說來，其起點是在於從諸現象的無數相互作用中，探求出我們所稱為本質、本質的矛盾之相對安定的基礎。

本質與現象的矛盾之認識及其解決

但是，我們的認識，如以在外的諸關係中發見其內的根據為自己的任務時，就遇着若干的矛盾。我們在認識現實的過程中，本質在其直接的形態上，並不出現於現象的表面。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價值，在使用價值中，顯現為交換關係；商品生產者的生產諸關係，顯現於商品的諸關係之中。工錢，在現象的表面上，不顯現為勞動力的價格，而顯現為勞動的價格；階級，不顯現為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而顯現為收益源泉的占有者。所以單只認識在孤立狀態中被觀察了的個個事實的那種現象，還不能在存在的轉變之流的背後，去發見自然及社會的發展之推進的發條。在另一方面，想要發見根據時，如果輕視現象，本質就轉化為不能反映客觀現實的諸法則之運動的單純抽象。

經驗論及唯理論等都不能解決現象與本質的矛盾

現實的認識中之矛盾，反映現實自身之客觀的矛盾。只有理解本質與現象的矛盾之客觀性，纔能够藉以解決認識中這些要素的對立性。我們翻閱近世哲學的歷史，就知道經驗論者（休謨與巴克列），唯理論者（斯賓諾莎與法國唯物論者），與康德等，都未能解決本質與現象的矛盾。這是因為他們只把這個矛盾移到我們的認識的表面。經驗論把現實的一切歸結於現象，把認識過程歸結於現象的知覺。因此，休謨與巴克列，從現象與本質的關聯分離出現象而加以觀察，把現象只歸着於現實的假象。他們把現實與主觀知覺的總

體，同一看待，因此從假象本身奪去了客觀的實存性。假象之豐富的世界，變爲一刹那的幻像或泡影。因此，這種哲學傾向，表明了自己不相信現實的認識可能性，表明了自己的懷疑論。『你們把假象插入世界的豐富性之中罷！並且否定假象的客觀性罷！』——伊里奇對於懷疑論的不徹底性，這樣說着。

唯理論從現象分離本質

唯理論，由於從現象分離本質，把本質轉化爲不變的、不動的東西。本質被解釋爲最單純的關係，爲最單純的不變的根據。所以全部物理的世界，沒有發生，也沒有消滅，牠被還原爲只變化位置的、無色、無特性的分子之世界。在法律學方面，科學從唯理論的原理出發，在不變的現實的法之後，去探求人類本性中所固有的所謂『不變的自然法』。在經濟學方面，亞丹斯密探求了適用於一切買賣場合的不變的價値尺度；李嘉圖探求了資本主義之不變的法則。在一切科學上，唯理論從現象分離本質，把本質轉化爲不變的根據，其結果，不能發見其研究對象的具體過程之矛盾。法、國家、宗教及資本主義等的永久性，也和原子的永久性同樣，都是從抽象的不變的本質引出來的。

康德的物本體與現象之分離

康德哲學，曾經企圖過要結合本質與現象。康德哲學上的全部立場的矛盾性及二元主義，在這種處所看出牠的反映。一方面，康德承認現象背後被發見的本質——『物本體』——之存在，在這一點，顯現着唯物論的傾向；但在另一方面，他從『物本體』分離現象，宣言『物本體』不能認識，因而顯示着觀念論的傾向。『物本體』的不可認識性，阻塞了在其諸

矛盾上認識本質的道路。於是本質與現象，變成了只見外表的形式的被結合了的東西。現象被轉化爲假象、爲『物本體』、爲假幻的本質了。從此發生了對於現實的認識可能性的懷疑，對於在現象及其根據——本質——的統一上認識現實的可能性的懷疑。如伊里奇所正確指摘的一樣，『康德及黑格爾以前的其他一列的哲學家，並沒有比懷疑論更突進到深遠處』。

形而上學使現象與本質對立

形而上學者，分離本質與現象，使兩者互相對立，其結果必然是只能認識現實的一方面。形而上學者，或者無視現實的多樣性，提供着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無內容的法則；要不然，便是拘泥於現象，不曝露牠的本質，而崇奉這些現象爲過程全體的發展法則。這兩種傾向，在分析近代資本主義時，都表露了自已的錯誤，即不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變形，不理解資本主義向着次一階段的推移，無視資本主義的舊階段與新階段的關聯，離開與全過程的推進的根據的關聯，一面的強調新的現象。例如，右翼機會主義者們，在資本主義脫出戰後的恐慌一件事當中，找出了資本主義能够克服一切恐慌的不變的能力。反之，『左翼』否定資本主義在現在的恐慌的瞬間脫出一切恐慌的可能性，絕對無視資本主義在一定條件下還能維持若干期間的生活力。右翼無限的誇張資本主義的生活力的某一方面，左翼對此却完全否定。然而要正確的分析資本主義的現實，只有認識資本主義的一切方面的關聯，即只有發見其一般的根據，纔能做到。在現象中發見本質的、從本質的區別非本質的，從現象移到本質而發見假象的本質的能力——這種能力，正是從一切類型的形而上學的哲學者，把辯證唯物論者區別出來的東西。

根據辯證唯物論分析左傾與右傾兩者之現象與本質

為要把以上的命題更加具體化，我們來分析離開黨的方針的傾向之社會的本質。當作現象看，右傾和『左』傾，是各有其特殊的政見，要求及戰術的不同的傾向。從假象看來，這兩個偏向，是相互間絕對對立的某種東西。『例如，右傾派說：「多涅波斯托洛是不該建設的；」『左』傾派反對的說：「一個多涅波斯托洛不算一回事，每年造一個多涅波斯托洛罷」。這兩者之間，不能不承認他們顯有差別。又如，右傾派說：「不能對富農下手，讓他們自由發展罷」；左傾派反對的說；「不但富農要驅逐，連中農也要驅逐，因為中農與富農同樣是私有者」。這兩者之間，不能不承認他們顯有差別。又如右傾派說：「困難來了，不是一個休息時期麼」？左翼派反對的說：「困難算什麼，更加前進呵」。這兩者之間，不能不承認他們顯有差別』。斯太林氏說明兩種偏向的差異，強調了這個發展的相對性。但是，雙方的偏見所具有的政見和方法的特殊性，並不會障礙斯氏指摘他們的共通的根據。『偏向之社會的基礎，是俄國小生產占優勢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的諸要素從小生產生長的事實，是黨為小布爾喬亞的要素所包圍的事實，最後，是黨的若干的環感染於這些要素的事實。於是，◦在根◦本上，給與了偏向之社會的基礎。這一切偏向，都帶有小布爾喬亞的性質』。斯氏分析了雙方的傾向的戰術，提起了關於這戰術的終極結果的問題，他到達了的結論是：任何偏向占取勝利時，就不可避免的增加俄國資本主義復活的機會，『左傾是右傾的影子』。伊里奇把撒回派放在心頭，說「左翼」同是少數派，只是反面的少數派。還完全是正確的。傾向於託羅斯基主義的人們，本質上是反面的右翼，只是用「左翼的」語句掩蔽了

的右翼㈠。

提起了關於偏向的本質一問題的黨，也正確的提起了關於那發展的規律性的問題。在偏向的諸現象之中探出了本質的東西的黨，也發見了兩個偏向的發展傾向，能够容易的曝露了右翼與「左翼」的聯盟。這個聯盟，不僅由於他們的共通的社會基礎而形成的，並且是由於他們不同的政見的根據的共通性而形成的。即，任一偏向，實際上都轉到否定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立場。爲着擁護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而單用口頭和託羅斯基鬥爭的右翼派，當着黨把這樣可能性轉化爲現實的時候，就立刻拋棄了這個立場，右翼派曾經揭舉了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的別種方法，即富農的富裕化、個人主義的農民經營之發展、工業化與集體化的速度的遲滯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在事實上祇是準備蘇聯的別種現實，即資本主義復活的可能性。但是不斷的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的左翼托羅斯基主義者，當着被黨和國際所驅逐的時候，也立刻在左翼的語句之後，曝露了某種右傾的綱領。託羅斯基主義者，現在爲了超工業化、超集體化來攻擊黨，採用着右翼的政治綱領。種種的現象，在共發展之中，曝露了同一的機會主義的本質。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偏向同一看待，黨的行動就會錯誤。因爲這兩者機會主義的本質，顯現於不同的現象形態之中，這種現象形態，隨着偏向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而起變化。隨着推進到改造期，機會主義最危險的形態，是否定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可能性的左翼偏向。黨祇有打破這種偏向，纔能够保證蘇聯的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反之，在改造期本身與進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即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的完成期，機會主義最危險的現象形態，是否定黨把

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轉化於現實的手段及方法的右翼偏向。左翼偏向，在這個時代，已不是主要的危險。因爲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正在完成的時機，那種懷疑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的議論，完全是笑話。反之，右翼偏向否定那當作階級看的富農的清算，在事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順利的建設。因爲富農是反對農業的集體化、反對五年計劃與工業化的速度的階級。右翼偏向的活動，是黨的隊伍中敵對階級代理人的活動。黨認定主張右翼偏向的各種見解，在黨的隊伍中是不能兩立的，並且曝露了他的反普羅列達里亞的反革命的根據。

機會主義的本質，在左翼和右翼方面，並不是同一的。

本質現象出來現象是本質的

『本質現象出來，現象是本質的』。——伊里奇在註釋黑格爾的本質論時這樣寫着。在一切現象中，沒有同一的抽象的本質。本質隨其現象形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因而現象本來是靠自己表現本質的。本質在單獨的現象中，並不完全的表現出來。因而現象比較牠當中所表現的本質，更爲豐富而完全。

人類的認識的任務，不但是能夠在現象之中看出本質的方面，從現象移到本質，通過本質的方面而在其全體性上在其根據上發見本質，並且能夠從假象分別本質的現象。

本質與假象的區別

本質與假象的區別，可以用黨的偏向的實例來表示。事實上，在最初之時，『左翼的』文句出現爲『左翼』偏向的本質的現象。但是到了左翼偏向發展起來，而在左右兩翼的聯盟之中，看出牠的表現時，『左翼的』文句，祇變爲浮在現象的表面上的『水泡』，

牠已不是本質的現象，而變爲牠的假象了。左翼方向的眞實的本質，在左右翼的聯盟的諸現象之中，在託羅斯基主義者的本質上是右翼的現在的綱領之中，顯現了出來。右翼派對於託派的鬥爭，不是右傾的本質現象，祇是右傾的假象。右傾的本質，在右翼派與黨的一般方針相鬥爭的諸現象之中顯現着。

唯物辯證法認識假象的客觀性

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思惟相反，牠區別假象與本質，同時承認假象的客觀性。假象雖說是飄浮於諸事件的表面的「水泡」，但牠並不失爲本質的一定的表現。假象『是假幻的，表面的，牠常常消滅，不像本質那樣「堅牢」的被維持。也不「堅固的停止」』──伊里奇這樣寫着。並且『假幻的東西，不失爲本質的一個規定，爲一個方面一個要素中的本質。本質出現爲某種東西，假幻性是牠自身中本質的現象』。（伊里奇）『左翼』的文句，不表現『左傾』的本質，因爲牠只是『左傾』的本質的單純的一個要素一個方面。右翼派對託派的鬥爭，不表現右傾的本質。同時這個鬥爭的性質，右翼派據以攻擊託派的政綱的性質，表示着：假象也是右傾的本質的表現，但只是牠的一個要素，只是沒有曝露的本質。斯太林在關於偏向的演說中指摘其本質與假象之間的矛盾。例如論託羅斯基主義時，他曝露了那『左翼的』假象與小布爾喬亞右翼的本質『伊里奇有時把加上引用符號的左翼派，有時把沒有加上引用符號的左翼派，都叫做「左翼共產主義者」』。但是誰也知道他們只是言語上的外觀上的左翼派，而實際上表示着小布爾喬亞的右翼的傾向』。事實上託羅斯基主義中假象與本質的矛盾，被表現爲左翼的文句與右翼的行動之間的矛盾，

爲關於永久革命的饒舌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力量的懷疑之間的矛盾，爲超工業化的要求與「左翼派」的現時右翼機會主義的綱領之間的矛盾。

唯物辯證法要求在分析現象時暴露本質

照上面所說，本質有時顯現於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個個現象或事實之中。現象，隨着牠的一切方面，表現本質，表現本質的矛盾。『較小的哲學家，關於應該以本質爲基礎或以直接要件爲基礎一件事，是在論爭着（康德、休謨、及一切馬赫主義者）。』伊里奇這樣寫着。黑格爾用Und代替Oder說明了Und的具體妥當性。這件事就是意味着：在現象分析上曝露本質，曝露過程之推進的根據，即本質的矛盾，不單要在現象中指示這本質的表現，并且要在假象中指示牠。

二　本質的發展，經驗論及圖式主義之批判

研究本質之發展

如上所述，只有對於諸現象的相互作用做辯證法的分析，纔能够在本質的關係之基礎上，再現出一切現象的全體性、關聯及統一，從本質分離了的現象，從現象分離了的本質，都不曝露發展過程的矛盾的辯證法。只有研究本質，研究本質的關係之發展，纔確立諸矛盾的發展法則，發見牠的規律性。然則本質的發展是怎樣顯現的呢？

從諸現象中追求本質的發展之實

伊里奇正確的把現象當作本質的現象去處理，因而能够把個個事實當作合法則的發展過程之體現去觀察，能够在諸現象之中追蹤本質之發展。所以伊里奇在帝

社會排外主義與機會主義之本質

國主義戰爭的時期中及其終止時曝露了第二國際的背叛的本質。伊里奇把社會排外主義與機會主義的關聯，當作問題研究了。他說：『社會排外主義之根本的思想的，政治的內容，與機會主義的基礎相吻合，這是完全明白的事情。牠們不外是完全同一的傾向，機會主義，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戰爭的情勢中，娩出了社會排外主義。機會主義的要點，是階級妥協的思想。戰爭把這種思想推進到極處。不單如此，並且把許多異常的要素與動因，結合於通常的要素與動因，使得因特殊的威脅與强制而分裂了的庸俗的大衆，至于與布爾喬亞相合作』。照這樣，新的傾向，在其根柢上，具有機會主義，牠只是機會主義的單純的一個變種，伊里奇在許多現象中，對我們指示了本質的發展，這種形而上學者所說的抽象的本質，是相反對的。伊里奇說：『機會主義者，爲着極少數勞動者一時的利害，犧牲大衆的根本的利害；換句話說，就是一部分勞動者反對普羅列達里亞大衆而與布爾喬亞相結託。戰爭把這種結託變成特別明白的而且强制的東西了。機會主義，是依着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時代的特殊性而在數十年之間產生了的東西。即是說，在這個時代，特權的勞動者層之比較平和的文化的生活，「把牠們化爲布爾喬亞」，使他們分霑自國的國民的資本的利潤的餘瀝，因而就與零落的貧窮化了的大衆之不幸，苦悶與革命的情緒相分離了。帝國主義戰爭，是這事態之直接的繼續與完成。因爲這種戰爭，是爲着强大國民的特權，爲着他們的分割殖民地，爲着他們對於其他國民的支配而實行的戰爭。小布爾喬亞的上層或勞動階級的貴族(及官僚)的特權地位之擁護與强化——這是戰爭時代中小布爾喬亞的機會主義的希望及其相應的戰術之自然的

繼續，這是今日社會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伊里奇還指摘了戰爭只不過把機會主義變形，並增大其色調的多樣性。戰爭，『譬如說，使得許多新的小河和大河都與機會主義的主流相合流了。但那個主流，仍不涸竭』。

社會排外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本質之發展

社會排外主義與機會主義的本質，在根本上完全是同一的。在社會排外主義方面，機會主義有更進的發展。這種更進的發展，對於社會主義諸黨派中之革命的翼與機會主義的翼兩者相互關係如何一問題，發生了有再度研究的必要。伊里奇說：『社會排外主義是機會主義，但是個布爾喬亞的腫爛物，是已經成熟到不能在社會主義諸黨派中照舊存在的程度的機會主義』。

由機會主義到社會法西主義的本質之發展

現象與本質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即兩者的相互滲透經由單獨現象的本質之發展，這可以由國際少數主義的全歷史尤其是由俄國少數主義的全歷史，把牠表示出來。我們知道，俄國的少數主義，是從那種當作機會主義的萌芽看的經濟主義開始的。這少數主義，通過清算主義，社會排外主義及社會帝國主義的諸階段，轉變爲反對俄國社會革命的國際反革命的一個支隊，終於轉入於干涉蘇聯的組織之中了。第二國際諸黨所代表的國際機會主義，經過多少相似的許多階段，轉變爲社會法西斯主義，爲布爾喬亞反革命的『左』黨了。當作現象看，社會法西斯主義，與牠的平和的祖先即十九世紀末期的機會相主義比較，幾乎沒有類似點。但兩者都具有着如伊里奇所指摘的同一的本質。即兩者都曾經是勞動階級陣營中的布爾喬亞代理人，現在也還

是一樣。機會主義之小布爾喬亞的本質，在社會法西斯主義中，完成着牠的發展。不單如此，並且我們在社會法西斯主義中所看見的東西，已不是機會主義的小布爾喬亞本質之單純的變形。反之，社會法西斯主義越是與布爾喬亞國家合爲一體，牠越是在勞動者階級中失掉自己的社會的地盤，社會法西斯主義，就轉化爲只是勞動貴族的黨。機會主義的發展，到了終點，就不但曝露其小布爾喬亞的本質，並且曝露其布爾喬亞的本質。

本質在其發展過程中克服現象的種種形態

本質通過現象而發展，現象顯現爲本質，爲本質的關係之發展的程度，顯現爲本質的諸矛盾的成熟，爲這些矛盾的蓄積與解決之指示器。並且，本質在其發展的路程上，克服其個別的現象諸形態。資本主義之本質的關係，及其本質的矛盾——是生產之社會的性質與領有之個人的性質兩者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組織，在其發展上，通過許多的階段，每度造出新的經濟的政治的形態（伴隨於布爾喬亞議會主義國家的產業資本主義，具有法西斯化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這些形態在質的方面，互有差異。但雖有差異，而資本主義的本質，仍是同一；在帝國主義之下，達到其發展的頂點，達到最深刻的世界的大破綻（帝國主義戰爭），展開了牠的根本的諸發展。資本主義之本質的矛盾，也顯現於競爭之中。但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競爭爲獨占所代替。在非常廣大的範圍中，集中社會的勞動，造出巨大的技術，使生產諸力起矛盾的帝國主義，不但沒有因獨占而減弱其競爭，反而使競爭的程度尖銳化，把戰爭當作還積鬥爭的特殊手段，使小獨立生產者的破產擴大到未曾有的範圍，把億萬的勤勞大衆捲入於飢餓之中

，使他們站在終極的貧困的威脅與逼迫於死滅的恐怖之前。資本主義之本質的發展——工錢勞動的剝削及由此而來的勞動之社會的性質，與私有之個人的性質兩者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階段。獨占在其最初的形態上揚棄競爭，代以國民的托拉斯與新迪加之間之競爭；於是世界托拉斯與新迪加，當作諸國家之經濟聯盟看的資本主義獨佔之更進的發展，只是變更競爭戰的形態，並不會廢除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之根株。資本主義之本質的矛盾，不是可以在資本主義秩序的框子內被解決的。在十字街頭，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四面叫喚着的布爾喬亞經濟學之俗流辯證論者及修正主義的庸俗理論者們，把各國的經濟同盟、經濟會議、國際聯盟、軍縮會議等等，假裝爲資本主義本性的變化的諸矛盾的解決，把假象假裝爲本質。

腐敗着的資本主義的本質，不顯現於國際聯盟或軍縮會議之中，而顯現於全資本主義體系之危機的狀態，顯現於發展着的世界恐慌，顯現於繼續尖銳化的階級鬭爭，顯現於資本主義各國間的諸矛盾的激化狀態中。

本質克服現象是辯證法的

克服某一些現象的本質，隨着牠的發展，在別一些現象中，再生產牠的矛盾。最根本的矛盾越是深化，牠在其顯現上，也越是強烈的顯現着。例如，表現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的競爭，促起技術的進步，是牠的顯著的刺戟，至於獨占，却顯現爲生產能力的發展的制動機。帝國主義，變爲腐敗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的一切本質的及非本質的顯現上，曝露出根本的矛盾，資本主義，已經用盡了克服其自身的諸矛盾的可能性。本質的矛盾，不能

不靠向到社會的勞動組織之新體系——社會主義——的革命的推移而揚棄。

本質與現象的辯證法又表現法則的運動

本質與現象的辯證法，通過相互滲透而曝露其推移、其發展，同時又顯示法則的運動。現象中的本質的矛盾之曝露，同時是過程的發展法則之確立。如果分離本質與現象，就不能發見所研究的現象的規律性，一方面不能不轉入於經驗論的立場，別方面不能不轉入於圖式主義的立場。

由假象到本質的認識

在商品諸關係的背後，發見了商品所有者諸關係的馬克思，在其商品物神崇拜論上。指示了由假象到本質的科學的認識的道路。俯伏於假象之前，是不能認識規律性的。形而上學的思惟，把假象表現為現實。例如，奧國的修正主義者，把公有化運動的些小的成功——如同維也納都市自治制，組織了帝國主義戰後消費者本位的麵包，浴堂，洗濯等等的許多社會工場——，假裝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本質。同樣的事情，在修正派對於所謂勞動銀行的估價，對於吸引勞動者到股份公司儲蓄一件事的分析上，也可以看出來——他們把這個宣言為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修正派拘泥於像水泡一樣立即消滅的假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子內，差不多一切公有化的企業和銀行，都移歸於個人所有者的手中，或者在大企業家的壓迫之下，純粹的實行着資本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的形態之假象消滅了，而現象本身，曝露了那資本主義的根株。

如果把個個的現象，提高為一般的發展法則，客觀的現實就被曲解。把自然發生的經濟的罷工，提高為階級鬥爭的一般發展法則的經濟主義者，不會理解階級鬥爭的本質。他們從全體的過程——在

其一切根本形態之上的——分離經濟的鬥爭去觀察，因此不可避免的到達於基爾特主義，增加高額工錢的集團的孤立化，抹煞敵對階級間之根本的矛盾。在經濟鬥爭的諸現象之中，看不到那推進的根據的經濟主義者，當作經驗論者行動了，當作近視眼者——在社會發展的變化上，對於勞動階級沒有什麼影響的人們——行動了。

在發展過程中抓住本質的矛盾

伊里奇在其活動的第一步，就與社會民主派的陣營中與陣營外的經驗論鬥爭過。例如，他攻擊人民主義者，指摘他們從總體引出個個的社會現象，任意的把個個現象移到別種關係的體系中，把現象弄得破碎，因此他們探求發展法則的嘗試終於徒勞無益。『人民主義者把眼光停止在一個現象——大衆的沒落——，分離他種現象——少數者的富裕——，因而不能理解任何一方面』。（人民之友是什麼）伊里奇反復的責難：少數派不能考慮具體的形勢，不能探出發展過程中根本的環：分離現象與本質，不能發見本質的矛盾——對於牠，個個的事實與現象，在一定的瞬間，顯現爲一切事象的鎖鏈中之本質的東西與非本質的東西。爲要延長發展的一切鎖鏈，爲要把發展的規律性轉向於與勞動階級的利害相一致的方向，就必須在一定的個個歷史瞬間抓住根本的環。伊里奇的這種天才的說教，是從本質與現象之關聯及推移的辯證法的理解發生出來的。

普列哈諾夫的錯誤，由於曲解辯證法，由於不理解辯證法中決定的東西，由於把折衷主義和詭辯論代替辯證法。我們在這里不能不把普列哈諾夫的錯誤，與伊里奇的現實的辯證法的分析相對比，加以指摘。

普列哈諾夫不能把捉本質之實例

普列哈諾夫不能採求本質與現象之辯證法的關聯，這件事也表現於他的政治的錯誤之中。在戰爭的初期，普列哈諾夫，曾經寫過關於戰爭的背叛的小冊子，攻擊了背叛國際的事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時他又向着其他的社會民主黨，鼓吹了擁護祖國的必要。他的擁護祖國的根據，就是實行防禦戰爭的必要。多數派說明了；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階段上資本主義之本質的矛盾之必然的結果，所以不能夠找出戰爭的犯人。但是普列哈諾夫卻藉口德國社會民主黨承認了德國的戰爭準備和挑撥行動，發展了這個戰爭中有發起人的那種理論。普列哈諾夫，從三國協商(英，俄，法)的各國的戰爭之狂熱的準備，分離出自以為不錯的事實，離開帝國主義的政策全體的本質，去採取那種事實，證明法國社會主義者哞特和桑巴的背叛是正當的，證明他們對於俄國的社會擁護主義和社會排外主義的立場是正當的。普列哈諾夫，忘記了具體的眞理，即忘記了在其與本質的矛盾之關聯上、在其發展上、在其具體的情勢上去觀察現象的必要。從關於帝國主義者陣營中具體的情勢看起來，那種把戰爭分為攻擊戰爭與防禦戰爭而追究，誰是首先攻擊的那種事情，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在戰爭的具體的情勢之下，普列哈諾夫的下面的命題，顯然錯了。——他說：「俄國的敗北，阻礙經濟的發達，對於國民的自由的事業是有害的，對於舊秩序將是有益的：：阻礙俄國經濟發達的一切事情，助長俄國的反動」。伊里奇對於這個錯誤的命題，提出了俄國的敗北，帝國主義的鎖鍊之脆弱、最弱的處所的這個環之突破等等的方針，與之對立。

在另一方面。眞理之辯證法的具體性，被詭辯所代替了。普列哈諾夫引證捷爾雷謝夫斯基的話還

樣說——「一切都繫於情勢、時間與場所。我們不能不作辯證法的思惟。作形而上學的思惟的人們，依從現存的雛型及暗昧的公式去考察的人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祇是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不幸的曲解者」。普列哈諾夫，並不會研究自己的所列舉的新事實的根柢中究竟橫有什麼本質的矛盾，他把這個正確的命題變為詭辯的工具了。這樣，普列哈諾夫，在一定的事情之下，並沒有把可以擁護祖國那件事，聯繫於普羅列達里亞革命與革命的過程。一方面當作圖式主義者行動了的普列哈諾夫，同時又曝露了他自己是狹隘的經驗論者。他離開帝國主義時代全體的本質矛盾的分析，去觀察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各種事實。

經驗論者否定現象中的本質

馬克思和恩格思。也指摘了那種布爾喬亞企業家的狹隘的實際主義發生出來的經驗的思惟方法。恩格斯說：『庸俗的布爾喬亞的惰性的愚笨的馱馬，當然站在從現象分離本質，從結果分立原因的溝渠之前，戰慄不知所為。抽象的思惟一旦飛躍空洞的平野，馱馬當作乘馬是沒有用的』。實際主義，對於布爾喬亞科學的各種根本傾向，也變成了特徵的東西。否定隱藏在現象背後的過程的本質，逃避到狹隘的經驗的世界的所謂俗流的經驗論，具有過階級的意義，在現在也是有的。伊思奇對於斯特魯勃的社會發展法則的否定，對於他的依據價格變動的差異而否定價值時所表現的經驗論，寫了下面一段話——『對於把現在作科學的分析的可能性懷疑、排斥科學、忽視一切的一般化、迴避歷史的發展之一切法則、想用樹木包圍森林的傾向——這就是我們在斯特魯勃一方面看到的流行的布爾喬亞的懷疑主義，僵死的垂死的煩瑣哲學之階級的意義

」。俗流的經驗論，忘掉布爾喬亞爲建立規律性的科學基礎而鬥爭的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傳統的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科學，對於發見法則這件事懷着恐佈，這種恐佈，同時又表現着很深的反動性。

圖式主義想建立抽象的普遍法則

馬克思和伊里奇，與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的經驗論鬥爭了，他們反覆的指摘了這種科學非公式的認定法則。布爾喬亞科學中的法則，表現爲不變的本質；科學那東西，轉化爲過程之抽象的圖式的描寫。超越時間空間而都妥適的那種超歷史的法則，會被馬克思譏評過，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伊里奇在其革命活動的第一期，就已經嘲笑了人民主義的社會學的無用和無生命。伊里奇反對波格達諾夫和馬赫主義者，攻擊他們的圖式主義，攻擊他們的錯亂的設立法則，指摘了他們很容易的造作那種失掉一切具體內容的『普遍法則』。

經驗論與圖式主義都由於分離本質與現象

照上面那樣，本質與現象的分離，一方面到達於經驗論，他方面到達於圖式主義。從一個極端到別個極端的推移，在這裏完全是合法則的。我們在那種不能發見社會發展法則的偏向上，可以追踪這個推移的辯證法。如前面所見，伊奇里所以批判託羅斯基，是因爲他不能理解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合法則的特殊性，而主張抽象的永久革命論，並在勞動組合問題上曝露了圖式主義。同時我們又看到『左翼』派的特徵，就是從諸事象的一切的聯鎖分離各個的現象，把牠誇張到不能相信的範圍，並把這些現象轉化於一般的發展法則。黨在一九二三年之時，認定工業價格與農業價格之間，存有間隔。於是託派高呼了全國民經濟的危機。黨認定了，新經濟政策初期的結果，富農的上層增大起來。於是託派就高呼蘇聯的滅亡，甚

至要把中農的某一層也看成富農。黨認定了蘇維埃機關帶有官僚的性質，牠變得硬直，牠的各個部分都起了銹。於是託派就高呼了『達爾米多』，高呼了全蘇維埃政權的更生。

布哈林的圖式主義之應用

在另一方面，伊里奇怎樣批判了布哈林的許多理論的著作，這是我們很知道的事情。他對於布哈林的過渡期經濟學，指摘了布哈林在其著作中提起了把狹隘的經濟論（不必要的細目之蒐集）與圖式主義（在各個現象上貼上紙條）並列的布爾喬亞社會學者斯賓塞式的社會學『一般』。布哈林混同了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布爾喬亞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布哈林的抽象性，表現於不理解現象中本質的發展一件事當中。從此發生了布哈林在第八次黨大會的綱領問題的論爭中所犯的錯誤，在民族自決的問題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問題中所犯的錯誤。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的圖式主義，以及他對於波格達諾夫的組織學的迷戀都是由來於此。同時我們知道：布哈林與右傾的其他代表者一樣，也實行了狹隘經驗論者的行動，他拘泥於各個現象，把牠從現象的總體分離出來。又一派迴避各個困難，為促進富農經營的生長而戰，為減低資本建設而戰，為阻止集體化的速度而戰。

左右的偏向不理解本質與現象的辯證法

黨在最困難最複雜的情勢之下，以克服困難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在新的事實之前，並不茫然自失。黨發見這些困難與各種事實總體的關聯，藉以發見牠的發展傾向，把其他的發展傾向與牠對置。簡單的說，黨能夠發見現象的法則，因而又探出本質的發展中的新動因。指示經過矛盾的階段的本質的發展，伊里奇能夠用他固有

的天才在那個「無廉恥」的布列斯特媾和的背後，追踪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發展傾向，牠的必然的勝利；在對中農讓步的背後，追踪其共同化——農業的集體化——；在俄國的貧困與技術的落後性的背後，追踪蘇聯轉化爲先進國的現實的可能性。爲社會主義而實行最困難最緊張的鬥爭的黨，能够把種種的困難看作成長的困難！——在其自身中包含着克服的可能性。黨研究這些困難，曝露牠的根據，依靠勞動階級與幾百萬萬勤勞大衆去克服牠、反之，「左翼」派及右翼派在與黨的鬥爭上，曝露了自已爲狹隘的經驗論者，回避了困難。史丹林同志嘲笑右翼派的狼狽，在第十六回黨大會上曾經說，——「俄國什麽地方發生了困難和障礙——於是他們就發生了已經不能從那種地方脫離出來的恐慌。蚜蟲落進了什麽地方不能够巧妙的爬出來。於是他們：：就害怕起來，大叫破局到了，蘇維埃政權破滅了」。他們這樣狼狽，這樣拘泥於各個現象，並誇張這些現象。這是託派和左右兩翼的徒黨的特徵。黨裁斷了這種經驗論者。黨裁判了他們的錯誤是：對於沒有看見過的新事實的出現，張皇失措，不能發見這些現象的根據，本質、及其發展法則；無原則的拘泥於任意的現象；對於階級的敵人讓步，甚至不惜弄壞其他更重要的階級鬥爭戰線上的立場，急於盡可能的早早脫出窮境。

上面所說的兩個偏向，都曝露了對於本質與現象的辯證法沒有理解。他們不能在現象之中看出本質的發展，所以轉到了本體之抽象的同一性或現象之抽象的區別的立場。規律性之形而上學的理解的這兩個變種的根底中，橫亘着同一的機械論的方面論。布哈林與這種場合中的托羅斯基都包括在內的機械論者們，不能理解蘇聯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諸過程的特殊性。諸過程的本質，在他們看來，常常

表現爲不變的東西。

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也沒有遠離這不變的本質。德波林派處理本質的問題時，囫圇的接受黑格爾哲學。黑格爾在其絕對理念中，教說了不變的本質。他以爲這種本質卽絕對理念，被顯示於種種的觀念之中。國家、法律、社會、宗教、藝術、甚至哲學，都是絕對理念的體化。絕對理念在時間之外發展。因而牠表現爲不變的本質。

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也相信不變的本質

黑格爾死了以後，醉心於他的體系的『左翼』黑格爾主義者的煩瑣哲學——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嘲笑了的東西——之所以產生，並不是偶然的。但德波林學派，忽視與具體的歷史形式的關聯，同樣的醉心於黑格爾的諸範疇的體系，所以他對於過渡期的合法則性的問題的研究，到達了同樣的煩瑣哲學。過渡期的辯證法，比較硬加上去的抽象的法則，更爲豐富。

例如哥尼克曼，『斷定』了史的唯物論探求一切社會經濟的構造所共通的法則。但階級是在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上顯現的。

德波林派其他代表均不理解本質的發展

所以階級鬥爭的學說不能不從史的唯物論的研究範圍抽出，移入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之中。哥尼克曼因此表示了他不理解當作發展的東西看的本質。社會之本質的矛盾、卽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矛盾，在階級社會中是不被揚棄的。諸階級的敵對關係，不外是特殊形態上的這個矛盾的表現。在階級社會中，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間之本質的矛盾被變形，採取生產手段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的矛盾的形態顯現出來。在移到康民尼斯謨的場合，社會之本質的

矛盾再被變形，其敵對的形態消滅。但矛盾那東西仍然存在。

德波林派的其他代表，加列夫與盧波爾，不把史的唯物論當作有其自身的對象的科學去主張，而把他當作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去主張，仍然曝露了他們是把法則當絕對物去理解的。

哥尼克曼沒有理解：階級鬥爭的法則，是社會之本質的矛盾，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間的矛盾的發展，是法則的發展。

加列夫與盧波爾，從具體的社會科學分出一般的東西（方法論），他們沒有理解方法論是在具體的科學中發展的，不能理解史的唯物論就是關於具體的階段——具體的社會經濟的構造——中社會之辯證法的發展的那種具體科學。像那樣把法則絕對化了的加列夫，所以像康德主義那樣去分離法則與現象，不足為奇。他在關於史的唯物論的對象的那篇論文之中，聲明了史的唯物論所設定的法則，是到達於具體的社會現象的研究之前提。這種聲明，與康德所說的悟性不從自然接受法則，反而給自然以法則的口氣，恰恰相合。

法則是事物的運動中的本質之反映

總括以上所說，我們不能不到達於這樣的結論：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未能把本質的問題當作法則的問題去解決。但是伊里奇在其黑格爾論理的科學的概要中留給我們一個指示，我們從這個指示出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並且不能不解決牠。法則是『現象中的永續的（即停留着的）』某種東西，是『現象中的同一的』某種東西。『法則是（世界）的運動中本質的東西之反映』——伊里奇關於法則這樣說過。法則是『現象』之靜止的內容』

（黑格爾），是「現象之靜止的反映」，「但正因爲如此——伊里奇注意着——，一切法則祇是狹隘的，非全體的，近似的」。法則把捉現象的全體。現象比法則更爲豐富。雖說這樣，而法則可以在全體性上把捉現象。因爲法則反映在諸關係的總體中在矛盾中發展的現象之本質的關係。伊里奇說：「法則與本質是同質的（屬於同一等級的，更正確的說，同一程度的）概念，都表現人類對於世界諸現象的認識之深化。」「所以法則也是發展的某種東西。伊里奇說；『不單是現象，就是事物的本質，也是過渡的、可動的、流動的、祇由附條件的境界所分離』。本質的矛盾之發展、本質之發展，是法則的發展。某種過程之本質的矛盾之發展。同時使科學的認識能够發見許多矛盾的現象中的這過程的運動，從比較不深刻的本質透入於更深刻的本質，『譬如說，從第一次的本質到第二次的本質那種無限的」（伊里奇）推移。

辯證法研究對象的本質中的諸矛盾

當作本質的矛盾之運動顯示了的本質與現象的辯證法，對我們指示了統一物的分裂（本質與現象的），牠們的統一、及其相互滲透（現象中的本質的發展），簡單的說，即再現了最具體的形態中辯證法的根本法則。伊里奇說：「辯證法是『物本體』、本質、基體、本體與現象的對立性之研究：：辯證法是對象的本質自身中諸矛盾的研究」。

本質的諸矛盾之更進的具體化，在形式與內容之辯證法上顯現，我們在下節研究這問題。

三　形式與內容

本質與現象之辯證法，對我們指示了，一個本質通過諸現象中本質的發展，推移於他種本質。種種的現象，例如經濟主義、初期修正主義、社會排外主義，在根本上暴露了同一的本質，即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本質的種種的顯現，表現着牠依存於這本質的發展程度、條件、場所、時期及事情。機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與蘇聯中，當着革命的低潮與革命的高潮之時，有不同的表現，現在也是不同的表現着。這樣，諸現象的差異，根本上與本質的矛盾相對照，即與全過程的根據的運動中的階段之差異相對照。我們能够依着蘇聯的集體化運動之發展來確定這一層。我們追踪從貧農＝中農經營轉變到集體農業的主要階段，看到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發達，經過許多的階段，在種種現象中顯現着。土地的共耕的組合、主要的農業生產手段雖被社會化而其一部分還屬於以前的個人農民所有的亞爾特爾、以及把一切生產手段社會化了的公社——這一切，都是集體農業建設的諸現象。這一切現象，表現着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之發展，貧農＝中農經營的私有制度的改造過程。

（本質的發展表現為種種不同的現象）

我們現在來建立一個命題：本質發展起來，隨着就表現于其種種的現象形式中。

（形式是什麼？就是集體農業的各種形式）

然則形式是什麼？又，區別土地共耕組合與亞爾特爾式的集體農場及公社式的集體農場的東西是什麼？這一切現象中本質的區別，將是生產手段社會化程度的差異，因而又是生產過程組織化程度的差異。在土地共耕的場合中供耕作之用的或供收獲之用的勞動手段，暫時的被結合着。在這裏只存在着單純的協作，生產過程全

體的一定時間中的互助。在這種場合，收穫物還為個人所領有，種子也為個人所保存，農具為個人所私有所修繕。在這裏缺乏着勞働的組織化整個生產過程的預定計劃。機械牽引機的貯藏庫，當着與協作團體締結契約時，為自己扣除組合收入的一部分，然後幫助組合使其鞏固，使其轉變為亞爾特爾式、即集體農業的更高的類型。在亞爾特爾式集體農業一方面，整個生產過程已被協作化，主要的生產手段已被社會化。勞働的組織化，達到較高的發展階段。勞働依照耕種區分配，組成班次，實行更進步的分業；農具更合理的被利用，應該完成的工作的計劃被預定，工錢按照勞働日的質與量，因其出品的多少去發給。集體農場的公積金順次聚集起來，作為增加集體農場財產的社會化的部分的手段。對於機械牽引機的貯藏庫，集體農場以出賣生產物於國家為最重要的義務。

公社式的集體農場與亞爾特爾之不同之點，就是一切生產手段（房屋也包括在內），都被社會化，沒有依照所出財產的數目而增加工錢的事情。

這裏必須指摘的事情，就是全部集體農場組織在普羅列達里亞專政之革命的變革中越發深入的這件事實，對於集體農業由較低的形態到更高形態的推移，是一種決定的動因。

這樣，生產過程的諸要素結合的類型、當作全體看的這個過程的構造和組織，在農業協作社的上述一切種類中，本質上顯現得不同。某種過程內容的諸要素的結合類型、其構造、其組織——都是形式。土地共耕協社、亞爾特爾、公社，都是集體農業的形式，是個人的貧農＝中農經營改造的形式，即是一定內容發展的形式。照這樣，當作一定的本質（集體化）的現象看的土地共耕協社、亞爾特爾

及公社，都具備其形式與內容的方面。

形式與內容之對立的統一

但是，我們考察現象之形式及內容的分裂時，決不要以為形式表現為外面的外被，而內容表現為內面的內容。『當觀察形式與內容間的對立性時，不可以忽視內容不是無定形的東西，形式也同時被包含於內容自身之中，牠對於內容是某種外面的東西，這一層是很重要的』——黑格爾這樣寫着。他指摘了：形式表現為內容的諸要素的內容及外面連結的類型。

在上面考察了的集體農業之中，形式不但表現為個人的農民經營之外的連結，並且表現為當作全體看的全生產過程的組織化。在集體農業之推進的根據、即牠的生產上，無定形是不表現為內容的。牠是當作生產手段生產者的一定的連結，被造成形式的。這種形式化在勞動組織之中，在班次、連鎖、牽引機工作場、供給、計算、分配等等之中發現出來。因而集體農業，表現為形式與內容的連結，表現為兩者的統一。形式抓住的集體農業的全部內容，表現為牠的內面的及外面的構造，表現為集體農場的根據之現象形式，又表現其為本質的矛盾之形式。詳細的觀察集體農業的構造及其生產時，就知道生產自身又分為形式與內容。上面所說的生產的內容，即供給、分配、計算等等，牠自己也具有着在根本上由全體生產的構造所決定的形式。

這樣，形式與內容構成不可分的統一、對立的統一。形式與內容，是互相滲透的對立物。在諸要素的某種連結上表現為形式的東西，在他種連結上，反而表現為內容。這種連結的性質，由內容自身

的運動所決定，由其客觀的現實性所決定，而不由內容的各種連結的任意選擇所決定。形式是內容的範疇。在形式之中，反映着自然、社會及人類思惟之客觀的連結，反映着物質運動之實在的形式，物質的發展決定形式與內容的運動，並決定其相互的推移。

形式表現為運動的規定性

恩格斯在關於自然科學的辯證法的著作之中，指示着由物質的運動造出的形式的規定性。在自然方面，我們所觀察的東西是運動的物質。這物質在其一切的表現上不是同一的。如抽象的物質並不存在一樣，離開一定具體的形式的抽象的運動也不存在。運動的物質，從最單純的形式——機械的位置變化——開始，到最複雜的社會的人類之存在形式——社會——為止，在我們面前表現着無限複雜的形式。運動的物質之發展引起新運動形式的出現，即由低級運動形式到高級運動形式的推移。

形式表現為運動的規定性。因此，對於有種種表現的物質運動的法則之認識，預想着物質運動的形式之研究。

對象的法則之認識預想着對象的形式之研究

恩格斯說到科學分類的原則，力說着我們對於現實的認識中形式的妥當性。「科學的分類，就是說各種科學分析各個的運動形式或互相關聯互相推移的一列的運動形式，牠把這些運動形式，依照其固有的順序，加以分類，加以配列。在這裏，就存有分類的意義」。（自然辯證法）。科學的分類，必須在物質運動的較高形式和較低形式的相互關係上去構成。科學的配列，反映着自然中客觀的連結，反映形式的發展及其相互

的推移。研究物質的各個的運動形式的各種個別的科學，也反映着相互的連結及其配列的形式的推移。就社會舉例來說。社會的運動，在種種形態上顯現出來，——在生產過程上，在分配、交換、資本的運動、社會的階級的運動，諸政黨的運動、科學的運動、文學運動、宗教運動上，顯現出來。這一切，是當作全體看的社會之具體的運動形態。各種運動形態，各有其內容的連結的特殊類型，即各有其特殊的形式，這是當然的。生產的運動形式，與階級的運動形式不同，後者又與當作別種內容的連結的類型看的宗教運動相區別。結局，社會的一切運動形式，表現為社會諸關係的種種類型。人類當作生產者和消費者，當作有產者和無產者，當作支配者和隸屬者，當作政黨、宗教、科學、藝術和文學的代表者而被連結着。當作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看的社會，牠自身又分裂為各有其固有的內容的無數形式。而這些形式的每一個，例如生產的運動，牠自身又分裂為具有特殊內容的多數形式。

科學的認識從具有內容的諸形式中抽出根本的形式並指出其決定的作用

科學的認識，從各自有其固有的內容的諸形式的這種相互作用之中，分離社會的根本的運動形式，在這種場合，從社會的側面運動的形式，分離生產的運動形式。馬克思和伊里奇，把社會規定為社會經濟的構造，而在這種規定本身之中，指出社會發展中的生產之決定作用。

雖說過程之本質的矛盾的形式，具有決定的作用，而過程的某一方面的各個運動形式，仍有其固有的內的規律性。例如在階級的社會中，政治的上部構造之國家，具有相對的獨立的自己的規律性。但這些形式的運動的規律性，結局隸屬於過程的根本的運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形式

的分離，其側面之相對的獨立性的力說，是指示着形式與內容的相互關係之科學的認識，在史的唯物論的理論上，在社會基礎與上部構造的理論上，演着怎樣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社會科學，不能發現社會的眞實的發展法則，這首先由下述的事情說明出來。即，以前的社會科學，不能確定社會的運動形式，規定人類活動全體形式的特殊性，不能發現規定全體社會的側面的運動，即規定階級鬥爭、國家、社會意識等的運動的基本的運動形式。

社會之內容與形式的分裂，與任何過程的分裂一樣，在客觀的現實上，種種的現象，顯現於一定的形式之中：即不包含於形式之中的內容是沒有的，離開一定內容而存在的形式也是沒有的，——這是我們所相信的。

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不能被還原于同一性

任何現象，都表現爲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如果把這統一還原於同一性，或分離形式與內容，那就必然不能理解現象之矛盾的性質，因而不能發見本質的矛盾的發展中之形式與內容的推移的辯證法。

法國唯物論，祇承認機械的運動的形式，把物質運動的一切種類的形式，都還原於牠，因此在事實上把形式溶解於抽象的內容之中了。依據法國唯物論者的解釋，物質是表現爲沒有差別而失掉一切規定性的極少的物質要素之無限的相互作用。法國唯物論者，和現代機械論者，都把形式溶解於內容之中，其結果，不能理解物質運動的特殊諸形式的發展法則。法國唯物論者，提倡人類機械論，不能區別社會的運動形式與機械的、化學的、及生物學的運動形式。現在的機械論者，不注意於科學的水準已超出十八世紀，仍然不能說明物質運動的最高形式的本性。他們主張：物質運

動的更複雜的形式，可以把牠分離爲最單純的形式去說明。形式到抽象的內容之機械的還原，在自然科學上，在社會科學上，都顯現着。在自然科學上，我們看到怎樣把心理學還原於生理學（保羅夫學派的幾個研究者），把生物學還原於化學和力學的一類事實：在社會學上，我們看到怎樣用物理學的和生理學的法則去說明社會現象的事實。例如薩維其在關於社會的人類之行爲的研究中，從反射作用，說明道德、法律、戰爭及其他社會現象。把形式和內容看作同一的東西，結局必不能理解內容的發展中的形式的積極性之作用。

分離形式與內容的形式論理學

在形而上學的哲學中，我們也看到形式與內容的分離。形式的形而上學的論理學，不能結合形式與內容，兩者的統一，被分裂了。內容表現爲自身沒有形式的東西，形式表現爲失掉內容的東西，形式與內容的分離之最明瞭的曝露，是形式論理學的概念論。

形式當作抹殺現實的內容之一切財富的東西被理解了。因爲形式單是外面的形式，不是有內容的形式。這樣的見解，表現出意識與存在的分離，表現出客觀的存在的內容與離開這內容獨立的思惟形式之分離。這樣的分離的結果，常常把概念當作便利的手段去觀察了。於是就以爲我們的認識憑藉這種概念把秩序引入於自然的無限的混沌之中。形式論理的範疇，是失掉一切物質的內容的空虛的形式，牠是被抽象了的抽象。不單如此，並且變成了空虛的抽象的蒼白的概念，還與實在的現實相對立。

在康德的關於人類意識之先驗的形式——在一切經驗以前的，並且離開認識本體的內容獨立而給

與於我們的東西——的學說中，我們看出形式與內容的分離之論理學的基礎。在這裏論理的範疇，表現爲一切認識之形式的條件。

分離形式與內容的形式社會學

像康德式那樣分離形式與內容的那種方法，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科學中，流行很廣。例如德國社會學者齊美爾，主張社會學是研究共同生活的形式的科學，而研究社會諸現象的諸內容的東西，是個別的具體的科學。照這樣，各個的部分的科學祇是單純的記述，受狹隘的經驗論所支配，社會學者却提供了純粹思想的王國。但是那樣的考察，也適用於任何科學。任何科學也把具體的內容的領域，嵌入於各個部分的科學，他自己停止在純粹認識的領域。（例如一般國家理論無關於國家組織的具體類型的學問，理論經濟學與具體的經濟科學那樣）。布爾喬亞科學這樣的處理了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其結果決不能發見過程的發展法則，這是明白的，牠必然把這過程圖式化，祇用煩瑣哲學的範疇互相積疊着。

魯賓的經濟學之錯誤

在俄國經濟學文獻中，魯賓及其徒黨，都表現爲康德主義的代表者。魯賓修正馬克思，主張理論經濟學只研究生產諸關係。他把生產諸關係當作純粹的形式去觀察，把他從生產諸力的運動分離了。據他的意見，理論經濟學，不能不研究這些沒有內容的形式的運動；而過程的內容，應當由其他諸科學（技術史，工藝學等等）去研究。魯賓主義者的錯誤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的錯誤，第一是在於他們沒有把形式當作一定的物質運動的形式去研究。在這種場合，當作社會的生產的形式去研究。第二，在於他們把過程的內容——生產諸力——當

作失掉形式的物質去觀察了。第三，他們沒有理解形式到內容的推移及其反面的過程。

內容表現為形式形式中表現為內容

馬克思在關於生產方法的理論上，即在把生產方法作為生產諸力（勞動力與勞働手段）的諸要素的連結的類型，作為『技術的方法與生產之社會的連結』的結合的理論上，發見了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的統一，生產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魯賓主義者的錯誤。不單是在於他們分裂生產的這個實在的統一，祇觀察了形式的運動，並且在於他們把形式——生產諸關係——當作內容之外面的外被去觀察。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指示了生產諸力自身具有着形式、即勞動手段與勞動力祇在一定的生產過程、生產方法中才變為生產諸力。這樣，內容在發展的過程上，表現為具有形式的東西。形式——生產諸關係——，不單是表現為外面的外被，並且表現為內容之內面的構造。

例如，冗費節約，不祇是表現為班次的生產活動上之外面的形式。班次之轉移到冗費節約，這件事就是意味着：班次活動之內的諸關係之變化，人員的配置之變換，更合理的分業（連鎖），農具之更合理的利用，新技術方法之引入於生產過程，原料之更經濟的使用與勞動手段之更節約的處理。冗費節約的採用，意味着生產過程的內的構造之變化。

辯證唯物論與各種觀念論在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的區別

不單是魯賓主義者如此，就是他們的反對者（不把生產諸力之內的構造的連結而把那外面的外被看作形式的人們），也不能克服魯賓式的觀念論，轉入了折衷主義的立場。他們主張：『經濟學雖研究生產過程的內容，但他只限於在以形式為必要的範圍以內』。（拉比托斯）

在把內容還元於形式的場合，不能理解形式的積極性，所以分離形式與內容之時，就會誇張形式的作用。形式的積極性表現爲自足的東西，內容表現爲無生氣的消極的物質。形而上學的思惟，在無論那種場合中，都不能發見通過形式與內容的辯證法而顯現的過程之發展法則。在相互作用中發見基本的形式與從屬的形式、具體的描寫本質的矛盾之發展、追蹤從屬的形式對於基本的形式之影響的這種能力，在任意的內容、社會的任意的細胞內發見形式與內容之轉變的辯證法的這種能力——這種能力，正是從那些抽象的視形式與內容爲同一的理性論者，以及抽象的區別這兩者的經驗論者與康德主義者，去區別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論者的東西。現在也還區別着。

四　過程的形式與內容之發展

形式與內容之辯證法的發展

馬克思在資本論之中，由於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運動，爲我們留下了形式與內容的辯證法之輝煌的範例。

馬克思的任務，是確立通過那矛盾的展開而顯現的形式與內容的運動法則。馬克思以前的經濟學，因爲不分析產生形式的內容而確立了許多的法則，所以確立了那種超越時空而無變化的抽象的價值形態。關於這一點，馬克思這樣寫時：「經濟

從前經濟學不分析形式與內容的關係

學不充分的分析價值與價值的大小，發見了這些形態中潛伏着的內容。但這種內容爲什麼採取那樣的形態？換句話說，勞動爲什麼表現爲價值，並且當作勞動的尺度着的時間的連續爲什麼表現爲勞動生

產物的價值的大小，這是經濟學從來沒有當作問題研究的。把隸屬於那種人類不支配生產過程而生產過程支配人類的社會構造的事實在表面上記述出來的諸形式，在經濟學的布爾喬亞的意識看來，和生產的勞働一樣，被看作自明的自然的必然』。（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古典學派不能理解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連結，這一層，在他們不能發見剩餘價值（在價值實現過程之上不直接顯現。而當作利潤與地租顯現的）一件事當中，也可以看出來。

資本論中形式與內容的發展實例

馬克思在個個商品生產者用自己的勞働創造價值的商品經濟之中，指示了價值是在交換價值的形態上，在其貨幣表現——價格——上顯現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般範疇之價格，早已不能成為資本主義敵對關係的特殊性之直接的表現形態。這樣，價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直接表現剩餘價值，而直接表現利潤。工錢也完全和這個一樣，牠本來是特殊的商品——勞動力——的價格的支付形態，但表面上却表現勞働的價格。

古典學派拘泥於交換價值與價格，即沒有超過價值形態的分析以上；馬克思和他們不同，他發見了表現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本質的矛盾，即表現生產手段所有者與勞働力所有者間的矛盾的形態。馬克思通過這本質的形態的運動，又說明交換價值與價格的運動；他又指示了為什麼內容採取這種形態而不採取他種形態，為什麼資本主義之本質的矛盾及其無政府的生產方法不妨害我們去發見本質的矛盾，為什麼我們不接觸於本質的現象形態而接觸於假象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形態之不合理性，正是古典經濟學派的絆脚石。

馬克思取去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形態之神祕性的外被。他證明了價値諸形態的歷史性，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指示了這些形態的發展。

馬克思所指示的價値形態的運動，反映着過程的本質的矛盾之發展、即商品經濟的發展。表現自然經濟的矛盾之價値形態，在最初的發展階段上，幫助了這種自然經濟的固定化。表現爲單純價値形態的偶然的交換，無條件的鞏固自然經濟。反之，規則正確的交換却破壞牠。擴大了的價値形態，不外是商品經濟的本質的矛盾的發展之表現。

馬克思和伊里奇在由勞役地租到資本主義地租的種種地租形態的運動中，也描寫了上述內容與形式的發展。自然的、勞役的、及貨幣的地租形態，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所固有的。資本主義地租，雖仍在貨幣形態上顯現出來，但牠已表現布爾喬亞社會所固有的別種關係。這樣看來，第一，種種的過程，表現於種種形態之中。第二，同一的內容，在其種種發展階段上，能够而且必須表現於與其本質的矛盾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種種形態之中。第三，種種的內容，有表現於同一形態中的事情。矛盾的這種類型，在內容的發展指導形式與內容的相互作用的過程的運動中，被展開出來。

專政學說中的形式與內容的發展之實例

伊里奇在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學說中，指示了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本質，表現於階級鬥爭的種種形態之中。

普羅列達里亞的專政，是「勤勞者前衛普羅列達里亞與勤勞者的無數非普羅列達里亞層或其大多數之間的階級的同盟、是打倒資本並壓潰布爾喬亞的抵抗及布爾

番亞的復活而形成的同盟、終局創造並確立社會主義的同盟』之特殊形態。

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種種發展階段，在普羅列達里亞專政之下，喚起階級鬪爭的種種形態。『普羅列達里亞的專政，不外是新的形態上階級鬪爭的連續』（伊里奇）。

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發展，變化階級鬪爭的諸形態，因而變化階級的諸關係。例如對於中農的態度，在最初的階段上，表現於中立化的形態中，其次轉到了同盟的形態——在這裏，階級鬪爭佔附屬的地位。最後集體農民，對於普羅列達里亞，表現為真實的鞏固的支柱。在這裏，階級鬪爭的形態，在本質的矛盾發展過程中，即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發展過程中，起着變化。

新舊錯雜的形式與內容之辯證法的研究

這樣，內容的發展，決定形式的運動與交替。不但如此，內容的發展程度又決定着下面兩個問題：內容在更成熟的形式上，即更協力於內容的發展的形式上能够發展嗎？或者，在比較不成熟的形式，只在人工阻礙內容的生長的形式上發展嗎？形式，其自身又積極的協力或阻止內容的發展，不只是內容的運動之消極的結果。

形式與內容不均等的發展的結果，在客觀的現實中，有新規律性與舊規律性，新形式與舊形式，新內容與舊內容互相錯綜。在這樣的錯綜之中，能够發見指導的形式之運動，指示形式與內容的發展之辯證法，指示新物怎樣滲透於舊物，舊物怎樣適合於新物，指示新物如何表現於舊形式之中，舊內容如何往往表現於新形式之中，——這些工作，只有辯證唯物論才能做到。伊里奇對我們給與了形式與內容的運動，包藏兩者的矛盾的統一之辯證法的分析之無比的範例。

舊形式中的新內容

伊里奇當着分析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原動力之時，他與少數派的形式論理的主張不同。少數派主張布爾喬亞革命的內容與布爾喬亞的形式是相符合的。伊里奇却提倡了俄國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具有特性的理論。伊里奇把這個革命的內容當作布爾喬亞的革命規定了，他主張這個革命的實現形式，必然是準備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他主張了：封建制度之決定的破壞，「開始爲那種鞏固而迅速的、非亞細亞的、歐羅巴的資本主義發展，清除地盤：：當作階級看的布爾喬亞的支配，才會有可能」。（兩個策略）。封建制度的破壞，將促進布爾喬亞與普羅列達里亞的階級矛盾之深化，促進對於布爾喬亞的鬥爭中的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村貧農的結合。做一句話說，就是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的迅速成熟的地盤。伊里奇指出這一點來說道：「從這點出發，決不發生這樣的結論：民主主義的變革（從其社會經濟的內容說，是布爾喬亞的變革），不替普羅列達里亞提供大利益。從這點出發，也不發生這樣的結論：民主主義的變革，不能在那種主要的對於大資本家、金融業者、「有教養的」地主有利益，對於農民和勞動者也有利的形態上顯現」。伊里奇在討論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切主要著作中，指示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有在兩個基本形式上實現的可能性。形式的差異，只表現內容的發展程度、內容依存於舊形式的程度，這內容中新規律性成熟的程度、即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制約性的程度。

從這裏出發，伊里奇這樣寫着：「布爾喬亞革命，越是完全的、決定的、澈底的，普羅列達里亞爲着社會主義對於布爾喬亞實行的鬥爭，就會更有利的展開出來。：：：但是從這種結論發生如下的命

題；在某種意義上，布爾喬亞革命，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比較對於布爾喬亞，更爲有利』。布爾喬亞，固執着『消滅國民經濟之腐朽着的某一部分』的那種改良主義的方針，普羅列達里亞採取了『直接廢除』這些部分的方針。

內容在混合形式中發展

因此，內容的發展也發生於使一個階段到別個階段的轉變容易實現的混合形式之中。依據伊里奇的思想，一九〇五年的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之澈底實行並使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容易實現的形式——，不能不是俄國的這種混合的發展形式。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本質的矛盾之發展，不能不排除革命的布爾喬亞的實現形式之限制性。這種限制性，也沒有被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完全排除。二重政權、以及布爾喬亞政府與工農的革命的民主政權（蘇維埃），同時存在，但布爾喬亞，對於阻止布爾喬亞民主革命的任務的實現過程，却做成功了。只有由於這後者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才得完成。

在這個場合，舊形式中固有的內容，只有在新形式上才能澈底發展。這只是因爲舊形式當作牠自身的內容的發展的制動機起了作用。發展暴露了形式與內容的矛盾。

舊內容在新形式中發展

我們在布爾喬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知道資本主義是在封建制度的胎內成長起來的。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封建關係，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布爾喬亞革命掃除了這些舊形式，因階級勢力的相互關係及其配置的如何，在有些國家中是很決定的，在別的國家中並不像那樣是決定的。在

國民大衆的利害比較布爾喬亞的利害更澈底的被主張的地方，布爾喬亞革命，原則上終於與被推翻的反動階級相妥協，公然把新內容的運動推入於反動的形式之中。英國在過去就是這樣的。在這裏，資本主義採用了立憲君主制、即封建制度的完全遺物，作爲國家形態。但英國的布爾喬亞以及今日英國的修正派，想利用這種形式和封建制度的遺物，作爲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動鬥爭的手段。

基本形式與從屬形式之辯證法的關係

這樣，從屬的形式，也和基本的形式一樣，變爲發展的制動機，舊形式對於新內容（封建制度對於資本主義）也成爲發展的制動機。又舊形式對於新內容（在資本主義下的舊構造的遺物），也成爲發展的制動機。在內容的發展處於形式的障礙的影響之下的地方，在一定條件之下，這種形式，就被脫棄，基本的形式。或變爲過程發展之從屬的動因，或者全部被廢棄。在布爾喬亞專政的一定發展階段上，這種專政，與自己的基本形式——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發生一定的矛盾。世界戰爭以後，布爾喬亞，早已不能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方法實行統治。革命運動的成長、大衆對於舊生活的不滿、蘇聯影響之强烈的增加——，這一切使得布爾喬亞專政破棄民主主義的形式，把這個形式轉變爲從屬的要素，用布爾喬亞同樣的階級專政的新基本形式即法西斯主義來代替牠。這樣，就發生了布爾喬亞國家的法西斯化。

我們主張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同一的布爾喬亞專政之不同形式。但社會民主黨却認定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原則上不同的本質。

伊里奇在普羅列達里亞專政與普羅列達里亞民主主義的學說中，指明了後者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

的發展條件之下，變化其形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揭舉民主主義為諸形式之一。但當作階級專政的實現形式看的民主主義，在布爾喬亞專政與普羅列達里亞專政之下，不是同一的。不同的內容、本質的矛盾中的差異，在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

新內容變更舊形式

，必然喚起專政的別種構造，喚起支配階級的組織之別種類型。布爾喬亞國家的民主主義，是富人的民主主義，是壓迫勞働階級的東西，是支離的偽造的東西，對於勤勞大衆完全是形式的。但是，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本質，其根本的任務是廢除剝削，結合普羅列達里亞與勞苦農民，改造勤勞大衆。由於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專政形式，變化與這種形式相適合的民主主義的必要。這種變化，必須是『民主主義的真實的享有，向着曾經資本主義奴隸化了的勤勞大衆，實行世界未曾有的擴大』。（伊里奇）。

形式與本質的矛盾兩者的發展間之關係

形式的發展雖受本質的矛盾的發展所決定，而其自身又積極的作用於這種矛盾，促進或阻礙[illegible]的運動。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只有通過資本主義本質的矛盾之運動，才能理解；同樣，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到最後的階段、到社會主義時代的初期的運動，只有通過蘇聯社會主義與小布爾喬亞農民經濟——產生資本主義的東西——間的本質的矛盾之運動，才能理解。

伊里奇與黨的戰術之獨創性，在於把握了牠的發展保證，從一階段到別階段、從布爾喬亞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勞働運動之最迅速的轉變的那種形式之萌芽。這種戰術所由成立的基礎，在於辯證法

的去理解內容有指導作用時的形式與內容之矛盾的統一。

形式與內容的相互關係的辯證法、形式與內容的矛盾的過程的運動法則之發見——這是伊里奇的戰術的根底中的要素。伊里奇在左翼幼稚病書中，教訓外國同志中不理解為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去利用一切形式的必要的人們。伊里奇說：當時『革命的階級要完成自己的任務，必須能够儘量的支配社會生活的一切形式或方面』；他們要能够利用舊形式，同時不要駭怕許多增加的新內容。在戰爭以前的十年間以及在戰爭期中，『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舊形式，都被新內容充滿了。……舊形式破裂了，因為牠當中的新內容——反普羅列達里亞的，反動的內容——，已經發展到不可計數的範圍』。

伊里奇的戰術的根本要素是形式與內容的辯證法之認識

應當利用舊形式和發展新內容

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都把勞働運動，在壓迫牠的滅亡牠的形式上去指導，現在還是這樣。國際布爾扎維主義，把勞働運動，引導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鬥爭的軌道，因此把這個運動的形式充實了。關於這件事，伊里奇這樣寫着：『我們現在在國際社會革命的發展的立場上，有着極鞏固的、强有力的內容的工作（蘇維埃政權的、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因而這種內容，在任何形式中，即在新舊任何形式中，都能够表現自己，並且必須表現自己。又這種內容，能够把一切形式改變、征服、隸屬，並且必須這樣做。不單對於新形式是如此，就是對於舊形式也是如此。這不是為着與舊形式妥協，而是為着要使一切形式（不分新舊）變為社會革命之完全而終局的，決定而不退後的勝利之手段』。

新經濟政策是到通社會主義的運動形式

伊里奇，在這裏特別加緊的力說着：在適當的條件之下，通過一切形式走上發展的道路的內容的力量。新內容的發展的這種力量的理解，在伊里奇對於當作形式與內容的矛盾的統一看的新經濟政策的分析之根底中潛伏着。

伊里奇在許多著作中證明了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新經濟政策，在分散了的小經營的諸條件之下，是可以引導到社會主義去的唯一運動形式。這種形式，在社會主義要素與資本主義要素一同成長的場合，保證前者的最大的成長，結局決定對於後者的勝利。（左翼和右翼都沒有理解這一點）。伊里奇說：『右翼空論主義，其立脚點只承認舊形式，並不注意於新內容，所以牠完全破產了』。我們把這一點應用於

左右翼均不理解新經濟政策是形式與內容的矛盾之統一

俄國的右翼，就可以說：他們不注意于新經濟政策的改造期的新內容之成長，即不注意於保證社會主義要素對於資本主義要素的勝利、并引起了自己的新發展形式的新內容之成長。所以他們高呼『新經濟政策的破滅』——否定集體化，否定當作階級看的豪富之清算，否定五年計劃。右翼，雖然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便於商業的一定自由發展的有益的形式，卻不會注意這同樣的新經濟政策不意味着『商業的完全自由』。總之，他們忽視了新經濟政策是保證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勝利的形式。

伊里奇又說：『左翼空論主義，其立脚點是無條件的否認一定的舊形式，不理解新內容通過一切形式而實現自己。他們不知道學習共產主義者的我們的任務要支配一切的形式；不知道學習很迅速的用別種形式補足這種形式，用別種形式代替這種形式，使我們的戰術適合於一切的轉變——由我們的

階級及我們的努力的以外的東西喚起的轉變』。外國共產黨內的「左翼」，表現了自己沒有利用舊形式的能力，他們反對參加於反動的勞働組合，反對參加於布爾喬亞議會。用伊里奇這句話，來考察我國的「左翼」，我們就可以這樣說：他們在新經濟政策中，只看到那資本主義的形式。但是他們不理解新內容是怎樣通過這些形式而發展的，不能夠利用舊形式去發展新內容，跳過了舊形式所能被利用的許多發展階段。

新經濟政策的形式之變化

在客觀的現實中，新經濟政策，當作五種制度并存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矛盾的形式表現了。新經濟政策自身，在種種發展階段上，變化了自己的形式。新經濟政策表現爲社會主義發展之積極的活動的形式，表現爲造出許多前提——阻止蘇聯中資本主義之蓄積的水路、清算當作階級看的豪農、展開一切戰線上的社會主義的攻擊等等——的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工具。我們進到了社會主義的時代，同時進到了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新經濟政策的形式起了變化。社會主義的內容之發展，揚棄了新經濟政策的許多舊形式。但是，這種發展，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即本質的矛盾沒有完全被清算的範圍以內（即在全盤的共同經營化沒有完全實現。培養蘇維埃中階級的存在的水路沒有完全被阻塞的範圍以內），不至于揚棄新經濟政策的本身。

右傾派不理解新經濟政策的形式的變化之辯證法，跳過了許多的階段，因此，曲解黨的方針，超出新經濟政策的形式，忽視貨幣流通的作用，忽視由企業實行的冗費節約。黨依照關於冗費節約的強化及其到低級經營單位的擴張、新信用制度中貨幣流通的作用、協作組合商業之強化等等的指令，說

明了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上的這些形式的必要。這些形式，資助全國的有計劃的原則之發展，適應於資本主義要素之澈底的排除，準備着新經濟政策本身的死滅。

新經濟政策的重心點，明白的轉到了有保護的社會主義要素的勝利一方面——從此發生新經濟政策的形式的特殊性。進到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引起了新勞働形式之强有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競爭、衝鋒隊、作坊、工場。這一切新勞働形式，保證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極迅速的建設。反之，被給與了的發展階段上的舊勞動形式，在一定條件之下，阻礙蘇聯生產力的發展。由於這件事，我們就必要爲着新勞動形式而實行鬥爭，必要利用新形式的萌芽去推翻舊形式：必要使舊形式隸屬於新形式，並在轉變爲新形式的前提沒有造出的地方，爲着社會主義去儘量利用舊形式。在現在的集體農業中，在其種種色色的形式中，——正確的勞動組織，是助長社會主義的生產諸關係的發展、驅逐共營農民之個人主義的習氣、把共營農場的經營全部提到更高的階段的基本的形式。我們依據共營農業的實例，從新確定；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只有新形式能够資助新內容的最迅速的發展、與舊內容的死滅或改造。例如，個人主義的農業經營，不能够使蘇聯的農業生產諸力，發展到最有希望的程度。協作組合化了的農民經營，立刻表示生產諸力的新發展形式的優點。國營農場與共營農場，表現爲蘇聯的農業上的生產諸力發展之指導的基本的形式。共營化的成功，不單證明着這件事，並且證明着國營農場與機械及牽引機貯藏庫，在共營化的過程中，是指導的形式。

新形式幫助新內容促進舊內容消滅

左右翼不理解形式能幫助本質的矛盾之發展

右翼與「左翼」機會主義，沒有理解混合的過渡期的諸形式之存在條件，也沒有理解其眞實的本質。右翼機會主義者，對於這種過渡的形式，肆口雌黃，他們沒有理解這些形式表現爲隸屬於本質的矛盾的運動的形式。右翼專門拘泥於這些形式，他們沒有理解這些形式是可以幫助本質的矛盾之發展及其解決的東西，並不阻止這個矛盾。

例如，布哈林反對普羅列達里亞專政之下的民族自決。指摘了『所謂民族的國家在大戰以前的時代已經是最純粹的假構』。伊里奇的答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不是最單純的假構，而是不純粹的形式』。他指摘了：『帝國主義諸國家、是由民族的國家成長的，民族國家在殖民地也形成了』。帝國主義之辯證法的發展過程，在於資本主義壓迫許多民族，不廢除帝國主義國家，反而在民族的形式中把牠固定。布哈林不注意於資本主義的種種發展階段上的民族國家的新形式與舊形式的關聯，不注意於混合的不純粹的形式乃是新內容充實舊形式的結果。

左翼不理解過渡期的形式之重要

『左翼』託羅斯基，反對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和中國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民主專政，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廢除俄皇，組織勞工政府』的口號，在一九二七年反對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總之他在這兩種場合，都跳過了布爾喬亞民主革命的階段。他國共產黨中的『左翼』，暴露了自己不知道利用過渡的形式，反對了工農政府，國民革命的口號。辯證法的過程之本質，表現着德國國民革命的口號，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是德國共產黨取得勞

動階級的大多數，吸引勞苦農民和沒落了的小布爾喬亞的基本形式。爲國民革命而實行的鬥爭，是從法西斯主義與社會法西斯主義分離大衆的最便宜的形式，是德國普羅列達里亞的鬥爭的同義語。關於工農政府的口號，也完全和這一樣，那樣的政府，在許多的國家中，仍然表現普羅列達里亞取得勞苦大衆的基本的發展。

「右翼」（布哈林和託羅斯基都在內）的錯誤的本質，如伊里奇所正確的說明一樣，在於不能把握『許多具體的階段之論理的（不是物質的）飛躍』、新內容的發展上所必須經過的過渡的形式。

右翼不理解形式的積極性

右翼不理解從舊形式到新形式轉變的必然性，不能在過渡期形式中看出新形式與新內容的成長。因此右翼沒有理解內容的發展中的形式的作用、形式的積極性。右翼在新經濟政策的種種發展階段上，表現了他們不理解形式的積極性。他們反對五年計劃、共營化、新勞動形式，這就是表現右翼的形式中是機會主義。右翼機會主義，拘泥於舊形式，沒有注意新形式積極的幫助矛盾的內容之發展。所以反對突擊隊和冗費節約等等。

右翼對於形式的積極性的無理解，基於形式與內容的相互關係的特殊類型。這種類型，在根本上是機械的方法論所固有的東西，形式被還原於內容。這一點，只要指出布哈林對於在生產諸力的一定發展階段上，積極的援助生產諸力的發展的形式之生產諸關係的作用，毫無理解的那件事，就充分明白了。

布哈林把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生產諸力的發展形式視爲同一的錯誤，以及關於發展速度的問題

一切右翼的錯誤，主要的都是從這裏發生出來的。他對於為生產的發展的指導形式的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作用的無理解，也是從這裏發生出來的。他的史的唯物論的一切圖式主義，也根源於此。

從內容分離了的某種東西的形式的觀念，在右翼機會主義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專政之下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態度中，在他們對於政治的權力，及形式的積極性的無理解之中，在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諸關係的發展的形式的作用的無理解之中，在他們所謂社會主義內容離其形式獨立而必然發展的學說之中，在富農的協作組合的組成轉生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自己流出的理論、迂迴的理論之中，都表現了出來。

左翼也否定形式的積極性

我們還必須記憶着，在『左翼』的許多表現之中，也同樣的看到對於形式的積極性之機械論的否定。即他們沒有理解共營農業發展並加强的場合中的舊農業組織的作用。照這樣，『左翼』和右翼機會主義者，都不能發現種種形式中的過程之矛盾的發展之本質，不能理解舊形式中的新內容的成長的可能性、必然性、新舊形式的連結。即，他們不能理解過渡期全體的形式與內容的矛盾之辯證法。

固執舊形式的機會主義是最危險的東西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關於形式與內容的問題的右翼與『左翼』機會主義的特徵。現在我們不能不指摘的，就是；現在最危險的東西，不是表現了想跳過許多過渡的形式而性急的飛到共產主義的小布爾喬亞的希望的這種機會主義，而是對於新形式的出現表示狼狽而固執於小布爾喬亞的恐怖與陳腐的形式的那種機會主義。

德波林派不注重內容的積極性即從形式分析內容

機械論者（右翼也在內）曝露了對於形式的積極性估價太小。而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所固有的東西，却是對於內容的積極性估價太小，並且注重內容的受動性。從此發生了少數派色彩觀念論的根本命題；形式是內容的活動的法則（德波林），是內容的發展的法則。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雖然說起形式的交替，却絕不力說內容的運動之決定的影響。他們在事實上從內容分離形式。在形式的運動的背後，看不到本質的矛盾的運動。我們就少數派色彩的代表（加列夫）對於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的理解，舉例來說。他以為一般在一列的個別中發展——形式不表現為事物之內的構造，只表現為外的外皮。這在哥尼克曼一方面，也是一樣。他探求通用於一切時代的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離開內容的運動之分離，就是離開具體的現實之分離。當着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論及過渡期之時，在關於階級理論（加列夫）、民主主義及專政的「一般的」主題之中（德波林）、為什麼除了圖式以外不能提示別的東西，又為什麼不能發現過渡期之具體的辯證法，這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為在這一切之中，表現着理論離開社會主義的實踐之結果，即形式離開內容。

德波林派的錯誤在于誇張形式而毀傷內容

因此，關於發展法則的形式的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的一切議論，都帶有煩瑣哲學的性質。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使黑格爾的理性論復生了。這種理性論必然的引導到範疇的獨立的引出，引導到離開現實過程、離開物質的現實的內容的運動概念之自己發展，還是明白的事情。依據黑格爾，概念是『自由而無限的形式』。在少

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一方面，形式表現爲內容的發展之無條件的法則。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錯誤，究竟在那裏呢？在於他們把形式還原於本質，還原於法則；他們在本質的形式與內容的分裂以外，沒有注意當作全體看的現象的形式與內容的分裂。因爲本質（一般）掩蔽現象（個別）。形式的積極作用之誇張，就弄到對於唯物辯證法作觀念論的曲解。在本質與現象的問題上，德波林學派，因爲追從黑格爾的理性論，所以誇張本質而損傷現象；他們因爲誇張形式而損傷內容，所以不能表示形式的運動發生於過程的內容與發展之上，不能表示形式的活動是內容的本來的運動，即結局是矛盾的本質的運動。在內容的指導作用之下顯現的內容與形式的相互作用之積極性——這是關於當作對立物的統一看的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的唯物辯證法的出發點。形式不是內容的發展法則。過程的本質中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就是這樣的法則。例如，蘇聯的文化的運動法則，不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之民族的形式，而是民族的形式與國際的內容之矛盾。（在這樣時候，內容的發展，有決定的影響）。在蘇聯的各種事情之下，文化之民族的形式，不是障礙物；反之，牠是克服俄國沙皇主義所壓迫的諸民族之文化的落後性、愚暗、蒙昧的最積極的形式。各個民族共和國中社會主義的建設，意味着社會主義文化的物質前提之非常的發展，其結果，民族文化的形式被揚棄。

辯證法把捉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之總結

形式與內容的運動，更深刻的暴露了外面的東西與內面的東西之辯證法的關聯與轉變。形而上學的論理學，分離外面的東西與內面的東西，使其互相對立；反之唯物辯證法表示了，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在其相互作用上統一着。不但如此，

折衷主義，不能在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的相互作用的背後，發現其推進的根據；反之辯證法從這種相互作用之中，取出了內面的、本質的矛盾之指導的決定的作用。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內面的東西表現於外面的東西之中，本質表現於現象之中，內容表現於形式之中；又在其反面，外面的東西變為內面的東西，現象透入於本質，形式透入於內容。在客觀的現實中，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並不是各別的存在的東西。在現象上，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之統一，表現於過程之具體的現象中。各個的現象與過程的連結，表現為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之相互作用，表現為本質的關係，表現為現實。在關於現實的學說中，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之範疇，得到更進的具體的表現。

第五章　可能性及現實性、偶然性及必然性

一　諸現象的相互作用，原因和結果

相互作用是認識的始點

我們在實踐的活動上，認識環繞我們的世界。我們的認識包含着一般互相聯結的諸要素。我們的認識，首先是抓住諸現象的相互關係及其相互作用。恩格斯說：『相互作用——這是我們所觀察的最初的東西』。例如，我們在某種企業之中，發見其諸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在技術的裝置和勞動組織之間，在勞動大衆和技術職員之間，在職業組織和管理部之間，在管理部和黨委員會之間，發見其相互作用。我們又承認企業和其外圍之間的相互作用。企業的生活依存於資金的準備、原料的供給等等；企業本身又供給生產物於一般人。在我們所住居的都市中，可以看見種種社會團體、種種職業之間的種種相互作用。又，我們在都市和其周圍農村之間，看見相互作用。總之，在我們所接觸的範圍內的一切現象之間，我們承認其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是客觀的

諸現象的相互作用，不是我們的認識之主觀的成果，而是客觀的事實。科學發見諸現象之實在的相互作用。例如，科學發見人類社會的諸要素之間——政治、經濟、意德沃羅基等等之間，存有相互作用；同樣，又發見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之間，又存有相互作用。又如，科學發見動植物界中種種的相互作用，譬如存於種種動植物種類之間的協調，同時又發見其

相互的鬥爭。

雖說諸現象的相互作用是實在的事實，但是，單只證明這種事實，還不能說是充分的知識。認識的目的，在於豫見諸現象的發展。那為的是要立脚於這種預見之上，而實踐的行動起來。要預見某種對象的發展，就不能不研究這個發展。要預見發展，就不能不研究本質的矛盾之發展。但，問題是：在我們認識的最初階段上所發見的相互作用之形象，並不是直接的闡明本質的矛盾之意義及作用。例如，人類社會之內面的及外面的相互作用之形象，沒有說明社會發展的源泉是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矛盾。即單只認識外面的相互作用，是不充分的。這種認識沒有指明：為要在發展之上發揮決定的作用，那末，在相互作用的諸方面之中，究應該把握那一方面？

相互作用中的因果關係之認識

為要發見本質的矛盾之意義，預見發展，獲得影響於發展之上的可能性，我們就不能不從直接的認識更遠更深的突進。

因果關係之辯證法的性質

諸現象的相互作用之形象，是我們的觀察之最初的結果。我們的認識之第二個動因，是我們從相互作用之一般的鎖鏈中，取出兩個現象，把其一當作原因，把其他當作結果而觀察。例如，我們從生產過程的諸現象之中，把勞動手段的運動和勞動對象的變化分開，說前者是後者的原因，後者是前者的結果。這樣，我們發見存在於諸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不過，這樣對於因果性的理解，是抽象的。伊里奇說，『人們關於原因和結果的概念，往往是把自然的諸現

象之客觀的關聯多少單純化了的東西，只是近似的反映這種關聯，而把統一的世界過程的種種方面，人為的使之孤立起來」。在現實上，原因和結果的關聯，帶有辯證法的性質。原因的本身表現為結果，又，結果變為原因。所以，我們試觀察諸現象的任何相互作用，都能認出原因和結果的互相推移。在社會中，經濟是政治的上層建築之決定的原因，表現為能動的原因。當作上層建築看的政治，其本身，同時又是經濟發展之能動的原因之一。

因果性是科學的基礎

從因果關係的見地去觀察過程，雖然把現象單純化了；可是，這個關係的發見，比較直接的認識，是一個大進步。理由是因為因果關係的發見，就給與諸現象的預見之可能性，因而給與合目的的實踐的行動之可能性。

在人類之社會的實踐上，人類所發見的因果關係是預見及實際行動的基礎，因此，因果關係成為科學之必然的基礎。科學發見諸現象的因果關係。基於這種發見，未來的實踐的行動成為可能。例如，科學發見一定的微菌是人類的疾病的原因。基於這種發見，才能由於對這些微菌的鬥爭，去治愈害病的人們。又如，科學發見植物的成長依賴於土壤中所含的石灰分。基於這種發見，才能由於人為的適當的調節土壤的石灰分，去增高收穫性。

反對因果性的目的論

因果性是科學之必然的基礎。因此，因果性的學說不能不遭遇反動的攻擊，這是當然的。第一，因果性之科學的原則之反對者，是宗教。宗教把現象由於目的的實現而發展的見解，和因果性的原則相對立。這種見解名為目的論的見解，或簡稱

爲目的論。

目的論的由來

現在，試觀察目的論和因果論之間的論爭。目的論的發展觀，在根本上和宗教一致，這是顯明的。如果、世界是合目的的被作成並發展的東西，那麽，當然要假定世界是遵循强有力的存在物——神——的一定計劃，被創造出來的了。並且，這也不難理解——目的論的發展觀在本質上否定實踐的作用。事實上，譬如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某種祕密的目的的影響之下進行，那末，預見其發展並且在其中發生作用，是不可能的。目的論的見解之所以廣汎的流行，無論如何，首先是宗教的勢力。不過，在宗教之外，還有若干的原因。第一是人類的行爲追求目的的事實。人類和本能的動作着的動物不同，他建立自己的一定的目的，順從這個目的而行動。目的論的自然概念之所以發生，即在於此。人類在不知道某種現象的原因之場合，往往要由自己的活動的類推，要由某種外力之合同的行動去說明那種現象。第二，人類在觀察自然現象之時，往往在其中發現乍看起來好像適合目的的一樣的事實。例如，動植物的有機體，乍看起來以爲是合目的的被構成的。因爲觀察這種事實的結果，並且因爲缺乏科學的說明，於是，目的論的世界觀被擴大了，被固定了。

因果論推翻了目的論

因爲以上的理由，在科學的發達還不充分的期間，目的論會是有支配勢力的世界觀。但是，科學一經開始發達，規律性之因果的理解就發達了。在古代的希臘，科學的認識開始發達時，唯物論哲學家德謨克里特斯，已表現爲因果性的思想之創始者。和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中科學的進步同時，因果性的思想更進一步的發達了。因果性的解釋推翻了發展之目的論

的解釋。科學發見了：自然諸現象不能由合目的性去說明，而是由因果性去說明。

科學反對所謂合目的性的見地，對自然及社會的一切過程，都由因果性的原則去說明。達爾文說明了，動植物的構造單只看起來像是合目的的，他指示了現在存在的動植物的種類，乃是不適於生存的亙幾萬年淘汰下來的結果。科學并且闡明了：人類行為之合目的性也可由因果性去說明。即，人類的目的，是作為其社會的活動之結果而生起的。例如，普羅列達里亞所樹立推翻階級社會的目的，是被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榨取——的解決之必然性所喚起的。

因果論中的派別

目的論，是意識形態的反動對於因果性的科學原則所使用的最初的鬥爭手段。其第二個鬥爭手段，是主觀的因果性之理論。

主觀的因果論之檢討

下面，檢討這種理論。主觀的因果性之理論的唱說者，是主觀觀念論及不可知論的代表者、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休謨。關於因果性，休謨寫道：『大多數人們因為長時間的習慣得到記憶的豐富的儲藏，所以，在原因出現時，立刻，即以確信等待那種原因之常時的隨伴者——結果』。但是在現實上，休謨却這樣主張：『我們不知道物體怎樣的互相發生作用。這些力或能力，在我們，是全然難以把握的東西』。這樣，休謨否定事物間的客觀的關聯之認識可能性。他把人類對於因果關係的必然性之確信，單只以人類觀察這種關係之『長時間的習慣』去說明。休謨原是不可知論者，他不得不否定客觀的關聯之認識的可能性。但是，他原來又是主觀觀念論者，他不得不把因果性簡單的還元於我們的知覺之習慣性。這樣的對因果性的解釋，明

白的從因果性的範疇中，奪去了一切科學的意識。休謨的主觀主義，被人類的實踐所推翻。恩格斯說：『人類的活動給與證明因果性的可能性。如果把鏡子向着太陽，集中太陽光線於其焦點，由此引起發生普通的火那樣的效果時，那末，我們由此證明了熱能够從太陽取得的事實』。這樣，因果性是客觀的存在着，在我們之實踐的過程上被我們所認識。

機械的因果論之檢討

現在，再把機械的因果性之問題，加以考察。機械的運動，是物體受外力的作用而在空間中顯現的物體之位置變化。力學，從運動着的物體之內面的變化，實行抽象。牠把運動當作外面的原因之結果去觀察。單把原因作爲外面的東西去理解，這件事，成爲因果性之機械的理解的基礎。

因果性之機械的理解是無力的。這在『歷史之地理的說明』上，明白的曝露出來。這種說明從認定地理環境是決定社會發展的原因那種思想出發。把地理的環境看成決定的原因的那樣的人類歷史的說明，是機械論的。因爲地理的原因對於人類的歷史表現爲外面的東西。這種錯誤的見地之支持者，是那用體系和環境的相互作用去說明社會之發展的布哈林。俄國的地理環境和美國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同樣的擁有廣大的陸地，同樣的蘊藏豐富的礦物，氣候上的諸條件多種多樣是相同的。然而爲什麼俄國和美國的社會狀態，大不相同呢？俄國正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美國却保持資本主義的秩序。依地理的條件，不能說明俄國和美國之社會發展的不同，這是顯然的。更進一層說，蘇聯在一九三〇年進到社會主義的時代，但在一千年以前，俄國境內單只小封建的公國存在着，這些公國之經濟的

發達還不會進到狩獵、粗笨的農業及畜牧以上。但是，自然的發展，在這一千年之中，是不是掛齒的。平原和山嶽，河流和瀑布，草原和森林，在今日和在一千年以前，沒有甚麼變化。那末，爲甚麼住在蘇聯領土上的諸民族之社會的發展，在這一千年中，經過了很大的變化呢？爲甚麼分散的封建公國，爲集中的君主國所代與呢？爲甚麼在這個君主國之中，布爾喬亞和普羅列達里亞發達起來呢？爲甚麼君主制被推翻了呢？爲甚麼普羅列達里亞實行了十月革命呢？爲甚麼蘇俄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呢？

對於這一切的問題，歷史之地理的說明不能給與解答。這種說明，顯然不是眞實的說明。歷史，不應當從地理、從外面的作用去說明。歷史，只應當依着歷史過程之本身的研究，依着歷史發展之內的動力的發見去說明。

辯證唯物論的因果論機械科學的因果說

機械的因果性，不能說明具體的運動形態。機械唯物論者，到底不能理解具體的運動形態。例如，亞克瑟洛特女士說：「唯物論的靈魂，是機械的因果性」。明白的，機械的因果性，只能是機械唯物論的「靈魂」。和機械唯物論相反對，辯證唯物論認爲發展的過程之原因，是其內的根據。所以，完全如我們所知，辯證唯物論到達于發達過程之眞實的理解，預見發展，並且獲得指示實踐的行動的方法之可能性。

二 根據和條件

當說明某種過程的發展時，不能單只證明其諸方面的相互作用就算數，還必須進而發見這種過程之內的矛盾，並規定牠的根據。

相互作用中之根據之規定

提起根據的問題的人，是黑格爾。不過黑格爾把這個問題做了觀念論的、錯誤的解決。關於根據，黑格爾如次的寫着：『為要理解相互作用的關係，我們不可以在直接的條件之中，棄掉那兩個方面。我們……在這些動因之中，不能不去認識第三的更高級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概念。例如，如果我們把斯巴達國民的道德作為其國家組織的結果，並且反面的把斯巴達國家組織作為其道德的結果去考察，這種考察方法或許是正確的；但是，仍然沒有給與終結的滿足。那末，我們還是沒有理解國家組織，國民道德罷。只有在這兩個方面以及斯巴達國民的生活及歷史所顯示於我們的其餘一切方面，把概念作為其根據而保持時，我們才能得到滿足』。

黑格爾在觀念論上提起了根據的問題

黑格爾把根據歸着於理念

黑格爾理解了：國家組織和道德，即人類社會之外的相互作用的範疇，是不充分的。在這一點上，他完全正確。他更提出了關於那對於相互作用的兩個方面表現為根據的『第三的』『高級的』東西之問題。但是，黑格爾怎樣解決了這個問題呢？他把『概念』認作相互作用的根據。明白的，黑格爾對此問題的解決，純粹是觀念論的。在這點上，黑格爾從『現實』移到『概念』。他把概念看成現實的根據。可是，在實際上不消說是相反的，現實即物質的存在乃是概念的根據。

辯證唯物論在對象之本質的矛盾中發見根據

如前面所述，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和黑格爾不同，他們不是在『概念』之中，而在對象之本質的矛盾之中，發見了根據。例如，依馬克思看來，在階級鬥爭之中出現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矛盾，表現爲當作全體的運動之社會的一切形態的發展的根據。這個根據、基礎的運動，決定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及其他的上層建築。

辯證唯物論從作用着的諸原因的總體之中引出根據，在這點上，和機械唯物論異趣。在機械唯物論說來，根據是不存在的。實際上，把在若干的力的作用之下顯現的機械的運動加以考察時，這一切力在原則上，相互間是同樣的。這些力縱然互有不同，那不過是量的差異。運動在合成力的影響之下顯現。並且，這種合成力是當作作用着的諸力之相應的結合的結果而發生的。機械論的主張是如此。可是在現實的發展過程上，並非如此。一切現實的過程，都伴隨着內的及外的相互作用。不同質的對象或過程，互相作用着。所以，在現實的過程上，作用着的諸原因之量的結合，並不說明發展本身。橫在發展過程之根柢上的唯一的特殊的原因，是對象之本質的矛盾。辯證唯物論把這個原因從其他種種的條件相區別，名之爲根據。

對象的發展不僅依存于根據並且依存于條件

當作內的本質的矛盾而被理解的這個根據，決定對象的發展。但是，對象的發展單只依存於那個根據嗎？這樣的假定是錯誤的。例如，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依存於其生產諸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并且還依存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諸條件的其他一般

的矛盾。譬如說，從生產手段分離了的勞動力之存在，即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個條件。

根據和條件的辯證法

根據和條件的對立性，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在發展過程中，根據轉化為條件，又在其反面，也有若干條件變成根據。例如，封建社會的根據，是其基本階級的地主貴族和農民的矛盾，可是，封建社會的發展，在其根據之外，含有種種條件。布爾喬亞和普羅列達里亞之間所開始發生的矛盾，也是其條件之一。歷史的發展過程，使封建社會轉化為布爾喬亞社會。布爾喬亞社會的根據，即是布爾喬亞和普羅列達里亞的矛盾。而布爾喬亞革命通常不能解決的農民和地主貴族的矛盾，就變成條件。這個條件，一方面表現資本主義發展沒有充分成熟，他方面助長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之尖銳化。以上是根據和條件之辯證法。

本質的條件與非本質的條件之關係

不去區別根據和條件，而把前者還元於後者，這是不能容許的。折衷主義，單只證明諸現象的相互作用，本質上沒有更進一步；所以怎麼樣也不能理解根據和條件的辯證法。如我們所知，相互作用的本身，甚麼也沒有說明，只有由於根據的發見，即本質的矛盾之發見，才能理解對象的發展。那表現為過程的根據本身的動因之條件，我們名之為本質的條件。決定基本的矛盾之發展的條件，名為本質的條件。本質的條件和其他的條件之間，並沒有萬里長城的隔離。在根據的發展上，非本質的條件有變成本質的條件的。例如，冗費節約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不持有本質的意義。可是，隨着新經濟政策的發展，尤其是在其最後的階段上，冗費節約就表現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建設之本質的條件了。

各種蔑視條件的錯誤理論

發展的源泉是根據。可是，根據在辯證法上，和條件結合着。所以當觀察發展之時，不能蔑視條件，特別是不能蔑視本質的條件之意義。然而，人們往往把牠忘却了。例如，在一九〇五年揭出『沙皇廢止，建立勞動政府』口號的託羅斯基，就蔑視了俄國勞動運動在其中發展着的本質的條件。託羅斯基蔑視了幾千萬俄國農民的作用及意義。同樣，在一九二六年，託羅斯基和季維諾夫相提攜，提倡過度工業化理論——這種理論的目標，在於依着增大農民的課稅，使工業發達並提高輸出工業品的價格——，這時，他仍然蔑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農民之作用及意義。對於本質的條件之蔑視，也是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之特徵。德波林及其他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只說及發展之內的根據；但是他們和託羅斯基完全一樣，非常錯誤的理解了這個根據、卽本質的矛盾。這種情形，我們在檢討對立之統一的法則時，已經看出了。在蔑視條件一事之中，表現出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在根本上，有託羅斯基的本質。

根據造出新條件

在發展的過程上，條件轉化爲根據；反之，在發展的過程上，根據轉化爲條件。不但如此，在發展的過程上，根據造出新的條件，克服舊的條件。爲要理解根據怎樣造出新的條件，把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斯丹林在經營者會議中的演說加以考察，是最適宜的，他指示了蘇聯社會基礎的發展，全境集體農場化及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引起了俄國工業發展之如次的新的條件——。（一）全境集體農場化把農民大衆從貧困中解放出來。因此，杜絕了自由勞動力從農村向都市之自發的流入。而且，和工業之一般的成長相關聯的失業被淸除，反而感到工業上所用

的勞動力之不足了。(二)一方面是失業者的清算之結果，他方面是工銀制度中錯誤的均等化的傾向之結果，俄國的工業企業爲勞動力的流動所苦。(三)和勞動力的流動相關聯的『責任逃避』，即對於被委任的工作、機械、器具之責任心的缺乏，在工業中發生了特殊的弊害。(四)俄國生產之巨大的生長，提起了所謂訓練勞動階級的生產的技術的專門家的當前緊急的問題。(五)全境集體農場化及富農清算的成功，穀物問題的克服及社會主義建設之其他的成功，在舊來的技術專門家之間，造成了新的風氣。以前同情於害虫們的專門家之某部分人，向着蘇維埃政權的方面之轉向的徵候，被承認了。(六)新的工業建設以及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偉大的展開，喚起了新的蓄積源泉之必要。

根據克服舊條件

他在這個演說中，指明了在新條件之下發展俄國工業之必要的方法及手段，我們在這裏來研究其他的問題、即根據的發展所引起的新條件的發生之問題，我們知道根據在現實中造出新條件。但是，根據不單是造出新條件，而且克服舊條件。俄國的農民不是俄國的社會主義的變革之本質的條件。但是，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發達，最初促成了普羅列達里亞在俄國勞動運動中的領導；其後，促成了立脚於勞動者及農民的同盟之上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之實現。蘇聯中的農民。曾經是決定社會主義的直接轉變之不可能性的本質的條件。但是，通過『新經濟政策』，農民被引入社會主義的建設；於是在一九三〇年，蘇聯就進入社會主義時代了。

在發展的過程上，本質的條件演着顯著的任務，有時，演着決定的任務。但是，條件被根據的作用所克服。我們的右翼機會主義者，對此沒有理解。他們回避困難，不能克服那妨害俄國發展的條件

，因而提倡補救弱環，服從於這些條件。

三　可能性和現實性

理解新物產生與舊物死滅的發展概念

伊里奇嘗說關於發展的兩種根本概念——通過增減的發展與對立物的鬥爭引起的發展。他指出：在這些概念之中，只有第二種概念給與我們以理解『飛躍』、『連續性的中斷』、『向對立物的轉化』、『舊事物的死滅及新事物的發生』之鎖鑰。

新物如何發生的問題

機械唯物論固執着第一種發展概念。例如，機械的因果觀之特徵，就在於想在原因和結果之間設置量的平等。依照能力不滅律之機械論的解釋，某一種類的能力之一定量，轉移爲其他種類的能力之同量。但是，在現實上，原因和結果，不但互相有量的區別，並且還有質的區別。結果比之於原因，是某種新的東西。例如，機械的運動化爲熱時，在這種轉移之中，不僅顯現了運動之量的保存，而且顯現了形式之質的轉化，新東西的生成。這個新東西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我們現在應當檢討的問題。

進化論對于這問題的答覆

新東西不是從『無』生出，新東西是從已經存在的東西並且現在存在的東西生出，從舊東西生出。所以，一見好像是新東西在舊東西之中存在。庸俗的進化論固執着這樣的見解。依着庸俗的進化論，新東西以顯微鏡下的微點存在於舊東西之中

，其後，開始生長。和新東西的生長同時，舊東西開始減少，變得爲肉眼所不能看見。其結果，新東西發生，舊東西消滅。但是，如果新東西是以顯微鏡下的大小在舊東西之中存在，舊東西仍然存在於新東西之中，不過是肉眼不能看見牠：那就應該說，任何新東西也沒有生出，舊東西決不死滅，兩者都永久的存在。

辯證唯物論對于這問題的正確解答

辯證唯物論所提示的第二種概念，對於這個問題，怎樣的回答呢？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之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發生。無疑的，社會主義比之於資本主義是某種新的東西。那末，社會主義怎樣發生呢？明白的，社會主義不從『無』發生，乃從資本主義之中發生。然而，在資本主義之中沒有包含着社會主義，也是同樣明白的。在這種場合，主張社會主義是『顯微鏡下的大小』被包含於資本主義之中，那是錯誤的，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由於生產集中的增大，普羅列達里亞也隨之發展，資本主義之一切階級的矛盾隨之激化，革命到來。社會主義的變革實現。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沒有大產業，沒有勞動階級，那末，社會主義也還不能存在。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集中化了的產業及勞動階級既然存在並且發展，那末，在那個範圍內，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普羅列達里亞推翻舊的產業組織，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上，從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解答新東西怎樣發生的問題了。雖說新東西從舊東西發生，然而卻不能說，

新物的發生是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

新東西是以眼所不能見的某種形狀，被包含於舊東西之中。新東西是在可能性上被包含於舊東西之中的。新東西由於這種可能性之被轉化爲現實性而發生。

爲着接近於解決新東西的發生問題，我們要提示可能性之範疇中的幾種意見。

可能性的範疇

爲此。試把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主義的組織的可能性之問題的見地，和空想社會主義對此問題的見地，比較觀察。十九世紀的二三空想主義者，認爲社會主義的組織可依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合作社的擴大而被實現，並且一定能實現。照他們的意見，合作社能夠使具有資本的一切人們漸次的結合起來，因而資本主義社會就能夠轉化爲社會主義社會。他們豫想着，因爲社會主義生產比較資本主義生產的好處是極顯明的，所以用宣傳及實例使人人能夠理解社會主義的好處，社會主義就可以實現。但是歷史把合作社社會主義的希望粉碎了『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諸條件之下，不過是合作的資本主義的設施』（伊里奇），這件事被馬克思主義所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們看出：一種社會組織被他種社會組織所代替。這不是當作某種見解或思想之和平的逐漸擴布的結果而顯現的，乃是當作激烈的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結果而顯現的。以上是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兩種範疇。一種是合作社社會主義所依恃的範疇，一種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所發見的範疇。依據上面所說的情形，可以把第一種可能性名爲抽象的可能性，把第二種可能性名爲實在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不區別可能性的這兩種範疇。伊里奇關於抽象的可能性，如次的議論的說着：『任何的轉化，愚頑變成叡智，都是可能的：但是，現實上，那樣的轉化，很少發生。單只在轉化的可能性

上，我不會停止把蠢子想做蠢子」。

然則，實在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之區別，在那裏？解答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沒有困難。上節曾就根據即發展過程中之本質的矛盾說明過了。勞動階級是資本主義組織之主要矛盾的一方面，這是很明白的。並且，勞動階級隨着資本主義組織的發展，在數量上增大起來；更重要的，勞動階級結合起來，訓練起來，組織起來，由『自在的階級』轉化為『自為的階級』普羅列達里亞把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過程所生出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之諸前提，當作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過程中，轉化為現實的力表現了。所以，所謂實在的可能性，是在根據的發展之中被包含着的可能性。反之，抽象的可能性却不具有這種質。例如，合作社社會主義的代表者所依恃的合作社，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及其向社會主義轉化的根據。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合作社是『合作的資本主義的設施』。並且，在帝國主義的階段上，合作社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獨占之單純的附屬物了。以上，是抽象的可能性和實在的可能性的差異。

實在的可能性與抽象的可能性之區別

在空想主義者的眼目中，資本主義社會諸條件下的合作社，被看成社會主義之實在的可能性。但他們的見解，是單純的抽象。如伊里奇所指示，合作社只在普羅列達里亞獨裁的諸條件之下，才成為把農民引入社會主義建設之中的必要手段。在這裏。合作社由抽象的可能性轉化為實在的可能性，這是明顯的。為甚麼呢？理由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中，合作社的發展變成過渡期社會的根據的發展之必然的傾向。建設社

實在的可能性與抽象的可能性之相互轉變

會主義的普羅列達里亞，不能不向着勤勞農民之合作社化突進。這種合作社化，其後轉移於全境集體農場化，因而變成為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之基本的階級矛盾的手段。這樣，抽象的可能性被轉化為實在的可能性。反之，也有實在的可能性轉化為抽象的可能性。例如，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想使資本主義復活；在這種場合中、合作社便由實在的可能性轉化為抽象的可能性。當然，一切抽象的可能性並不是都轉化為實在的可能性；又，實在的可能性也不一定常常失去牠的意義。這些範疇之相互轉化的問題，由其具體的意義以及發展過程之一般的路程所決定。

兩個實在的可能性問題之說明

這樣，那轉化為現實性的可能性，不是一切的可能性，而只是實在的可能性，即只表現根據之運動的可能性。但一切根據都包藏着矛盾。其結果，一切過程之發展的實在的可能性，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關於發展之兩個實在的可能性之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及斯丹林的著作中，給與了極有興味的並且深刻的解明。

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的兩個革命可能性

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馬克思提起了德國革命將沿着兩個可能的過程發展的問題。馬克思看出一個過程是布爾喬亞革命向着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之連續的轉化，又一個過程是布爾喬亞時代之革命的完成。明白的，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這兩個實在的可能性，表現了當時德國社會之本質的矛盾之兩方面的可能的發展。馬克思贊成了第一個過程。他說：『民主主義的小布爾喬亞希圖儘可能的早點結束革命；反之，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在於不斷的把革命連續的實行，直到

那持有多少財產的一切階級從其支配的地位中被驅逐，國家政權被普羅列達里亞所奪取，不單是一國的並且全世界的一切支配的國家中的普羅列達里亞的團結顯著進步的結果，這些國家中普羅列達里亞的競爭消滅，而且至少最主要的生產諸力集中於普羅列達里亞的手中』。

俄國革命的兩個可能性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布爾喬亞革命向着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之連續的轉化，沒有實現。可是，馬克思的分析，在歷史上，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伊里奇體會了這種分析，完成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的偉大的理論。在一九〇五年，伊里奇如次的說過：『俄國之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向着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方向變革，是不可避的，是不可抗的。地面上之任何的力，也不能夠妨阻這種變革。但是，從造出這種變革的現存諸勢力之作用的構成，將能生出這種變革之二重的性質，或二重的形態。二者之中，(一)是，事態由於『革命對沙皇主義之決定的勝利』而告終結：(二)是，沒有取得決定的勝利之力量，事態由於布爾喬亞之最「不澈底的」並且「最利己的」要素和沙皇主義的妥協而告終。任何人所不能預見的細節及構成的無限複雜性，在大體上，總要正確的歸着於這兩個聯結之一』。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沒有對於君主制獲得決定的勝利之力量。所以，在德國，君主制存續到一九一八年，資本主義的組織直到今日還存在着。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對於沙皇主義之決定的勝利被取得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轉化爲社會主義革命了。

新經濟政策初期的兩個可能性

發展的兩個實在的可能性之問題，在蘇聯新經濟政策的初期中呈現了。

當時，伊里奇說道：「斯美諾勃夫主義，表現着無數的布爾喬亞及蘇維埃的使用人與我們新經濟政策的參加者之心理。這是根本的現實的危險。因此，在這問題之中，我們不能不把注意集中於誰戰勝誰的問題」。於此，伊里奇提起了『誰戰勝誰？』的問題。普羅列達里亞勝利呢，或布爾喬亞的要素絞殺社會主義呢？只有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農業的全境集體化以及富農階級的清算之成功，是這個問題之終局的解決。只有這種成功，把社會主義之實在的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因而完全除去蘇聯中資本主義復活之內的可能性。但是，在國際的規模中『誰戰勝誰？』的問題，愈益尖銳化起來。斯丹林說：「或是我們於最短期間在技術的方面追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諸國，或是我們被壓潰」。在這裏，存在着與世界社會革命時代中世界的社會之本質的矛盾的兩個方面相對應的兩個實在的可能性。

新物的發生是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的結果

以上是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的問題之本質。根據以上所述，我們能夠對於已經說過的機械論的因果論，加以補充的結語。前面說過，機械論的因果性是外的因果性，是外力的結果。我們又說過，機械論者蔑視原因和結果之間的質的不同。現在，可以明白機械論的因果性中這兩種特性是互相關聯的。新質的發生，乃是一定的實在的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的結果，即根據之運動的結果。可是，機械論者不理解內的矛盾之作用。他們把因果性還元於外力的作用。其結果，他們當然不能理解原因和結果之質的特異性。在機械論者的眼中所映出之運動的形相，極端的被單純化了。即是說，某種物體在空間中變化其位置，而與其他物體衝突時，他物體就不同樣的移動起來，這也是外力的作用。在這種場合，任何質的轉化也沒有發

生。問題被還元於機械的運動之量的保存。即，第一個物體所失掉的機械的運動，被第二個物體所獲得。

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根源于根據的運動

新東西之生成的源泉，是根據的運動。可是，這並沒有說，種種的條件在這種過程上不發生任何的作用。如前面所述，在發展的全部過程上，條件是具有一定的意義的。不論在新東西的生成之際，或在實在的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之際，條件都具有意義，這是不待言的。蘇聯的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同盟，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內亂及干涉中，保持了十月革命的勝利物。但是，那打倒了本國布爾喬亞的匈牙利勞動者，在帝國主義戰爭終了以後，却被資本主義的干涉者的武器所壓倒了。蘇聯和匈牙利之社會主義的歸結，所以不相同的條件之一，在於地理環境。蘇聯因爲具有廣漠無涯的國土，所以能夠支持內亂；反之，在和反革命的資本主義諸國毗連的匈牙利，因其領土的狹小，所以勞動者革命的發展，不能順利的進行。

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的條件之意義

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過程中的條件之意義，不可過大評價，亦不可過小評價。在這種場合中，條件之過大評價，就要變得和機械論者把條件與根據看做同一的一樣。例如，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問題中的託羅斯基及季維諾夫的假國際主義者，就是那樣。斯丹林說：『俄國呈現着矛盾的兩個集團。矛盾之一個集團，是存在於普羅列達里亞及農民之間的內的矛盾。矛盾之另一個集團，是存在於當作社會主義國家的俄國及當作資本主義國家的共

餘一切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一個集團的矛盾能够由一國的諸條件所完全克服，第二個集團的矛盾在其解決上却有賴於二三其他國家的普羅列達里亞的努力之必要——把這兩個集團的矛盾混同起來的人，是對於伊里奇主義冒犯了最大錯誤的人。這樣的人們是昏亂者，否則是不可測的機會主義者』。

在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上，其根據，是第一個集團的矛盾。至於第二個集團的矛盾，是外的條件。自然，如果外的矛盾被解決了，即如果國際的普羅列達里亞勝利了，那末，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將是非常容易的。若果國際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沒有成功，那末，一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將成爲困難的事業。不但如此，在國際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沒有成功的場合中，一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有被干涉及復古所中斷的可能性。這個命題，在第十四次黨大會中被確認：在其決議案中，寫着：『對於布爾喬亞諸關係的復古，具有完全的防止的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之終局的勝利，只有在國際的規模上，才是可能的』。但是，不論在一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困難，或這個國內資本主義之復古——由於外國干涉——的危險，並不成爲否定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之論據。這些困難，這種危險，不過是條件。一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性，是彼根據的運動、被這個國內的勞動階級能否克服其內的矛盾所解決的。如果，這勞動階級已使社會主義建設開始成功，那末，去否定其完成這種建設的可能性，是不邏輯的。託羅斯基及季維諸夫不能理解這些考察。他們的謬誤，在方法論上，就是不能區別根據和條件。因而在政治上，他們的謬誤，就意味着機會主義。斯氏對於他們的見地，給與了批判。並且五年之後，即在一九三〇年，第十六次黨大會確認了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

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過程中的條件之意義，不可作過大的評價，也不可做過小的評價。如果黨主張蘇聯中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可能的這種命題，而同時不指明那意味着防止干涉及復古的革命之終局的勝利只有在國際的規模中才是可能的，那末，黨就是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過小評價，無視了從資本主義的外國所發生的危險。然而，區別了根據和條件的黨，同時，豫見了條件的意義，所以，託羅斯基、季維諾夫及其他對於黨的決議之批評，在理論上是無力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基于鬥爭的現實

我們闡明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新東西從舊東西中生出，實在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但是，單只這樣，可能性到現實性的問題，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了。怎麼樣並且由於甚麼，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呢？這個問題還存留着。

如前所說，現實的可能性，在根據即本質的矛盾之必然的發展中，被包含着。為着實現社會主義，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是必要的。社會主義，並不能依着自己生長而從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於此，明白的，普羅列達里亞只有通過鬥爭、革命的活動，才能把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右翼機會主義者對此毫不理解，宣揚了自己生長的理論，階級鬥爭的消滅等等。斯氏說：『右翼機會主義者主張着：新經濟政策在我們之中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因而不須注意工業化的速度、集體農業以及國營農業的矛盾等等；因為勝利的到來，總是確實的，譬如說牠是自然發生的。這種主張，當然是不正確的並且愚劣的。這樣的說法，等於否定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黨的任務，否定黨對於這個建設的責任。伊里奇決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在我們之中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伊里奇只說：「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

在政治上對我們保證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工事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並不是現實性。為要把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首先，應當放棄自己生長論，重建（改造）國民經濟，對於都市及農村之資本主義的要素加以決定的攻擊」。

物質的自己活動的規定由自身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

不單只社會主義，任何歷史的現象，都是當作人類之積極活動的結果而到來的。馬克思說：『人類自己製造其歷史』。可能性之通過活動而轉化為現實性，不單是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即自然的發展也是如此。物質具有積極性與自己活動。這自己運動，規定物質所具的可能性向現實性的一切轉化。物質，依着積極性，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使其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物質的自己活動不是物活論

和這個問題相關聯，我們應當檢討普列哈諾夫的一種錯誤。

普列哈諾夫傾向於承認物活論——即一切物質，一切事物，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活氣的思想，普列哈諾夫在其哲學的著作中，涉及物活論說。例如，在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內解說中，普列哈諾夫說：『在現代自然科學上，所謂物活論，即物質一般特別是有機物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感性的學說，相當急速的擴張起來。這個學說被一部分人看作是和唯物論正相反對的東西，但如果正確的理解了之時，這個學說不過是把那關於存在與思惟、主觀和客觀之統一的費爾巴赫唯物論的主張，化為最新自然的言詞而已』。普列哈諾夫的這種說法，明白的顯示着他是表同情於物活論。並且這種同情決不是偶然的，正好像普列哈諾夫對於費爾巴赫及其

他若干初期唯物論者採取無批判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一樣。否定新東西之生成的機械唯物論者，不能說明意識在物質發展的一定階段之上發生，因此，他們之承認物活論，是當然的。物活論，以為無機物也具有極貧弱而難見的程度的意識；這樣的見解，在自然科學及哲學還沒有發達的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尙可原諒，至於生在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之後，目擊了十九世紀自然科學之進步的普列哈諾夫，也傾向於這種見解，那是不能容許的事情。普列哈諾夫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不是辯證法論者的立場，所以，他不能正確的解決在物質發展之一定階段中意識發生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唯物辯證法論者是依靠上述可能性和現實性之辯證法的關係去解決的。和這個問題同樣，那向社會主義推移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之中被包含着。這種可能性，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勞動階級的鬥爭而轉化為現實性。同樣，意識的可能性在無機物中被包含着：這種可能性，在適當的條件之下，即物質到達了一定的發展階段，組織階段時，基於物質之積極性而轉化為現實性。恩格斯說：『在物質的本性之中，包含着物質發達而成為思惟的存在物之事情。所以，在適當的條件存在時。這種發達常是必然的進行』。這是對於意識發生的問題之唯一正確的答覆。自然，這種回答，單只是最初的方法論的回答。具體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學問，是特殊科學。我是，特殊科學，只有從正確的方法論的規定，即從唯物辯證法所給與的規定出發的場合中，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新的實在的可能性之發生

以上，我們闡明了實在的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的問題。可是，在現實上，還有新的實在的可能性發生的事實。這些新的實在的可能性，不是如機械論者所主張的

那樣，以爲從最初起就在物質之中被包含着。新的可能性，乃是在一定的階段中之一定的條件下。由於物質之具體的發展被造出的。例如，無機物，只有在其發展之一定的階段上，並且只有一定的條件之下，才作出生命之實在的可能性。進到社會主義時代這件事，造出許多新的實在的可能性，即工業發展之新的未曾有的速度，大衆文化發展之新的未曾有的展開，科學及技術發達之新的可能性等等。

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範疇之歷史的展開具有重大意義

我們要以此來結束實在的可能性及現實性之相互關係的問題的討論。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無視了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之上述的分析，在帶有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之中，是看不見的。這種觀念論，其對於辯證唯物論之理解，本質上沒有進到普列哈諸夫以上。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關於可能性及現實性的問題之深刻的貴重的思想，被德波林學派所蔑視了。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這些思想，在黨大會的決議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發展了，被具體化了。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範疇之歷史的展開，精當的指示出；在我們哲學發展之過去的階段上，把唯物辯證法發展了的是誰呢？破產了的哲學的指導呢？抑是黨的指導呢？這個歷史又指示出：唯物辯證法怎樣的發展了呢？幷且怎樣才能發展呢？在那從生活割離了的靜悄悄的哲學研究的書齋中發展的呢？抑在革命的鬥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之中發展的呢？

四 偶然性與必然性

我們在前節已經說明了：新事物是當作根據的發展之結果產生的。新事物的原因，是舊事物的根據之發展，但我們又知道，對象是根據是不橫在表面上的。爲要發展根據，深刻的分析是必要的。所以人們往往不理解多種現象的原因。他們沒有看到現象的原因，所以把這種現象叫作偶然的，對牠不感到興趣。恩格斯批判這種見解，說了下面一段話。

對于必然與偶然的兩種謬見

「能够在法則之下包攝的東西，因而是知道着的東西，就感到興趣。但不能在法則之下包攝的東西，因而是不知道的東西，那就隨便怎樣都可以，不必注重牠。但在這種見解之下，一切科學都要完結。因爲科學的任務，在於探求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這就是意味着：在一般法則下能够包攝的東西，被看作是必然的東西；不能包攝的東西，就被當作偶然的東西。這樣的科學，是把能够說明的東西作爲自然的東西，把不能理解的東西歸着於超自然的原因的科學，這是容易看到的。在這種場合，把我們所不能理解的現象的原因歸着於偶然，歸着於神，在事實的本質上，全然是任何方面都可以的，這兩個名稱，單是自已的無知的表現，與科學的知識全然無關。科學在必然的關聯失掉効力的處所，是不存在的」。

形而上學對於兩者的見解

事實上認定一切不明白的東西爲偶然的東西——與合法則的東西相對的意義上的東西——這件事，與認定超自然的東西相等，意味着完全排斥科學的發展。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話，是比較不容易理解的。他接着上面所引用的文句，這樣說着——

機械論者對於兩者的見解

「採取與牠相反的立場的東西，是從法國唯物論移到自然科學中的決定論。這種決定論，一般的否定偶然性，因此了結偶然性。依據這種見解，在自然之中，祇是單純的直接的必然性支配着。這個豆莢中，有豌豆五粒，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這狗的尾巴是五寸，不長一分也不短一分，這個苜蓿的花，今年由於蜜蜂，並且由於一定的蜜蜂，在一定時期結實，那個苜蓿卻不是這樣；因風而運行的這一定的蒲公英的種子發了芽，別的種子卻不會發芽：昨夜蚤虱在黎明四時咬我，而不是三時或五時，並且咬的是右肩而不是左肩——這一切，都由於原因結果之必然的連結而引起，由於不動的必然性而結合。太陽系所從發生的氣體球，其構成恰如那些事象祇照上述那樣發生的一樣。用這樣的必然性，我們也不能超出神學的自然觀的界限。在科學上，我們與奧古斯庭及加爾文一同把牠叫作神的永遠的攝理，或者與土耳其人一同把牠叫作必然性，完全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

偶然性一般的否定，一切東西都具着絕對必然性而發生的這種事實的承認，是對於宿命論的信仰，即對於不變的運命的信仰。恩格斯說，這種見解，是從法國唯物論移到自然科學中的東西。我們的機械唯物論者，恰好站在這種見解之上。據他們的主張，在現實之中，一切的東西，一律是必然的，所謂偶然性只是主觀的範疇；我們叫做偶然的現象的東西，是我們還沒有知道牠的原因的現象。

布哈林對於兩者的見解

例如布哈林這樣說着：「嚴密的說來，偶然的，即沒有原因的現象，一個也沒有。現象，在我們沒有充分知道牠的原因的範圍內，反映爲「偶然的」東西」。在

這裏偶然性的問題與因果性的問題，不正當的被混合着。但是偶然性的否定，却完全表現出來。誠然，沒有原因的現象是不存在的。而因果性不與偶然性對立，如前面所說，牠與合目的性對立。偶然性所對立的東西，是必然性的範疇。沒有原因的現象既然一個也不存在，就決不能發生偶然的現象不存在的結論。

德波林對於這兩者的見解

所謂偶然性沒有客觀的意義那種機械論者的主張，被德波林派的批判所打破了。這種批判含有着眞理的一片，同時也含有錯誤，不是充分的東西。我們先就偶然性的問題敍述德波林派對於機械論者的批判中的正確的部分，然後再說明德波林派的錯誤究竟在那裏，有什麼訂正牠的必要。

德波林派，非難機械論者否定偶然性，但是批判機械論者的時候，並不曾從偶然性是外力的結果那個命題前進一步。並且，他們自己在這一點也犯了錯誤。爲說明這種錯誤，我們要注意德波林的下面一句話：『——由於從事物之必然的本性以外發生的純粹外面的條件所規定的一切東西，都可以叫作偶然的』。在這句引用文之中，我們加上傍圈的處所，是不正確的。究竟『純粹外面的』條件是什麼？那樣的東西，在現實上是不存在的。在現實上，外面的與內面的都是相關的範疇。對於某種過程是外面的東西，對于別種過程就是內面的。因而偶然性這個範疇，是相對的。蛇腹的落下，在被打而死的不幸的人的生命看來，是偶然性。但對於蛇腹本身的發展過程，在一定瞬間中牠的落下，反而是必然性。因此，所謂『偶然的東西，從事物之必要的本性以外的東西發生』那種思想，顯然錯了。蛇腹

落在過路人之上，這是偶然性。但這種偶然性是從蛇腹之必然的本質，從牠的落下發生。我們不能像機械論者那樣，把偶然性與必然性視為同一，也不可以使這兩個範疇形而上學的互相對立。

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了把不知道的一切東西認為偶然的人們的見解，他方面批評了對於偶然性的機械論的決定論的見解又這樣寫着：「與這雙方的見解相反，黑格爾提出了前代未聞的主張。即，偶然的東西有根據，因為牠是偶然的。但牠又沒有什麼根據，因為牠是偶然的。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本身，把自己當作偶然的東西規定，他方面這種偶然性毋寧是抽象的必然性」。恩格斯這些話以及黑格爾的與這相當的處所，德波林派和德波林自己，曾經引用了無數次。但是他們對於這些話，並沒有明白理解，否則，為什麼說偶然性是從必然性以外的東西發生的呢？

關於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五個命題及其說明

偶然性與必然性，與現實性的其他一切範疇同樣。是辯證法的、互相轉變的範疇。關於偶然性與必然性，可以確立如下的五個命題，並且必須確立。（一）偶然性是種種過程的相互作用的結果。（二）偶然性轉化於必然性。（三）對象的發展之必然性，由其根據的發展所規定。（四）必然性積極的克服偶然性。（五）必然性在偶然性的形態上發現。以下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五個命題。

每個勞動者參加革命運動與否，在革命運動的過程上，這是偶然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他之參加與否，繫於很複雜的事情——這個勞動者的出身、他的年齡、勞働、家庭狀態、他的朋友、他的教育程度與教養、歷史的時期、革命團體的活動、勞働者所受的剝削的程度等等。換句話說，每個勞動

者參加革命運動與否，依存於與這個勞動者的生活相結合的種種色色的原因與條件之極複雜的相互作用。所以每個勞動者參加革命運動與否，對於革命運動全體的過程，是偶然的東西。但是，從那樣的偶然性形成革命的勞動運動。這種運動，已經是必然的。因而必然性是偶然性的被轉化了的形態。爲什麽革命的勞動運動是必然的呢？這是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在其自身中包含着資本階級對於勞動者的壓迫的剝削。因爲資本主義的矛盾，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增大。對象（在這個場合是勞動運動的發展）的必然性由其根據的發展所規定，因此可以明白了。這種必然性，不顧那通過一切偶然性而表現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資本家的殘酷的迫害，也不顧種種基督教團體的宣傳，也不顧社會改良主義與社會法西斯主義，而參加於革命運動的勞働者人數，却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增大了。事實上，必然性通過一切偶然性，展開着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必然性不離開偶然性的形態而表現。發展着的勞働運動，表現於每個勞働者參加這種運動的形態之中，表現於運動的每個行動——罷工、示威運動、暴動等等——的形態之中。必然性的每個發現形態，依存於互相作用的無數的原因與條件，因而是偶然的。

每個動物的生死，關繫於無數的極複雜的原因，因而對於一定的動物種屬之發展，是偶然性。所以在這裏，偶然性是相互作用的結果。從那樣偶然性的總體，形成了這動物種屬的發展。動物種屬的發展，在一定根據之上——自然淘汰的根據之上，必然的顯現着。在這裏，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而起作用，就各個的場合看來，最適應的有機體反而滅亡，不怎樣能適應的有機體反而生存。但這些各個的場

合，為一般的規律性所克服——在多少長久的世代之中，種屬的發展，必然的顯現着。但同時，必然性，在這種場合，也不表現於偶然性以外的形態。種屬的發展，在其各個代表者的生活之中表現出來。這個代表者的生活，在各個的場合中，是在無數的相互作用的種種原因的影響之下形成的。

科學的預見之決定

這些例子，證明上面的命題之正確。這些命題的重要性，在於由牠決定科學的預見。

偶然性轉化於必然性，轉化於對象之內的根據之發展。根據之發展，克服偶然的盲目的遊戲。因此，我們由於發現根據的發展，可以預見對象自身的發展。這樣，馬克思預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如果他不因此預知各個一定的勞動者怎樣去活動，以及各個一定的資本家怎樣去對付勞動者，他當然就不能預見社會主義革命了。但是，在馬克思看來，預見各個一定的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運動，卻一點必要也沒有的。他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即發見了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必然引起階級的矛盾之尖銳化、普羅列達里亞的革命。馬克思根據這一點，預見了社會主義革命。他的預見，已經由歷史美滿的證明了。

預見的問題，在上面還沒說完，我們現在再來研究這問題。現在根據上面所說的話，可以批判機械論者對於偶然性的見解。這種批判，比較德波林派的上面所引用了的批判，更加展開了。

機械論否定偶然性之錯誤

機械論者否定偶然性，認定世界一切的東西一律是必然。所以從他們的見地說來，要預見對象的發展，就必須預見與這對象的發展有關聯的一切偶然性的發展。

機械唯物論的代表之一，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主張了國民的歷史，能够依存於立法者頭腦中的原子的運動。如果霍爾巴哈的主張是正確的，歷史科學就會明明的不可能了。爲什麼呢？因爲要研究人類頭腦中每個原子的運動，終究是不可能的。機械論者的見地，引導到科學的否定，這是明白的事情。科學的可能性，一方面由必然性與偶然性之現實的差異所決定；他方面由偶然性轉變爲必然性、與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起作用那件事所決定。

偶然性之機械論的否定，實質上不外是承認絕對的偶然性。我們已經說明了：對象的發展的必然性。由其根據的發展所決定；根據的發展，由其內在的積極性克服偶然性。機械論者沒有理解發展過程中的根據的作用與意義，所以他們的『必然性』只是偶然性。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話，完全是正確的——『如以爲一定豆莢含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的那種事實，是與太陽系的運動法則或能力轉化的法則具有同樣性質的現象，那麼，事實上不是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的水準，反而是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的水準』。

恩格斯指摘了：機械論的否定論，『語言上雖否認偶然性一般，而實踐上在一切各個場合，却承認牠』。這些話的眞實性，被右翼機會主義者的理論與實踐巧妙的證明了。史丹林對於他們這樣說過——『右翼反對派以前的指導者，不理解我們多數派的速度，不相信這種速度。他們一般對於超出漸次的發展、自己生長的框子以外的東西，什麼也不容納。不單如此，我們多數派的速度、關聯於改造期的新發展過程、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結果，使得他們感到狼狽、失神、恐怖、驚愕。所以，他們當然

要放棄與黨的最尖銳的口號有關聯的一切東西。他們與有名的契可夫的小說的主人翁、希臘語教員、箱中的男人貝里可夫，害了同樣的毛病。你們記得契可夫的小說箱中的男人嗎？這個主人翁，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樣，無論在熱天或冷天，隨時穿着套靴，穿着棉外套，拿着雨傘走路。「對不住，爲什麼你在六月的熱天中，穿着套靴，穿着棉外套」？有人這樣質問貝里可夫。於是貝里可夫答道：「這是萬一的準備，因爲有什麼事情發生是不知道的。忽然冷起來，那時怎樣辨」？害怕新事實，沒有從新處理新問題的能力、「有什麼事情發生是不知道的」——這樣的狼狽，箱中的男人的這些特徵，正是右翼反對派以前的指導者現在妨礙與黨相一致的東西』。在理論上，右翼機會主義者否定偶然性。但在實踐上，他們在偶然性之前，感到恐怖，感到恐慌。要之，他們不理解發展過程中根據的作用，不理解偶然性爲根據的積極性所克服。

科學的預見之可能

現在我們回到科學的預見的問題。

我們說明了偶然性轉化爲必然性的事情。因此，預見現象的發展，是有可能的。但我們又看到了必然性本身表現於偶然性的形態之中。因此，我們的一切的預見，不能不受某種程度的限制。必然性所表現的一切具體形態，不能預見牠。但我們不能不努力儘量的使我們的預見成爲具體的。爲要使我們的預見成爲具體的，就不能不儘量深刻並且全面的去研究對象。伊里奇說：『要眞實的知道對象，就必須把捉並研究其一切的方面、一切的觀念與「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做到這一層的罷，但全面的要求警戒我們避免錯誤與硬化』。

馬克思努力的儘量深刻並且全面的研究了資本主義。他根據這樣的研究，引出了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的許多具體的結論。例如，他指摘了：普羅列達里亞，不能佔領現成的布爾喬亞的國家機關；普羅列達里亞，必須把牠破壞，造出自己的新的權力裝置。伊里奇在其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的預見中，也沒有滿足於抽象。反之，他努力了要儘可能的具體的研究這問題。

我們知道，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德波林派，沒有正確的理解必然性到偶然性的轉變，所以他們的預見是抽象的。

五 必然與自由

必然與自由的問題之提起

人類的行動由必然所制約呢，或是自由呢？這個問題，是最複雜的哲學問題之一，哲學家關於這問題作過無效的論爭，在長時間內不能解決牠。哲學家對於宗教應該承認人類有自由與否這問題，非常的感到了苦惱。在中世紀天主教神學者之間盛行了關於這問題的討論。包括基督教的大多數的宗教，如同可以承認人類對於罪惡的責任一樣承認了人類的意志之自由，現在也承認着。

在必然與自由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上，提起了有趣味的見解的人，是斯賓諾莎。他把慾情對於靈魂的支配看做必然或奴隸狀態；把脫離這種支配的解放——這是由於自然的認識得到的——，看做自由。斯賓諾莎的見解的缺點，在於他直觀的解決了這問題，並且不是根據於必然的認識去解決牠的。但

是他結合了必然與自由，指摘了前者轉變爲後者，這是値得注意的。在這一點，康德却大大的退步了。康德開深了必然與自由的鴻溝。據康德說來，人類，當作現象界的存在物看，是絕對受制約的。但人類的靈魂，屬於「物本體」的世界，牠是完全自由的。

恩格斯對於這問題的規定

恩格斯說，最初在辯證法上提起了自由與必然的關係的問題的人，是黑格爾。恩格斯說：「在黑格爾說來，自由是必然的洞察」。恩格斯自己，對於自由的問題，這樣規定着——「所以自由不外是根據於自然的必然性之理解的、對於我們自己與外部自然的支配。所以自由，必然是歷史的發展之產物」。下面我們解釋恩格斯這句話。

自由根據於必然之認識而支配

我們已經說明了，人類是認識必然性的。於是我們不能不考察認識了必然性的人們在現象的發展上發生實踐的活動這件事。例如，人類在有害的細菌侵入體內與患病兩件事之間，認識其必然的關聯。於是他講求傳染的預防手段。又人類認識土壤的化學構造與植物的成長之間所有的關聯。於是他爲着要增高自已的田地的收穫率，就施用人造肥料。人類在認識必然性以前，他是必然性的奴隸。在上面的例子中——他害病，他對於收穫不良感着苦惱。然而人類一旦認識必然性，就學習支配牠，通曉於事物而行動。照這樣，自由就是根據於必然性的認識而支配必然性。

恩格斯說過，自由是歷史的發展的產物。關於自然的知識之歷史的發展，及其在生產方面的實際應用的全過程，是人類從自然的必然性解放的過程。人類在其歷史的初期，曾經是自然的奴隸。但是

從那最初期的時代以後，人類除了自然的隸屬以外又加上了社會的隸屬。隨着私有財產的發達與階級社會的發生，人類變成了人與人諸關係的奴隸。階級社會的壓迫，在經濟恐慌與帝國主義戰爭等用完全的破壞威脅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上，達到了頂點。但馬克思在被壓迫階級的鬥爭中，發見了人類從社會的奴隸的狀態解放出來的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人類脫離社會的、階級的諸關係的壓迫的解放。未來的共產社會，就是人類從社會力的壓迫解放出來、從自然力的壓迫解放出來的社會。

必然與自由之相互轉變

我們知道，自由是歷史的發展之產物。隨着歷史的發展，必然轉變爲自由。反起來說：隨着歷史的發展，自由也轉變爲必然。譬如說，我們得到知識，把牠應用於實際，即是自由。在一定歷史的瞬間，我們把所得的一切智識都利用於實際方面。這就成爲歷史的進步之更進的發展的條件。這件事，就意味着自由本身轉化爲必然。克服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一切困難的普羅列達里亞的勞動精勵、根據於不是强制而是自由——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性之認識——的這種精勵，在俄國變成了向共產社會的運動之必然的動因。照這樣，自由與必然，是互相轉變的辯證法的範疇。

機會主義者曲解必然與自由之關係

我們必須努力去正確理解自由與必然的關係。但機會主義者，却是不能不曲解這種關係。他們之中，有些人不估評自由的動因。這些機會主義者，把必然當作宿命的，不能克服的運動去理解。他們不正確的估評積極的意識的行動之作用。屈服

於大衆的自然生長性之前的經濟主義者，曾經是這樣。不相信勞働階級的力量的少數派也曾經是這樣。最後高唱自然生長論的現在的右翼派，正是這樣。反之，一切「左翼」，都忘記必然性。他們以爲；根據自己的意志，可以克服任何必然性。高唱了立刻可以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是這樣。空想着「批判的人格」可以變化歷史的全過程的人民派，曾經是這樣。又揭舉了跳過不通過的革命的發展階段的超革命的口號的托羅斯基，正是這樣。

六　鏈與環

從相互作用中抓住根據

我們已經說明了原因與結果，根據與條件，可能性與現實性，偶然性與必然性，自由與必然的互相作用與互相轉變。認識以相互作用開始，又以相互作用終結。但認識的開始時的相互作用的形相與其終結時的相互作用的形相，是不同的。在認識的開始，相互作用，表現爲諸現象的完全沒有秩序的錯綜。直到認識之後，原因與結果，根據與條件，可能性與現實性，偶然性與必然性，自由與必然的諸範疇，才被分離。在現實的相互作用的認識中，決定的東西，是牠的根據的認識。現實的根據，即現實之內的本質的矛盾，如果被認識了，那麼認識本身的過程，就很容易。但唯物辯證法，決不忘記在其與具備了一切條件的相互作用的關聯中，去觀察根據的本身。

相互作用如果被認識了，就能够豫見發展，並在這發展上作合目的的活動。因之，發現相互作用

的諸要素的鏈子中之決定的一定的環，並作用於這個環，藉以作用於過程的全部發展之上，這是必要的事情。伊里奇說：『一般的單單是革命家、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或康民尼斯特，還是不够的。我們在各個瞬間，爲要維持鏈的全體，並且堅決的準備推移到下一個環，就必須發見那不能不用全力去抓住的那個鏈子的特殊的環』。

從鏈子中抓住決定的環

怎樣去抓住決定的環

爲要在發展的鏈子中發現決定的環，就必須認識這個鏈子，隨同一切內的及外的相互作用去認識那個根據。相互作用越是複雜，這件工作就越是困難。在這種意味上，表現最大的困難的東西，是政治的相互作用，特別是革命期中政治的相互作用。所以知道革命鬥爭的黨及其領袖，不能不用先進的理論武裝起來，爲要正確的領導鬥爭，不能不具有許多的經驗。

下面從黨的歷史中，指示關於決定的環的發現的幾個實例。

抓住決定的環的幾個實例

本世紀初期的俄國勞動運動上的決定的環，是不合法的全俄政治新聞的發行。爲什麽呢；因爲在當時的俄國，一般的經濟恐慌，開始造出了革命的形勢，而勞動者運動爲手工業主義所煩擾，革命的勞動黨之組織，因一切反動機關及其他專制政府的奴僕之殘酷的壓迫，非常的感到困難。但是要靠在外國的活動組織革命的勞動政黨，就必須發現某種的手段。這種手段，伊里奇在發行於外國而祕密輸入俄國的全俄政治新聞之中發現了。於是那樣的新聞——『火花』報——就發刊了。在那種活動之下，黨的團結與革命開始，後來黨大會就召集了

。這樣勞働運動的發展環被抓住，就準備到下一個環的推移了。

一九一八年俄國普羅列達里亞的發展的鏈子中的決定的環，是與德國講和。牠解決了關於革命的運命的問題。這個和約的締結，所以是決定的東西，因爲牠鞏固發展着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發展的基礎，決定了蘇維埃組織之本質的矛盾，即工農的關係。但是農民對於戰爭已經厭倦了。農民無論怎樣都要求着轉變。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瞬間的決定的環，由『抓住技術』的口號表現着。蘇聯防禦力的强化、全境集體農場化的任務、工業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完全脫離工業商品的缺乏的必要、勞働力的不足、陰謀的教訓——這些，是我們把現時的勞働階級和黨對於技術的把捉，當作革命的發展的鏈子的決定的環的最重要的諸條件。

抓住決定的環就能維持鏈子並準定到下一環

爲要從事成功的活動，我們必須在各個一定的瞬間去發現各個決定的環。只有抓住這個環，才能維持鏈子，造出到下一個環的推移的條件。

以上的例子，表示着決定的環的發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這樣的發現，只有根據具體的情勢之具體的分析，才是可能的。唯物辯證法，對於這種分析，與以指導。

第六章　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

一　實踐與概念之發展

辯證法是認識論

在說明唯物辯證法的前數章中，我們已經考察了當作關於最完全的全面的發展學說看的唯物辯證法之基本法則及範疇。我們不是把辯證法當做離開了世界的人類精神的產物去考察的，而是把牠當做一種『現實性的類推』去考察的。這種現實性的類推，是社會的實踐的東西，並且是革命的普羅列達里亞的實踐的東西，是隨着發展與豐富化而發展而正確，並更加完全而深刻的反映其對象的東西。我們一面把辯證法當作這樣的現實性的類推去考察，並且研究了那些法則。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指出；只有把辯證法作爲認識理論的伊里奇的解釋，保證着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能動的、革命的實踐之性質，不把牠作爲信條，而使牠成爲認識與行動的指針。

論理學即是認識論

伊里奇說；『論理學是關於認識的學說，是認識論』。這樣解釋了的論理學，並不是與辯證法對立的東西。論理學是主觀的辯證法，是思惟本身、認識的辯證法。認識的本身，是自然與社會生活對於人類的積極的反映。『牠不是單純的直接的反映，也不是全體的反映。牠是一列的抽象化的過程，是概念法則等等的定式化，構成。那樣的概念、法則等等，也只

是有條件的、近似的把捉永久運動發展的自然之普遍的規律性。』（伊里奇）。當作論理學看的，當作關於思惟及認識的法則的學說看的辯證法，不是研究從自然與社會分離了的抽象的思惟形式，而是研究從自然與社會的永久發展產生、由社會的實踐所能證明的、有內容的形式。

人類在實踐上作用於自然同時意識牠

人類在其社會的實踐過程中，加入於他與周圍世界的極複雜的現象之相互作用中。從人類社會開始形成之時起，社會的存在，在其實踐上，如沒有從自然的關聯中引出來的對象，是不能想象的。這些對象，在社會作用於牠們以前，即令不作用於牠們，牠們是在自然的關聯中並存着，社會由於在牠們中間設立適合於自己要求的新關聯，維持着自己的存在。

意識是實踐所必要的一個動因

當然，人類理解客觀世界的規律性，能够在實踐上依照這種規律性，有規則的作用於周圍的環境。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在那裏，社會生活中人類的行動之終極的結果，往往與其最初的目的相矛盾——之無政府的社會實踐上，人類的每個部分的任務之完成，也是由於一定的有意識的目的與達到目的手段之明確的理解所指導。

『蜘蛛實行着想起織工的作業的那種作業，蜜蜂建築蜂窩，使得許多人類的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使得最拙劣的建築師最初就超越於最巧妙的蜜蜂的東西，就是：人類的建築師在用蜂蠟建築蜂巢以前，已經在頭腦中建築着牠』。（馬克思）

意識是社會的實踐所必要的一個動因，一個方面。這種意識不是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或屬性——這

人類把實踐上抓着物質世界的感覺和表象實行加工造出概念

些雖是由人類在實踐中發現的——在人類頭腦中之單純的消極的反映。人類不單在對於世界的直接實踐的作用中，並且在世界的認識中，都積極的與世界有關聯。人類的認識，並不是消極的把一方面的世界認識與他方面的人類認識那兩種不生關係的兩種規律性混合起來的機械的結果。人類不單是實踐上在一定的感覺和表象中積極的把捉物質的世界，並且把那些感覺和表象積極的加工來造成思想或概念。

觀念的加工在實踐的種種階段上各不同

『觀念的東西，不外是在人類頭腦中被轉換被加工了的物質的東西』。（馬克思）。意識把物質的東西轉到『觀念的東西』的這種加工，在社會的實踐種種階段上，不是一樣的。牠從屬於實踐，由實踐所檢討。『人類由於變化自然所給與的東西，同時又實現他的有意識的目的』。（馬克思）。但是這種有意識的目的，在關於對象的從前的表象以及對於對象的作用的從前的方法之下，却不一定能够達到。

實踐有系統的曝露出事物之客觀的規律性與主觀的表象之間的矛盾。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這種矛盾，由於被實踐弄豐富了的感覺的認識材料之從新加工，由於從新更深刻的、並且多面的、積極的反映發展着的物質的客觀於人類頭腦之中，而被解決。

概念中三個成分

『移入於頭腦中的物質的東西』在思惟上的這種加工，顯現於概念的形態中。概念是加工的形態，同時是加工的結果。在概念之中，表現着包含主觀與客觀、自然與人類認識的矛盾的統一。「在那種處所，實際上有三個構成分。（一）自然，

（二）人類的認識——人類的腦髓（它是自然的最高產物），（三）人類的認識中自然之反映形態——這種形態是概念，是法則，是範疇」。（伊里奇）。

概念之發展與實踐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國家看作『共同生活的自然形態』。把奴隸所有者國家與這種形態視為同一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浩布思，說明了全能的國家是『萬物對於萬物的鬥爭』的結果。十八世紀法國布爾喬亞的啟蒙論者，擁護了自然契約說。據自然契約說，國家是人類之間的自由的任意的契約之結果。照這一些理論看來，社會與國家的概念，是不可分離的結合着：社會生活，沒有國家是不能想像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提倡了新的國家學說——國家是具有歷史的過渡的性質的東西，牠只是支配階級壓迫被支配階級的工具。國家概念的這個發展，究竟怎樣去說明呢？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國家概念，都是一定階級（奴隸所有者、封建貴族、進步的布爾喬亞）的意識中被限定了的社會的現實之歪曲了的、被提高到絕對的反映。普羅列達里亞，是敵對的社會之最後的階級及其掘墓人，他們達到社會的實踐之最高階段，意識了國家與社會間的這種歷史的、發展的轉變的矛盾，正確的把牠反映於國家概念的本身中。

辯證法的論理學研究概念之發展

當作關於思惟的發展及運動的諸法則的學問看的辯證法的論理學，研究着反映物質世界諸過程的矛盾的發展的那種概念是怎樣發展的。『所謂主觀的辯證法，即辯證法的思惟，只是在自然全體中支配着的運動——通過對立物的——之反映。這些對立物，因其不斷的矛盾，因其相互間的、或向着更高形態的終極推移，決定着自然的生活』。（

恩格斯）。

關於思惟法則的學問是歷史的科學

但是人類的思惟，是發展着的社會的實踐之一動因。社會的人類，在其實踐上，變化物質的自然，並且變化自己。社會的人類及其思惟本身，也起變化。所以，實踐的發展的結果，不但發生概念中的新矛盾及概念相互間的新關聯，並且這個發展，又變化思惟法則本身，變化概念的運動及發展的一般法則。『思惟法則的理論，決不如卑俗的思想與「論理學」的名詞結合着考察的那樣，是永遠確立了的某種「永久眞理」；關于思惟的學問，和其他一切學問一樣，是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類思惟之歷史的發展的學問』（恩格斯）。

形式論理學不能成爲思惟法則的理論

辯證法的論理學，在歷史上先行於形而上學的（形式的）論理學。自從布爾喬亞科學正式的站在形式論理學的基礎之上以後，科學的本身，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不斷的越發曝露着這種論理學的無力。形式論理學，當作人類思惟的眞實性之永久不變的規準被提唱，牠完全不依存於認識的材料和被認識的東西。有些布爾喬亞學者，否定認識之辯證法的性質，連帶着也排斥自然過程之矛盾的性質。又有些布爾喬亞學者，宣言自然是人類思惟所不能認識的東西，把思惟看作形式論理的東西。

形式論理學是一切反動理論的方法

對於革命的普羅列達里亞及其見解實行了的布爾喬亞及他們的代理人社會法西斯特之概念的鬥爭，在根本上，用形式論理學作武器。當着分析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及社會主義之決定的環之時，他們用形式論理學代替辯證法，或者把辯證法論理學

本身作形式主義的曲解，這件事變成着離開黨的一般方針的機會主義的背叛之方法論的基礎。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領域中布爾喬亞的遺產之學習及其批判的加工，在形式論理學的表象與方法所支配的這些科學之中，如果不深深的把辯證法引進去，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形式論理學的方法，妨礙着這些科學的更進的發展，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應用。

二　形式論理學之根本法則

形式論理學離開客觀世界及其內容建立永久不變的法則

形式論理學的擁護者誇大的聲明着：『論理學對於一切語言與一切國民、一切人們、一切時代，都是同一的』。他們說，論理學是關於正確的思惟法則的科學：牠從認識的一切材料抽象出來，建立這些的永久不變的法則。

在形式論理學看來，依照牠的法則而作用的思惟，與客觀世界一致與否，是不成問題的。形式論理學者主張着：『論理學研究思惟的本身，思惟能夠到達於離意識獨立的世界之認識與否，那是不問的』。

形式論理學的根據中橫亘着的東西，就是這樣一種確信——思惟之永久不變的法則，離開牠與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的關聯被考察，並且必須這樣被考察。形式論理學，以研究概念與判斷之間的外的關係，爲自己的任務，從這些概念與判斷的具體內容實行抽象。形式論理學，使論理的概念與經驗的概念互相對立，把前者看作絕對，把後者看作二重的相對。論理的認識及其物質的感性的源泉這兩者的

分離，暴露出形式論理學之觀念論的性質。但形式論理學不只滿足於『純粹』思惟的範圍。牠在自身之中認定眞實性與經驗的認識之規準。形式論理學，從自己的『永久』法則出發，造出根據於經驗與觀察發見新眞理的規準。因此牠想使物質世界隸屬於思惟的『永久法則』。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之本質的特徵，就是把自然的對象及過程，隸屬於表現思想——並且是離開實踐而與實踐獨立的被造出的思想——之間的單純的關係的法則。這樣，形式論理學是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之當然的方法論，牠自身只有站在這種世界觀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

形式論理學的三個公式

形式論理學，造出永久的圖式。依照這種圖式，我們的概念，如像牠的結合的結果對於我們意識似乎沒有錯誤一樣，不能不互相結合着。形式論理學安放在這些圖式的構成的根底中的東西，是所謂『思惟的根本法則』。這些法則，有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種。形式論理學，沒有對照外界的關係，去建立這些法則的基礎。牠訴諸這些法則的直接明瞭性。例如形式論理學這樣說：只有嚴守這些法則，才能使我們確信思惟的結果的正當性，我們的思惟就是這樣構成的。

同一律的內容及其批判

同一律要求着把任何對象，任何概念，當作與牠自身同一、與牠自身相等的東西去觀察。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農民是農民。鐳的原子是鐳的原子。這些都與自己是同一的，在其標識上，必須當作不變的東西去觀察。這個法則，在普通圖式上，造出了甲是甲、或甲等於甲的公式。

同一律要求着在關於某一對象的我們的推移過程中，我們必須不斷的在那個概念之中裝入同一不變的內容。例如，農民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諸關係的諸條件之下，如果被規定為反對封建秩序的階級，那麼，我們通過革命的一切轉變，對於全體農民，就不能不從農民的那種政治的特徵出發。但是，如果是那樣，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代的維安特，俄國內亂時代的農民中的富農與要錢如命的地主貴族的聯盟，就弄得不能理解了。

同一律，如上面的例子所見，也可以作成如下的定式——『關於每個概念，屬於牠的任意的標識，都可以被表明出來』。不消說，在這裏，屬於對象的標識的總計，是永久被確立着，這是可以預先想到的事情。例如，如果資本主義被規定為進步的生產方法，那麼，資本主義的這種『標識』，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關於資本主義，也可以『表明』出來，考茨基就是這樣做的。他常常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比較，力說在這種比較中表現的資本主義之進步的特徵，極力抹殺其內的矛盾與反動性。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就考茨基對於資本主義的估價，說了下面一段話——『考茨基，和年年反覆背誦歷史的教科書的中學校的先生一樣，固執的背向着二十世紀，回到十八世紀，千篇一律的、窮極無聊的，無論在那一節之中，關於布爾喬亞對於專制主義與中世主義的關係，重複的反芻着陳腐的東西』。

矛盾律的內容及其批判

矛盾律。亞里士多德把論理學的這個根本法則作成如下的定式——『同一的賓辭對於同一的主辭，在同一的時候與同一的意義上，不能被肯定又被否定』。這個

原理的圖式的定式是：甲不是非甲；或甲是乙，同時不能是非乙。這兩種判斷中，必有一個是錯誤的。

據這個法則，中農（甲）能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參加者（是乙），否則從中農之中發生資本主義（非乙），這兩個判斷之中，必有一個是錯誤的。在辯證法的現實上，個人主義的中農刻刻發生資本主義，但同時又是普羅列達里亞的同盟者，在其指導之下改造自己的二重性，像這樣的事情，就形式論理學說來，是不成問題的。

最新的物理學，說明了原子的電氣性，說明了原子是『無限小的太陽系那樣的東西，在牠的當中，陰電子以一定的速度運動於陽電子周圍』，（伊里奇）。概念論的物理學者。在這種很重要的物理學發見之中，看出了『物質消滅』的證明。在這個場合，牠們是根據適用於自然的形式論理學的矛盾律的。他們說，物體是從不可分的粒子成立的呢，或者原子自身是帶有電氣性的無窮的複雜的構造物呢，二者必居其一。若果是前者，物體是物質的；如果是後者，就沒有原子，也沒有物質。伊里奇批判那些固執同一見解的俄國馬赫主義者時，美滿的說明了：在概念論的物理學者及形而上學者認定物質消滅的處所，實際上存有辯證唯物論之輝煌的確證：原子對於各個化學原素，當作特殊的實在的固定的構造物存在着，同時是『可以分割』，在其內的電氣的構造上是複雜的東西。

排中律的內容及其批判

矛盾律用消極形態主張着的東西，排中律用積極形態主張牠。這個法則主張在兩個自相矛盾的判斷中，一個是眞理，別一個是錯誤。關於同一事情的一切第三種

判斷，在原則上都被排除着。這個法則的圖式是：甲是乙或不是乙。恩格斯說過，形而上學者是依照『是—是—，否—否，其他都是錯誤』這種公式去思惟的。他這句話，正是針對排中律說的。

沙皇主義時代的俄國的農民，是不是階級？依照上述法則的見解，對於這問題，只能給以兩個互相排斥的解答——是階級或不是階級。這兩個解答中之一，不能不含有眞理。對於這問題的第三個解答，預先被排除着。例如把沙皇主義下的農民、驅逐封建遺物而發達着的資本主義諸關係的諸條件之下的農民，當作分化並分解爲種種社會集團的階級去觀察了的、伊里奇所給與的解答，是被排除着，在社會主義之下，國家被保存嗎？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家看來，與布爾喬亞相妥協，這是被許可的嗎？新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初期被廢除的嗎？依照排中律，對於這一切的命題，只能是被規定了的那樣的『或——否則』的解答。如果國家在社會主義之下被保存，那麼國家就必須與普通的國家概念中所包容的一切標識、例如官吏機構等等，一同被保存。如果新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初期被保存，那麼，牠與某一時代的例如一九二三年的新經濟政策所具有的一切標識，一同被保存。右翼機會主義者，正是這樣的做作了。他們把新經濟政策的最初時代的規律性，硬放在社會主義的初期。

在排中律之中，形式論理學之觀念論的性質，明顯的曝露着。對於自然及社會生活的矛盾，閉着眼睛，到底辦不到。社會生活的發展與科學的發達，自然的曝露出現實之內的矛盾的構造。與關於原子的不變性及終極性的從前形而上學的觀念不相容的原子之內的構造，被物理學發見了。伊里奇關於這件事這樣寫着：『物理學在臨盆，牠正要產生辯證唯物論』。在這種場合，使用矛盾律的形式論理

學，究竟怎麼做呢？通過內的對立物之鬥爭的發展、實在的現實上統一的分裂，在那種場合是不能認識的。因爲，從形式論理學的法則的見解說來，這些東西是不能認識的。形式論理學的現代許多擁護者，這樣聲明，矛盾律與排中律，只是關於我們人類的概念的東西，牠與外的對象無關。現實的實在的農民、原子、資本主義等等，或許是內在的矛盾着。但從他們的見解說來，這些矛盾只發生於意識中，不發生於客觀的現實中。所以不必研究實在的農民、實在的原子，只須研究牠們的概念。那樣的概念，當然不能反映其對象之本質的方面。

不能把捉客觀世界之實在的關係的形式論理學，與思想的內容及其對象之內的關聯無關，只停滯於思想相互間之外的諸關係的研究圈之內。停滯於那樣的圈子內，只有排斥客觀世界的實在性，或至少排斥世界之合理的、論理的認識之可能性，纔能做到。

但在自然與社會之科學的認識之實踐中，站在形式論理學的見地上的大多數學者，都是自發的唯物論者，在這種論理學之中，承認客觀世界的現實的諸關係之論理的反映。現實的世界是在矛盾着。我們在自己的實踐中。發見自然及社會的這些矛盾。所以布爾喬亞學者，祇有離開實踐，離開對於世界的能動的態度，纔能把形式論理學當做實在世界的認識方法去維持，在實踐上，世界不可避免的曝露其矛盾。正因爲這樣，客觀主義關於對象之觀照的態度、從實踐分離理論、尤其是由革命的階級的實踐分離理論——這一切都成爲形式論理學的特徵。我們將在下節批判形式論理學的根本法則的這種理解。

三　普列哈諾夫的形式論理學之批判

要批判形式論理學必須理解對立物統一的法則

辯證唯物論的反對論者，在對抗當作存在與思惟的根本法則看的對立物之統一的法則時，所常常提出來的東西，就是形式論理學的矛盾律。國際修正主義者創始人伯倫斯泰因，和前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動的人民派領袖之一密海洛夫斯基，把辯證法，尤其是把對立物統一的法則，當作死板的非科學的『黑格爾主義』看待，使得他們的全部批判，都站在形式論理學的矛盾律的立場。

馬克思主義的『反批判』、以及馬克思主義對於當作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基礎看的形式論理學的批判，當然首先要攻擊那個矛盾律。馬克思、恩格斯、和伊里奇，留下了這種批判的很好的範例。

為要眞正批判並克服形式論理學，關於對立物統一的法則之正確的伊里奇的理解，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學習這種理解，所以普列哈諾夫以及今日德波林派的代表們，對於形式論理學的根本法則，不能作充分適切的原則上強有力的批判，他們在許多問題上轉到了反對者的立場，以至於曲解唯物辯證法。

普列哈諾夫的形式主義之批判

伊里奇從前世紀九十年代的末期起，對於普列哈諾夫解決勞動運動的根本問題時所犯的形式主義的反辯證法的錯誤，實行了不假借的鬥爭。

伊里奇對於普列哈諾夫所作的普羅列達里亞與『勤勞大衆』間形式的同一性之

規定——從勞動與壓迫的標識出發的——，對於普列哈諾夫否定勤勞大衆的內部的階級的界限的事情，曾經加以攻擊。伊里奇指示了，把普羅列達里亞的不滿與小生產者的不滿視爲同一，並把兩者混同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爲後者往往發生『想擁護小所有者的自己的存在的要求、即擁護現在的秩序的基礎甚至使之後退的要求』（並且不可避免的要發生那樣的要求）伊里奇指摘了：小生產者到了『放棄自己的見地、站在普羅列達里亞的見地』（馬克思）之時，普羅列達里亞才開始成爲小生產者的先進的代表：社會民主黨直接的只站在勞働階級、勞働運動的前面，並且不能不放在前面。

伊里奇所要求了的對於小布爾喬亞的特徵的鑑定，就是這樣的；即，曝露小布爾喬亞的充滿矛盾的二重性；不把勞動者的綱領降低到小布爾喬亞的現在的利害的水準；對於普羅列達里亞不失掉自己的政治的方針之獨立性；並且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諸條件之下，爲轉移『小生產者於普羅列達里亞的見地』一件事提示鬪爭的任務。

伊里奇對於在形式上處理諸現象的分析的事情，對立的少數派與普列哈諾夫依照同一律從抽象的概念引出具體的矛盾事實的特徵一件事，作了有系統的鬥爭。例如關於少數派對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原動力的估價，伊里奇這樣寫着。

『……普列哈諾夫所領導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常常使用的考察方法、即在關於俄國革命的根本性質的一般眞理之單純論理的發展中探求對於各種具體問題的解答的那種傾向，是馬克思主義的俗流化，是完全嘲弄辯證唯物論』。

伊里奇所指摘的東西，就是：少數派從關於這革命的布爾喬亞性的一般眞理出發，力說了革命的『布爾喬亞的指導作用』，力說了社會主義者在革命中有支持自由主義者的必要。

不消說，普列哈諾夫在其學問的、政治活動的全生涯，當着在理論上分析具體問題時，當着規定俄國階級鬥爭的發展過程時，如果澈底的貫串了他對於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的關係的見解，那麼，勞動運動史上就不會記載他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創始者，是『國際文獻中馬克思主義的最好的東西』（伊里奇）的著作者。

但是，普列哈諾夫對於解決勞動運動所遇到的許多個個任務時，採取了非辯證法的形式的態度；並且後來他的防衛祖國主義，在其方法論的基礎上，表現着他不理解辯證法及其與形式論理學的相互關係，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然則，普列哈諾夫對於形式論理學的見解，究竟怎樣？

據普列哈諾夫說來，形式論理學及其法則的缺陷，在於過分誇張了一般性與絕對性。所以『從形式論理學的諸法則，奪去形而上學者所附加上去的絕對的意義』，把他們放在嚴重的被限制了的領域，這件事是必要的，辯證法就是做這件事的。

普列哈諾夫對於形式論理學的見解

然則形式論理學的矛盾律所支配的這個領域究竟是什麼東西，辯證法論理學分給牠的領域究竟是什麼？普列哈諾夫如下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物質的運動橫亘在自然的一切現象的根底中。運動明明是矛盾着。關於運動

，必須根據如伯倫斯泰因所指摘的「是—否，否—是」的公式作辯證法的判斷：；但是一旦物質的一定的一時的結合當作永久運動的結果而發生，直到牠當作同樣永久運動的結果而消滅，關於牠的存在的問題，不能不在肯定的意義上去解釋：：當個個對象成爲問題時，在我們關於牠們的判斷中，不能不由思惟的「根本法則」所領導。在這個領域中，伯倫斯泰因所喜歡的「是—是，否—否」的公式支配着』。

照這樣，對象、『物質之一時的結合』之領域，被移到形式論理學的『思惟的根本法則』的支配之下。但是辯證法論理學的領域，究竟被留下了什麼？普列哈諾夫的答覆是——

『一定的結合，在當作一定的結合而停止的範圍內，我們對於牠，就不能不依照「是—是，否—否」的公式去判斷。但是牠如果變化，不當作那樣的東西而存在，那麼，我們就不能不依靠矛盾的論理學』。

在人的頭髮脫落的那種場合，不能說他是禿着，也不能說他是不禿着。在青年的面頰上生鬚的那種場合，不能說他是白面的青年，也不能說他是有鬚的男子。在這種場合，「對立物」實際上是一致的。

照這樣，爲對立物之辯證法的統一的領域留下來的東西，是從這種質到別種質的推移，而質的本身之認識：是具有矛盾律的形式論理學的思惟所掌管的。照那樣，普列哈諾夫對於形式論理學的根本法則之批判，就歸着於辯證法論理學與形式論理學的「勢力範圍」之區別。只有一個質與別個質之間

的、某種『安定的結合』與他種的結合之間的、被限定了的領域中，對立的統一才存在。從一個『連結』到別個『連結』的運動之安定的形態本身，從形式的矛盾律的見地說來，必須當作同一的東西去觀察。

普列哈諾夫調和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

普列哈諾夫的批判，顯然是不圓滿的東西。他調停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並沒有把前者『揚棄』於後者。

普列哈諾夫的立場的錯誤之方法論的根源，在於他沒有理解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物統一的法則。辯證法被變爲隸屬於量到質的轉化的法則的形式之交替以外的東西。對立的統一，在這裏，只當作在不斷的生成過程中互相繼起互相否定的物質之獨立的運動形式之關聯而存在。

普列哈諾夫，沒有洞察物質的『自己運動的源泉』及其『推進力』——即對立之統一與統一之分裂。所以他以爲對象可以當作無矛盾的同一性去處理，只替『矛盾的論理學』留下了推移。如果依照普列哈諾夫的公式——例如，從形式論理學的立場考察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資本主義，對於辯證法，替牠留下社會革命的時代——那時舊東西「資本主義」已不存在，新東西「社會主義」也不存在。但是從形式論理學的見地去考察資本主義，這件事就會意味着：拒絕闡明那種引導到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與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資本主義運動之內的源泉（勞動之社會的性質與領有之個人的性質之間的矛盾，普羅列達里亞與布爾喬亞之間的矛盾）。

單只在現象之領域中，形式論理學的法則也不適合於實在世界，因而牠不能成爲這世界中的完全的認識方法。在客觀的世界中，內面的互相排斥的鬥爭，不僅支配『飛躍』推移的時代，又支配着『平和的』『有機的』發展的時代。我們只有在這些對立物的認識中，纔發現那理解『舊物的廢滅與新物的生成』的關鍵。

勞動運動史上許多應用形式論理學的不正確理解

伊里奇，在資本主義之下，和許多反動的東西曾經鬥爭過。譬如，在普羅列達里亞勝利以後也看到的，勞動階級本身內的必然的非同一性之無理解，關於勞動階級的教育和組織的固執的長期活動的必要之無理解，以及前衛與普羅列達里亞大衆的差異的忽視與普羅列達里亞的發展中種種階段的特殊性之忽視等等事情，伊里奇都和他們鬪爭過了。

對於勞動階級的形式的狹隘的基爾特的態度之表現，一個是俄國勞動運動史上的經濟主義，另一個是『左翼幼稚病』。這兩個傾向，把勞動階級全體(黨也在內)當作同一的某種東西去觀察了。經濟主義者把前衛解消於階級大衆之中，因此忽視了政治鬥爭中前衛的意義與作用。但是『左翼共產主義者』，對於階級全體，都附與了黨的意識性與革命的決斷性，因此陷於冒險主義，忽視了勞動階級的不息的日常鬥爭。那樣的左翼空論主義(依照暗記了的公式)，在革命的成熟期有不少的危險。

即在革命勝利之後，勞動階級，並不因萬里長城與其他諸階級相隔絕，他們因無數的連絡線與其他諸階級相連繫，他們不斷的由農民及小布爾喬亞去補充，與一切階層一樣，沒有脫離布爾喬亞的偏

見與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這一切事情都不能忘記，否則就會冒犯很粗笨的錯誤。勞動階級在革命勝利以後，也不是成爲『同一性』的東西。黨在其教育的與組織的活動上，爲要領導落後的階層，脫離基爾特的精神，表示前衛是模範，並用普羅列達里亞的協作精神的全部力量，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實行鬥爭，所以黨不能不顧慮勞動階級內部的這些差異。在革命的新階段上，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內部的社會主義的進攻的破壞者，我們實行『防衛勞動階級的利害』（並且正在實行着）。我們對於社會主義企業中的遊移者、獲取不正當利益者、徘徊者、假突擊隊等，組織了大衆的鬭爭。

普列哈諾夫式的解釋不能理解發展的過程

不待言，從那種關於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的相互關係的普列哈諾夫式的解釋的觀點出發，不能夠分析社會發展的眞正推進力，也不能在各個階段上，在社會運動的質的各種一定形態上，去探求引出鏈子全體所必須抓住的決定的環。

例如，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在今日共同存在，並且互不和解的敵對着。這是互相排斥的對立物。在決定的最後的鬥爭發生以前，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有怎樣的相互關係存在呢？依照形式論理學的見地說來『或——否則』——是蘇聯之完全的經濟的及政治的隔離，或是資本家對於蘇聯的無關心的『無原則的』交易。但現實比較形式的圖式的布洛克爾特斯的睡床複雜萬分。斯丹林在十六次黨大會的報告演說中，把資本主義對於蘇聯的對立的諸傾向，巧妙的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充滿着矛盾。其中有兩個靈魂，對於蘇聯的兩個傾向，互相鬥爭着。一個用經濟封鎖包圍蘇聯，遇有機會，對於『多數派的傳染』的中心，實行反動的干涉。另一個是想享有蘇聯的（

當作大需要者看的，當作價廉物美的原料及半製品的供給者看的）廣大的市場。歷史上決定的傾向，當然是與社會主義同盟不和解的敵對的第一侵略傾向，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不能長期和平共存的傾向。只有辯證法，使我們能够認識這些對立的諸傾向及其互相滲透，使我們能够在各個一定的階段上確定這些傾向中誰是決定的東西。

四　形式論理學與實踐

德波林派也不能理解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相互關係

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與普列哈諾夫一樣，沒有理解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物統一的法則，沒有理解認識論中實踐的作用。他們也不能正確的研究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的相互關係。他們不會批判過普列哈諾夫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因而德波林學派本身，也沒有超出普列哈諾夫的這種相互關係的理解。他們使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和解了。他們完全仿照普列哈諾夫，貫徹這個和解，把形式論理學當作運動之相對安定的形態之論理學觀察了。

他們說：我們在實踐上，不能完全把捉現實世界的非常複雜的潮流，他們不得已把牠單純化，從其自然的辯證法的關聯分裂事物與現象，當作安定的東西去觀察，因而在形式論理學上去研究。理論上——辯證法，實踐上——形式論理學，亞斯姆斯這樣說。

如果從這種見地說來，伊里奇就變爲反對辯證法的『全面性』而擁護形式論理學的規律性及論理

性的人了！因爲伊里奇，在共革命活動的全生涯中，對於黨的各個的環的動搖與躊躇、觀照的客觀主義、少數派的小布爾喬亞的折衷主義「在這方面在那方面」等等，都鬥爭了的。

形式論理學的這種「批判」，對於辯證法論理學與形式論理學的關係的這種「理解」當作唯物辯證法的曲解看，是應當逐出門檻之外的東西。

事實上，那樣的理解，不注意於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辯證法的最本質的特徵，而從實踐分離了辯證法。這樣的理解，把形式論理學——原則上與實踐全然無關的呆板的論理學，當作實踐的方法論表示着。

伊里奇的戰術是辯證法的最高表現不是形式論理學的贈品

但是，伊里奇的戰術的堅實與明確何以是革命的辯證法之最高顯現，而不是形式論理學的贈品呢？爲要說明這一層，我們舉幾個具體的實例，來檢討這個立場。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少數派在一九〇五年四五月會議的決議中，把革命的一般性當作布爾喬亞革命規定了，但是很狡猾的對於共和國却沒有說及半句，迴避了普羅列達里亞的當面的真正鬭爭的任務。伊里奇指出少數派會議的政治方面的特徵，就是「把民主革命的指導作用委諸自由主義布爾喬亞，而成爲自由主義布爾喬亞的單純附屬品」。

同時在倫敦舉行的多數派的第三次黨大會，採用了鬭爭的決議。把勝利的民衆專政當作到達民主共和國的唯一的道路提倡了。伊里奇關於這個決議這樣寫着：

「政治的及經濟的秩序向着布爾喬亞的民主的方面之變革，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抗的……但從

引起這種變革的現存勢力的作用之構成看來，這種變革將能够得到二重的結果或二重的形態。兩者中之一，(一)事態以「對於沙皇主義的決定「勝利」而終結呢，抑或(二)沒有得到決定勝利的力量，而事態以布爾喬亞的最不澈底最「利己的」分子與沙皇主義的妥協而終結呢」。

普羅列達里亞，完全站在這個革命的第一形態一方面。因爲這是要利用民主革命以準備自己解放的下一個階段——社會主義革命。這種態度，是普羅列達里亞唯一正確的戰術，其他一切戰術都是革命的背叛。

這樣給與了革命之理論的分析的伊里奇，說明了這個革命的兩個可能的互相排斥的道路。這些道路，牠自身，在任何人不能豫測的無限複雜的細目與構成之中，又是根本的東西。伊里奇在規定普羅列達里亞的戰術的任務時，列舉了下面一件事，作爲黨的唯一正確的任務，即「一面保存自己的完全的階級的特殊性，一面用自己的口號、把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小布爾喬亞，尤其是農民，提高到普羅列達里亞的澈底的民主主義的水準」。在這個場合，伊里奇，果然在理論上是辯證論者而在實踐上是形式論理學者嗎？伊里奇自己，解答了這個問題。即他主張了：多數派的戰術，是從階級勢力的客觀的相互關係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分析發生出來的，牠自身在這些關係之中，又當作必然的動因被包含着。

「民主主義的變革決不是社會主義的變革，牠決不單是引起無產者的「關心」的東西，牠的最深的根源，在布爾喬亞社會全體的不可避免的必要與要求之中。這樣的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

引出了下面的結論：即先進的階級，不能不越發大胆的揭舉民主主義的任務，越發尖銳的說起這些任務，提出共和國的直接的口號，宣傳臨時政府的必要，以及完全打倒反革命的必要』。

從同一前提出發了的新火花派，沒有規定普羅列達里亞對於反革命的鬬爭的積極的任務，只指摘了『相互鬬爭』的過程，借伊里奇的話來說，他們是書生，不是政治的活動家。

少數派的『辯證法』與今日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的辯證法一樣，因其對於具體的現實的那種客觀主義的、抽象的、觀照的態度，與伊里奇的革命的辯證法不同，革命的主體、世界的主體之實踐的態度，被他們『排除』於現實的分析之外。但革命的主體，即勞動階級，在實際上，因其積極性，顯著的規定着過程的一切方面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少數派從普羅列達里亞的革命的實踐那種『小事』『抽象』了的分析，並不給與關於行動的指針。在伊里奇看來，認識世界這件事，不單是給與客觀過程之攝影的複寫，而是說明這個過程向着什麼方面生長，說明對立諸傾向之分裂與鬬爭所給與的各階段上的過程的運動怎樣被決定。辯證法的認識之必須條件，就是決定下面兩件事：在互相鬬爭的傾向之中，那一種傾向的要素是認識的主體；爲保證一定的（應用於社會時——是進步的）傾向之最迅速的勝利，使這個主體的活動，向着什麼方面，並且必須怎樣向着那個方面。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關係

辯證法唯物論者的任務，在於能夠正確的決定對象中的矛盾的極端尖銳化的瞬間。他決不至於因爲忽視這一瞬間，而演出破壞那種爲使進步的可能性轉化於現實性而被組織了的積極性的全部力量的愚舉。在社會的發展上，那樣的時機，『是死

活的關鍵』，如與階級的敵人相妥協，就是背叛革命。伊里奇對於社會的發展中那種轉向的瞬間之決定，對於那樣的瞬間之分析，對於那樣的條件下的必要的戰術的口號之作成，給與了唯物辯證法的應用的最大之範例。他在十月革命前的『或——否則』（『現在呢，否則永久沒有這機會』），在布列斯特講和時（平和呢！否則，革命的滅亡呢），在轉變到新經濟政策時（由於十年——二十年間與農民的正確的相互關係保證世界規模的勝利呢，否則，受二十年——四十年的白色恐怖呢），他的『或——否則』，是社會的現實成熟到一定瞬間的客觀的『或——否則』之天才的反映。

形式論理學，不能夠在客觀上決定內的對立性的最大的尖銳化成熟的瞬間，也不能答復使主體的積極性應該怎樣的向着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也不能保證具體的現實之迅速變化的諸條件之下的這種積極性的成功。

五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我們已經知道：形式論理學要求具有思惟科學的意義這件事，是怎樣的不對；又，使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相和解，並且對於前者也想給與和後者一樣的『太陽下的地位』那樣嘗試，是怎樣的無力。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關係之辯證法的理解

現在，我們把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的關係實際上究竟是怎樣的東西這個問題，當作整個的東西來研究。

世界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沒有絕對安定的東西。在客觀的世界中，也沒有絕對的無定形的流動性。現實上，我們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看到具有特殊規律性的相對安定的運動的階段。在現實上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是一定的質的內部中內的矛盾之成熟，當作這個成熟的結果看的舊東西被破壞，當作新矛盾的表現看的新質被形成。我們區別動植物的各個種屬，但對於牠們的無用性與相互獨立性，決不懷抱形而上學的觀念；不單知道類緣的種屬的生物有機體，並且知道非常遠隔的種屬的生物有機體的標識相一致的中間形態。我們知道以個體參加於化學反應的物質粒子，把牠叫作原子（不可分割的東西）。但我們知道，這些粒子，是由帶有陰電與陽電的電子構成的；並且已經把許多原子再加以分割，加以變化。

過程之相對的有條件的同一性

依照這個暫時相對的安定被保持的程度，可以說起過程之相對的有條件的同一性。

形式論理學把相對的安定性提高到絕對的階段

這是物質運動的各個形態的相對安定性，是形式論理學在其絕對化上成長了的存在之客觀的一方面。但形式論理學崇奉這種相對的安定爲絕對的安定，把相互作用的現象的相對獨立性轉化爲現象之完全的外的孤立性。所以形式論理學，如伊里奇對於觀念論所說過的一樣，是存在於認識之小的現實的特徵之『誇張、澎漲』，是從物質的一般關聯分離了的一面的誇張。因而，牠只給與着現實的根本的規律性之被曲解了的映像。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論理學比較起來，是更低級的不完全的認識方法，近世社會的發展之實

踐，發見了自然、社會生活與認識本身的發展的諸過程具有矛盾的性質，因此粉碎了形式論理學對於思惟法則的科學的作用，對於認識的方法論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野心。

形式論理學是最低級不完全的認識方法

事實是這樣的。『如果一切的東西都是發展的，那麼，思惟的一般的諸概念與諸範疇，不也分担相同的運命嗎？如果不是那樣，思惟就與存在無關。如果是那樣，就應該有具備客觀意義的概念的辯證法與認識的辯證法』（伊里奇）。

在唯物辯證法中，對於形式論理學並不會有當作部分的場合看的地位，也不會有當作從屬的一方面看的地位。

誠然，在我們的認識中，我們不可避免的要把事物的現實關聯來『損傷』，來單純化。這件事情，伊里奇在黑格爾歷史哲學的他的梗概中，也說着。

辯證法在認識的最初階段也切斷連續分割聯繫但與形式論理學的方法不同

『我們若不把連續的東西來中斷，把生動的東西來單純化、來損傷、來分割、來殺死，就不能把運動來表象、來表現、來計量、來描寫。思惟上運動的描寫，是由於思想與感覺而實行的損傷與痲痺。不只運動是這樣，就是概念也是這樣。在這裏，就存有辯證法的本質。表現這種精髓的東西，就是對立物之統一的公式』。

照這樣，在運動與發展之思想的反映中，常有現實的損傷與『痲痺』的要素，有因不變的境界隔離的生動的過程的切斷的要素。形式論理學，把這種痲痺昇高到絕對的地位。一切的問題都在於下面

幾點：由於我們的概念而實行的物質發展的『癱瘓』的程度，是不動的嗎？這種程度，是由於我們的思惟的屬性而永久被決定嗎？反之，在社會的實踐與認識的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的概念，是不斷的具有柔軟性，牠變為普遍的，並且越發完全反映物質世界的矛盾的發展嗎？

伊里奇在用『在這裏，就有辯證法：：』結束上述的引用文之時，他並不是對於我們的概念『癱瘓生動的東西』一件事，看出了認識的本質。唯物辯證法，是在這種『癱瘓』之相對的‖歷史的過渡的性質中看出認識的本質的，即，在各個一定的階段反映現實的我們的認識，不是完全的妥當的東西；永久發展的物質，在於矛盾的統一之中——，在這種處所，唯物辯證法看出了認識的本質。

辯證法的概念之柔軟性

所以，伊里奇在其他的處所這樣寫着：

『概念之全面的普遍的柔軟性、到達於對立物之同一性的柔軟性。在這裏，就有問題的本質。客觀上被應用了的柔軟性、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與統一性的柔軟性，是辯證法，是世界的永久發展之正確的反映』。

辯證法在認識的最初階段上努力在一切媒介上把捉對象

在對象的認識的最初階段上，如果說辯證法必須從屬於形式論理學，那是錯誤的。就是在知識之原始的蓄積開始之時，辯證法為預防陷入於一面性，也會努力在『一切媒介上』去把捉對象。辯證法一面為認識一部分而『切斷』生動的全體性，也會努力選擇一種切斷的方針，使這些部分在客觀上與互相作用的對立之現實境界相合致，決不忽視從部分引導到全體的關係。辯證法唯物論者，『分割』社會為諸階級，而其分割的

標準不是收入的多少，或收入源泉之外的標識，乃是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的生產體系中的地位，是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因爲這些方面是現實的階段鬥爭之基礎。照這樣，在這種場合，我們的認識的方法論也是唯物辯證法。

無論把當作認識的方法看的形式論理學應用於現象的任何領域中，或把牠應用於任何的階段中，都必會眞正的癱瘓發展，停止發展。分解生動的全體爲互無關係的構成分。

害怕發展、害怕產生布爾喬亞社會將來的死滅的矛盾的那個社會中的思想家與學者，其所以爲形式論理學所牽引，實是由於這種論理學的上面所說的那種本質。

形式論理學的這些特徵，正是把形式論理學作爲勞動運動上的反伊里奇的偏向的方法論的東西。

六　當作認識的一個動因看的抽象

人類實踐上最初的直接的認識

我們一切的認識，都從屬於我們的實踐。我們認識周圍的對象，同時又作用於那些對象。關於資本主義與階級的觀念，是在直接的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發生並發展的。人類之得到關於自然的種種現象的最初的分裂的觀念，是在這些現象以某種方法闖入於社會的實踐的對象的範圍之時。在社會的發展的最初階段上，人類的認識，帶有直接的性質，但直接的認識不但在自身當中，包含現象的多樣性及諸方面的反映，並且又在某種程度上包含着關聯與關係的反映。否則任何社會的實踐，將是不可能的。如果原始的人類只被限定於『純粹』的感覺

之中，他就會不能分析周圍自然的諸現象，不能預見自己的行動的結果。因為他的感覺的認識所表示的事物的一切關聯、一切屬性及一切關係，對於他將是當作一樣重要一樣決定的東西反映出來。

從分析到抽象

為要革命的變革世界，為要用把捉規律性的目的而眞正認識世界，就必須由現象移到本質，從比較不深刻的本質移到更深刻的本質。但表現事物之內的矛盾的運動的本質的規律性，不直接在感覺的表象中曝露出來。為要在其實踐的一定階段上，在我們——以發展了的姿態、或只當作內的傾向——所能暴露的程度上，去反映本質的規律性，就必須做到下面一件事：在對象之中看出相對安定的核心，即在現象的一切方面之中，從偶然的東西區別必然的東西；在對象表現其本質的那個對象的一切媒介之中，從外面的東西區分內面的東西。只有依照那樣的方法，我們纔能夠認識對象的發展以及這對象與那對象的相互作用的規律性，纔能夠認識這對象的種種現象形態的必然性。但是這件事，必須在論理上組織認識的經驗材料，必須發現當作實在世界的反映而被包含於認識之中的內的矛盾，纔能做到。

抽象之意義

感覺經驗的這種論理的組織之必然的方面，是抽象。我們從那種當作諸方面的連繫的「合成的」（具體的）統一而表現於我們的感覺的表象的對象，通過抽象，去認識那本質的規律性——決定對象的特殊性與發展的東西。當作從諸方面的全部多樣性出來的抽象的結果而被發現的過程之本質的矛盾，使我們能夠理解諸方面的關聯與相互作用，使我們能夠在其多樣性上，把對象再生產於思惟之中。但這種完全的具體性，已經不是直接的經驗的

認識之結果，而是當作由於對象發展之內的必然性所結合的諸方面的統一而被理解了的具體性。

抽象之作用

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時所使用的方法，實是上面所說的那樣的方法。成爲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當作全體看的具體的資本主義經濟，被他從商品與價值的最單純的抽象規定，在思惟上再生產出來了。從表現商品經濟的本質矛盾的商品與價值的這種最單純的規定出發，在其種種階段上追求這個矛盾，因此馬克思到達了當作全體看的資本主義的理解。資本主義的這個具體的概念，比較我們從牠出發的資本主義的直接表象，更爲豐富。所謂認識對象，就是發見一切過程的根本的規律性，從偶然的現象形態解放這個過程，確立其諸方面之歷史的類緣關係，規定牠們的自然的相互依存關係及相互作用。

『物質、自然法則的抽象、價值的抽象等等，作一句話說，一切科學的（不是無條理的，而是眞實的，正確的）抽象，更深刻的、更忠實的、更完全的反映自然』（伊里奇）。

爲研究的出發點的最單純規定從抽象得來

伊里奇繼續馬克思的事業，應用馬克思的方法，研究了資本主義的最後發展階段的帝國主義。他並不像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那樣，單只在直接的表象上列舉一定的帝國主義的表面的標徵。他從帝國主義卽資本主義的獨佔之最單純的本質的規定出發，說明了帝國主義從資本主義生長的經過，在思惟上再生產了具體的帝國主義之一切特性。

辯證法之本質的特徵，在於下面一件事：卽對於當作複雜的具體的全體性之論理基礎來研究的最

單純的規定，不是像一看容易想到的那樣，在對象發展的最低階段上去觀察牠。反而是在最高階段上去觀察牠。例如，馬克思從那種在發展了的資本主義中——不單是在單純商品經濟中——被展開了的商品的諸矛盾之見地出發，研究了商品。

最單純的規定須在最高階段上去觀察

照這樣，辯證法是從最單純的抽象出發的。因爲，最單純的範疇，『在歷史上，也能在具體物之前存在。但在其完全的……發展的姿態上，只能夠在更複雜的……形態上纔能看到』（馬克思）。例如，貨幣在古代希臘及羅馬的經濟生活中已經實現，並且佔有了一定的地位。但貨幣並不會決定當時經濟關係之奴隸所有的、在根本上是自然的性質，所以要完全暴露古代貨幣之社會的作用及其內的矛盾，只有對照在資本主義下發達了的貨幣的諸規定，纔是可能的。當作矛盾的社會關係着的貨幣之本質，只有在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上，即只有在資本主義之下，纔能暴露出來。

高級形態是理解低級形態的階段

高級形態是理解低級形態的關鍵。『人類的解剖，是猿猴的解剖的關鍵。在下等動物中看到的、向着高等動物的暗示，只有在高等動物已經知道的場合，纔能理解』（馬克思）。反之，若把低級形態的抽象規定移到高級形態之上，那麼，就會至於曲解現實，抹殺高級階段的特殊的諸矛盾，同時也不能眞正的認識低級形態。少數派的魯賓這樣寫着——『資本是價値的一個變種。因爲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生產關係，是當作具於同權利的商品生產者、經濟的自治的主體之間的諸關係而發生的』。因此，魯賓把抽象的單純商品經濟的規律性移到資本主義之上，抹殺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勞動者生產剩餘價値與資本家領有剩餘價値。並且

階級鬥爭發展的規律性，資本主義崩潰的必然性，都在魯賓對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解釋中被曲解了。

布哈林在社會主義進攻貫串於全線而展開的時期中，當着反對對於富農的非常手段，反對結合中農的新生產形態時，他已經把在形式上理解了的新經濟政策初期的抽象規定，移到了那最後的時代。實際上，關於新經濟政策的伊里奇的思想及其合作社的計劃之一切深刻豐富的精髓，與新經濟政策初期的眞正本質的特徵，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上，纔完全展開於黨與勞動階級全體之前。

低級的抽象規定不能夠用於高級形態

若把社會或自然的發展之低級的未發達的階段上之本質的矛盾，移到高級的階段，那就會只是緩和矛盾，把新東西解消於舊東西，把現在和未來解消於過去。那樣的方法，只對於反動的社會階級與社會羣及其思想家，纔是有効的。如果有些革命家或社會主義者，用二十五年以前的、多少有效的尺度或價値、去研究今日的社會民主黨，那麼，我們對於這種人應該怎樣說呢？我們這樣說，這是階級的敵人借他們的口——不管他們意識着與否——來說話。但是對於今日的社會民主黨，簡直表示那種形式的愚蠢的『戰前』的態度的人，只是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代表者德波林。在一九二九年出版了的，以大衆的讀者爲目標的著作（思想家的伊里奇）中，他這樣寫着——「……對於當作普羅列達里亞掌握國家權力的手段看的國家之漸次的民主化，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懷抱的一切希望，是極端空想的東西……在布爾喬亞手中的「純粹德謨克拉西」，是支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很好的手段，這件事已經明白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固執於這種形態，不注意分析其內容」。國際執委第一次大會，已經把社會民

主黨看作『布爾喬亞獨裁的主要的台柱』，而德波林却不注意這一層，在他們之中，只看出爲狡猾的布爾喬亞所欺騙的天眞的小布爾喬亞空想家。

認識從革命的實踐之分離，以及聯帶着的用空虛的形式的抽象代替辯證法的抽象——發見過程之本質的規定的東西——，這樣，必然到達於上述反動的非伊里奇的結論。

七　辯證法唯物論的概念論

形式論理學的概念之構成

形式論理學具有着牠自己的概念論。牠在構成概念時也應用抽象。但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論理學的概念構成之間，却存有根本的差異。

在形式論理學說來，對象是其標識的總計。這些標識對於對象是外面的東西，一個標識對別個標識獨立着。研究對象這件事，就是把對象分解爲屬於牠的種種的標識。規定對象這件事，不外就是舉出那根本的標識。但形式論理學所認爲根本的東西，不是對象之本質的規定，而是在一定種類的對象中通常被反覆的標識（由於牠能够容易從其他種類的對象區別這個對象）。這些特徵的標識，在對象的發展中，在對象的各方面的內的關聯中，究竟有什麼意義，這一層，形式論理學是置之不問的。從形式論理學的見地說來，關於人類之正確的規定，是『具有發音分明的語言的動物』。這樣的規定對於人類的發展上的本質的規律性之認識，並沒有何等的貢獻，這是誰都知道的。

形式論理學最初從全體性、從其諸方面的生動的相互關聯，完全抽象出來，把這個關聯破壞。於

是對於全體，得到只是死的抽象的標識的堆積。形式論理學是總合許多標識，藉以構成全體性即具體的對象之概念的；而其總合標識的方法，是根據於對於對象是外面的或任意的見地，例如，便於分類、容易識別對象、使用對象等等的見地。

形式論理學的概念不反映對象的生命

具體對象的這種形式的概念是死的抽象，這是完全明白的事情。那樣的概念與對象不相似，正和人的四肢無論怎樣巧妙的在外面的使牠們相互結合起來，仍然不像活人。這種死的抽象，不能抓住主要的東西、根本的東西，即生命發展的反映。生命發展的反映，不是由於對象的諸方面或諸部分之外的結合所能得到，而是由於社會的實踐所暴露的這些方面及部分之內的有機的矛盾的統一，纔能得到。

照那樣，不單當作分析的結果得到的規定的全體，就是當作形式的諸規定的結合的結果得到的全體，對於實在的具體的對象，都會變為死的抽象。

在形式論理學說來，當牠從各個分離的對象的認識，移到這些對象的關聯和關係的認識時，更遇到新的困難，

在社會的實踐之發展過程上，我們的思惟中，構成關於一列的現象間的關聯及一般性的表象，得到一般的概念之形態。這一般性的意識，在言語上表現出來，就變為一般的名稱。論理學努力要發現一般的概念之意義及其構成之法則。伊凡、彼得、黑人及黃色人與人類一般的區別在那裏？資本主義的、封建的、奴隸的社會與社會一般的區別在那裏？金、銀、銅與金屬一般的區別在那里？

形式論理學是照下面那樣解決這問題的。一切概念，都有外延與內包。內包是加入於一定的概念的標識之總體；外延是具有這些標識的對象之總體。一般的概念，與個別的概念不同之點，就是牠在內包上是貧弱的，在外延上是豐富的。在內包

形式論理學的概念之內包與外延

上最豐富的概念，是單獨的具體的對象之概念（對於人的概念是彼得，對於犬的概念是抓兒狗。在內包上最貧弱的形式的抽象的概念，例如是自然、精神等等概念。一般的概念，是從單獨的或者比較非一般的東西之一定的標識抽象得來的。例如把抓兒狗的特殊的標識除掉，就得到犬的概念。從一定時代的一定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特徵標識抽象起來、就會得到資本主義一般的概念。對于一切社會的構造，如果更進而除掉那特徵的標識，這樣一來，就會得到內包很貧弱而外延很大的社會一般的概念。照這樣，由形式論理學的見地看來，從一般的概念到部分的概念、從類概念到種概念，從種概念到特殊概念的下降，是很單純的。只要對於一般的概念，加上部分的概念之特殊的標識就成了。伊里奇譏笑布哈林的『定義的遊戲』（這裏所說的定義是形式論理學的定義）時，他是指着概念的這樣的構成說的。

經驗論的形式的概念

照那樣，形式論理學，只指示當作空虛的思惟的範疇看的一般與個別之單純的外面的關係。至於他們的實在的相互關係，以及他們與客觀世界的諸關係的關聯的問題，是形式論理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單只知道絕對的對立物的形式的思惟，只能答復實在的東西是一般或是個別那種問題。經驗論者，只承認個別的感覺的表象之實在性。他說一般的概念是『一般

的名稱』、是一般的創造之結果，是我們貼在一定的見地上的類似的一列現象之上的一種貼紙。經驗論者、當着答復資本主義之下的、當作階級看的農民的問題時，不以生產方法中的農民客觀地位爲標準，而以決定農民之『外面的』標識的一定主觀的見地爲標準。當作階級看的農民的問題，對於實在的農民，并無關係，對於農民的命運，一點也沒有說起。這種主觀主義，與馬＝伊主義，當然沒有什麼共通點。馬＝伊主義，把階級看作實在的勢力，主張階級鬬爭及其相互作用，決定社會的發展。對於農民的階級性的問題的回答，決定普羅列達里亞用革命的種種發展階段中應付農民各階層的戰術。

唯理論的形式的概念

形而上學的唯理論者，並沒有那樣想。他是從一般概念對於個別表象的優越出發的。他把實在的實在性附加於一般的概念。他適當的添加非本質的新標識於這一般的概念，藉以說明客觀世界的個別對象的多樣性。但是每個一般的概念，離開每個的現象，不能存在，所以這一般的概念，就轉化爲站在感覺現象彼岸而支配牠的觀念的『本質』。『一般的物質』，『社會一般』的概念——依據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對於自然是社會生活之實在的現象的論理的形式，不能不從那種一般的概念開始——，正是從物質世界分離了的抽象。

機械論派與辯證法派對於形式的概念之態度

恩格斯在費爾巴赫論中這樣寫着：『唯物論每逢自然科學領域中有劃期的新的大發見出現時，不能不採取新姿態。並且，自從站在唯物論的立場研究歷史以後，在這一方面，也開拓了新的發展的道路』。俄國機械論者們，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的論戰中，依據這個引用文的最初的命題，作了下面的曲解；即是說，恩格斯

承認了唯物論追隨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之後，因而唯物論對於自然科學，不能而且也不該演出何等獨立的作用。德波林派對於部分科學與自然科學擁護了哲學的獨立性，這是正確的。但是他們站在錯誤的立場，對於機械的廢棄唯物論的人們，擁護了唯物論哲學。他們對於反唯物論者的指摘，有些地方是不正確的。即，恩格斯說起唯物論『不能不採取新姿態』之時，他的心目中不是指當作一般世界觀看的唯物論；而是說，與社會及科學的認識之一定發展相關聯，『這個世界觀，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所採取的特殊形態』（恩格斯）。又、他們指摘了不應該把物質的概念與關於物理的物質之構造的一定表象，視為同一，這一層也是正確的。但同時他們把唯物論從部分的科學分離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物質的具體諸形態的科學認識之發展，在他們看來，並沒有充實物質之哲學的概念。但是恩格斯放在心目中的東西，是下面一件事，即出於個個科學的發達，充實了關於自然、社會與思惟的一般發展法則的科學之全哲學，以及當作一般的概念看的物質概念。

黑格爾派的概念之空虛

德波林學派，把物質轉化為觀念論的自己發展的『一般的本質』，轉化為從外部支配個個形態的本質了。伊里奇認定了普列哈諾夫對於馬赫主義批判之本質的缺點之一，是同樣的蔑視了哲學的發展與部分科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之關聯，這是很有特色的事情。『如普列哈諾夫所為，蔑視這個關聯（新物理學與觀念論哲學的），分析馬赫主義是愚弄辯證唯物論的精神』。

黑爾占把前世紀四十年代俄國黑格爾主義者照下面那樣描寫着（這些黑格爾主義者，在一切事物

之中，只認定一般的概念，『一般理念』，從具體的現實奪去了感覺的內容）——『實際上，一切事物、一切單純的感覺，被提高爲抽象的範疇，從那裏變爲沒有一點血色的蒼白的代數學的陰影回來了：：散步於索可尼克的人，是爲着把宇宙與他的統一委諸汎神論的感情而散步了的。如果他在途中遇着酒醉的兵士或村婦，就是開始了會話，哲學家不是單純的和他們說話的。他在直接的偶然的現象上，規定了國民的本體』。

經驗論從一般分離個別唯理論從個別分離一般

在經驗論者的方面，在唯理論者的方面，我們都看到一般對於個別的分離。在前者的場合，因爲否定一般的實在性，所以承認個個現象的存在並否定世界的統一了。在後者的場合，一般的抽象，從個個的現象奪去了一切的獨立性。這樣，經驗論從一般分離個別，把一般還元於個別。唯理論從個別分離一般，把個別還元於一般。

唯物辯證法對于一般與個別的相互關係之理解

辯證法唯物論的論理學，對於普遍與個別的相互關係的問題，給與唯一正確的解說。概念是外界在人類思惟上的直接反映的構成的形式，是牠的結果，這種構成是從不斷的具體的實踐之下實行的實踐出發，而復歸於實踐；所以個別的概念與一般的概念，都反映這個世界。這些概念，因爲個別與普遍都實在的存在於客觀世界，所以是實在的。個別與普遍、特殊與普遍，不像形式論理學所要求的那樣，牠們不是當作具有自己的存在的獨立的對象而在外面互相對立的東西。這些東西，在人類頭腦中，只有在其統一上，纔能存

在並被反映出來。離開個別沒有普遍，離開普遍沒有個別。

伊里奇對於那種在觀念論上從社會的死的形式的抽象、引出具體的社會諸現象的規律性的事情，曾經鬥爭過。他說，『社會是什麼，進步是什麼，從這樣的問題出發，就等於從終點到始點。在你們還沒有特別研究一種社會的構成，不能確立這個概念，不能研究眞實的事實，不能在客觀上分析任何社會諸關係的時候，你們從什麼地方取出社會和進步一般的概念呢』。社會是當作一定的社會經濟的構造而存在的，牠不是與那種構造並立，而是在那種構造之中並且通過那種構造纔存在的。在另一方面，個個社會經濟構造的發達及其相互推移的法則，是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之特殊的——就那種構造每一個說的——階段。並且採取發展了分化了的姿態的社會規律性本身，在社會的發展最高階段上展開出來。資本主義規律性的研究，是更深刻的理解先行的社會經濟構造的一般規律性的關鍵，其原因就在這裏。

辯證法的概念是具體的

一般之辯證法的理解，不是對象之停滯的本質，而表現其本質的推進的矛盾，同時又指示到達個別的道路。機械論者企圖證明機械的運動是運動的一般形態之時，他們造出形式的一般的抽象。那樣的抽象，不能表現物質運動，例如，不能表現生命、社會的一切具體形態。

辯證法的概念是具體的。因爲牠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滿矛盾的統一上因而在一般與個別的統一上，論理的反映出對象。

伊里奇說：「個別，如排除那引導到一般的關聯，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個別中，並且只通過個別而存在。一切個別，在某種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個別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質。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個別的對象。一切個別不完全的進到一般之中，等等」。

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及其應用的實例

像那樣的辯證法的概念之古典的模範，伊里奇在帝國主義的規定中給與了，斯丹林在新經濟政策的規定中給與了。伊里奇不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一般」看作同一的東西，並不用資本主義之非本質的標識去描寫帝國主義。例如他並不像考茨基那樣，說帝國主義是一定的資本主義各國之一定的政策。他也沒有把帝國主義，當作新的社會經濟構造與資本主義對置。伊里奇把帝國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的一般矛盾的發展之直接的連續、當作最高階段表示下。但同時，他又在帝國主義的特殊形態中，曝露那些矛盾，在帝國主義本身之中指示了牠的明日（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革命的前夜）。斯丹林在新經濟政策的規定中，把過渡期的各個階段中，新經濟政策的一切個別的現象中所表現的那種一般的本質的矛盾及指導的方面曝露出來了。

德波林派的概念論表現出形式主義

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之形式主義的性質，在他們的概念論的敍述中，特別顯著的表現着。德波林派，一面引用伊里奇的關於辯證法的概念的具體性的言辭，而在其理論的實踐上，却往往「完全反對的」行動了。他們在許多的機會，從關於自然與社會的部分科學之發展過程，分離了個個運動形態的部分的規律性之具體的多樣性，因而從空虛而

無內容的物質一般的抽象概念，由論理的方法去引出來——這件事當作他們的綱領揭示了。德波林派向着理性的觀念論、黑格爾主義、概念的自己發展——不是發展着的世界在概念中的反映——這種方向倒退。這種倒退的徵候，在他們的幾個代表者爲着認識具體的社會構造而要求從抽象的社會的規律性出發那件事當中，也表現出來。

在別種場合，普遍與個別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中這種形式主義，引起了如下的結果。即個別被宣言爲認識所能捉住的唯一的實體；當作一般或全體看的過程之本質的規律性，被蒸發出去，被宣言爲非本質的東西。例如，史的唯物論之對象，被當作研究社會的發展之各個階段之規律性的東西，因此，當作全體看的社會的發展之規律性被忘掉了（例如，加列夫的場合）。

布哈林與哥尼克曼在形式上構成社會概念的錯說

在形式上構成一般的概念，並把普遍與個別對置這一點，右翼與左翼機會主義者，與他們的方法論者——機械論者與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相一致。例如，社會概念的構成上，布哈林與哥尼克曼的全部差異，只在於下列一點。即，布哈林依照形式論理學的一切準則，構成這個概念，順次排除個個社會經濟構造的標識，而哥尼克曼，在研究個個社會經濟構造以前，論理上確定社會的概念。從這個概念引出一切個個的社會現象。其結果，在布哈林方面，社會被規定爲「互相作用的人類的最廣汎的體系」。這種規定通用於一切時代，於一切國家。正因爲如此，牠對於一個具體的場合，完全沒有用處。在這個規定之中，一切具體的東西，都被冷却，誘致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的一切推進的矛盾之反映，都不存在。

哥尼克曼，對於布哈林的社會概念，作了嚴格的批判。但是他事實上並沒有超過布哈林。他在論理上構成社會概念，忘記伊里奇的指示，從那種應該作爲出發點的、當作社會發展的個個實在階段看的一定的社會構造，實行抽象。他的思想中，飄浮着『社會一般』。他探求關於這種『社會一般』的本質的標識。他這樣寫着：『……人類社會首先是由於共同勞動結合起來的人類的總體』。對於論述勞動一般的這樣的社會概念，布哈林也會同意。

德波林派暴露了他們自己不能理解普遍與個別之辯證法的統一，也不能在實際上應用牠。他們把普遍當作獨立的自己發展的本質，與個別對置了。他們不能在革命運動的各個片斷中，看出全體運動的根本矛盾之個別的具體的形態。

託羅斯基的永久革命論是形式主義

概念之形式主義的構成及運動的個個形態與階段之具體的特殊性之蔑視，是反革命的託羅斯基的特徵。託羅斯基，把他的『永久革命論』，看作是通用於一切國民的理論、至於那國民所到達的發展階段及其國內國際的狀態之特殊性、是毫不介意的。大家都知道，這種可憐的理論，被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的具體過程所粉碎了，被全世界的戰後勞動階級的全鬥爭過程所粉碎了。但是託羅斯基在已經站在反革命方面的現在，他對於伊里奇的關於從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到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轉變以及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却更熱心的把自己那種理論當作國際革命發展的一般公式與之對立了。

伊里奇對於外國的黨所給予的多數派戰術戰略上的教訓，有系統的這樣說着：『共產主義的勞動

戰術上的普遍與特殊之相互關係

運動的國際戰術之統一性，並不要求排除多樣性……只是必要的事情，就是在適用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則時，要按照國民的及國民＝國家的差異，正確的變化這些原則來使用。各個國家對於統一的國際的任務之解決，對於機會主義與勞動運動中左翼空論主義之克服，而具體的進行之時，要把國民的特異性，國際的特殊性，實行調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在這裏，存有現在的歷史的瞬間之主要任務』。

但是託羅斯基的反革命的『左翼空論主義』，輕視國民的特殊性與國民差異，蔑視具體的着手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之必要。他的永久革命的公式，不顧慮各國的特殊性，要求立即把民主革命轉到社會革命，主張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有在世界的尺度上纔是可能的。

永久革命論是形式的抽象

託羅斯基的『永久革命』是形式的抽象，蔑視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民主革命轉變爲國民的及國際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革命過程，不考慮這個轉變之具體的特殊性、個個一定的國家中革命的特殊過程及其種種方面的關聯。

在託羅斯基一方面，辯證法唯物論，被那種臆造的一般公式之觀念論所置換，這些公式，在階級鬥爭的具體過程上，是從外部引進來的東西。

八 判斷與推理

辯證法的概念不是現實性之瞬間的寫眞。反映過程之本質的矛盾的辯證法的概念，在近似的、有限制的、附條件的形態上，給與理解過程的運動的關鍵。由於暴露辯證法的概念之內容，我們同時就曝露從個別到特殊和普遍或從普遍到特殊與個別的運動。思惟上的概念之具體統一之內的矛盾，我們用判斷把牠曝露出來。伊里奇說起『國家是在支配階級手中的工具，不是別的東西』之時，他在這個判斷中，在國家與支配階級之間，把關於國家的根本決定的關聯確立着。國家只存在於這個關聯之中，我們只有曝露這個關聯，纔能確立關於國家的根本的矛盾。

辯證法的判斷曝露概念之內的矛盾

形式論理學的判斷只概念的標識之曝露

形式論理學把判斷看作是概念的標識之曝露，這種曝露，對於概念，並不加減什麼東西。形式論理學的判斷，是兩個互無關係的概念之連結。例如，『社會由人類而成』，或『鯨是哺乳動物』那樣的判斷之中，形式論理學單只看到預先給與於社會及鯨的概念中的各種標識之曝露。『社會』，『鯨』，『哺乳』等概念，依然是互無關係的，是不變的。

判斷中普遍與個別的辯證法之反映

伊里奇這樣寫着：『從最單純的東西，最普通的東西，最大量的東西等等，即『樹葉是青的』，『伊凡是人』，『抓兒狗是犬』等等任意的命題開始吧。在這裏，（如黑格爾的天才的認識一樣，）就有個別是普遍的辯證法。總之，對立物（個別與普遍對立）是同一的。個別只有在引導普遍的關聯之內，纔能存在。普遍，只有在個別之中；只

有通過個別，纔能存在。在「伊凡是人」這個判斷之中，個人的伊凡與一般——人——間之實在的關聯被曝露着，伊凡在特殊的形態上表現人所固有的規律性。在另一方面，離開個個人而存在的人一般的規律性本身，是不存在的』。

唯物辯證法的判斷及其實例

唯物辯證法，在判斷之中，看到概念所反映的客觀的推進的矛盾之曝露。在判斷中被結合的概念，把這個矛盾具體化。必然的有機的被結合着的這些具體的概念，被人類在其實踐——物質的社會生產之實踐與階級鬥爭的實踐——的發展中，曝露出來。

在關於費爾巴赫的批判的論綱之中，馬克思的判斷，即『人的本質是社會諸關係的總體』那個判斷；在『人』的概念的展開上，是在質的方面劃分新階段的東西。這個判斷表示着：人類之本質的規律性，不是解剖學的及生理學的特殊性，也不是意識，而是在人類中並且通過他而實現而展開的，具體的社會諸關係。

這樣的人類的本質之理解，在那些把個個人類的『本性』與社會諸關係相對立的狹隘的布爾喬亞的思惟看來，是不能理解的。馬克思對於人類的本質的這樣理解，反映了階級鬥爭的發展中的新階段——有組織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成熟。普羅列達里亞，爲社會的發展過程所刺戟，在自己與敵人之間，看出了一定的社會諸關係之擔當者及擁護者。

恩格斯把關於能力的種種形態之關聯的人類智識的發達，作爲實例，指示了判斷的種種形態是怎

樣與社會的實踐的發展種種階段相結合的。

『有史以前的人類，他們——或許在十萬年以前——發見了摩擦取火的方法之時，在實踐上已經知道摩擦生熱的事情。但是在那個時代以前，早已知道摩擦身體的寒冷的部分藉以取暖了。但從那個時代起、到發見摩擦一般是熱的源泉這件事爲止，不知道經過了幾千年。但無論怎樣，人類的頭腦發達到表明摩擦是熱的源泉的判斷……的時代到來了，以後更經過數千年，在一八四二年……把這個特殊問題（摩擦生熱），與以前所發見的其他類似諸關係，關聯起來，實行研究了……於是形成了「一切機械的運動，得因摩擦之助而變爲熱」的判斷。最後，三年後，邁爾作出了關於一切運動形態的如下的判斷。即「任意的運動形態，在一定條件下，直接或間接的能夠而且必須轉化爲任意的運動形態」』。

辯證法的判斷與實踐的發展及其相結合實例

辯證法的判斷之構成過程

在第一個判斷中，確立着個別的運動形態（摩擦）與特殊的運動形態（熱）之間的關聯。在第二個判斷中，通過個別（摩擦），而確立特殊（機械的運動）與別個特殊（熱）之間的關聯。最後，第三個判斷，把一切運動形態的關聯與推移之一般法則，公式化了。

順次的由個別——現象間之經驗的被確立了的個別所依據的——進到普遍——構成這些關聯的一般法則的——的這些判斷，『當作根據於關於運動性質的一般的我們的經驗基礎的智識之發展，在這裏被我們表現出來』。但這並不是那種因實踐而充實的關於自然的實踐智識的貯藏，在意識上單純的

機械的被反映了的東西。隨着從個別到普遍的判斷之發展，我的在這裏看見從個別（摩擦）到一般（運動形態，能力）的概念之發展。

由判斷到推理

在不知道能力轉化的法則的聽衆之前，我們試實行恩格斯所說的適應於社會的實踐的各國發達階段的實驗，來想像一下。我們最初表示木與木、身與毛皮、水與推進機表面、冰與冰的摩擦、隨着有熱發現出來，就會到達於摩擦轉化爲熱的結論。其次我們表示：不單互相摩擦必生熱；就是打擊、運動的阻止、氣體的收縮、金屬的穿孔、也必生熱。最後我們實行表示機械的、電氣的、光學的、化學的能力等互相轉變的這種普遍的實驗。依照世界物質的統一與實踐是認識的源泉與規準這個前提，我們就可以在論理上組織這些實驗的材料，構成能力轉變的法則。我們的認識之與實踐相關聯而通過的個個歷史階段，被我們在思惟上當作推理當作結論再生產出來。

形式論理學的三段論法之形式的性質

從具有共通概念的兩個判斷（所謂前提），必然的引出第三個判斷，這樣的推論，形式論理學把牠叫作三段論法。例如，『封建的國度，通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發展到社會主義的方向』與『蒙古是封建的國度』這兩個判斷，都有『封建的國度』這個共通的概念，但是就三段論法的見地說來，從這兩個判斷出發，就產生下面的結論：『蒙古當然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在這種實例上，三段論法之形式的性質，非常明白表現着。在這裏，只根據於『蒙古』這個概念與外延上的共通概念『封建的國度』之間的外的關係，引出結論。但我們，

從蒙古的歷史發展過程看來，從其與蘇聯相隣接一點看來，從蒙古的勞苦農民之革命的積極性及其政治的組織看來，我們知道，蒙古不通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構造而向着社會主義發展。

三段論法不能認識客觀世界的新規律

概念的由普遍到個別以及由個別到一般的道路，是由於社會的實踐—切方面——工藝、階級鬥爭、科學的實驗之實際—之發達所曝露的事物的現實關係的、根據於人類認識的反映。三段論法及一般的推理，是從實踐分離而與之對立的東西，所以不是認識客觀世界的新規律的工具。例如，我們把『貴族是沙皇政府的台柱』與『魯易列夫及彼斯得爾是貴族』這兩個判斷。檢討一下。依照形式的三段論法的原則，我們就不能不到達於這樣的結論：『魯易列夫及彼斯得爾是沙皇政府的台柱』。這個結論的錯誤，形式論理學是不能暴露的。只有具體的研究歷史的現實——在這個場合，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俄國——，我們才能表示發展的真實路程。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曝露十二月黨員中普遍（貴族）與其個個集團之間的矛盾，是地主階級的利害與在其個個部分中發展着的布爾喬亞傾向的利害之間的矛盾。但思惟的全過程與實踐的這樣有系統的『接觸』、當作對立物具體的統一看的概念的這樣的處理，是唯物辯證法之必須的要求，並且只有在牠的基礎之上，才是可能的。這樣的具體的統一，不能依靠抽象的一般的概念之自己運動所能簡單的得到，而必須從現實本身中把牠引出來。

思惟的法則與自然的法則之一致

恩格斯說：『思惟的法則與自然的法則，在牠們正確的被認識之時，就不能不互相一致』。這些法則的認識，究竟正確到什麼程度，還是由社會的實踐所決定，

所試驗的。

唯物辯證法不排斥推理形式但推理必須表示對象的發展過程

唯物辯證法，不否定三段論法及其他推理形式的意義。但唯物辯證法，在其自己的運動上，把那些東西的眞實本性，當作反映對象世界的思想的運動過程表示出來，黑格爾說：『一切事物都是推理，是某種普遍，通過特殊性而與個別性接觸着』。這句話，在形式上在本質上都是觀念論的。伊里奇對於這句話這樣寫着：『很妙！最普通的物理的形象，是最普通的學校式描寫了的事物的關係』。

唯物辯證法，不排斥當作概念構成的工具看的推理。牠在推理之中，看到對象發展的現實路程的思想上的再生產；在那種法則之中，看到客觀世界的矛盾的發展法則之近似的反映。我們的思想的積極性所表現的論理的結論，是我們的社會的實踐之必要的動因。如果沒有牠，我們就會不能超出因實踐的一定階段所充分暴露了的客觀世界規律性的界限。如果沒有論理的結論，那麼，對象之理論的研究的任何過程將是不可能的，對象的發展法則以及個別現象中這法則的實現條件的認識之任何過程，也將是不可能的。

實踐發見事物的新規律性

但是，上面幾句話，並不是說論理支配實踐，而實踐只是論理的草稿之單純的實現。那樣的考察，是觀念論的。『論理的形象，並不是當作自己的他在而具有人類的實踐（絕對的觀念論）。反之，人類的實踐，是幾十億次被反復着，而在人類意識中當作論理的形象被固定的。這些形象因爲幾十億次被反復着（只因爲這樣），具有偏見的永續

性、公理的性質」（伊里奇）。所以，永久的思惟法則那東西，是不應有的。我們的實踐，發見事物的關聯及其種種方面的新規律性。這些規律性無數次反映於我們意識之中，當作新的思惟法則，當作新的形態（更正確而妥當的反映自然運動的客觀規律性的思想之關聯及相互推移的新形態），固定於我們的意識之中。

新的思惟方法是普羅思想家所構成的

具體的社會的實踐與有機的結合了的新的革命的思惟方法，開始由普羅列達里亞的思想家構成了。並且能够構成了。普羅列達里亞，是敵對的社會的最後階級，是那種社會的掘墓人。在他看來，自由只是正確的理解了的歷史的必然，那樣的階級，只有普羅列達里亞。普羅列達里亞，由於全世界的歷史的經驗與自己的鬥爭的實踐，是在社會的自己運動——普羅列達里亞自身是其最重要的方面——之內的矛盾中，探求社會發展的推進力的唯一的階級。（社會發展的推進力不是在「神、皇帝、英雄之中」去探求，也不是在一般任何外力之中去探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普羅列達里亞全體，不能發展到政治的自覺及其前衛的組織性的階段；同樣，唯物辯證法，在布爾喬亞支配的地方，也不能成為一切勞動者的意識的思惟方法。

唯物辯證法轉變為大衆之常識的過程

只有在蘇聯，只有在今日，唯物辯證法，纔越發廣汎越發深刻的破壞勞動階級及勞苦農民的廣大羣衆之形式論理的思惟方法。這只是因為俄國幾百萬勞働羣衆，接受黨的指導，參加着生產關係之革命的、計劃的及組織的改造。這只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實踐，要求各個參加者理解他所實行的個別的小事業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之辯證

法的關聯。自由——幾百萬人的合作團體的行動所意識了的必然——，牠自身成爲俄國成功的前進運動之必然的條件。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恩格斯的卓見，已經揭破了：形式論理學的常識，『在四壁圍繞的家庭中，是最可尊敬的伴侶』。恩格斯這句話，是指的永久停滯的小布爾喬亞的生活說的。但是現在，自已的『四壁』被擴大到共同生活及社會主義的都市之範圍；個人的廚房，革命的被轉變爲科學的有組織的廚房＝工場；連帶着，全部生活組織在最初是半盲目的發生變化，後來却越發有意識的有組織的發生變化；幾百年來固定了的人類諸關係的諸形式，積極的被改造。在這樣的現在，形式論理學的『常識』，也快要告終。

新的實踐，在諸現象之間，發見新的關聯形式，在大衆之中，產生對於一切問題的新態度、新思惟方法。唯物辯證法，正被幾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當作『常識』。

九 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

經濟學批判中的分析與綜合之實例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的敍述，是從商品與價值開始的。商品及其價值，是馬克思因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諸現象之具體的多樣性而發見了的最單純的本質的規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一切現象之基礎、即這個最單純的一般的規定，變成了構成全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理論之出發點。

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大量的一般的現象——商品——出發了的馬克思，把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連

同其一切矛盾，當作這個社會的一切本質方面的具體統一，當作基本的諸規定的發展之必然的結果，再生產出來了。馬克思給與了資本主義之具體的綜合的理解。他實行這樣的綜合時，他是根據於資本主義的現實的發展過程的研究，根據於當時資本主義的現實——那本質的方面，由於普羅列達里亞的實踐、由於階級鬥爭暴露了。

分析與綜合是認識上的必要動因

分析與綜合，在我們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性上，是必要的動因。化學家分析蛋白質，發見牠是從一定的更簡單的物質成立的，他實行蛋白質的分析。但是單只決定牠的成分，還不能認識蛋白質。即是還沒有認識使蛋白質成為生命的担當者的本質的規律性，這是不待言的。因之，我們不能不抓住蛋白質的綜合的規律性，就是抓住從非有機的構成部分構成新質——有生命的物質——的規律性。這是現在合成化學的當前的任務。例如橡皮的化學構造，雖在很久以前早已知道，但是直到最近十年間，由其他更單純的化合物合成橡皮的作業，才告完成。

分析與綜合不是獨立的認識方法

「以分析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學，如果沒有分析的對立物——綜合——，就沒有一點價值」——恩格斯這樣說着。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分析與綜合，是獨立的認識方法——這樣的結論能夠發生嗎？像那樣的理解分析與綜合以及兩者在認識中的意義的人，是形而上學者。例如

機械論者之形式的分析

，在機械論者看來，全體是部分的機械的總計。因為機械論者所理解的全體的屬性

及規律性，不外是部分的屬性及規律性被複雜化了的東西。所以更深刻的認識對象，就是更深刻的推進分析，而其結果到達於橫在現象的根底中的極端單純的要素。那種極端單純的要素，在機械論者看來，是沒有特性的微粒子及其空間上的物質變化。從澈底的機械論者的見地看來，任意的對象，例如人類社會之分析，由於發見這些極端單純的要素，才告終結。但分析如果終結，我們就必須在量的方面把這些要素作種種的結合，藉以綜合全體。這樣，機械論者，在分析的階段上，把客觀世界的一切質的多樣性，溶解於對於一切現象在形式上是共通的、同一的、內容空虛的機械的運動的規律性之中。在綜合的階段上，機械論者在機械運動的這些規律性之下，把物質運動的其他內容更豐富的形式，例如，化學的現象、生命、社會等等都包括了。但在機械論的經驗論者說來，認識上的主要點，是機械論的分析，是從複雜到單純、從全體到部分的分解。

黑格爾對於形式的分析之批判

當作獨立的認識方法看的形式的分析之批判，黑格爾已經實行了。把全體當作派生的部分之單純的總合的形式的分析，殺死了全體。把社會看作『人的原子』的相互作用，例如把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性還原於個個人的生物學及心理學的社會學者，由於那樣的辦法，把資本主義社會消滅了。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在的互相作用的東西，不是孤立的人而是階級。

黑格爾這樣寫着：『化學家拿一片肉放在長頸蒸溜器中，加以種種的操作。然後我說發現了肉是由氧、炭、氫等等構成的。但這些抽象的原素，已經不是肉』。

氧、炭、氫——對於肉是抽象。當作獨立的單純的原素看的炭，與肉中包含着的蛋白質的成分的炭，是不同的東西。在蛋白質之中，曝露出炭只有在從蛋白質到炭的關聯上才存在的那樣的規律性。

這樣看來，不顧慮全體的特殊規律性而實行的分析，只造出貧弱的形式的抽象。那樣的抽象，當然不能給與理解實在的對象的認識的關鍵。

形式的分析到達不可知論和觀念論

形式的分析，即令從實在的事物及其諸關係出發，也到達於不可知論，到達於顯明的觀念論。在這分析主義者說來，世界一切質的多樣性，種種運動形態的一切財富，都被溶解於任意選擇的原素的部分之最單純的最貧弱的運動形態之中。如果把社會當作個個人的總體去觀察，把有機體當作細胞的總體去觀察，動植物的類與種，就變為主觀的抽象，變為非本質的單純的假象。這樣的分析，在某種形態上，就到達於質的範疇是主觀的那種結論。達到了那種結論的人，是機械論者莎拉比雅諾夫和斯特巴諾夫。

只有靠摸索，只有通過由實踐而自然被訂正的無數的錯誤，那樣的分析，才能夠在力學、物理學、化學上，曝露出若干物質的對象之本質的方面。

但是，形式的綜合也不能成為客觀的認識方法。

形式的綜合也不是客觀的認識方法

現代的理論物理學者，離開了自己的科學的實驗的基礎，他以為認識上根本的東西是這個綜合。他把這個綜合，解釋為在一般的抽象的結局上，包括部分的內容豐富的現象於機械的規律性之下。

形式的綜合，不『與現實相接觸』，不與歷史、對象的發展相結合。例如魯賓在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註解上，研究生產價格時，不以價值轉變爲生產價格的內的必然性作基礎，而以發見能『包括』生產價格於價值範疇之下的那種生產價格的標識，作爲自已的任務。至於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歷史的經濟的諸範疇之現實的歷史，是魯賓所不介意的。所以他的綜合，不過是『純粹』思想的事情，是本質上觀念論的構成。

形式的綜合只是所謂純粹的思想

但是我們怎樣知道；由分析與綜合得到的新的一般的規定，或諸現象間的新的依存關係，是確實的，是作用於一定諸現象羣之上呢？只有在那樣的場合，分析與綜合的結果，才能有科學的價值。

經驗論者的歸納法的應用

經驗論者答道：我們的結論爲要得到科學的價值，就必須依照一定的方法，對於我們的經驗和觀察的全體材料，加以一定的組織；這樣的唯一的科學方法是歸納法。

經驗論者所說的歸納法，是把對於若干現象確定了的某種標識或關係，推及於這一種的一切現象之上。例如我們所知道的反芻動物是有蹄類。他們從這裏就引出結論：由於反芻動物的分析所發現的『有蹄』這個標識是必然的標識：因而一切反芻動物都是有蹄類。但這『法則』的現實的必然性質在那裏，反芻動物的消化器官的構造與蹄的構成之間有什麼關聯，這些是歸納論者所不說的。如果提出這『法則』的某種的說明，牠不會根據於歸納，於外的標識的一般化。

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在歷史上的一列的產業恐慌中，看到產業循環的衰落期以後有復活的時期，

即好景氣的時期到來。牠從這裏就引出了一種『歸納的結論』——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恐慌，必須以新的一般的產業興旺而告終。牠把恐慌作爲不可避免的東西，牠不深刻的研究決定其種種階段的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各個新的恐慌，表現資本主義的矛盾中的新階段，因而有其特殊的性質。例如這次的世界恐慌，是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恐慌，不是牠的新的興旺，而是孕育着革命的變革——這些是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不過問的。

經驗論的歸納只拘泥於現象

經驗論的歸納，不進到現象的表面以上，而停止在其外面的標識之分解與一般化。

演繹

補足歸納的東西，是演繹。歸納是把根據於一列特殊事實的結論實行一般化，而演繹被解釋爲從一般命題，或特殊事實引出結論。

形式論理學的演繹法

形式論理學者，從幾何學上的所謂三角形的內角之和等於二直角一般條件的定理出發，引出直角三角形中除直角以外其二角之和等於一直角的特殊條件之時，只看到從一般到特殊的演繹。他不注意下面的事實；即這個『引出』，在他所以認爲是必然的，只因其根據於社會的實踐之龐大的材料。人類在這種社會的實踐上，處理了無數經驗的事物以及包括直角或一般的角的那些空間的外形。

布爾喬亞科學上的演繹法

例如，許多布爾喬亞歷史家，不能確立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性，或者感到恐怖，把歷史事象的說明，從個個事實——某一國王的人格，政治家，支配的思想等等——，『演繹』出來。但是當着實行曲解社會諸現象的現實關聯的這種很錯誤的說

明時，他們在事實上是從所謂歷史的過程由國王的意志、思想及其他所決定的一般前提出發的。這種錯誤的一般的前提，是根據雜有許多歷史事實之皮相的先入見解的分析而得到的。

經驗論哲學家和經驗的自然科學代表們，把歸納與補足牠的演繹，看作認識客觀世界的唯一的科學方法。據他們的意見，只有這種方法保證科學對於事實的忠實，使我們的結論從一切主觀的「叫座」解放出來。

歸納和演繹都不能認識對象的規律性

但在實際上，歸納和演繹，不給與對象的發展之本質的推進的規律性之認識。

歸納的一般化，是照下面那樣作成的；若果一定的標識在許多場合被反覆時，牠不能不在一切場合發生出來。但爲什麼不能不是那樣呢？這個標識在一切場合被反覆的必然性在那裏？——這個問題，歸納論者沒有答復，幷且不能答復。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布爾喬亞革命的指揮者是布爾喬亞。這件事，在帝國主義時代的落後的布爾喬亞革命中，也還有布爾喬亞是指導者的意思嗎？歸納的分析不能不到達於這種答復（例如少數派實際上到達了）。

歸納停止於現象的表面。牠取出現實的個個方面，在種種現實上比較這些方面。這些方面如果被反覆出來，就把牠們一般化。但歸納是不能抓住現象的運動法則，本質的矛盾的，所以牠到處是現象的俘虜。所以歸納論者爬行於發展過程的背後，用手摸索，從一個一般化移到別個一般化。牠們轉變爲如恩格斯和伊里奇所嚴格嘲笑了的爬行的經驗論者。

歸納的分析，不發見對象之本質的規律性、對象之實在的推進的矛盾。所以歸納的分析之一般化

，不具有內的必然性。每逢某種新事實出現時，歸納的構成，就完全沒有辦法，而相信惡魔的方法，相信心靈論。恩格斯在心靈界的自然科學一篇論文中，指示着：當作對於一切煩瑣哲學家及形而上學者的有希望的武器而被提出了的『經驗的＝演繹的』方法，怎樣把兩個卓越的自然科學家——物理學者塔爾克斯及生物學者渥列斯——引導到信仰心靈論的方面。

個個自然科學家，如上所說，把歸納法看作科學的結論的眞實性之唯一保證。但是恩格斯依照自然科學發達上的許多實例，指示了：歸納沒有演繹就不能實行，分析沒有綜合就不可能。恩格斯說：『由於歸納，在百年前發見了；螃蟹與蜘蛛是昆蟲，更下等的動物是蛆蟲。同樣，由於歸納，現在發見了那是不合理的。歸納不能說明無乳腺的哺乳動物絕對不會被發見的事情。以前，乳房被看做哺乳動物的標識，而鴨嘴動物卻完全沒有乳房：：因爲發展理論的進步，有機體的全部分類，也從歸納奪去，而被還元於「演繹」，於發生論了。某一種由於從他一種發生，而被演繹被引去。但靠歸納證明發展理論是不可能的：：』。今日的生物學，不用外的標識而用發生的共通性作爲有機的分類的基礎，這種發生的共通性，不是根據歸納的分析而是根據發展的規律性之歷史的研究確立起來的。

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只是諸認識的要素不是獨立的認識方法

在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上，分析，綜合，歸納，演繹，決不是獨立的認識方法，也不是接連發生的認識的諸階段。唯物辯證法，把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當做客觀世界之辯證法的認識之必然的諸要素、諸方面，在其統一上去觀察。在認識的一切階段上，我們同時分析而且綜合，使用歸納也使用演繹。但分析與綜合，

在唯物辯證法上，不僅失其獨立的意義，並且得到與布爾喬亞論理學完全不同的性質。

分析與綜合並用之實例

我們的認識，不能離開我們的實踐。在實踐上，我們不單是把事物分解為牠的構成部分，並且綜合這些部分，在其中確立新關係，構成新事物。例如我們當着分解礦石為許多構成部分時，不單是分析牠，同時又造出具有為從前礦石所無的新屬性的新金屬。如果這個綜合不是分析的前提，沒有伴隨於這個分析，科學的分析本身，將是不可能的。

伊里奇在普羅列達里亞的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實踐中，暴露了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伊里奇對於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之分析，只有根據於普羅列達里亞對於帝國主義展開了的鬥爭，才做成功了。但普羅列達里亞對於帝國主義的一般的階級鬥爭，其任務不是絕滅帝國主義的個個方面及其表現，而是要把整個資本主義秩序實行社會主義化。所以伊里奇並不隨便的引出帝國主義的個個表現。他在這個分析中，探求了帝國主義的根本的方面——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即社會主義社會的綜合之出發點的方面。當着實行帝國主義之理論的分析時，指導了伊里奇的東西，是整個帝國主義的概念、以及由普羅列達里亞實行的那個革命的變革之必要。

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方法，只有在很皮相的被觀察了的場合，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眼光中，或許當做分析的方法反映出來，而以為馬克思的天才在於『分析的智能』。但馬克思的辯證的方法，同時是分析的，是綜合的。資本主義之本質的諸範疇（馬克思根據龐大的事實材料之研究所達到的），在

馬克思看來，是不當作資本主義的『元素的』『構成部分』，牠的標識表現的，而是當作反映資本主義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認識之發達中的諸階段表現的。

看起來好像是馬克思從商品開始敍述而以具體的資本主義終結，但並不會交互的使用了分析的方法與綜合的方法。馬克思並沒有把資本主義的概念『包含』於商品經濟的概念之下。當着認識資本主義的最單純的規定時，在馬克思面前，『整個的社會』不斷的飄浮着。馬克思論理的再現出資本主義，反映了那客觀的發展之必然的階段。但在資本主義的這種再現、『綜合』的過程上，馬克思在敍述的一切階段上分析各個範疇，規定這範疇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反映的新東西。只有依靠曝露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的發展中的新階段的這種分析，資本主義的更具體的認識才是可能的。馬克思的綜合，在一切階段上與分析結合着。

我們的思惟如果只限於追求對象的運動與發展的踪跡，規定這個運動中相互作用的諸方面，牠是分析的起着作用。但我們的思惟是積極的，牠規定對象的種種方面，同時在其與物質的全體性的關聯上觀察那些方面，在思想上，在其發展的必然性上，再生產這個具體的全體性。因而我們的思惟是綜合的。

伊里奇引用黑格爾的話，並加以贊成，這樣的說着：『哲學的方法，是綜合的，同時是分析的。但這句話的意思，決不是說，有限的（被限定了的、形而上學的）認識的這兩個方法，無關係的共同存在或單純的交代；而是說這兩個方法在哲學的方法中以被揚棄的姿態包含着。哲學的方法，在其每

一步的運動上、同時是分析的、綜合的起作用」。

所以馬克思的辯證法的綜合，並不是從派生的單純規定在空想上構成複雜的概念。辯證法的綜合，從其本質自身說，是歷史的。牠不是由於外面的標識，人爲的從單純的東西構成複雜的東西。論理的綜合，依據於社會的實踐（那種綜合自身是這種社會的實踐的一個要素），再現出對象發展之歷史的過程。但是從最單純的矛盾再現出具體對象的論理的思惟過程，不能够也不應該奴隸的追求具體的歷史過程的一切曲折。任何對象的歷史，比較種種的偶然，是無限的豐富。按照一切細目追求對象的經驗的歷史，這就是意味着不立脚於歷史過程之指導的根據而在論理上說明牠，反而是爲混亂的歷史過程所支配。在資本主義的諸條件之下，以對抗布爾喬亞的革命開始，在普羅列達里亞的政治的勝利之後，以社會主義建設終結——這樣的勞動階級鬥爭的天才的論理的綜合，是伊里奇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理論。這種理論，以帝國主義諸條件之下的布爾喬亞與普羅列達里亞的根本矛盾爲其出發點。

論理的綜合依據於社會的實踐

伊里奇的理論，再現着革命的發展上的根本階段——勞動階級與其貯水池的力量之組織，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到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轉變、暴動蜂起、蘇維埃國家樹立、新經濟的組織等等。但具有世界史的意義的這種理論的創造，如果只是奴隸的追隨於某一國家、例如俄國的革命的具體過程的一切轉變，將是不可能的。因爲在那種場合，我們的認識上本質的東西與非本質的東西、內面的東西與外面的東西、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之必然的規律性與其偶然的外面諸條件之間，就會失掉區別。

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的統一

照這樣、在對象發展的歷史過程之論理的再現上。辯證唯物論，表示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的統一。辯證唯物論，把各種個別的形態，當做一般的東西的發展階段去研究。一般的東西之認識，因其個別的階段之認識而得到（歸納）。伊里奇，關於資本論中商品的研究，這樣寫着——馬克思『把牠（商品）當作社會的諸關係分析着。分析，具有二重的性質。即價值形態之演繹的及歸納的、論理的及歷史的分析。在這裏，由於與實踐相對照的事實而實行的檢討，在每一步的分析上實行着』。

一〇　認識中的經驗與實驗之作用

經驗與實驗是認識的要素

招致物質世界的新方面及規律性的認識的社會的實踐最重要動因之一，是經驗與實踐。廣義上的經驗，是一切社會的實踐，是具體的社會的人與自然及他人之積極的相互作用，是一定社會諸條件下人類的物質的生產之實踐與人類的階級鬥爭之實踐

自然科學上的實驗

在當作科學的認識一個要素看的經驗與實驗之中，我們努力要造出在不因許多外的相互作用妨礙一定規律性的姿態上所能闡明的那種條件。在自然科學上，實驗具有特殊的意義。為要決定重力的加速度，我們就把同樣重的物體在眞空的圓筒中落下，使重力不受空氣的抵抗所妨礙，為要確定土壤的種種成分對於植物的生育所有的意義，我們就在浸進了種種鹽類的溶液的純粹的沙泥中，插入植物的根。梯米里瑟夫因為確定太陽的種種的光線於植物的生活力的意

義，把植物的葉與莖，插入於太陽分光鏡的種種色帶——赤、青、紫等等——之中。

經驗論的實驗觀

然則實驗在我們的認識上有怎樣的意義？經驗論者指出實驗在自然認識的發達上所演的很大的作用，自稱他們所謂研究家的唯一任務單是記述各種現象，不是發見那內的規律性那種主張巧妙的由實驗證明着。

「物理學害怕形而上學」——這是反對理論的認識的經驗論的自然科學家的呼聲。他們不把實驗看作本質與現象的統一，不努力確立過程之內在的必然性。

實際上，在科學的事業之實踐中，澈底貫澈經驗論的立場的自然科學家，一個也沒有。建築家在實際上建立建築物以前，先在頭腦中建築牠——馬克思這句話，也適用於實驗家。實驗家並不是像盲目的小狗那樣，從現象到現象、從實驗到實驗的亂碰。他並不偶然的結合他的經驗的種種要素。在着手新實驗的那種場合，他是由一定的推測——根據於已經實踐所暴露的對象的屬性及規律性的東西——所引導。

經驗論者因爲損傷自然的研究的理論要素的意義的目的，常常引用成爲大發見的基礎的「偶然的」實驗。但把那樣「偶然的」實驗更仔細的研究起來，我們就知道無論是實驗本身，或基於這實驗的發見，都是由於物質的社會的生產之發達、支配階級的利害及科學的理論的發達所完全準備着。新發見的思想及其可能性，是撒播於空中的東西。這種思想，把從事於科學工作的研究家，引到一定的方向，決定着實驗或觀察的思想及方法。物體落下的法則，在牛頓以前已經在實驗上確定了（由於加里來

）。天體的運動，在他以前，也同樣的正確的被記述了。在哲學上，自然之一般的機械的規律性之思想，已經支配着。一切都是向着牛頓的發見準備着了。關於水銀的氣化、及從水銀的氣化物的水銀的還元的拉波氏的實驗，立刻引起所謂燃燒是熱素由物體放出的熱素論的崩壞、引起氣的發見、以及物質不滅律的確立。而有意識的計劃出這種實驗並實行了的人，是拉波氏。但是準備了這種實驗的，是當時科學的運動的一切。物質不滅律。在拉波氏以前，已經許多哲學家所表明，所以這定律另由與拉波氏獨立的洛摩諾索夫做成公式，並不是偶然的。

唯理論的實驗觀

當着認識基於實驗而發達而豐富之時，理論的思惟是必要的。這個意思，當然不是說實驗是自己發展的理論之受動的附屬品，或是外面的補充物。一面的，唯理論的誇張理論對於實驗的意義，這是錯誤的，是觀念論的，正與經驗論者奴隸的，盲目的隨從於實驗一樣。理論的自然科學，尤其理論物理學的進步，在最近五十年之間，在實驗的自然科學家與理論家之間，確立分工；把實驗的材料的構成上的複雜的數學的分析之意義增大了。其結果，在許多學者的觀念中，自然科學的理論，就離開了實驗的基礎。理論與實踐的分離，爲布爾喬亞思想家的一般觀念論的性質所固定了，這是不待言的。自然科學的理論家，就把他的理論，當作對實驗獨立的東西去觀察了。

理論與實驗之關係

那樣的唯理主義，曲解了科學的歷史中理論與實驗之實際的關聯。唯理論忘記了：理論相互的交替是由實驗所決定的；實驗結局是由社會的實踐之全體發展——

由於生產力與階級鬥爭的發達，首先是由支配階級的利害所準備的。唯理論蔑視理論所被構成的路程本身，即在實驗上發生了的假設，是被法則和理論所構成的。在經驗論者看來，理論常是假定，是主觀的假設。但唯理論者，不把假設當作到達於知識的路程去觀察，而當作離實驗獨立的正確的或錯誤的理論去觀察。

假設的意義

但在實際上，如恩格斯所說，「自然科學在運用思惟的範圍，共發展的形式是假設。新事實已經發見，關於同一部類的現象的舊說明方法，就沒有用處。從這一瞬間起，新說明方法成爲必要。——牠最初只是根據於被限定了的數量的事實及觀察。還有在其以上的實驗材料，清除假設，除去其中的一部分，訂正其他部分，最後就至於確立純粹的法則」。法則不是在學者的頭腦中完成了的姿態上表現的。牠是從根據於「被限定了的數量之事實與觀察」的假設成長起來的。但這種假設，是到達於法則的必然的路程，如果沒有假設，就不會有法則即理論。「我們如果以爲要等待材料成熟到能够確立法則，那麽，到那一瞬間爲止，將不能不延長理論的研究。正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就決不會得到這個法則」。

如果沒有牠就到底不能想像現代科學最重要的理論，是曾經通過假設的階段的。原子論在僅僅三十年以前由許多學者當作便利的「主觀的擬設」被考察，牠被當作沒有實在對象而給與「最簡單的」敍述經驗材料的可能性的東西。以馬赫爲先驅的觀念論的物理學者，執拗的否定了原子的實在性。在到達於現代的理論與法則爲止的科學歷史路程上，撒布着不堪實驗與實踐之試練的許多假設。

假設的作用

在社會現象的科學理論的構成中，假設也演了不下於此的重要作用。伊里奇說——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論本身，在前世紀六十年代，就是在馬克思寫資本論以前，曾經是天才的假設。但牠是『開始使對於歷史的及社會的諸問題的嚴格的科學態度成為可能的』假設。馬克思根據於向着階級鬥爭的直接的積極的參加，根據於黑格爾哲學之唯物論的改造，根據於英國的經濟學及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之批判，造出了這個假設。馬克思為這個假設所引導，『採取社會經濟的構造之一——商品經濟的體系——，根據龐大的資料（他把牠研究了二十五年多）很詳細的分析了這構造機能及發展的法則』（伊里奇）。伊里奇接着說：『現在，資本論出現以後，唯物史觀早已不是假設，變為科學上已被證明的命題了』。這個科學的命題，由數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證明了。馬克思許多理論的豫見，被這資本主義的發展巧妙的實現了。如果馬克思關於歷史之唯物論的說明之法則，要等待到『材料成熟到法則被確立的程度』（恩格斯），就是等待到他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終結，而沒有提出那個假設，那麼，人們將不能從馬克思知道那個法則。如沒有這個假設，資本主義的研究就會是不可能。

實踐與理論

實驗是實踐的一個要素。在實驗上，實踐與理論的統一被實現；在實驗上，思惟積極的曝露物質的對象之規律性。但實驗也曝露理論的缺陷。理論在認識的各個發展階段上，不是完全反映絕對眞理的東西。理論的這種缺陷，在實驗上，更正確的說，在許多的實驗上，被克服了。同時，關於科學的認識之發展的指導方面，是決定科學的思想方

向與實驗的客觀可能性及條件的實踐，這是明白的。

當作實驗（牠自身從社會的實踐發生，由於牠，全部被解決）上的行動這種指針看的理論的作用，在蘇聯，卽在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是特別明白的

在獨占資本主義之下，實驗科學的模範代表者，已經不是關在自己的實驗室中的單獨的學者，而是直接間接由托拉斯維持的研究機關的雇員。但從資本主義的構造說，不論個別的研究所事業的聯合，或研究所中長期的多少有計劃的事業，都變爲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之下，「五年計劃」，無論在生產上，或在科學的事業上，都是不能實現的。

蘇聯是一個社會的大實驗場

但是在蘇聯的各種事情之下，由於全國的規模上科學研究事業之計劃化，以及這個計畫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計畫中的包含，保證社會主義實踐對於科學事業的作用，表現着科學的實驗與理論的空前的發展。

在蘇聯，實驗越發失掉其實驗室的規模，與「純粹」科學的性質。實驗越發帶有半工場的及工場的性質，與工業及農業的實踐，直接一致。並且，稀有的高等工業學校＝工場，實驗＝研究工場及國營農場，是近的將來的科學的實驗的事業之「中堅」。

經驗的意義及作用

我們對於應用於自然科學，關於狹義的自然的科學的實驗及經驗，上面已經說過了。但實驗與經驗，在社會的發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態顯現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經驗。從此，馬克思，恩格斯與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鬥爭的教訓，充實了普羅

列達里亞革命的理論，建立了普羅列達里亞專政的學說。

革命的辯證法論者馬克思，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歷史的意義的歷史的經驗，是世界普羅列達里亞革命莫大的前進，是比較幾百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踐的行動。『分析這種經驗，從此引出戰術的教訓，由於這種經驗，再檢討自己的理論——馬克思正是這樣的樹立了自己的理論』（伊里奇）。

伊里奇，指出馬克思所加於共產黨宣言的唯一的本質的『訂正』。是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的深刻注意的研究做成的。這個訂正，就在於這點，即『勞動階級，不能單只掌握（現成的）國家機關，為自己的目的來運用牠』。

伊里奇也是那樣的理解了歷史的經驗之意義。即，他引出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教訓，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很好的應用了這個教訓。他又研究一九〇五年的全盤的練習之教訓，依據帝國主義戰爭及其以後的革命時期中第二國際的公然背叛，更精密的鑑定了機會主義的特徵，等等。十月革命以後要求『休息』要求把新生活的實際建設的事實，深刻注意的加以檢討加以研究。伊里奇警戒了不負責任的空論，投機的政治施設以及智識份子式的議論，要求了『多多注意於勞動者與農民在其日常活動上怎樣建設實際上新的東西』。他聚精會神的觀察了一切新經驗與新事物的萌芽，根據革命的理論努力要在那些萌芽中找出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之最合目的的形態。

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勝利以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發生了對於社會現象的經驗的問題之新研究

。因爲，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勝利以後，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隨着社會主義計劃對於盲目的小商店經濟的勝利、事態在本質上起着變化，社會主義的普羅列達里亞的自由，不單是意味着那種爲達到一定目的而『熟暗事物的』（恩格斯）去利用客觀環境的能力與判斷。在我們所到達了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諸條件之下，自由的意思，就是說：社會環境的一切要素不是自發的聚集於普羅列達里亞的背後，而這些要素本身，是普羅列達里亞有意識的革命的創造之產物。

新經驗與新實踐在新建設上的意義

在俄國，生產能力到處正在更新。這些生產能力不單是更新，並且依照廣汎的有意識的計劃，有規則的建設着。在俄國、大規模的階級組織的變動一直顯現着。連帶着，農民層的相貌發生變化，幾百萬大衆的心理，勞動上及生活上的習慣，起着變化。但這不是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是有意識的革命的創造的產物，是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計劃的一階段，世界布爾喬亞及第二國際的思想家，反對農民的集體化及五年計劃，預言『斯丹林的實驗』不可避免的終歸失敗。但這個歷史的實驗，用空前的速度，着着成功。這是因爲那種歷史的實驗，在用馬‖伊的理論武裝了的黨的指導之下，由幾百萬勤勞者之英雄的努力完成着。

在那樣的事情之下，被應用於社會現象的實驗的問題，從新被提起。因爲客觀環境由我們自己造出，而其決定的要素越發服從於我們，所以我們能够基於社會的規律之認識，把一定社會的現象所發達的諸條件，在一定界限以內變化起來，而深刻的完全的支配這種現象的發展。我們組織着實驗的

工場，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學校。我們在實驗上，把個個工作場和企業，移到勞動組織、工錢、計劃化的新形式之下。我們因為決定蘇維埃建設的最合目的的形態，創造着實驗的地方。後來，擴張到全聯盟的許多施設，最初作小規模的實驗，是在一個企業中試行的——社會主義的競爭，推及計劃於機台，冗費節約隊等等即是。這種空前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實驗，在黨的指導之下，由龐大的勤勞大衆實行着。與社會主義實踐直接共生的這種實驗，將充實社會主義的實踐，促進理論的發展。

一一　科學的預見

『奇蹟的預言是童話，科學的預言是事實』——伊里奇對於一八八七年恩格斯的預見——世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牠造出勞動階級終極的革命的條件的預見——，這樣說了。

自然科學上的預見

我們每天看到那樣科學的預見被使用着，天文學者很正確的預言日蝕與月蝕。氣象學者雖不怎樣正確，却預言着迫近的氣候。農學家預言收穫的狀態。醫生預知許多病症的大體的經過，等等。天文學者拉維禮依據自己的計算，預言了當時還沒有知道的新行星——海王星——之存在、與一定時間中牠在天空的位置。望遠鏡實際上在一定時間一定場所發見了新行星，孟德列夫（確立了原素的原子量及其物理的化學的性質之間的週期的依存關係的人），預言了當時還沒有知道的新原素之存在。那些

原素，後來實際上被發見了。物理學者安斯坦，依據理論的計算，預言了光通過大物體傍邊時脫出直線的進路。這個預言，在觀察日蝕時，實際的被確證了。蘇維埃的極地研究者威色，依據極地的潮流方向之研究，預言了在很遠的北極圈的那一邊，地圖上當着大洋記載的處所，有島存在着。一九三〇年，碎冰船『色多克』號在那個處所發見了陸地。

科學的預見根據客觀世界的運動法則之認識

科學的預見之根柢中橫亘着的東西是什麼？由於什麼，我們的認識從直接給與於經驗的現象進到還不知道的現象呢？

科學的預見的可能性，在辯證唯物論中，首先是由於自然及社會的運動與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建立基礎的。如上面所說，辯證法的概念，不單是反映對象之外面的標識的東西。牠發見決定對象的運動法則的那種本質的矛盾。正因爲這個緣故，唯物辯證法，不單是反映對象中存在的東西，並且也反映其將來的根本的外貌及方面。辯證法的認識，給與對象的肯定，同時又給與其規律的否定。對象從這種否定成長，並且在其中具有自己的生存的根據。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科學的預見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分析，不單是指示了牠的存在及運動之內的法則，牠從封建制度發生的必然性，同時又說明其規律的否定，指示了資本主義的崩壞及社會主義社會之必然構成之不可避性。在馬克思時代，社會主義不但沒有在完成了的姿態上存在，並且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列的前提還沒有成熟。但是馬克思，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數十年之間，對於社會主義，都當作無數次反複着的自然現象一樣的實在的洞察說明了。他的

確信是科學的確信。他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當作合法則的自然史的過程研究了。社會主義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的必然崩壞。由於資本主義本身中發展了的內的矛盾的過程所準備了。資本主義本身，在其自然生長的發展中，不單造出了自己的滅亡的必然性，並且造出了新組織的前提及自己的掘墓人。馬克思在其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中，發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法則，所以預見了社會主義社會。「把被給與了的歷史的一定的社會之生產諸關係，在其發生發展及沒落上去研究——這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伊里奇），所以，『這天才的預見，這天才的理論，是變爲現實的』（伊里奇）。

辯證法的預見，不從現實分離，不從社會的實踐分離，如像乘在「純粹思想」之翼而飛翔於現實之上的那種事情，是不做的。從實踐分離理論而使兩者對立的許多少數派色彩的觀念論者，對於事物却是那樣的去看的。在現實上，正是牠的反面。眞正科學的預見，是現實之最深刻的洞察。只有「在其一切媒介上」的對象與相互作用的全社會的實踐之理論的那種有機的統一，能發見對象的運動法則，因而能夠預見其將來。

科學的預見是現實之最深刻的洞察

馬克思預見了對於社會之革命的改造，普羅列達里亞的革命是必然的。他素描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及展開了的階段之特性。這素描的一切含蓄，在我們自己進到了社會主義的今日，才能夠眞正的加以估價。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以後預見了德國所參加的戰爭將成爲世界戰爭，並且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將從那個戰爭中發生。這是根據了與現實的、與階級鬪爭的實踐有最深刻的關聯的理論預見之天才的模範。

伊里奇的預見之一實例

一九〇八年，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同一的國際的內部，在外國就是同一的黨的內部，都與修正主義者共同存在的時代，伊里奇關於與修正主義的鬥爭的將來的發展，寫了下面一段話。

『我們現在常常與那還只在觀念上去經驗的東西，即與馬克思之理論的修正所實行的論戰——在今日的實踐上，與修正主義者的戰術上意見的差異，以及基於牠而分裂的，單只關於勞動運動的各個部分的問題而表現的東西——這個論戰，一直到他日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使一切論戰的問題尖銳化，集中一切意見的差異於對大衆指導的決定有很直接意義的諸點上，大衆在鬥爭中因為區別敵人與同志而給敵人以決定打擊而棄掉不歡喜的同盟者之時，勞働階級不能不在更大的規模上再去經驗牠（即論戰）』。

伊里奇的這預見，在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及戰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進化的經驗中，完全被實現了。牠是辯證法的預見。牠是在其發展上觀察其與修正主義的意見的差異的。牠探求這個發展之本質的根據，在資本主義之階級的諸矛盾的尖銳化之中發見出來。因為牠是從下面一件事出發的：即在普羅列達里亞鬥爭的最高階段——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時期——，意見的差異，被集中於暴露修正主義的眞實的階級的容貌的本質的諸點。

斯丹林的預見之一實

在今日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以前，國際內部的右翼份子，用『關於「組織了的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曉舌』（斯丹林），代替了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期之馬克思主

義的分析。斯丹林在恐慌以前，早已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對第五次黨大會的中委的報告中，關於資本主義穩定的以後的發展，作了如下的分析。

『從穩定的本身中，從生產增大一事中，從貿易增大一事中，從技術進步與生產可能性之增加，同時世界市場與這市場範圍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强的勢力範圍多少穩定着一事中——正由於這件事產出新矛盾並威脅任何穩定的存在的最嚴重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就成長起來。從部分的穩定之中，資本主義危機的强化，就生長起來成長起來。恐慌破壞穩定——這是今日歷史的瞬間中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

一般的危機，很好的確證了斯氏的多數派的『預言』。斯氏在其分析上，在穩定的本身之中。在資本主義『成功』的本身之中，指示了預見這個恐慌的一切根據。這些根據是在帝國主義戰後一般危機的諸矛盾的具體形態之中，帝國主義決不能脫離這個危機。

科學的預見實踐的指針

最近數十年間階級鬥爭的一切實踐、一切革命的實踐，如果黨即普羅列達里亞政治的前衛，不用對於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給以科學基礎的堅實的確信武裝起來，是不可能的，是難於理解的。馬克思的理論本身，如果忘記了馬克思在其資本主義的研究上，由關於資本主義的不可避的滅亡與社會主義的思想所引導的那件事，就不能正確的理解並估價。忘記了這種『小事』的人，是少數派的魯賓。他以機械的敘述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一件事，看做主要任務。但伊里奇這樣寫着：『馬克思學說的主要點是什麽，說起來牠就是闡明當作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者看的普羅

列達里亞之世界史的作用』，在社會發展的將來階段的必然性之科學的辯證法的預見中，由於自己的實踐，又包含着準備這個將來的一定階級的，一定政治的活動之不可避性。這個階級的實踐以及與實踐結合了的意識，是這個將來的發生之必然條件。革命的預見。包含着大衆的一定的革命的實踐之預見，牠自身是這個實踐的必須的動因。伊里奇在反動時代，預見了革命的新高潮。但在這個預見之中，包含着大衆的革命及革命的猛烈發展之必要，沒有牠革命是不可能的。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到革命的轉變的伊里奇的預見，同時又是實際的革命口號，是為這個口號之自我犧牲的實現而煽動大衆的東西。

普羅列達里亞，說明了許多的事情。他們把最偉大的社會的積極性與最科學最正確的預見相關聯着的事情，當作了自明的事實。聯共中央關於一九三一年度，國民經濟的統計數字的決議，預見着這件事完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但中央的預見，當作實現的必要條件，包含着下面兩件事：即大衆以全身投入勞動；黨、勞働組織、國家諸機關及社會諸機關、無厭倦的實行組織的及啟蒙的活動。中委的決議，預見『工農間新熱心的爆發及新的勞動興奮』，同時預見『階級敵人的憎惡與惡意』之增大。

辯證法的預見是黨派的，與馬＝伊主義哲學全體是黨派的一樣。

（完了）